



東林文庫

增廣印光法師文鈔

(下冊)

庐山东林寺印经处 恭印

编号：A-017-2015

心好命又好富貴直到老命好心不好福
變為禍兆心好命不好禍轉為福報心命
俱不好遭殃且貧天心可挽乎命最要存
仁道命實造於心吉凶惟人召信命不修
心陰陽恐虛矯修心一聽命天地自相保
此詩於心命二義發揮周到果能依之
行則命自我作福自我求造化之權不
歸於天地鬼神矣

再玉其勉之

釋印光書



目 录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 卷三	
序.....	一
印施极乐图序.....	一
重刻佛说阿弥陀经序.....	二
重刻弥陀略解圆中钞劝持序.....	三
随自意三昧校正重刻序.....	五
石印普陀山志序.....	七
绍兴何阆仙家庆图序.....	九
募设千僧斋序.....	一一
重刻明宋文宪公护法录序.....	一二
重刻龙舒净土文题词并序.....	一五
佛学指南、佛学起信编、六道 轮回录总序.....	一七
重刻安士全书序一.....	二一
重刻安士全书序二.....	二三
袁了凡四训铸板流通序.....	二五
四书蕩益解重刻序.....	二八
法华入疏序.....	三〇
普贤行愿品疏钞撷序.....	三二
金刚经次诂序.....	三四
金刚经线说铸板流通序.....	三六
赞礼地藏菩萨忏愿仪重刻序.....	三八
拣魔辨异录重刻序.....	三九
拣魔辨异录石印序.....	四一
三十二祖传赞序.....	四三
净业良导序.....	四四
佛学初阶序.....	四五
释教三字经序.....	四五
刘圆照居士摸象诗序.....	四六
佛学述要铸板流通序.....	四八
格言联璧重刻序.....	四八
不可录重刻序.....	五〇
不可录敦伦理序.....	五一
普济禅寺打交盘万年簿序.....	五三
别庵统祖新公堂序.....	五四
眠云公堂序.....	五五
通智法师公堂序.....	五六
立山老人派下子孙公堂序.....	五九
募建药王篷序.....	六一
法雨寺万年簿序.....	六一
化闻老人公堂序.....	六三
白华庵法谱序.....	六四
香积会斋僧规约序.....	六四



圆通庵万年簿序	六六	教观纲宗释义纪重刻序	一一七
永悟和尚公堂序	六七	上海世界居士林佛学研究	
初机净业指南序	六九	丛书序	一一七
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重刻序	七一	金刚经功德颂序	一一九
修正管理寺庙条例并护教文稿序	七二	儒释一贯序	一二〇
江慎修先生放生杀生现报录序	七五	近代往生传序	一二三
厦门流通佛经缘起序	七八	慈悲道场忏法随闻录序	一二四
法如庵万年簿序	八〇	因果录序	一二六
傅大士传录序	八〇	生西金鉴序	一二七
观河集重刻序	八二	栖真常住长年念佛序	一二八
观无量寿佛经石印流通序	八三	归宗精舍同修净业序	一二九
佛光月报序	八五	台湾佛教会缘起序	一三一
募修云谷禅师塔院序	八八	吴淞佛教居士林发隐序	一三三
西方公据重刻序	八九	佛化随刊序	一三五
乐清虹桥净土堂序	九〇	佛川敦本学校缘起序	一三七
阿弥陀经直解序	九三	千佛图颂并序	一三九
十三经读本序	九四	佛法要论序	一四〇
以大乘入楞伽经断食肉品诫神		普陀体仁施棺会缘起序	一四一
勿享肉食序	九六	三圣堂万年簿序	一四二
扬州普照寺同戒录序	九七	蔡伯伦居士嚶鸣集序	一四三
重刻水陆仪轨序	九八	教海浅说序	一四四
新昌大佛寺修筑放生池募缘序	九九	横超莲社缘起序	一四六
金山江天禅寺传戒序	一〇一	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重刻	
鄞县至邱隘镇修诸桥梁		木板序	一四六
征信录序	一〇三	阿弥陀经白话解释序	一四八
净土释疑序	一〇四	欲海回狂普劝受持流通序	一四九
观无量寿佛经善导疏重刻序	一〇六	寿康宝鉴序	一五二
京师第一监狱于甲子元旦普说		辟自由结婚邪说文字	一五五
三归五戒序	一〇七		
金刚经石刻序	一〇九	跋	一五六
佛遗教经解刊布流通序	一一〇	归心堂跋	一五六
心经浅解序	一一四	梵网经心地品菩萨戒疏注	
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缘起序	一一四	节要跋	一五七



石印异僧守松草书心经跋.....	一五九	循陔小筑发隐记.....	一九〇
清世宗御制普陀法雨寺碑文跋.....	一五九	佛顶山路旁造铁栏杆碑记.....	一九一
六度室跋.....	一六〇	济南净居寺重兴碑记.....	一九二
心归净处跋.....	一六一	常明庵万年念佛会碑记.....	一九五
项伯吹先生定海县监狱讲经 参观记跋.....	一六一	普陀普济寺化身塔记.....	一九六
往生论注跋.....	一六三	普陀法雨寺化身塔记.....	一九七
大总统教令管理寺庙条例跋.....	一六四	镇海李太夫人燃灯照海记.....	一九八
药师如来本愿经重刻跋.....	一六六	重修百丈大智怀海禅师塔院记.....	一九九
闻经室跋.....	一六七	重造小白岭五佛镇蟒塔 功德碑记.....	二〇二
信愿念佛决定往生浅说跋.....	一六七	金陵妙悟律院垂裕记.....	二〇五
莲荣堂跋.....	一六八	甲寿径缘起碑记.....	二〇七
邓璞君义庄跋.....	一六九	九江居士念佛林莲社缘起碑记.....	二〇八
		五台山秘魔岩中庵石窟接引佛 装金记.....	二一〇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 卷四		岳运生居士往生记.....	二一一
记	一七〇	汪含章夫人往生记.....	二一二
释迦如来真身舍利来仪记.....	一七〇	徐母杨太夫人生西记.....	二一五
释迦如来玉像来仪峨眉山 万年寺毗卢殿记.....	一七二	陆西林居士感应记.....	二一七
陕西南五台山大觉岩西林茅篷 专修净业缘起记.....	一七三	乌尤山寺新建藏经阁记.....	二一九
书华严经讼过记.....	一七六	乌尤山普同塔记.....	二二〇
重修普陀太子塔兼造荷花池 栏杆碑记.....	一七七	创建菩提精舍缘起碑记.....	二二一
普陀海岸道头创建水泥牌坊重修 回澜亭碑记.....	一七九	创建西方三圣殿功德碑记.....	二二四
无著老人创建常明庵缘起碑记.....	一八一	螺头庙东照寺重修地母庙碑记.....	二二五
砌普陀山仙人井功德碑记.....	一八二	今彩大师往生记.....	二二六
江苏兴化刘庄场贞节净土院碑记.....	一八三	赵尊仁居士往生记.....	二二七
陈圣性贞女贞孝净业记.....	一八五	沙健庵居士往生记.....	二二八
乌程周梦坡居士夫人诞期 放生碑记.....	一八八	沈翊仙居士脱难记.....	二三〇
		永春重修东关桥观音灵感记.....	二三一
		杂 著	二三三
		潮阳佛教分会演说一.....	二三三
		潮阳佛教分会演说二.....	二三六



潮阳佛教分会演说三	二二七	对灵小参.....	二九〇
潮阳佛教分会演说四.....	二二九	启建水陆对灵小参	二九一
味精能挽劫运说	二四〇	定海张总戎荐亲对灵小参.....	二九二
岳步云为亲所设佛堂说.....	二四一	祭盛寅怀文.....	二九三
普劝爱惜物命同用清明素皂		祭韩山曦居士文	二九三
以减杀业说.....	二四二	胡嘉科祭祖母文	二九四
息灾卫生豫说	二四四	阿弥陀佛像赞.....	二九五
因果为儒释圣教之根本说.....	二四七	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	
普劝戒杀吃素挽回劫运说.....	二四九	卷首像赞.....	二九五
冯平斋宜人事实发隐.....	二五四	疯僧像赞.....	二九六
康母往生纪念册发隐.....	二五六	净土问答并序.....	二九六
江母郭太夫人西归事略发隐	二五七	为在家弟子略说三归五戒	
陈了常优婆夷往生事迹兼佛性		十善义	二九九
发隐	二五九	示某比丘尼.....	三〇三
大慈悲室发隐.....	二六二	戒堂小食榜.....	三〇四
马母姚夫人往生事实发隐.....	二六五	幽冥戒牒.....	三〇五
曹云菴了义居士舍宅为念佛林		示陈生	三〇六
发隐	二六七	示净土法门及对治瞋恚等义	三〇七
裘焯庭先生与其夫人双寿序		昭文古会杀生致祭辩讹.....	三一—
发隐	二六九	世界佛教居士林新林落成颂	三一三
孙母林夫人事实发隐.....	二七〇	募刻华严经普回向颂.....	三一三
崔母孙夫人往生传发隐.....	二七三	题憨山大师六咏手卷.....	三一四
慈悲镜发隐.....	二七四	题心佛阁.....	三一四
唐氏先莹附青莲尼塔发隐	二七五	题明心见性之斋	三一五
唐孝子祠校发隐	二七七	题仙佛合宗处.....	三一五
广东高州佛学研究会缘起.....	二七九	为梨园会首某上堂	三一七
上海佛学编辑社缘起.....	二八一	大云月刊出版祝词	三一七
常斋会题词并缘起	二八四	东瀛佛教会来山欢迎词.....	三一八
乐清柳市募建净土堂缘起.....	二八五	李母黄太夫人墓志铭.....	三一九
请净权法师讲法华经启.....	二八七	潘对皁居士望七大庆颂.....	三二二
请净权法师讲弥陀疏钞启.....	二八七	王欣甫居士懿行颂	三二二
宁波功德林蔬食处开办广告	二八八	王母蒋太夫人西归颂.....	三二二
启建水陆寿筵小参	二八九	蕴空张夫人西归颂	三二三

王母杨太夫人懿行颂.....	三二三
龚圆常夫人写经瑞应颂.....	三二四
金刚经劝持发隐.....	三二五
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发隐.....	三二六
嘉言录题词.....	三二八
佛说轮转五道罪福报应经集解 题词.....	三二九
泥金绘像普门品颂.....	三三〇
附录	三三二
南五台山圆光寺观音菩萨示迹 之记.....	三三二
明管东溟先生劝人积阴德文.....	三三五

观世音菩萨灵感记.....	三三七
念佛三昧摸象记.....	三三七
劝毁淫书说.....	三三九
戒烟神方.....	三四〇
解砒毒方.....	三四一
原跋.....	三四一
普劝发心印造经像文.....	三四二
阅览佛学经书翻动时减少罪过 之注意.....	三五五
唐义净三藏法师西域取经诗.....	三五五
普为现在印送受持以及永远展转 流布增广文钞者回向颂曰.....	三五六



十三祖蘇州靈岩印光大師



民國蘇州靈岩印光大師

法雨老人稟善導專修之旨，闡永明料簡之微，中正似蓮池，善巧如云谷。究章靈峰(蕩益大師)，步武資福(沔悟大師)，弘揚淨土，密護諸宗，昌明佛法，潛挽世風。折攝皆具慈悲，語默无非教化，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周益由

法语别录

道济禅师，乃大神通圣人，欲令一切人生正信心，故常显不思议事。其饮酒食肉者，乃遮掩其圣人之德，欲令愚人见其颠狂不法，因之不甚相信。否则波便不能在世间住矣。凡佛菩萨现身，若示同凡夫，唯以道德教化人，绝不显神通。若显神通，便不能在世间住。唯现作颠狂者，显则无妨，非曰修行人皆宜饮酒食肉也。世间善人，尚不饮酒食肉，况为佛弟子，要教化众生，而自己尚不依教奉行。则不但不能令人生信，反令人退失信心，故饮酒食肉不可学。波吃了死的，会吐出活的。你吃了死的，尚不能吐出原样的肉，何可学波吃肉。波喝了酒，能替佛装金。能将无数大木，从井里运来，汝喝了酒，把井水也运不出来，何可学他。济公传有几种，唯醉菩提最好。近有流通者，云有八本，多后人敷衍之文。醉菩提之若文若义均好，所叙之事，乃当日实事。世人不知所以然，不是妄学，便是妄毁，妄学则决定要堕地狱，妄毁则是以凡夫之知见，测度神通圣人，亦属罪过，比之学者，尚轻之多多矣。见其不可思议处，当生敬信。见其饮酒食肉处，绝不肯学，则得益不受损矣。

古德弘法皆覩破時節因緣
應機調伏眾生 印光大師
文字三昧真今日羣盲之眼
也誦此後更進以蓮池慈山
紫柏滿益諸集培正信根庶
解行證得有不手處 齊起具
縛凡夫何足以測 大師述
所受益用條精進云尔

庚申四月八日 梁啟超敬題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 卷三

序

印施极乐图序

（代撰）

大矣哉，净土法门之为教也。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直指人心者，犹当逊其奇特。即念念佛，即念成佛，历劫修证者，益宜挹其高风。普被上中下根，统摄律教禅宗。如时雨之润物，如大海之纳川。偏圆顿渐一切法，无不从此法界流。大小权实一切行，无不还归此法界。不断惑业，得预补处，即此一生，圆满菩提。九界众生离是门，上不能圆成佛道。十方诸佛舍此法，下不能普利群萌。是以华严海众，尽遵十大愿王。法华一称，悉证诸法实相。最胜方便之行，马鸣示于起信。易行疾至之道，龙树阐于婆沙。释迦后身之智者，说十疑论而专志西方。弥陀示现之永明，著四料简而终身念佛。汇三乘五性，总证真常。导上圣下凡，同登彼岸。故得九界咸归，十方共赞，千经并阐，万论均宣。诚可谓一代时教之极谈，一乘无上之大教也。不植德本，历劫难逢。既获见闻，当勤修习。不慧生值末世，幸遇斯门，愧无自利利他之力，颇有己立立人之心，欲令贵贱智愚，僧俗男女，回客途以归本国，舍秽土而生莲邦，因绘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图，明示净境，用生信向。傍书念





佛起止仪，及十念法门，令随分随力，逐日修持。明初鄞江有大禅师，厥名妙叶，彻悟禅宗，深通教理，自行化他，专主净宗。所著宝王三昧念佛直指，文理兼畅，今古绝伦。其极乐依正篇，揭示乐邦妙境，包括净土诸经，与上图像，交光相映，一际无痕。遂依原本，录于其下。庶见闻礼诵者，知出苦之要道，修成佛之真因。信愿任运发生，佛号执持不已。从兹同离秽土，同生净邦，同侍弥陀于九莲，同圆种智于一念。如斯利益，何可名言。良由以果地觉，为因地心，故得因该果海，果彻因源也。石印万张，用结净缘。又祈善信展转流通，俾十方世界一切有情，齐还本有之家乡，常住寂光之净土云尔。

重刻佛说阿弥陀经序

（代撰）

窃惟净土之为教也，肇始于弥陀导师，演畅于释迦世尊。十方诸佛，出广长舌以赞扬。两土圣贤，发金刚心而流布。总而论之，一代时教，百千法门，无非令人由文字般若而起观照般若，由观照般若而证实相般若。既证实相般若，则心净土净，情空境空，如一月普印于千江，若万籁咸鸣于一风。光明寿命，横遍竖穷，直与弥陀世尊，同一广大悠久。如是则何经非净土之经，何行非净土之行。约而言之，唯净土三经，专明其致。大启愿轮，深明缘起，其唯无量寿经。专阐观法，兼示生因，其唯十六观经。如上二经，法门广大，谛理精微，末世钝根，诚难得益。求其文简义丰，词约理富，三根普被，九界同遵，下手易而



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笃修一行，圆成万德，顿令因心，即契果觉者，其唯佛说阿弥陀经欤。良由一闻依正庄严，上善俱会，则真信生而切愿发，有若决江河而莫御之势焉。从兹拳拳服膺，执持万德洪名，念兹在兹，以至一心不乱。能如是，则现生已预圣流，临终随佛往生，开佛知见，同佛受用。是知持名一法，括囊万行，全事即理，全妄即真，因该果海，果彻因源，诚可谓归元之捷径，入道之要门。古德谓余门学道，如蚁子上于高山。念佛往生，似风帆扬于顺水。良有以也。某宿业深重，罔谳净宗，实无自利利他之力，颇有己立立人之心。重刊此经，广为流通。俾读者各各执持名号，咸归一心，迥出尘世，倏登极乐。以法藏之愿轮，摄取众生，仗净土之境缘，直趋佛果。庶无问自说，不付空谈，而有闻斯行，方为实行，遂稽首谨劝而说颂曰，见闻随喜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重刻弥陀略解圆中钞劝持序

念佛求生净土一法，乃十方诸佛普度众生之要道，九界众生速证佛果之妙门，诸大乘经，皆启斯要。净土三经，专明其致。世多习矣不察，视为浅近，谓不若教海之宏深，禅宗之直捷。每扬宗教而抑净土，尚自力而恶佛加，当仁固让，见义不为。致如来彻底悲心，郁而不畅，众生出苦捷径，塞而罔通。今不避罪责，略引证据，冀见闻随喜，同生莲邦。如来初成正觉，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演大华严。及至入法界品，善财以十信满心，受文殊教，遍参知



识。初见德云，一闻念佛法门，即证初住，从兹随参随证。及五十三至普贤所，普贤以威神加被，即时善财所证，与普贤等，与诸佛等。普贤乃为说十大愿王，劝进善财，并华藏海众，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观经五逆十恶，地狱相现，十称佛名，即得往生。夫法身大士，悉愿往生，阿鼻罪人，尚预末品，法门之宏深直捷，孰有过于此者。诚可谓教海之南针，禅宗之北极。一切诸法，无不从此法界流。河沙妙义，无不还归此法界。以故西天文殊、普贤、马鸣、龙树，东土远公、智者、善导、永明，或发愿而说经（文殊有发愿经，普贤说行愿品），或注经而造论，莫不以此法门自行化他，普利含识。而古人欲令举世咸修，故以阿弥陀经列为日课，以其言约而义丰，行简而效速。宏法大士，注疏赞扬，自古及今，多不胜数。于中求其至广大精微者，莫过于莲池之疏钞。极直捷要妙者，莫过于蕩益之要解。幽溪法师，握台宗谛观不二之印，著略解圆融中道之钞，理高深而初机可入，文畅达而久修咸钦。奈流通既久，错讹甚多，因校订重刻，俾复旧观。弥陀一经，得此三疏，法无不备，机无不收。随研一种，亦可知其指归。遍阅三书，方堪彻其阃奥。自此圆发三心，执持圣号，期出五浊之恶世，冀证四德之玄猷。如是则临命终时，定蒙弥陀接引，圣众偕迎。托质莲胎，离险道以安居宝所。闻法受记，由同居而顿证寂光。撩起便行，阿谁无分。书此愚忱，敢告同人。



随自意三昧校正重刻序

佛法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欲修习者不得其要，必致望洋兴叹，生退屈想。若得其要，则虽有无量法门，无边行相，一以贯之。愈博而愈见其约，愈繁而愈见其简。虽其理性广大高深，如天如地，如山如海，而博地凡夫，亦可坐进此道。由兹断烦惑以获三昧，圆福慧以证四德。直趣果觉，成无上道。况登住行向地之圣人哉。其要唯何？曰根尘识等一切诸法，其实体实性，悉皆空无所有。了此则四相原无，三轮体空，万法森罗，一道清净。凡夫迷之，故法法头头，皆成障碍。于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各起烦惑，造生死业。圣人悟之，故法法头头，总是真如。于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各证圆通，成菩提道。迷悟虽异，性本无二。性虽无二，苦乐迥殊。南岳大师悯之，因著随自意三昧。于行住坐卧食语六威仪中，处处点示诸法实相。所谓根尘识性，空无所有，及三轮体空，四相叵得等。令人于一机一境，各得亲见实相，咸了自心。处处点示六波罗蜜殊胜妙行。令人于一动一静，皆能上求下化，自利利他。其所点示，与楞严阴入界大，皆如来藏妙真如性。法华治世语言资生业等，皆顺正法，皆与实相不相违背。金刚无所住而生心，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度脱一切众生，而不见能度所度之义，悉皆吻合。乃将自己所悟所证之法，彻底掀翻，和盘托出，普施后世。俾得依此而修，以期同悟同证而已。又所言初发心菩萨者，具有二义。一即博地凡夫发大心者。一即圆教初发心住，初破



无明见法性者。其所谓根尘识性，空无所有等。在凡夫地，欲趣佛果，必须先悟此理，方有实证。否则纵有修持，皆属有漏，不成菩提。其所谓于一念中，遍于十方佛前，普兴供养，受佛法化，遍于十方众生前，随类现身，应机说法，普令三根，咸得利益，此则唯圆教初住菩萨，乃能为之。若不知其理其修，通于凡夫，必有高推圣境，自处凡愚之过。若不知大体大用，初住方得，必有未得谓得，以凡滥圣之愆。了此则上慕诸圣，下重己灵。既无安愚之失，又无滥圣之咎。其直趣觉路，速到宝所，若操左券而取故物，夫何难之有。因此流通遍于中外。其后之得失因缘，具于初刻序跋中，兹不复赘。蔚如徐君浙西世家，十世奉佛。君于幼时，即禀庭训，兼学佛乘。近于公暇，遍阅内典。得东瀛此书流通本，息心研究，见其错讹甚多，因取日藏校对，改正者有数十处，随即刻板，以期普利。以量属同志，遂赠数本。因焚香敬阅，见其文义，多有不安，如云笼月，不见真相。窃念此书流传至今，经千三百余年，安得无讹。乃按文按义，略事修治，则直同云开月露，光体具呈，文理俱畅，悦人心目。随以其本寄与徐君，深蒙赞许，即事重刻。又令作序以述缘起，量虽固陋，义不容辞。须知此刻，虽有修治，实无更改，不过正其传写之讹，俾还南岳本来面目而已。世有病人，医为诊脉，脏腑之虚实，尚能知之，况此文义显露，的的可据。岂不能知其赘脱错讹者乎。其大方家，必不以量之修治为失慎，而深见罪责也已。



石印普陀山志序

观世音菩萨于无量劫前，久成佛道，号正法明，但以度生念切，救苦心殷，不离寂光，垂形六道，遍于十方微尘佛国，普现色身，度脱众生。非独止现菩萨之身，而二乘六道，无身不现，法华所谓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虽则遍入十方佛国，而于娑婆因缘，甚深甚深。虽则普现十法界身，而世人据迹而论，止云菩萨而已。以其彻证唯心，圆彰自性，故得悲运同体，慈起无缘。由本高而体大，故迹广而用宏。其随类逐形，寻声救苦，有感即应，无愿不从之迹，喻如月丽中天，影现众水。不但江湖河海，各现全月。即小而一勺一滴，无不各各皆现全月。又江湖河海中月，一人观之，则其月与己相对，即百千万人于百千万处观之，亦皆各各与己相对。人若东行，月则随之而东，人若西行，月则随之而西，人若安住不动，月则不离当处。一人乃至百千万人，悉皆如是。菩萨于一念中，遍法界感，遍法界应，感应道交，无少差殊。与此一月普现众水，随人随地各见全月，了无有异。良由菩萨心包太虚，量周沙界，以众生之心为心，以众生之境为境，故得不谋而合，无缘而应，岂世智凡情所能测度者哉。至若水昏而目盲，则不能见，非月不现，是昏盲咎。其感应之迹，有显感显应，冥感冥应，冥感显应，显感冥应，亦冥亦显感而显应，亦冥亦显感而冥应之不同（显感显应者，现生竭诚尽敬礼念供养，即蒙加被，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及业消障尽，福增慧朗等。冥感冥应者，过去生中曾修竭诚礼念等行，今生虽未修



习，由宿善根，得蒙加被，不知不觉，祸灭福臻，业消障尽等。冥感显应者，宿生曾种善根，今生得蒙加被。显感冥应者，现生竭诚礼念，不见加被之迹，冥冥之中，承其慈力，凶退吉临，业消障尽等。亦冥亦显感而显应者，宿世曾种善根，今生竭诚礼念，显蒙加被，转祸为福等。亦冥亦显感而冥应者，宿世曾种善根，今生竭诚礼念，冥冥之中，承其慈力，获种种益也。了此则知功不虚弃，果无浪得，纵令毕生不见加被之迹，亦不至心生怨望，半途而废。感应之道，微妙难思。略书梗概，以勸来哲)。其应之大小优劣，在其诚之至与未至而已。纵令心不谛信，致诚未极，但能一念投诚，亦必皆蒙利益。但随己一念之诚，而分优劣，不能如竭诚尽敬者蒙益之殊胜超绝耳。如昏水中，亦有月影，但晦而不显。盲人虽不能亲见月光，又何尝不蒙其照烛也。菩萨大慈大悲，普为法界众生恃怙，由兹举国人民，各皆信奉，故有家家观世音之常谈。其应化道场，固非一处，如陕西南五台山，大香山，浙江天竺山等。其感应昭著，香火舛蚤，唯南海普陀山最为第一，以其名载华严，昔年善财亲参。恩周庶类，历代皇帝敕建，故致举世钦崇，各国景仰。缅甸菩萨应化三乘天仙一类大机，固于此山经劫常住，何止天长地久。至于凡夫所见之迹，乃于五代朱梁贞明二年，慧锷大师由五台请铜观音像，欲归日本，至此舟胶不动，方始开山。迄今千有余年，其事迹诗文，录之成帙，名曰普陀山志。余尝病其于菩萨不思议感应事理，殊欠发挥。拟欲遍阅大藏，博览群书，凡属菩萨随机赴感之迹，悉备录之，刊板流通。一以阐菩萨度生之妙道，一以启众生出苦之良缘。但以目疾未愈，未能如愿。会稽何廉臣居士者，儒得圣心，



医称国手，志行高洁，信心纯真，曾邀同人结桑榆社。以其暮景无多，拟作归计，同修净业，企生安养。又以一切众生久沉苦海，不仗法力，莫由得出。拟将菩萨应化事迹，为救生船，泛于其中，振臂疾呼，俾诸溺者，相引登舟。庶可同登彼岸，直达家乡，永离众苦，但受诸乐矣。因石印山志以广其传，用酬大士度生之恩，用开众生投诚之路。令余作序。遂不胜欢喜，顿忘固陋，乃将菩萨感应之妙，略为发挥。其余事迹，固有全书在也，何须多赘。

绍兴何阆仙家庆图序

详夫春回大地，百卉各遂其生成。风起长空，万籁咸为之鸣啸。世无无因之果，亦无无果之因，喻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声和则响顺，形直则影端。此举世亲知亲见，谛信无疑者也。因果二字，遍摄世出世间一切诸法，罄无尽。世间圣人，非不明示因果，以其专主经世，欲其可继可传，因只局在现生，及先代后代，而不详其生之以前，死之以后，及前自无始，后尽未来。后之学者不能深体圣人之意，遂谓人物之生，特天地之气，偶尔凑泊其形骸而已。其至于死，则形既朽灭，魂亦飘散，无因无果，成断灭见，其负圣教而昧己灵也甚矣。孔子之赞周易也，最初即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箕子之陈洪范也，末后方明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二者若不并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而论，则上天之畀与，圣人之言论，明王之政令，诸多矛盾（如奸党荣贵，忠荃诛戮，颜渊短命，盗跖长寿等）。若知前后因果，则穷通得丧，皆我自取，纵遇逆境，



不怨不尤，只慚己德之未孚，不见人天之或失，乐天知命，无往而不自在逍遥也。人徒见何君之一门慈孝，四世同堂为庆，而不知其致此者，由多生之培植来也。须知娑婆世界，寿命短促，百年即为上寿，而能得者有几。今何君幸慈亲之寿，已满六旬，特启华筵，承欢上寿，广征诗文，用佐寿觞，可谓笃于事亲，以身设教者也。又须知其穷三际而不迁不变，历万古而无减无增者，方是老夫人即心本具之真实寿量也。盖吾人现前一念，本自灵明洞彻，湛寂常恒，直下与三世诸佛，无二无别。但以背觉合尘，迷心取境之故，致令原无迁变增减者，常受迁变增减之厄，了无一念常住不动之时矣。我大觉世尊愍之，示生世间，成等正觉，随顺机宜，广垂言教，普令一切众生，背尘合觉，复本心性，灭元无之幻业，了本有之真心。故华严经云，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若离妄想，一切智，自然智，即得现前。须知智慧德相，与妄想执著，唯是一心，原非二物。迷之则全智慧德相，便成妄想执著。悟之则全妄想执著，即为智慧德相。喻如水结成冰，冰融成水，亦如醉见屋转，屋实不转，迷谓方移，方实不移。所谓万境本闲，唯心自闹，一心不生，万法俱息者，此之谓也。然此理悟之虽易，证之实难。若非宿根成熟，孰能亲证亲到。故我世尊，特垂方便，立一信愿念佛求生净土法门。无论若圣若凡，或愚或智，与夫天仙修罗之辈，地狱鬼畜之俦，但能至诚发愿，持佛名号，圣则顿成佛道，余则带业往生。既得往生，则惑不期断而自断，德不期证而自证。譬如洪炉片雪，未至



而化，德人覲面，鄙念全消。夫孝子之于亲，宜先乎本而次乎末，养其体而导其神。倘唯知服劳奉养以安之，立身行道以荣之，而不知以常住无生之道，念佛往生之法，谕令修持。使其生念佛号，死生佛国。辞生死之幻苦，享常住之真乐。承事弥陀，参随海众，闻圆音而三惑净尽，睹妙境而四智圆明。不违安养，遍入十方，上求下化，广作佛事。彻证即心本具之佛性，普作苦海度人之慈航。是所谓见小而忘大，得近而遗远，乃中人之局见，非达士之大观也。若能令慈亲与己，并及家眷，同出娑婆，同生安养，同证无量光寿，同享寂灭法乐，同作弥陀法王子，同为人天大导师，方可尽其孝慈之心，与夫教育之谊。其所谓孝慈教育，非世之所谓孝慈教育也，此家庆图原始要终之极致。倘不以予言为非，待至同生净土之后，用大圆智镜，摄彼莲池海会之影，普赠沉溺苦海之同胞。予亦当竭其愚诚，序而赞之。

募设千僧斋序

（代在家善人作）

泥龙虽不能致雨，祷雨者必祭泥龙。凡僧虽不能降福，求福者须供凡僧。而况观音大士现身尘刹，寻声救苦，其应化之迹，在乎普陀，是以历朝钦敬，举世尊崇。其山僧众，及十方来者，皆属如来弟子，大士子孙。当香会时，几满二千，其中凡圣交参，行位难辨。可不念大士恩，培出世因，以至诚心，平等供养乎。心若真切，不但住世大阿罗汉如宾头卢尊者等，定来应供，即大士或亦现凡僧身，



俯临法会，其功德利益，何可名言。某拟于来年二月间，于法雨禅寺虔设千僧大斋，广结良缘，非但自力微弱，实欲与人为善，因募善信，随心乐助。入宝山者切勿空手，沐法泽者各报佛恩。

重刻明宋文宪公护法录序

岁在己未，奉化玉仙孙君，刻宋文宪公全集成。又将专阐佛学诸作，依莲池牧斋所订之护法录，于全集中挑印之，有不相接续者，则另刻之。以二集各送观宗谛闲法师一部。光往观宗见之，不胜欢喜，祈为代请护法录一部。初孙君拟另刻护法录板，祈谛师作序。师以日与学徒讲演台教，不暇命笔。孙君因光之请，遂托谛师命光勉作。光心被茅塞，见等面墙，何能发挥乘愿再来，现文雄宰官之身，即身口意三业，写华严大经，以宏佛祖心要之道乎。然既蒙见委，敢以陋辞，因略论其举世疑议之大关节而已。至于其文之雄浑辨博，圆融直捷，发明儒佛之心宗，永为人天之眼目处，直同杲日当空，有目咸睹，正不须光之管窥预告也。序曰，阿弥陀佛，久证菩提，安住常寂光土，常享寂灭法乐。但以众生无尽，我愿无尽之故，不离寂光自受用土，遍入十方无尽世界，普现色身，度脱众生。或显或密，或折或摄，必期于究竟出离二种生死而后已。所谓善根未种未熟未脱者，令其即种即熟即脱。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其道大事广，罄海墨而莫书。姑以文宪公一事，以明其概。按文宪与释幻灭作血书华严经赞序，末后自叙宿因曰，无相居士（文宪道号），未出母



胎。母梦异僧，手写是经，来谓母曰，吾乃永明延寿，宜假一室，以终此卷。母梦觉已，居士即生。今逢胜因，顿忆前事。余诸著作，亦辄叙述。而世之拘墟者多疑之，谓永明乃弥陀化身，岂弥陀化身者，生死犹未了耶。既以写经借室，考之文集，未有题跋，得无虚受此身，莫偿宿愿耶。予谓此正所谓以凡情测圣智，不但不知文宪，又何尝知永明与弥陀哉。极欲发挥，愧无妙笔，然词取达意，何妨直谈。夫弥陀既已证穷法界，举凡法界中事，无不随意化现。正报则佛身、菩萨身、二乘身、六道身，随类备现，以行教化。依报则楼台殿阁，饮食衣服，但有利益，无不化现。怡山所谓疾疫世而现为药草，饥馑时而化作稻粱。以常寂光土，身土不二，理智一如。身能现土，土能现身。身复现身，土复现土。弥陀经云，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维摩诘云，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夫弥陀身土交现，何妨现永明而复现文宪。且永明之现文宪者，乃乘悲愿以示生，将谓永明生死未了，复随业力以受生乎。众生病故，菩萨亦病。欲度众生，若不俯顺机宜，示生世间，和光同事，以行教化，则凡圣异趣，教莫由施。白鹤孔雀等奇妙杂色之鸟，尚肯变化，岂雅思渊才文中王，制礼作乐辅圣主之纯儒，便有所妨乎。永明乃弥陀所现，文宪乃永明所现，即身复现身之竖证。其无量寿经等，谓光中化佛及诸菩萨，无量无边，乃遍该横竖二义。以佛光横遍竖穷，无时无处不周遍也。永明之假室以写华严者，乃以身写，以义写，非拘拘然按文字语言论也。凡文宪毕世所作所为，并所撰述，皆所写之华严经也。其至德懿行，



虽载明史，然亦略示一二而已。其遗轶者固多。其文之传于世者，唯全集，及此集耳。阅之，则其道德操持，可见矣。全集虽不专说佛法，即世谛文字，未尝不含佛法宗要，如小儿有病，不肯服药，涂药于乳，则不服而服，病即痊愈矣。彼不知佛法者，读文宪公集，既钦其文之洪阔，又服其理之高深。能不断疑生信，愈入愈深，大明儒佛之心法，企出生死之樊笼乎。况其中发挥佛法者，有一百七十余篇之多乎。华严所谓或边咒语说四谛，或善密语说四谛，或人直语说四谛，或天密语说四谛，是其证也。或曰，楞严戒泄佛密因。文宪自说永明后身，得无违佛清净明诲，而启后世狂妄之徒，以凡滥圣之端乎。予曰，出格之人，不可以常格律之。君岂不见傅大士之自称弥勒现身乎。彼既不以为非，此何独以为非乎。且狂妄滥圣，适足取辱。如刻人粪为栴檀形，岂能与栴檀相混哉。或曰，如来智断究竟，其功德智慧，神通道力，不可思议。永明虽高，去佛甚远，况文宪乎。予曰，君亦知皇帝微行之事乎。智者知是皇帝，愚人视作平民，更有疑其为细作，为盗贼者。何独于如来内秘外现而疑之。须知此正如如来权巧设化，密示即生即佛，即权即实，即生灭而寂灭，即同居而寂光，治世语言资生业等，皆顺正法，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之微旨也。上根之士，目击道存。中下之流，因言解了。以大慈悲，偶一现此即迹显本之事。俾浅见之人，备知法身大士，普现色身之不思议事。如阴间之事，阳间不知，然上帝亟欲世人改恶迁善，亦尝摄阳人以入阴，示阴狱于阳世。上帝教人之权巧方便，尚非凡夫情见所能测度，况菩萨神变



无方者乎。予故表而出之，企人各遵行，同出娑婆，同生净土，以慰弥陀展转现身之大慈悲心，亦不孤负文宪写经，孙君刻板之一番至意。夫希骥之马，亦骥之乘。希颜之人，亦颜之徒。孙君之面，予初未识，若非宿承佛嘱，便是深沐宋恩，以故乘愿再来，极力流通，使现未有情，同沾法利于无既也。猗欤懿哉。

重刻龙舒净土文题词并序

（代王弘愿作）

众生心性，与佛同侑，由迷背故，轮回不休。
如来慈愍，随机说法，普令含识，就路还家。
无奈根性，万有不齐，非出格人，决难出离。
因兹特开，净土一门，普摄一切，上中下根。
五逆十恶，地狱相现，一念投诚，即登彼岸。
等觉菩萨，德与佛齐，尚须往生，方证菩提。
博地凡夫，具足烦恼，不肯念佛，如何是好。
寄语世人，同生信愿，执持佛号，始终莫变。
待至临终，蒙佛接引，顿出五浊，直登九品。
见佛闻法，亲证无生，乘大愿轮，普度有情。

净土法门者，如来彻底悲心，普度众生之法门也。令彼无力断惑，具缚凡夫，信愿持名，现生了脱，与观音势至同为伴侣。上而至于等觉菩萨，位邻佛果，尚须往生，方成正觉。至顿至圆，彻上彻下，超越一代时教所说一切法门。以故当佛说弥陀经时，六方诸佛出广长舌，一音赞叹，称为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又谓我释迦世



尊，能為甚難稀有之事。而我世尊，自叙宿因，謂我于五濁惡世，行此難事，得證菩提，為一切世間說此難信之法，是為甚難，令其聞者，信受奉行，以究竟暢己出世之本懷而已。然此法門，甚深難測，雖經諸佛本師交相勸信，而世之疑者，猶復甚多。不但世智凡情不信，即深通宗教之知識，猶或疑之。不但知識不信，即已證真諦，業尽情空之聲聞緣覺，猶或疑之。不但小聖不信，即權位菩薩，猶或疑之。即法身大士，雖能諦信，尚不能窮源徹底。良以此之法門，以果覺為因心，全体是佛境界，唯佛與佛，乃能究盡，非彼諸人智所能知故也。我輩凡夫，仰信佛言，依教奉行，自獲實益。若得聞此不思議法門，便是多劫深種善根，況信受奉行乎哉。溯自大教東來，遠公創開蓮社，嗣後宗教高人，无不弘贊，如智者、慈恩、清涼、永明等。以其為初機入道之第一要門，華嚴成佛之末后一著也。由是具縛凡夫，仗佛力以了生死者，非算數譬喻所能知也。當南宋時，吾宗先德，有龍舒居士，名日休，字虛中者，乘愿再來，以身說法。雖在塵俗，不納妻室。雖入國學，不履仕途。發揮儒佛之心宗，教授具信之子弟。又欲同人，咸生淨土，作為此書，普遍倡導。言淺而典，理深而著，俯順劣機，循循善誘，曲盡婆心，无所不至。恐其畏難不入，故以晨朝十念，作普攝群機之最勝方便。待其漸入漸深，如得嘉肴，既知其味，則日用云為，自能拳拳服膺，唯佛是念，非限于一茶之頃，以為定章也。倘能具真信愿，毕生坚持十念，決定往生，况更能加功用行者乎。不但此也，即绝无信愿，绝不修持，知有弥陀圣号，亦为不可思



议善根。何以故？以由知故，遇境逢缘，便能提起。如陈企被所杀之怨鬼见逼，由念佛而鬼遂不现，因兹毕世念佛，临终往生。且能归而叙述前因，亲现生西本身妙相，使先未预闻，则便被鬼夺命，永劫沉沦矣。所以观经三福，初则世善皆堪回向，及至九品，末则狱现尚获往生。至于一心不乱，妙观圆成，证三昧而往生者，更不须言矣。是知净土法门，普摄群机，了无弃物，猗欤大哉。其书以真信切愿，持佛名号，即生决定往生为宗。详观断疑生信，普劝修持，往生事迹，特为劝谕等，以及居士一生所行，末后所现，则上中下三根，无根不被，信愿行三法，无法不彰矣。爰付剞劂，普遍流通。企酬释迦说法，诸佛证明，列祖传灯，居士著书之大慈悲心于刹尘海滴云耳。

佛学指南、佛学起信编、六道轮回录总序

一切众生，一念心性，直下与三世诸佛，无二无别，但以从未悟故，不得受用。故华严经如来出现品云，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但以妄想执著，而不证得。若离妄想，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则得现前。须知智慧与妄想执著，原非二物。迷之，则全智慧，以成妄想执著。悟之，则全妄想执著，以成智慧。喻如握拳舒掌，原是一手。结冰融泮，原是一水。良由心体不变，用常随缘。体不变故，在凡不减，在圣不增，居尘不染，离垢不净，在生死而不受轮回，证涅槃而不属寂灭，无象而为万象之主，非法而为诸法之宗，从本以来，常自如如，了无凡圣生佛之异。悟之名贤，证之名圣，若但具而未悟，则虽有性德，



了无修德，只为六道轮回之凡夫而已。用随缘故，则有四圣六凡，苦乐升沉之殊。而缘有染净，必随其一。随染缘，则起惑造业，轮回六道。随净缘，则断惑证真，常住涅槃。由惑业有轻重，故有人天善道，及阿修罗之善恶夹杂道，并畜生饿鬼地狱之三恶道。而由惑起惑，由业造业，或善或恶，了无定相。致所受生处，展转迁移，如轮无端，忽上忽下。以既具烦惑，皆被业缚，随业受生，不能自主故也。由断证有浅深，故断见思者，证声闻果。侵习气者，证缘觉果。破无明者，证菩萨果。若无明净尽，福慧圆满，修德功极，性德全彰者，则证佛果。证佛果者，亦不过彻底究竟证其在凡夫地本具心性功德力用，亲得全体受用而已，实未加一丝毫于其初也。若声闻缘觉菩萨，虽则所证高下不同，然皆未能全体受用性具功德。而一切凡夫，反承此不思議心性之力，于六尘境，起贪瞋痴，造杀盗淫，以致堕三恶道，永劫沉沦者，比比皆是，可不哀哉。纵令恪修五戒十善，得人天身。然人间福乐，乃堕落之根本。天上虽不比人间烦惑猛利，然天福一尽，决定下生。由宿福未尽，故享福。由享福，故造业。既造业已，则堕落恶道，直在瞬息间耳。况有由天命终，承宿世恶业已熟之力，直堕恶道者乎。故古德以修行之人，若无正念修持净业，唯得人天福报者，名为第三世怨。法华经云，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知好歹者，当以急求出离，企得安隐，为上计也。大丈夫生于世间，既知自己一念心性，与佛无二，又知十法界因果修证，不出自心，固当发大菩提，力修定慧，以期断惑证真，直成佛道，普令



法界众生，同出迷途，共登觉岸，毕竟亲证本具心性而后已。如或根机陋劣，未能如是，必须以深信愿，笃修净业，仗佛慈力，往生西方，迨至证无生忍，再乘愿来，度脱众生。然于未生以前，尤宜发菩提心，自行化他。纵不能出广长舌，震海潮音，亦当于佛祖经论，先贤遗书中，采其契理契机，易于领会者，编辑成书，垂示将来。举凡三世因果，六道轮回，及三宝功德，佛法利益，与夫三根普被之道，凡圣共修之法，分门别类，缕析条陈。俾阅者一目了然，自知取舍，从兹断疑生信，归心大觉。或于现生即了生死，或作未来得度因缘。如其无此手眼，不可冒昧从事。当取古人契理契机之书，刊印流布，俾展转传扬，永用舟航，实属莫大功德。如上所说，虽则志在利人，而化功实归自己。由是现生福慧增崇，临终直登上品，岂不堂堂丈夫，表表懿范者哉。若不知此义，唯依世谛而为操修，纵此生意诚心正，有大把持，恐一经转世，便致迷惑，则被业所缚，随业受报，如风飘叶，不能自主，或堕茵褥之上，或堕溷厕之中，思之诚可畏也。福保丁居士，专精医学，历有年所。继思病从身生，身从业生，业从心生，但只治身，实非拔本塞源究竟之道。于是研究佛学，笺注各经。欲令初机易入，故用汉儒训诂之法，俾若文若义，悉皆了了。良以佛经深奥，意义无穷，古德注疏，多重提纲阐妙，字句之间，不甚详释，致令初机，殊难领会。若由训诂入门，自可登堂入室，然后进而研究古德之注疏，则如杲日当空，无微不照，正不必守此以为究竟也。又以世儒狃于见闻，不信人死神明不灭，及三世因果，六道轮回



之事。上焉者，只可作自了汉，断不能移风易俗，觉世牖民。下焉者，则谓既无因果，一死永灭，何不随意所作，以取此生快乐乎，从兹肆无忌惮，安于为恶，致世道人心，日趋日下。因将佛祖经论，及古今缙素群贤遗书中，所有因果报应显著事迹，录成三册。一曰六道轮回录。盖以发明六道升沉之若理若事，与夫幽冥之景象，鬼神之情状。兼显欲脱冥途之苦，舍如来大法，则绝无依怙。实为改恶修善，舍迷归悟，钦崇佛法，企慕真乘之初步。次则名为佛学起信编。次则名为佛学指南。二书大旨相同。初说因果报应，次说佛法功德。但起信初义居多，指南次义居多为异耳。所说佛法功德，亦皆抄录高人轶士成言，但以限于篇幅，不免疏漏。然信根既生，则具有大藏经论及群贤诸书在。此不过为引入佛法之前导，岂宜以此自限，止而不进哉。其事虽述，其心诚溥，其利益实非思议所能及。光宿业深重，有目如盲，滥厕僧伦，虚消信施，愧不能力修定慧，断惑证真，唯期以仗佛慈力，带业往生。叨蒙丁君不以无状见弃，凡所著述，皆为邮寄。然字小目昏，亦不过略加翻阅，以结随喜之缘而已。近得见此三册，不禁有感于中，拟欲广为流布，无奈贫无卓锥，因不揣固陋，序其大略。企在在处处，有心世道之人，为之展转流通，多方传播。如是，则岂但慰丁君纂辑之心，实为代佛祖群贤，出广长舌，震海潮音于无既也。将见风移俗易，遄臻大同之治。民和时雍，共享无为之乐。其功德利益，当与十方虚空同其寿量，岂语言文字所能形容。倘不以人微而竟废其言，则幸甚幸甚。



重刻安士全书序一

大矣哉吾心本具之道，妙矣哉吾心固有之法。寂照不二，真俗圆融。离念离情，不生不灭。谓之为有而不有，不有而有。谓之为空而不空，不空而空。生佛皆由此出，圣凡俱莫能名。类明镜之了无一物，而复胡来汉现。犹太虚之远离诸相，不妨日照云屯。正所谓实际理地，不受一尘。本觉心中，圆具诸法。乃如来所证之无上觉道，亦众生所迷之常住真心。三教圣人，依此心性，各垂教迹，广导群萌。由是尼山抉诚明之奥，作修齐治平之轨。柱史说道德之经，陈长生久视之术。大觉世尊，称法界性，示真如心，演背尘合觉之道，立不生不灭之宗。虽浅深大小不同，世出世间有异，要皆不外即吾心本具之理，以发挥演畅之。普令含识，称性起修，即修显性，消原无之幻妄，复本有之天真，永出迷途，诞登觉岸而后已也。文昌帝君，于宿世中，心敦五常，躬奉三教，自行化他，惟欲止于至善，功高德著，遂得职掌文衡。恐末学无知，昧己永劫常住之性，因作文广训，示吾一十七世之言，妙义无尽，谁测渊源。注解纵多，莫窥堂奥，致令上下千古，垂训受训，皆有遗憾，不能释然。安士先生，宿植德本，乘愿再来，博极群书，深入经藏，觉世牖民，引为己任，淑身变俗，用示嘉谟。以奇才妙悟之学识，取灵山洒水之心法，就帝君随机说法之文，著斯民雅俗同观之注。理本于心，词得其要。征引事实，祛迷云于意地。阐扬义旨，揭慧日于性天。使阅者法法头头，有所仿效，心心念念，有所警愆。



直将帝君一片婆心，彻底掀翻，和盘托出。俾千古之上，千古之下，垂训受训，悉皆释然，毫无遗憾。而又悲心无既，慈愿莫穷。欲使斯民推忠恕以笃胞与，息刀兵而享天年。守礼义以叙彝伦，好令德而远美色。因著戒杀之书，曰万善先资。戒淫之书，曰欲海回狂。良由世人杀业最多，淫业易犯。以故不惮烦劳，谆谆告诫。又以泛修世善，止获人天之福，福尽堕落，苦毒何所底极。乃宗净土经论，采其逗机语言，集为一书，名曰西归直指。普使富贵贫贱，老幼男女，或智或愚，若缁若素，同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迥出轮回，直登不退，谢妄业所感之苦，享吾心固有之乐。前三种虽明修行世善，而亦具了生死法。后一种虽明了生死法，而亦须修行世善。至于惠吉逆凶，缕析条陈，决疑辨难，理圆词妙，其震聋发聩之情，有更切于拯溺救焚之势。诚可以建天地，质鬼神，羽翼六经，扶持名教，允为善世第一奇书，与寻常善书不可同日而语。不谓之菩萨乘本愿轮，现居士身，说法度生者，吾不信也。不慧少读儒书，罔知孔孟之心传，长学佛乘，未悟如来之性体，迄今年临知命，见等面墙，徒有乐善之心，毫无利人之力。欲将此书，刊刻流布，无奈贫无卓锥，兼以懒于募缘，因是多年，未偿所愿。西蜀居士李天桂，夙具灵根，笃修善行，企得无上佛法，朝礼普陀名山，于法雨禅寺，偶然会遇，若非宿缘有在，何以邂逅如斯。乃屈膝问法，询求出要。余因示以力敦伦常，精修净业，自利利他，唯此为要。若能躬行无玷，方可感化同人。倘所行不符所言，乃奉法反以坏法。彼世之德不加修，而善不力迁者，非无



修德迁善之资，乃无良师益友以身率之故也。即赠以此书，令详悉披阅。务使己之动作云为，与书之指示训诲，相契相合，无少参差，庶几可耳。彼遂若获至宝，庆幸无已，发愿刊板，用广流通。又祈作序，普告同人。因不揣固陋，略述颠末。其有欲致君泽民，修身齐家，教子孙以希圣贤，悟心性以了生死者，请熟读而力行之，当不以吾言为谬妄也。

重刻安士全书序二

淫杀二业，乃一切众生生死根本。最难断者唯淫，最易犯者唯杀。二者之中，淫则稍知自爱者犹能制而不犯，然欲其意地清净，了无丝毫蒂芥者，唯断惑证真之阿罗汉方能之耳。余则爱染习气，虽有厚薄不同，要皆缠绵固结于心识之中，从劫至劫，莫能解脱。杀则世皆视为固然，以我之强，陵彼之弱，以彼之肉，充我之腹，只顾一时适口，谁信历劫酬偿。楞严经云，以人食羊，羊死为人，人死为羊，如是乃至十生之类，死死生生，互来相啖，恶业俱生，穷未来际。古德云，欲得天下无兵劫，除非众生不食肉。又云，欲知世间刀兵劫，须听屠门半夜声。既有其因，必招其果，不思则已，思之大可畏也。安士先生恭稟佛敕，特垂哀愍，因著欲海回狂以戒淫，万善先资以戒杀，征引事实，详示因果。切企举世之人，同怀乾父坤母，民胞物与之真心，永断伤风乱伦，以强陵弱之恶念。又欲同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因将文昌帝君阴鹭文详加注释。俾日用云为，居心行事，大而治国安民，小而一言一念，



咸备法戒，悉存龟鉴。由兹古圣先贤之主敬慎独，正心诚意，不至徒存空谈而已。如上三种，文词理致，莫不冠古超今，翼经辅治。以其以奇才妙悟，取佛祖圣贤之心法，而以雅俗同观之笔墨发挥之故也。虽然已能戒淫戒杀，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若不了生脱死，安能保其生生世世不失操持，则恒生善道，广修福慧，不堕恶趣，彼此酬偿者，有几人哉。而了生脱死，岂易言乎。唯力修定慧，断惑证真者，方能究竟自由。余则纵令尊为天帝，上而至于非非想天，福寿八万大劫，皆属被善恶业力之所缚著，随善恶业力之所轮转耳。因是特依如来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之法，荟萃净土经论要义，辑为一书，名曰西归直指。若能一阅是书，谛信不疑，生信发愿，求生西方。无论根机之利钝，罪业之轻重，与夫工夫之浅深，但能信愿真切，持佛名号，无不临命终时，蒙佛慈力，接引往生。既往生已，则超凡入圣，了生脱死，悟自心于当念，证觉道于将来，其义理利益，唯证方知，固非笔舌所能形容也。此系以己信愿，感佛慈悲，感应道交，获斯巨益。较仗自力断惑证真，了生脱死者，其难易奚啻天地悬隔而已。现今外洋各国大战数年，我国始因意见不同，竟成南北相攻。加以数年以来，水风旱潦，地震土匪瘟疫等灾，频迭见告。统计中外所伤亡者，不下万万。痛心疾首，惨不忍闻。不慧滥厕僧伦，未证道果，徒存伤世之心，毫无济人之力。有同乡芹浦刘在霄先生者，清介之士也，世德相承，笃信佛法。今夏来山见访，谈及近来中外情景。戚然曰，有何妙法，能为救护。余曰，此是苦果，果必有因。若欲救苦，须令断因。



因断则果无从生矣。故经云，菩萨畏因，众生畏果。遂将安士全书示之，企其刊板广传，普令见闻，同登觉岸。先生不胜欢喜，即令其甥赵步云出资七百元，祈余代任刊事。忆昔戊申，曾劝李天桂刊板于蜀，彼即祈余作序，后以因缘不具，事竟未行，今蒙刘公毅然赞成，殆非小缘。窃以袁了凡四训，为改过迁善之嘉言。俞净意一记，为至诚格天之懿行。其发挥事理，操持工夫，最为严厉纯笃，精详曲尽。因分附于阴鹭文广义三卷之后。莲池戒杀放生文，为灭残忍魔军之慈悲主帅。省庵不净观等颂，为灭贪欲魔军之净行猛将。省庵劝发菩提心文，为沉沦苦海众生之普度慈航。爰附于三种法门之后。譬如添花锦上，置灯镜旁，光华灿烂，悦人心目。果能读之，则不忠不恕之念，忽尔冰消，自利利他之心，油然云起，从兹步步入胜，渐入渐深，不知不觉，即凡情而成圣智矣。庶可了生脱死，永出轮回，面礼弥陀，亲蒙授记。谨为阅此书者贺曰，久沉业海，忽遇慈航。遵行忠恕，归命觉皇。信真愿切，执谢情亡。感应道交，覲无量光。余详戊申序中，兹不复赘。

袁了凡四训铸板流通序

圣贤之道，唯诚与明。圣狂之分，在乎一念。圣罔念则作狂，狂克念则作圣。其操纵得失之象，喻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可不勉力操持，而稍生纵任也。须知诚之一字，乃圣凡同具，一如不二之真心。明之一字，乃存养省察，从凡至圣之达道。然在凡夫地，日用之间，万境交集，一不觉察，难免种种违理情想，瞥尔而生。此想既生，则



真心遂受錮蔽，而凡所作为，咸失其中正矣。若不加一番切实工夫，克除净尽，则愈趋愈下，莫知底极，徒具作圣之心，永沦下愚之队。可不哀哉。然作圣不难，在自明其明德。欲明其明德，须从格物致知下手。倘人欲之物，不能极力格除，则本有真知，决难彻底显现。欲令真知显现，当于日用云为，常起觉照，不使一切违理情想，暂萌于心。常使其心，虚明洞彻，如镜当台，随境映现，但照前境，不随境转，妍媸自彼，于我何干，来不预计，去不留恋。若或违理情想，稍有萌动，即当严以攻治，剿除令尽。如与贼军对敌，不但不使侵我封疆，尚须斩将搴旗，剿灭余党。其制军之法，必须严以自治，毋怠毋忽。克己复礼，主敬存诚，其器仗须用颜子之四勿，曾子之三省，蘧伯玉之寡过知非。加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与之相对。则军威远振，贼党寒心。惧罹灭种之极戮，冀沾安抚之洪恩。从兹相率投降，归顺至化。尽革先心，聿修后德。将不出户，兵不血刃。举寇仇皆为赤子，即叛逆悉作良民。上行下效，率土清宁。不动干戈，坐致太平矣。如上所说，则由格物而致知，由致知而克明明德，诚明一致，即凡成圣矣。其或根器陋劣，未能收效，当效赵阅道日之所为，夜必焚香告帝，不敢告者，即不敢为。袁了凡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命自我立，福自我求，俾造物不能独擅其权。受持功过格，凡举心动念，及所言所行，善恶纤悉皆记，以期善日增而恶日减。初则善恶参杂，久则唯善无恶。故能转无福为有福，转不寿为长寿，转无子孙为多子孙。现生优入圣贤之域，报尽高登极乐之乡。行为世则，



言为世法。彼既丈夫我亦尔，何可自轻而退屈。或问，格物，乃穷尽天下事物之理。致知，乃推极吾之知识，必使一一晓了也。何得以人欲为物，真知为知，克治显现为格致乎。答曰，诚与明德，皆约自心之本体而言。名虽有二，体本唯一也。知与意心，兼约自心之体用而言。实则即三而一也。格致诚正明（此指明明德之明，与诚明之明），五者皆约闲邪存诚返妄归真而言。其检点省察造诣工夫，明为总纲，格致诚正乃别目耳。修身正心诚意致知，皆所以明明德也。倘自心本有之真知为物欲所蔽，则意不诚而心不正矣。若能格而除之，则是慧风扫荡障云尽，心月孤圆朗中天矣。此圣人示人从泛至切从疏至亲之决定次序也。若穷尽天下事物之理，俾吾心知识悉皆明了，方能诚意者。则唯博览群书遍游天下之人，方能诚意正心以明其明德。未能博览阅历者，纵有纯厚天姿，于诚意正心，皆无其分，况其下焉哉。有是理乎。然一切不深穷理之士，与无知无识之人，若闻理性，多皆高推圣境，自处凡愚，不肯奋发勉励，遵循从事。若告以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因果，或善或恶，各有其报，则必畏恶果而断恶因，修善因而冀善果。善恶不出身口意三。既知因果，自可防护身口，洗心涤虑。虽在暗室屋漏之中，常如面对帝天，不敢稍萌匪鄙之心，以自干罪戾也已。此大觉世尊普令一切上中下根，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之大法也。然狂者畏其拘束，谓为著相。愚者防己愧怍，谓为渺茫。除此二种人，有谁不信受。故梦东云，善谈心性者，必不弃离于因果，而深信因果者，终必大明夫心性，此理势所必然也。须知从凡夫地乃至圆证佛



果，悉不出因果之外。有不信因果者，皆自弃其善因善果，而常造恶因，常受恶果，经尘点劫，轮转恶道，末由出离之流也。哀哉。圣贤千言万语，无非欲人反省克念，俾吾心本具之明德，不致埋没，亲得受用耳。但人由不知因果，每每肆意纵情。纵毕生读之，亦只学其词章，不以希圣希贤为事，因兹当面错过。袁了凡先生训子四篇，文理俱畅，豁人心目，读之自有欣欣向荣，亟欲取法之势，洵淑世良谏也。永嘉周群铮居士，感佩之极。祈上海商务印书馆铸铅为板，以公同志，又印送若干，以结法缘。祈予为序。因撮取圣贤克己复礼闲邪存诚之意，以塞其责云。

四书蕩益解重刻序

道在人心，如水在地。虽高原平地，了不见水，苟穴土而求之，无不得者。水喻吾心固有之明德，土喻吾心幻现之物欲。果能格物致知，无有不能明其明德者。然穴土取水，人无不施工求之，以非水不能生活故也。而道本心具，人多不肯施工，致物欲锢蔽真知，不知希圣希贤，甘心自暴自弃。由兹丧法身以失慧命，生作走肉行尸，死与草木同腐，可不哀哉。四书者，孔门上继往圣，下开来学，俾由格物致知以自明其明德，然后推而至于家国天下，俾家国天下之人，各皆明其明德之大经大法也。前乎此者，虽其说之详略不同，而其旨同。后乎此者，虽其机之利钝有异，而其效无异。诚可谓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万世师表，百代儒宗也。其大纲在于明明德修道，其下手最亲切处，在于格物慎独，克己复礼，主敬存诚。学者果



能一言一字皆向自己身心体究，虽一介匹夫，其经天纬地参赞化育之道，何难得自本心，俾圣贤垂训一番苦心，不成徒设，而为乾坤大父大母增光，不愧与天地并称三才，可不自勉乎哉。如来大法，自汉东传，至唐而各宗悉备，禅道大兴，高人林立，随机接物。由是濂洛关闽以迄元明诸儒，各取佛法要义以发挥儒宗，俾孔颜心法，绝而复续。其用静坐参究，以期开悟者，莫不以佛法是则是效，故有功深力极，临终预知时至，谈笑坐逝者甚多。其诚意正心，固足为儒门师表，但欲自护门庭，于所取法者，不唯不加表彰，或反故为辟驳，以企后学尊己之道，不入佛法，然亦徒为是举。不思己既阴取阳排，后学岂无见过于师之人。适见其心量狭小，而诚意正心之不无罅漏也。深可痛惜。明末蕩益大师，系法身大士，乘愿示生。初读儒书，即效先儒辟佛，而实未知佛之所以为佛。后读佛经，始悔前愆，随即殫精研究，方知佛法乃一切诸法之本。其有辟驳者，非掩耳盗铃，即未见颜色之瞽论也。遂发心出家，弘扬法化。一生注述经论四十余种，卷盈数百，莫不言言见谛，语语超宗，如走盘珠，利益无尽。又念儒宗，上焉者取佛法以自益，终难究竟贯通。下焉者习词章以自足，多造谤法恶业。中心痛伤，欲为救援。因取四书周易，以佛法释之。解论语孟子，则略示大义。解中庸大学，则直指心源。盖以乘法华开权显实之义，以圆顿教理，释治世语言。俾灵山泗水之心法，彻底显露，了无余蕴。其取佛法以自益者，即得究竟实益。即专习词章之流，由兹知佛法广大，不易测度，亦当顿息邪见，渐生正信。知格除物欲，自能



明其明德。由是而力求之，当直接孔颜心传，其利益岂能让宋元明诸儒独得也已。近来各界，眼界大开，天姿高者，无不研究佛法，一唱百和，靡然风从。既知即心本具佛性，无始无终，具足常乐我净真实功德，岂肯当仁固让，见义不为，高推圣境，自处凡愚乎哉。以故伟人名士，率多吃素念佛，笃修净业，企其生见佛性，死生佛国而已。郁九龄施调梅二居士，宿具灵根，笃信佛法，一见四书蕩益解，不胜欢喜。谓此书直指当人一念，大明儒释心法，于世出世法，融通贯彻。俾上中下根，随机受益，深则见深，不妨直契菩提，浅则见浅，亦可渐种善根。即欲刊板，用广流通。以此功德，恭祝现在椿萱，寿登期颐，百年报尽，神归安养。过去父母，宿业消除，蒙佛接引，往生净土。祈序于光，企告来哲。光自愧昔作阐提，毁谤佛法，以致业障覆心，悟证无由。喜彼之请，企一切人，于佛法中，咸生正信，庶可业障同消，而心光俱皆发现矣。周易禅解，金陵已刻。孟子择乳，兵燹后失传。杨仁山居士求之东瀛，亦不可得，惜哉。

法华入疏序

如来一代所说大小权实，偏圆顿渐，种种法门，无非随机施教，对病发药。及至法华会上，开权显实，会三归一。开迹显本，示本寿量。举手低头，皆成佛道。治世语言，皆顺正法。即一切法，显示实相。即所迷心，示觉道体。凡一代时教之所以然，皆悉显阐赞导，彻了无疑。普令上中下根，悉得开示悟入佛之知见，究竟畅佛出世本怀。



猗欤妙哉。故其义理深固幽远，不易测度。传至震旦，千余年来，注者虽多，唯天台智者为得其宗。故以五重玄义，总释经题。以因缘、约教、本迹、观心，消释经文，名为文句，可谓无义不显，无机不被矣。又以止观，发明行相。俾法华教行理三，彻底圆彰，了无余蕴。以故在昔依之而修者，得道如林。至唐而荆溪尊者，以三大部文理深邃，不便初机，乃于玄义、文句、止观，各撰注释。注文句者，名文句记。昔者经疏记三，悉皆各行。初学阅之，颇费心力。宋四明道威法师，撮取文句及记，揉而录于经文之下，名为入疏。俾学者不劳遍翻，即得明了，其利大矣，因兹流通中外。元明以来，中国失传。清光绪末，式定大师，请得东洋宏教书院新印藏经，内有此书。因交金陵净戒寺灭尽师洋数百圆，令其刻板。灭师分作二十卷，样本通皆写完校讫。只刻成六卷，而灭师谢世，因搁置数年。光于民国八年，因刻安士全书等，自普陀来维扬，方知其事。意欲续成，苦无财力。有张瑞曾居士者，宿植德本，笃信佛乘。颇伤世道人心，日趋日下。谓非如来大法，莫能挽回。故于戒杀放生之事，则实力奉行。于戒杀放生之文，则多方流通。以及种种劝善格言，皆不惜巨资，刊刻传布。唯欲同人，共推乾父坤母之心，各怀民胞物与之念。必期于己立立人，自利利他，同登寿域，咸沐佛恩而后已。闻光至扬，频来见访。因以此告，企其成就。彼欣然允许，令光任其校对。奈其书传久，错讹甚多，初未详视，意谓灭师校过，当无大讹，及刻出再校，方知遗漏甚多，因按文句及记，为之改正。其中每有字句不甚圆润，似欠似赘，



而于大意无所妨碍者任之。以板已刻成，不便修治耳。所愿阅是书者，各于自己一念心中，直下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则不负自己本具佛性，亦不负如来说经，智者造疏，荆溪述记，威师汇入，以及式定大师，瑞曾居士等流通也。刻既竣，遂叙其缘起云。

普贤行愿品疏钞撷序

净土法门，其大无外。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出。一切菩萨，及菩萨上求下化称性所修之道，皆从此入。所谓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也。夫如来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虽随机设教，种种不一，求其若圣若凡，上中下根，乃至逆恶之流，同于现生了生脱死，俯谢三界，高登九品者，唯净土一门为然也。噫。如来大慈，普度众生，唯此一法，堪畅本怀。众生修行，冀出生死，唯此一法，决遂所愿。法门广大，利益宏深。固宜一切佛子，悉皆奉行。何近见愚夫愚妇，率多竭诚归命，而通宗通教之士，反漠然置之，若不闻知者然，其故何在？以研教者按常途教理以论断证，不信有带业往生之事。矜常处生死以度众生，不愿为速出生死之人。不知坯器未烧，经雨即化，烦惑未断，转生即迷，自利尚难，焉能利他。此皆不谅己德，以博地凡夫，稍具慧性，便以法身大士之作略自拟，以致一误永误也。参宗者专主参究，以期明心见性。不知其机稍劣，不能明心见性者多多也。即使已得明心见性，而惑业未断，仍旧轮回生死，不能出离者，又多多也。五祖戒、草堂清、海印信、



真如喆等，乃其确证。噫。死生亦大矣，何可以专仗自力而不仗佛力耶，抑或自力果愈于佛力耶。夫人之处世，大而创业垂统，小如一衣一食，莫不仗众人之力，以成自事。至于了生死大事，乃虽有佛力而不肯倚仗，欲显出格之作略，恐堕愚夫之窠臼，其志可谓大矣，惜乎不知其所谓大也。不观华严一经，王于三藏，乃如来初成正觉，为界外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所说一生成佛之法。其一生成佛之归宗结顶究竟实义，在于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夫善财所证，已得与普贤等，与诸佛等，所谓等觉菩萨也。等觉去佛，特一间耳，尚须回向往生。举华藏世界海诸菩萨，同禀此教，同修此法，岂今之通宗通教者，其根性之利，证入之深，悉能超过此等菩萨乎。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往圣前贤，人人趣向。岂此诸经论，皆不足遵依，此诸圣贤，皆愚夫愚妇耶。一言以蔽之，曰，业深障重，未应解脱，故致日用不知，习矣不察而已。普贤行愿品者，即八十卷华严经，末后之入法界品，善财遍参五十三员知识，至普贤所，承普贤开示，及威神之力，即证等觉。普贤乃为说偈，称赞如来胜妙功德。以文来未尽，故未结而终。清凉国师特著疏钞，以大宏其道。至德宗贞元间，南印度乌荼国王，方贡普贤行愿品之梵本全文，译成四十卷。前之三十九卷，即八十华严经之入法界品，而文义加详。第四十一卷，乃现所流通之普贤行愿品也。时清凉亦预译场，极为赞扬，奉命撰疏。四十卷之全疏，中国久已失传，幸东洋藏中，尚有其书。北京刻经处，专刻古德佚书，不久当可流通也。此一卷经，又复重



为别行疏，以备乐简略，及修净土者之研究。其徒圭峰，为之造钞，固已中外流通矣，但以文富义繁，不便初机。范古农居士，以世以净土三经并行愿品一卷，为净土四经，三经注者颇多，不妨随机取阅。此经唯有疏钞，虽发挥尽致，而初机每多茫然，遂即疏钞，撷其要义，刊板流通。文虽简略，义仍具足，可谓观机逗教。有益法门，殊非浅鲜。学者果能先阅撷本，后读全文，不但清凉宏赞之心，可以悉知，而普贤劝发，如来出世之心，亦可以悉知矣。敢请通宗通教之士，共随华藏海会诸菩萨，及诸愚夫愚妇之班，一致进行，同往西方。庶可不孤佛化，不负己灵也已。

金刚经次诂序

金刚经者，即有谈空，不堕空边。即空论有，不堕有边。空有两泯，真俗不二。生佛一致，事理圆融。行起解绝，直趣觉海。一切菩萨，依此而修因。三世诸佛，依此而证果。乃如来一代时教之纲要，实菩萨上宏下化之准绳。示如如之本体，机理双契。证空空之三昧，解行俱圆。妙而又妙，玄之又玄。猗欤懿哉，何可得而思议也已。世多不察，谓为空宗，其孤负佛恩也甚矣。夫度尽一切众生，不见能度所度之相。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以至六度，及与万行。以无我人众生寿者，修一切善法。无所住而生心。虽说法而无法可说。虽成佛而无菩提可得。是则云腾行海，波涌度门。乃称性缘起之道，行所无事。以故内不见有能度之我，外不见有所度之人与众生，中不见



有所证之无余涅槃之寿者相。自他见亡，凡圣情尽。三轮体空，一道清净。如如不动实相妙理，彻底圆彰。故得福德等彼十方虚空也。至于受持此经，为他人说，虽四句三句二句一句，其福胜彼三千大千世界满中七宝布施，及无量百千万亿劫，日日三时，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之福。良以一切诸佛，及诸佛无上觉道之法，皆从此经出故。故说法者，即是以佛庄严而自庄严，并以庄严一切众生。此其自行化他真实功德，名之为空，岂有当哉。是故随说此经，虽止四三二一句等，而一切天人，皆应如佛塔庙而供养之。以持经之人，心与道合，心与佛合，故能转最重之后报，作最轻之现报，而复当得菩提也。以自行化他，心不住相，则以如如智，契如如理，直下与菩提涅槃，混而为一。如水投水，似空合空，虽有圣智，莫能分别也。如来一代所说法门，悉以此智照了而修。则水到渠成，云开月露，一尘不立，万德圆彰矣。马通白居易者，宿植德本，笃信佛乘，品行清高，著述宏富，实当代之文宗，具超格之学识。然以志树儒宗，未暇殚精内典。迨岁周华甲，以沧桑迭迁，悟身世无常，遂屏除一切，专阅佛经。始知如来所说，皆示吾心，而本有衣珠，几致忘却。庆幸之极，转为悲感。后阅此经，心华顿发，因随所见，注为次诂。浑融之文，以章段显之。玄妙之义，以平实明之。契理契机，彻上彻下。固初机之良导，实入佛之要门。诸门人欲为刊板，永用流通，庶通方儒士，悉皆景仰而效法焉。其为利益，唯佛能知。勉抒愚怀，用为序引。

金刚经线说铸板流通序

此一卷经，人人具足，个个不无，但由迷真逐妄，背觉合尘，不知返观内照，致使不能亲得受用耳。故华严如来出现品云，如来成正觉时，叹曰，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著，而不证得。若离妄想，则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则得现前。此经由须菩提见佛威仪，叹为稀有世尊，善护念付嘱诸菩萨。欲令护念付嘱之法，大明于世，故问菩萨发无上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此二句，乃护念付嘱之要旨也。而如来以所有一切九类众生，悉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不见众生得灭度相，答其降伏。以菩萨于法，应无所住，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答其应住。又谓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且深叹其不住相布施之福德，与十方虚空，同一不可思量。何以度尽一切众生，而曰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以无余涅槃，即众生本具性体，由迷背不知，初非有失。菩萨为指示之，令其了知衣里之珠，项上之头。既了知己，岂复有得。不过众生自性自度，岂有能度之我，所度之人与众生，并所入无余涅槃之寿者相哉。四相既无，则三轮体空，一道清净矣。由其三轮体空一道清净，故万行云兴，心无所住。虽复万行云兴，实则一法不立。凡所见情与无情，同一实相。故得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而楞严以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皆如来藏妙真如性，即是其证。是知如来智慧德相，本自具足，无欠无余，但以迷背之故，无端幻起妄



想执著，致智慧德相隐而不现。若肯穷究此妄想执著之所从来处，则弥空云雾，彻底消灭，本有天日，全体显现矣。云雾封时，天日亦不曾失。云雾散时，天日又岂是得。度尽一切众生，不见一众生得度者，此之谓也。其能见此理以行此行者，以无所住而生心，悉见诸相非相也。如是之人，受持此经，乃至四句三句二句一句，为人演说，其福德虽满大千世界七宝布施，尚不能及。以一句染神，永为道种。住相布施，报在人天故也。以故说是经处，即为塔庙。经所在处，即三宝物足，故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也。以说者能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以如如智，契如如理。佛如众生如，一如无二如。终日说而实未尝说，即杜默不说亦未尝不说。以其人行住坐卧，周旋俯仰。著衣吃饭，扬拳竖指。无不是不生不灭无余涅槃，无住心之全体大用。劫外田地，故乡风月。任人自得，有谁阻止。以故卖柴翁闻一句，即得嗣祖传灯，腾辉宇宙。彼既丈夫我亦尔，不应自轻而退屈。则受持之人，宜何如发大菩提心，宜何如生无所住心也。清道光末，有无住老人陈柱者，宿有慧根，弱冠即诵此经。至七旬外，广阅诸注。折衷其义而为线说，以不住相一线，直贯到底。其语句颇平实显豁，有益初机。倘由是而得其旨归，则古德之注，如来之经，如开宝藏，随意受用矣。粤东简照南玉阶二昆弟，以母氏逝世，诸亲友吊奠者，各送谀词挽联，汇而刻之，名哀思录。又欲藉母氏之故，普利一切，因铸金刚经线说板，印数千卷，与哀思录同赠吊奠亲友，以酬嘉祝。一以冀母氏莲品高升，一以冀亲友善根增长，诚所谓孝子不匮，永



锡尔类者矣。或疑金刚无相，净土有相，二法如何相融。予曰，金刚经令度尽一切众生，而不见度相。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布施乃六度万行之首，既令不住相布施，则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以及万行，莫不皆然。然则金刚经乃令人遍行六度万行，普度一切众生之规矩准绳也，遍与一代时教一切法门而为纲要。盖是即相离相，何得谓与净土不相融通乎。夫度生之法，唯净土最为第一。欲生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以不住相之清净心念佛，则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其往生西方，证无生忍，乃决定不易之理事也，又何疑乎。

赞礼地藏菩萨忏愿仪重刻序

心体本净，因根尘而浊念斯兴。佛性常存，由迷背而凡情孔炽。于是承寂照之力，反作昏动之缘，于常住之中，妄受生死之苦。执著五阴，不知毕竟皆空。障蔽一心，曷了本不可得。耽染六尘之幻境，坠堕三恶之苦途。纵经微尘劫数，莫出六道轮回。故我世尊，特垂哀愍。因地藏菩萨之问，说十力佛法之轮。摧碾烦惑，成就道器。由兹弃舍恶法，断除一切无依行。修持善法，具足一切有依行。然欲得无生法忍，须忏宿世愆尤。若能不著五阴，自可圆证三身。外承佛力法力菩萨誓愿力，内仗诚力悔力自性功德力，故得弥空罪雾，彻底消灭。本有性天，全体显现。是知十轮本愿占察三经，同由地藏大悲愿力，令末世孤露无依众生，悉皆得大特怙也。藕益大师，已证法身，乘愿再来，初现阐提之迹，后为如来之使。一生行解，事理圆



融。毕世著述，性修双备。欲令浊智成净智，依三经而制忏仪。冀使凡心作佛心，即十轮而明赞悔。宝镜既磨，光明自发。摩尼既濯，珍宝斯雨。诚可谓反本還元之妙法，即心作佛之达道也。弘一上人，宿钦大师著述，特为刻板，用广流通。俾有志于灭幻妄之惑业，证本有之真心，上续如来之慧命，下作末世之典型者，咸得受持云。

拣魔辨异录重刻序

学道之人，居心立行，必须质直中正，不可有丝毫偏私委曲之相。倘稍有偏曲，则如秤之定盘不准，称诸物而轻重咸差。如镜之体质不净，照诸像而妍媸莫辨。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展转淆讹，莫之能止。故楞严经云，十方如来，同一道故，出离生死，皆以直心。心言直故，如是乃至终始地位，中间永无诸委曲相。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法藏宿世，固有灵根，即现生之悟与见地，亦非卑浅，但以我慢根深，欲为千古第一高人，特意妄立种种宗旨名相，著五宗原，以企后学推尊于己，竟成魔外知见。使当日直心直行，允执厥中，将见密云会下，无人能敌，道风之振，何难超越诸方。惜乎不以实悟实证为事，而预先设法，以为超越一切之计。遂致密云七辟三辟，以正其非。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果是英烈汉子，自当惭愧忏悔，知非改过，以期实悟实证。则临济法脉，如来慧命，岂不直接其传。何得慢幢高竖，护短饰非。引起其徒宏忍等，更加狂妄。逞己臆见，著五宗救。挽正作邪，以邪为正。谤法谤僧，自误误人。较之



法藏，更深十倍。盲引盲众，相牵入火。噫。可哀也已。藏忍平生，刻意文饰，致令门庭甚盛，士大夫多为外护，故彼父子之语录，并五宗原，五宗救之僻谬邪说，悉皆续入大藏。至雍正十一年，世宗欲选语录，遍阅彼等著作，知其意见僻谬，必至瞎人正眼，著令尽毁其板。又敕天下丛林，凡有此书及板，尽行毁除。倘有私藏者，发觉以违律论。又恐或有深受其毒，莫能尽吐，因将五宗救中狂悖甚者，摘录八十余条，逐条驳正，命续入大藏，以企开人正眼，报佛祖恩。但以万几无暇，至十三年春，方始脱稿，未及誊清，龙驭上宾。高宗继立，方始刊板。只因未委通人，凡草书替代之字，许多竟作本字。如以谓作为，多至百余。世宗所刻书册经板，悉皆校对精严，唯此一书，错讹甚多，故知的系宾天之后所刻。又雍正十三年春，开工刊大藏板。此书上谕，命入藏流通。而竟未入者，以高宗御极未久，殫精政治，无暇提倡。其余缁素，以法藏徒党甚盛，恐其一经提倡，或致招祸，因皆置之不论，以故未入。书册殿板，存于大内，除皇帝有敕，无由刷印，因兹不传于世。然此法宝，必有神物守护，令其久秘复出，得广流通，其因缘具于石印序中。兹拟重刻木板，因息心校阅，俾还世宗本来面目。应季中居士，愿任刻资。遂序其颠末，以告来哲。夫欲了生死，必须实证。若唯悟而未证，则烦惑尚在，大须努力。倘能兢兢业业，历缘锻炼，则觉照存心，冥符圣智，人我是非之凡情，无由而起。若不加觉照，依旧凡情炽然，功行愈高，情见愈重，由悟入迷，在所难免。如人睡惺不起，久复睡著。古人谓大事已明，



如丧考妣，正以烦惑未断，或恐复迷。须知断惑之人，便无凡情，既无凡情，何有生死。大悟之人，其悟纵与佛同，其惑犹未断除，必须念念觉照，庶免凡情用事。藏忍父子，虽则悟处高深，只因我慢过甚，全体埋没于人我情见之中，而犹欲为续佛慧命之第一高人，以致一错永错，而莫之能反，尽其智力，只做得个平侍者之身分。可不哀哉。如来深知末世众生，烦惑难断，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净土法门。令其于临终时，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既得往生，则超凡入圣，了生脱死，承侍弥陀，追随海众。从兹圆破无明，彻证自心，直至成佛而后已。使藏忍知此，当即上品往生，证无生忍，普现色身，广度群迷。又何至妆点文饰，欲得超师越祖之虚名，企其流芳百世。一经明眼人看破，竟落得个邪魔外道之实号，而遗臭万年。呜呼哀哉。

拣魔辨异录石印序

（代企觉居士赵希伊作）

自佛法入中国，历代皇帝，无不崇奉。其唯结缘种，与有所悟证者，种种不一。求其深入经藏，直达禅源，证涅槃之妙心，具金刚之正眼，于修齐治平之暇，阐拈华直指之宗者，其唯清世宗皇帝为第一也。若非法身大士，乘愿再来，握权实不二之道柄，度轮回无依之众生者，其能如是也耶。其所著述，藏内有圆明居士语录三卷（圆明居士世宗道号）。其他序跋传记，散见于经论语录中。悉皆妙契佛心，冥符祖意。言言见谛，语语归宗。如走盘珠，似摩尼宝。凡具眼者，无不佩服。当明季时，密云悟会下，有法



藏字汉月者，天姿聪敏，我慢根深，大悟之后，欲为千古独一无二之高入，从兹妄立主见，著五宗原，拟己超迈一切。不知如来心印，如清凉月，慢云一起，便掩月光。真如妙性，犹太虚空，慢尘既颺，即污空体。种种涂饰，翻形狂悖，求升反坠，弄巧成拙。密云则辟而又辟，彼与其徒弘忍，执迷不返，则救而又救。反欲陵驾密云，谓己无师自悟，密云强以源流恳付之。所有言说，类多妄造，少有实情。当时知识，虽知其非，以其师尚不奈何，兼彼门庭甚盛，士大夫多为外护，恐其一经辟驳，难免招祸，故皆不敢置论。至雍正十一年，世宗遍阅密云、法藏、弘忍等录，见彼知见纰谬，录其臆见邪说数十条，逐一辨正，通计十万余言，名曰御制拣魔辨异录。即刊书册殿板，又令续入大藏。企其除邪说以正人心，振宗风而明祖道耳。至十三年，开工刊藏，而龙驭旋即宾天。高宗继立，以日亲万几，不暇提倡，遂致竟未入藏，而书册殿板，存于大内，不易流通，故今之博学多闻缙素大家，皆不知其名。吾友子任，光绪甲辰，于京师书肆中得二部。以一送谛闲法师，企彼倡募流通。以一托杨仁山寄东洋，入于弘教书院新印藏中。今春余欲朝海至沪上，遇楚青狄居士。余曰，公好流通古迹，何不取弘教藏中拣魔辨异录，刊板印行。此世宗以灵山泗水之心法，为儒释两教，作开金刚正眼之大光明藏也。若得流通，不但参禅者直下知归，即宗孔孟而探诚明之极躋者，亦如乘轮遇顺风，速得到彼岸也。居士曰，余昔于京师烂货摊得一部，藏书笥有年矣。不因师说，几致错过。即付印刷所，俾照式石印一干部。命余作

序。余喜极，遂忘其固陋，为序其隐显机缘如此。

三十二祖传赞序

粤自世尊拈华，迦叶微笑，正法眼藏，涅槃妙心，遂得普播寰区。及至大教东布，达摩西来，其圆悟佛性，彻证自心，续如来之慧命，作人天之导师者，实繁有徒。若传灯录、高僧传所载，乃存十一于千百耳。其隐而弗彰，秘而不显者，又何可胜数耶。清世宗宪皇帝，久证法身，乘愿再来，若宗若教，无不穷源彻底。御极以来，十年之内，专理政治，不提佛法。以期天下太平，俗美风醇，然后宣布法化，则易得其益，如器除毒，堪贮甘露。至十一年，则以人王身，行法王事。佛法世法，一肩担荷。儒教释教，一道齐行。取灵山泗水之心法，述传薪续焰之纶音。空有不二，真俗圆融。直欲普天人民，同为如来真子。现未有情，共获本地风光。每于朔望，及佛菩萨诞辰，或面训廷臣，或传谕疆臣，以迄士庶，令其咸了自心，悉趣背尘合觉之道，不至徒具佛性，枉受生死轮回之悲。或敕天下丛林，一切僧众，令其恪守清规，精修梵行，真参实悟，明心见性，以期光扬法道，翼赞皇猷。又于朔望，必亲运睿笔，恭绘一古德道像，取彼本传，提纲摘要，作一小传，又作一赞，以发其奥义，亲笔书于像首，刻石大内，以备摹拓而企流布。自十一年二月起，至十三年三月止，共绘三十二尊。至四月中，龙驭上宾，致无量古德，未蒙一发幽光，为可惜耳。至乾隆九年，高宗以装潢所拓祖像三十二轴赐武林理安寺。后修寺志，即以此传赞，载于首册，





以志恩宠。然此传赞，未刻书板，故世不获见闻。窃念古德道风，人天景仰，如皓月当空，万川俱现，其光明皎洁，豁人心目。自可顿开心地，彻见性天。又得世宗睿笔发挥，与古德交光相映，一际无痕。若得一览，当即达本逢源，获衣里之明珠。破尘离著，出大千之经卷。从兹心心相印，灯灯相传，俾自他以共证真常，令凡圣以同登觉岸，庶不负世宗述传一番至意矣。因募应季中居士，出资刻板，以公同志。于每传前，列其题目，以期一目了然。并书缘起，以告来哲。

净业良导序

娑婆，生死险道也。极乐，常住家乡也。众生由一念不觉，入此险道，莫之能出。纵欲出此险道，归彼家乡，而生无慧目，不知所趣。若无良导，不但误入歧途，竟成背驰，且有堕坑落堑，丧身失命之忧。净土三经一论，以及一切大乘经论，皆导师也。但以文深义奥，初机不易领会。虽则无边妙义，具足无遗，而以暗钝心识当之，每致有疑而不能决，有信而不能生。因兹历代古德各垂言教，以逗时机，由是法流无壅，而群机悉蒙其利济矣。无名居士，自虽未度，志切度人。因将乐邦文类，及莲池、紫柏、憨山、藕益，各集中之合时机者，录数十篇，以应初入法门之士。待其门径已得，然后遍阅全书，则知一滴之味，与大海之味，无二无别。而如来出世一大事因缘，唯净土一法，方能究竟畅佛本怀也。无名居士，拗谦不敢自专，命光鉴定，因题之曰净业良导云。



佛学初阶序

佛法广大，不易窥测，欲使同人尽沐法泽，必由耳目见闻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浅近事迹，启迪而引诱之，令其舍拘墟之固执，见天地之广大，庶可断疑生信，愈入愈深。必期于彻悟自心，复还本有。及与仗佛慈力，往生西方，而又以化诸人人，决不肯上孤佛化，下负己灵，长劫甘受生死轮回之苦毒也已。福保丁居士，誓愿宏深，慈悲广大。欲令斯民同登觉岸，因将缙素名贤遗集，及佛祖经论中，因果轮回之事，及三宝功德，净土利益，辑之成帙，名为佛学初阶。企阅者因是而求，举凡断惑证真，即凡成圣之不思议大法，皆可亲得而实有诸己矣。又伊先所辑佛学指南、佛学起信编、六道轮回录，虽繁简不同，要皆为初机学佛之阶梯而已。若是决烈丈夫，当必登峰造极，决不至画地自限，以卑自安而不复上进耳。

释教三字经序

（代明天启时，蜀东忠州聚云寺，吹万老人释广真作）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圣不二，生佛一如，由迷悟之或殊，致升沉之迥别。大觉世尊，愍而哀之，示成正觉，转大法轮。本一心以建立，作迷津之宝筏。普欲未来，咸登道岸。故以五时所说，及教外别传之旨，付诸弟子，命广流通。由是列宗诸祖，相继而兴，宏宗演教，代佛扬化。迄今世远年深，事多义广，若非读破大藏，妙悟自心，无以测其端倪，得其纲要。每欲撮略梗概，开示后进。因念



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纪夫伦常日用之道，与历朝治乱之迹，使学者先知其约，后涉其博，幼而学之，壮而行之，立身行道，致君泽民，以复其人性本有之善。遂仿其意，略叙如来降生成道，说法度生，列祖续佛慧命，随机施教，及与古德自利利他，嘉言懿行，题曰释教三字经。俾为沙弥时，诵而习之，知佛经之要义，明祖道之纲宗。及其壮而遍阅三藏，历参五宗，妙悟自心，冥符佛意，方知山色溪声，咸示第一义谛，鸦鸣鹊噪，共谈无上心宗。非同非异，非有非空，即权即实，即俗即真。博之则尽十虚而莫容，约之则觅一字不可得。然后乘大愿轮，阐扬法化，普令法界众生，归依一体三宝，复本来之面目，传无尽之心灯。是在后进之发心造修焉，予日望之。

刘圆照居士摸象诗序

（以彼作[○]图章故开端画一圆相）

此一段光明，非因非果，非圣非凡，非断非常，非生非灭，亘古亘今，照天照地，佛未出世，祖未西来，人人具足，无余无欠。无奈众生在迷，怀宝受困，反承此照天照地之光，起惑造业，轮回六道。于是世尊欲施济度，示成正觉。当其夜睹明星，豁然大悟时，乃浩然叹曰，奇哉奇哉，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著，而不证得。若离妄想，则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则得现前。于是随机施化，对病发药，由众生根器不等，故其所说，或渐或顿，或实或权，种种不同。虽则设诸方便，无非曲诱众生，令其各各彻证此之心光，究竟成佛而已。



所谓粗言及细语，皆归第一义，始则千机并育，终则一道同归也。又以钝根众生，现生不能了脱，则轮回生死，了无底止。以故特开一信愿念佛法门，俾未断惑者，仗佛慈力，带业往生。已断惑者，仗佛慈力，速证法身。普使上中下根，若圣若凡，同证真常，诞登彼岸。极畅如来出世之本怀，彻获众生本具之佛性。猗欤佛恩，穷劫莫赞。及至大教东流，遂以此法，目为莲宗，以其念佛求生西方，莲华化生，得预莲池海会，亲炙弥陀世尊，及观音势至，诸上善人故也。自后达摩西来，传佛心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然此所见所成，乃指吾人即心本具之天真佛性而言。令人先识其本，则一切修证等法，自可依之进趣，以至于修无可修，证无可证而后已。非谓一悟即成福慧两足，圆满菩提之究竟佛道也。喻如画龙点睛，令其亲得受用耳。由是腾辉震旦，炳焕赫奕。即心即佛之道，非心非佛之法，遍布寰区。天机深者，于一机一境，识其端倪。则出词吐语，自离窠臼。入死入生，了无挂碍。得大解脱，得大自在矣。倘根机稍劣，纵得大悟，而烦恼习气未能净尽，依然还是生死中人，出胎隔阴，多致迷失。大悟者尚如是，况未悟乎。固宜专心致志于仗佛慈力之净土法门，方为千稳万当之计也。圆照刘居士，宿根深厚，现行精纯，于禅净两宗，各得其旨，而尤以念佛法门，为究竟自利利人之道。每有所感，辄形诸诗歌，笔而录之，得一百零八首，题其名曰摸象。盖以道大无方，岂凡庸一言可以道尽，不过取其意之所适而已。其子及族人，欲后世咸所禀承，拟列诸家谱。令光叙其大旨，用告来者云。



佛学述要铸板流通序

自佛法入中国，千八百余年来，若缙若素，若男若女，深入经藏，彻悟心源者，何可胜数。良以真如佛性，人人本具，但以迷而不觉，初非有失，及闻如来言教，知识指示，则知珠在衣里，佛性恒存，不离当处，得大自在，自利利他，受用无尽矣。天台陈勤先女士，宿有慧根，于台禅性相净土诸宗，悉知壶奥，而且偏赞净土，冀一切不能彻悟自心，断惑证真者，即生便登阿鞞跋致，亦可谓于博得约，宏法知要矣。其所发挥，机理双契。虽则多录成文，然如一屋散钱，一一上串，俾用者现成持取。三叉歧路，条条标示，令行者勇往直前，亦不可谓无功也。惜其子袁授荀，根性弗类，于其母所述，了无所知。抄录而欲流通，其注概节略之。不知有宜节者，有不宜节者。不宜节者而妄节之，则有意义不明，文法不合之弊。而且错讹满纸，致有许多词不达意之处。足见此道，须自有善根，方可优入。否则虽母子至亲，亦不能传。奉化孙玉仙居士，欲铸板流通。冀须眉丈夫，闺阁英贤，同发思齐之心，共证本具佛性，委光鉴订。因正其错讹，离其句读，遂题之为佛学述要云。

格言联璧重刻序

人之所以与天地并名三才者，以其能格物致知，克己复礼，以明其明德，而止于至善也。去此，则但一血气之伦而已，何可以与天地并立为三而称之乎。孟子以夜气不



足以存者，为违禽兽不远。又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知任心纵意，胡作非为者，不过名之为人，实则与禽兽或相埒，或不如矣。格物致知，乃群圣传授之心法。以人欲之物，乃由外境而生，必须格除净尽，而吾心固有之良知，自可全体显现矣。固有之良知，即明德也。格之与致，皆所以明其明德也。明德既明，则意诚心正而身修矣。此匹夫匹妇皆能为之事也。若以推极吾之知识，穷尽天下事物之理，为格物致知者，乃枝末，非根本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能明其明德，则独善其身矣。若得位行道，以先觉觉后觉，则兼善天下矣。吾人未能人欲净尽，天理流行。必须多识前言往行，以为前途导师，日读诵而绎思之，必期于过日寡而德日崇，以至于德纯过无而后已。然曾子临终，尚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孔子以德不修，学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为忧。行年七十，尚欲天假数年，以期学易而免大过。虽曰以身说法，勉励后进，实属圣贤格致工夫，自强不息，了无已时也。山阴金兰生先生，辑先贤警策身心语句，为格言联璧，令学者如入宝山，随取而得，其功诚非浅鲜。维扬张瑞曾居士，少即奉为圭臬，继欲普饷同伦，乃详为校订，兼用褒贬圈法，标示其当法当戒者，俾阅者省心力而知去取，其用志可谓诚且挚矣。刻成，问序于余。因略述三才名义，与圣贤格致工夫，以期与本集所说，互相发明。令学者得亲切下手之工夫，而进德不息，以至与天地参而后已也。其具眼者，当不以余言为背谬也。



不可录重刻序

女色之祸，极其酷烈，自古至今，由兹亡国败家，殒身绝嗣者，何可胜数。即未至此，其间颓其刚健之躯，昏其清明之志。以顶天履地，希圣希贤之姿，致成碌碌庸人，无所树立之辈者，又复何限。况乎逆天理，乱人伦，生为衣冠禽兽，死堕三途恶道者，又何能悉知之而悉见之耶。噫。女色之祸，一何酷烈至于此极也。由是诸圣诸贤，特垂悲愍。或告之以法言，或劝之以巽语。直欲福善祸淫之理，举世咸知。而又征诸事实，以为法戒。企知自爱者读之，当必怵然惊，憬然悟，遏人欲于横流，复天良于将灭。从兹一切同伦，悉享富寿康宁之福，永离贫病夭折之祸。此不可录所由辑也。张瑞曾居士，欲重刻印施，命余作序，畅演窒欲要义。须知美色当前，欲心炽盛，法言巽语，因果报应，皆难断其爱心。若能作不净观，则一腔欲火，当下冰消矣。吾秦长安子弟，多玩促织。有兄弟三人，年皆成童，于月夜捉促织于坟墓间。忽见一少妇，姿色绝伦，遂同往捉之。其妇变脸，七窍流血，舌拖尺余，三人同时吓死。次日其家寻得，救活者一，方知其事。活者大病数月方愈。其家子孙，不许夜捉促织。夫此少妇，未变脸时，则爱入骨髓，非遂所欲则不可。及既变脸，则一吓至死，爱心便成乌有。然当其群相追逐时，固未始无血与舌也。何含而藏之，则生爱心。流而拖之，则生畏心。了此，则凡见一切天姿国色，皆当作七窍流血，舌拖尺余之钓颈鬼想矣。又何至被色所迷，生不能尽其天年，死必至永堕恶



道耶。以故如来令贪欲重者，作不净观，观之久久，则尚能断惑证真，超凡入圣，岂止不犯邪淫，窒欲卫生而已。其女貌娇美，令人生爱心而行欲事者，不过外面一张薄皮，光华艳丽，为其所惑耳。若揭去此之薄皮，则不但皮里之物，不堪爱恋，即此薄皮，亦绝无可爱恋矣。再进而剖其身躯，则唯见脓血淋漓，骨肉纵横，脏腑屎尿，狼藉满地，臭秽腥臊，不忍见闻，较前少妇所变之相，其可畏惧厌恶，过百千倍。纵倾城倾国之绝世佳人，薄皮里面之物，有一不如是乎。人何唯观其外相，而不察其内容，爱其少分之美，遂不计其多分之恶乎。余愿世人，遗外相而察内容，厌多恶以弃少美，则同出欲海，共登觉岸矣。又当淫欲炽盛，情不能制之时，但将女阴作毒蛇口，如以阳纳蛇口中，则心神惊悸，毛骨悚然，无边热恼，当下清凉矣。此又窒欲之最简便法也。

不可录敦伦理序

天为大父，地为大母。一切男女，皆天地之子女，皆吾之同胞。既是同胞，当尽友爱，保护扶持，以期各得其所。如是，则为天地之肖子，无忝所生矣。既能保护扶持天地之子女，则天地必常保护扶持于其人，令其福深寿永，诸凡如意也。倘或肆意横行，欺陵天地之子女，则其折福减寿，灭门绝嗣，一气不来，永堕恶道，经百千劫，莫复人身者，乃自取其祸，非天地之不慈也。余且勿论。即如妻女姊妹，人各共有，人若熟视己之妻女姊妹，己则愤心怒气，即欲殴击，何见人之妻女姊妹，稍有姿色，心即妄



起淫念，意欲污辱乎哉。夫同为天地之子女，是吾同胞。若于同胞起不正念，则是污辱天地之子女，欺侮同胞。其人尚得自立于天地之间，而犹谓之为人乎。况夫妇之道，与乎三纲五常。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有人伦也。人若行蔑理乱伦之事，则是以人身行禽兽事。身虽为人，实则禽兽不如也。何也？以禽兽不知伦理，人知伦理。知伦理而复蔑伦理，斯居禽兽之下矣。然一切众生，由淫欲生，故其习偏浓。须深提防，作亲、作怨、作不净想，庶可息灭邪念，而淳全正念矣。怨与不净，前序已明，兹特约亲而为发挥，冀诸阅者，同敦天伦，毋怀恶念。四十二章经，示人见诸女云，想其老者如母，长者如姊，少者如妹，幼者如女。生度脱心，息灭恶念。梵网经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当生孝顺心，慈悲心。如是则尚保护扶持之不暇，何可以起恶劣心，而欲污辱乎。明有一生患淫，不能自制，问于王龙溪。龙溪曰，譬如有人谓汝曰，此中有名妓，汝可褰帏就之。汝从其言，则汝母女姊妹也。汝此时一片淫心，还息否。曰息矣。龙溪曰，然则淫本是空，汝自认做真耳。人果肯将一切女人，作母女姊妹视之，则不但淫欲恶念无由而生，而生死轮回，亦当由兹顿出矣。不可录一书，法语巽言之训，福善祸淫之案，与夫戒忌之日期处所，一一毕示，其觉世醒迷之心，可谓诚且挚矣。维扬张瑞曾居士，利人心切，即为刻行。命光发挥窒欲之要，因以怨，以不净，而叙其大旨。继因其堂兄正勋逝世，拟以此功德荐其灵识，俾罪障消灭福智崇朗，出五浊之欲

界，生九品之莲邦。因居士孝友之情，故复撰敦伦之序。祈见闻者，各详察焉。则幸甚幸甚。

普济禅寺打交道万年簿序

（代了余和尚作，但打交道未改十方）

圆通道场，弥三际而不增不减。普门风范，即万法而无欠无余。亘古亘今，如如不变。有情无情，法法圆融。虽千佛齐出，了无有兴。纵三灾迭起，又岂有败。此观音大士补怛名山，真如实际之究竟景象也。至于应化门头，则法随缘起，道在人宏，兴废通塞，各有由致。溯自慧锷始祖，开山于梁，真歇禅师开宗于宋，以及元之孚中，清之潮音，悉皆道高一世，德感九重，丕振宗风，广布玄化。普使四海内外，同被慈云，六道众生，共沾法雨，猗欤休哉，何其盛也。爰自潮音以来两蒙敕修。世守成规，家风不坠。至咸丰初，发匪肇乱，人民涂炭，香火多年断绝，用度由兹缺乏，法器什物，皆不舒用。凡住持进院，自所置者，退时仍复搬回本庵。纵有留者，皆作昂价交盘。甚至破败不堪，一文不值之物，一体照新价交，总计洋一千若干元。如市之打店铺者，货物器具，悉卖新主。所谓常住者，只空屋经像而已。弊由兵燹，亦无足怪。至后世道太平，香火鼎盛，仍复安于故习毫未改革。余曾理院务，详知其由。今于文莲老和尚退院之时，蒙诸位老和尚，并诸房法眷，委此重任。自愧人微德薄，不敢承当，而再三逼勒，不许推辞。窃念普济，乃天下名山，菩萨道场。由梁至民，世经十纪，年满一千。今既忝膺此任，敢不勉力





筹度，兴利除弊。培植常住元气，以仰副诸公为法为人一番至意。因言，常住体属十方，非住持一人私有，所有财政，理宜全归常住。凡钱财谷米，庄严什物，无论常住旧有，即本人所置办者，亦不得退时携去及作价交盘。而住持进院花费，须彼本人自任，不得耗费常住。如是则常住日见丰足，而法道亦随之隆盛矣。文莲老人闻之，踊跃欢喜，发菩提心，愿将交盘洋一千若干元，一笔勾消。其什物有破败不堪者提出，同众弃去。有可用者，按其新旧名色，登此打交盘万年簿。后所置者，一体登簿。其住持，并常住财政规矩，悉仿诸方丛林。唯选举住持，仍须本寺各房子孙，是之谓子孙十方。所愿自兹以后，凡为住持，及膺职事者，各各发菩提心，培植常住。庶大士慈恩，竖穷三际，横遍十方。而各人现在则福慧双隆，人天敬仰。临终则形神俱妙，佛圣来迎。如是则不慧一念愚诚，与文老一番婆心，皆悉不落空亡，咸有实益矣。因略叙源委，以冠簿首，俾后之来哲，悉各知其缘起耳。

别庵统祖新公堂序

（代茂量师作）

如来所证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道，即我与一切众生，现前一念烦恼结业颠倒昏迷之心。能识此烦恼结业颠倒昏迷之心，便可以上续如来慧命，下作人天导师。普令一切众生，同识此心，同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道。所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迷悟虽殊，体本不二。一条荡荡长安路，从来绝不禁人行。自是不归归便得，故乡风月有谁争。自



世尊示成正觉，四十九年，广说经法，指大经于尘中，示明珠于衣里。三千年来，沐法泽而悟自心，证觉道而度有情者，数逾恒沙，何可胜论。若我别庵统祖，宿植德本，乘愿再来，童真出家，弱冠悟道。辟普门以重兴法雨，传心印而丕振宗风。身居海岛，道播寰区。六坐道场，广垂言教。不特万民倾诚，直使一人注意。由兹赐帑赐紫，屡施九道之雨露。唯期祝国祝民，同沐大觉之恩光。在当时固皆景仰，即后世莫不尊崇。昔先师戒文老人，与开如和尚，每念忝为法裔，莫续徽猷，聊效追远之诚，纠立公堂之会。缘旧立公堂，过于淡薄，不足以昭虔恭而报祖德，起观感而裕后昆。以光绪十八年，阖山共筑朱家尖众香塘，因纠十余家，或任一股，或任数股，共凑洋若干圆，买田百亩，以为新起公堂之备。后因外界侵占一半，只得三十一亩而已。然田属新开，犹是斥卤，故二十年来，尚未成立。今田已成熟，租课照常，因于今春，起立公堂，十柱轮流，周而复始。在如公与吾师之本心，实欲后世子孙，登堂荐献，礼像投诚时，心自思曰，祖师与人同耳。彼既丈夫，我亦宜然。岂可高推圣境，自处凡流。由是奋发大心，追踪先觉，破无明以证法性，续佛慧以度众生。俾圆通道场，经劫常住，大慧宗统，遍界流行，庶不愧为祖师儿孙，如来弟子矣。凡我同伦，尚勉之哉。（时在民国二年）

眠云公堂序

（代法雨书记僧作）

人生世间，幻住数十年。从有知识以来，日夜营谋，



忙忙碌碌，无非为养身家，做体面，遗子孙而已。推其病根，只因执著有我，不肯放下。其念虑固结，虽佛与之说法，亦莫之能解，而于自己主人公本来面目，则反置之不问，任其随业流转，永劫沉沦，可不哀哉。开然和尚，夙因深厚，托质将门，壮惧杀业，不乐从军，闻化闻老人说法，遂投身座下，剃发为僧。数十年来，专主参究，但恨未得覩面，一叙机缘，其所悟处，深浅莫测。至光绪末年，住持法雨。因自立公堂，以作遗念，题其名曰眠云。夫云之为物，来无所从，去无所至，幻生幻灭，了无定相。而能降注甘雨，普润大地。俾有情无情，各得其所。绝似证无我相者之无所住而生心，度脱一切众生而无有度相。然公通身放下，安住其中。其殆示其所悟乎，抑令后世子孙以此为法乎。其义玄妙，可以深长思矣。

通智法师公堂序

（代悟开大师作）

粤自世尊入灭，四依宏法，现普门身，垂形六道，逆顺隐显，种种方便，随顺机宜，皆令度脱，此不可思议神通妙行，唯圣能为，非凡所及。若夫现沙门身，离尘脱俗，高竖法幢，丕振宗风，流通法化，续佛慧命，此为法身大士，大心凡夫，传扬佛法，通途妙行。由斯二行，故得横遍十方，竖穷三际，无一处不蒙佛光，无一人不沐佛恩。至于法传震旦，二千年来，宏法大士，广布法化，宗说兼通，定慧均等，现身说法，以德服人。扇真风于火宅，注法雨于情田。普被三根，总摄众机，各复本有之天真，共



证即心之觉道。因兹王臣归命，士庶倾诚。广布玄猷，辅弼政治。其宏功伟迹，多难尽述。即高僧传、传灯录百余卷书所载者，乃千万分中之一二耳。近世以来，其有宿植德本，示生巨族，只眼觑穿浮世界，一肩荷起大津梁，宴坐圆通道场，深入宝王三昧，总禅净而同修，会宗教为一致，出广长舌，宏演圆宗，垂平等臂，普接三根。即凡心以示佛心，统万行而归一行者，其唯我先法师，通公法师其人焉。师讳寻源，字通智，别号忆莲沙门。俗姓阮，系扬州仪征，中堂元公之幼子也。于道光二十二年癸卯，三月初八日未时示生。母氏某，京都人。迨至元公逝世，嫡子忌刻过甚，其母遂携之以归京都，寄居舅舍。及长，相貌瑰玮，语音洪畅，性好道术，不求仕进，欲为长生神仙，放旷襟怀，优游蓬岛，每以不遇真人为憾。至同治十二年，年二十一。偶至龙泉寺，遇首座本然和尚，洞明教理，透彻禅宗。意必得道高僧，与之谈己所怀。本公笑曰，汝本有之天真佛性，无端背弃，而求不可必得不出七趣之神仙，弃金担麻，认奴为主。汝具如此相貌，而其志何若是之下劣也。遂顿弃所怀，即求摄受，本公因为剃发于本京七塔寺，乃石佛寺之支派也。从兹常亲本受业师，研究教典，励志修持。至光绪四年，受具戒于京西云居寺。因念教理粗明，本分未了，说食数宝，有何利益。乃发足游方，遍参宗匠。至十四年，于普陀佛顶山信真老人会下，师资道合，得受心印，是为传临济正宗第四十二世。是年宏楞严于法雨寺。此后十有余年，常应讲聘，每期众皆数百。师于楞严，独有心得，因为注释。欲使大佛顶理，圆通常性，



全体显现，毫无隐覆，述成开蒙十卷，现蒙维扬万寿寂公，为之刊板流通。所惜赋性率真，唯究根本，不事支末。但欲发挥理性，令其彻底全彰，和盘托出。至于措词立言，或失详审，故致间有参差疏漏之弊。倘蒙具眼作家，稍事修治，则成法苑完璧，楞严宝镜矣。师平生志在楞严，行在净土，日课佛号三万，誓求往生，晨持大悲咒一尺香，以为助行。欲令现未有情，同生净土，故于弥陀疏钞，及演义、要解、便蒙钞、势至圆通疏钞，皆为刊布。谓学者曰，禅宗名为教外别传，净土实为教内真传。须知即此真传，乃别传外之别传也。汝等烦惑未断，道业未成，切不可错认定盘星，高推禅宗，藐视净土，致令临命终时，业识茫茫，无本可据。虽有不可思议大慈大悲之佛力，由不信故，无从倚托，依旧乘恶业力，轮回恶道，从劫至劫，了无出期。可不哀哉，可不畏哉。其讲楞严也，于七处征心，十番显见处，必详明此土开悟之难，净土证道之易。至势至章，则殷勤劝导，不遗余力，直欲法会大众，人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即随势至，亲证圆通。其至由恶业而沉沦四趣，乏定慧而坠堕五魔处，尤复极陈得失，痛示利害。每每泪随声出，语音哽噎。常曰，不知净土，楞严乃破净土之元勋。深明净土，楞严实宏净土之善导。看经不具择法眼，其孤负佛恩处，类多如是。汝等切不可将禅宗机锋转语，认做实法，薄净土而不屑修持。须知华严会上，华藏海众，同破无明，同证法身，尚须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汝何人哉，敢与彼抗，上孤佛化，下负己灵，诸佛名为可怜愍者。师十余



年来，各处宏经，云行鸟飞，杳无定处。于天童小白岭，维扬万寿寺，及本山普惠庵，尝多憩息。以二处主人，悉皆尊德重道，且与普惠庵主觉公，法稟同门，交称莫逆故也。至三十二年丙午冬，示疾育王。丁未春，觉公即接至庵，备极照应，经两月余。临终前数日，神气清爽，奋励念佛。至四月初三日未时，合掌念佛，泊尔神逝。世寿六十五岁，僧腊三十五年。全身入棺，瘞于佛顶山后之燕窝冈。乃佛顶文正和尚等，预为营造之归宿所也。以平生性好寂静，而住无定所，故无剃度。嗣法门人，本山唯源通，与不肖悟开。外方虽有，不能悉知，恐招彼此亲疏之讥，故概不书。呜呼。开于昔年，频预法会，屡聆圆音，未明自性。师以孺子可教，遂为预行付嘱。当时虽极惭惶，犹期悟于后日。岂料诸魔未殄，法将云亡。毒药未消，慈父见背。悲夫。众生津梁，如来慧命，将何所托，从何所寄耶。宁可自殒，不忍师逝。唯冀承佛慈力，莲开上品。忍证无生，位登不退。速乘本愿，垂慈济度。庶可以仗师威神，出险道而顿登宝所。即我心识，了烦恼而彻证真常矣。兹以先师遗资，肇立公堂。略叙大端，以垂永久。俾后世法裔，仰先德之徽猷，而励志效法云尔。

立山老人派下子孙公堂序

（代开如和尚作）

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究其原由，总因不了真如妙性，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既已认贼为子，遂致背觉合尘，从此



根尘互黏，人我敌立，起惑造业，轮回六道，经尘点劫，莫能解脱。大觉世尊，愍兹剧苦，施大法药，令修四念处观。一观身不净，二观受是苦，三观心无常，四观法无我。及余正勤、如意足、根、力、觉、道，三十七品法门。虽根有利钝，乘有大小，莫不皆以四念处而为根本。良以四观若成，则我执即破，我执既破，则五蕴皆空，六尘即觉，返本还原，亲证妙性。譬如垢尽镜明，云开日朗。日即本具，明非外来。得无所得，获大自在。凡情圣见，两俱消亡，尚无涅槃，何有生死。至于世寿若尽，则焚其形骸者。一则恐彼亡者所作未办，身见未泯。令其豁悟真空，当下解脱。二则正欲存者了知此身，全体虚妄。力修圣道，复本心源。务于动作云为处，亲见主翁。则能自作主宰，不被此臭皮袋多方驱使。庶可以上继佛慧，下化有情。即此苦无常无我不净之幻妄身心，彻证常乐我净之真如佛性。以故无论圣凡，举皆焚化，而天下丛林，无不遵行也。当唐宋佛法盛时，士大夫家，亦多仰遵佛制，而用此法，不独唯僧为然。僧既焚化，拾其余骨，置于普同塔中，亦如丛林之海众同居。其中凡圣莫测，行位难辨。凡既附圣，亦易解脱。如苍蝇附于驢尾，不劳而得至千里也已。法雨常住，当前清咸同间，以久经兵荒，香火断绝，遂致一败涂地。至同治十年，众挽先师公立山老人住持，法道由是重兴，而剃度法嗣，实繁有徒。化开师伯，谋诸本派法眷，各出净资若干圆，修一子孙普同塔，于海会桥东。凡立山老人派下子孙，及诸法徒，皆可入焉。又买众香塘田五十亩，以岁所收租，充春冬祭荐之费。俾伴山、常明、长生、



杨枝、宝称、五庵，及化恒师派下子孙，六柱轮流，承值当办。使亡者时受祭荐，蒙法利而超极乐之天，存者识破幻妄，修净业而预莲池之会。爰书缘起，以告同伦。

募建药王篷序

（代撰）

大觉世尊，名大医王，普治众生身心等病。所用之药，其数无量，戒定慧三，摄尽无遗，以故此三，名为药王。若能服之，即凡成圣。然药虽美妙，修合实难。而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名为阿伽陀药，万病总治，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上中下三根，即生皆出苦轮，戒定慧三法，当念悉得具足，是知信愿念佛一法，乃药王中之药王也。某幸承宿因，得闻此法，敢不竭诚致敬，孜孜修持乎。拟建茅篷一所，名为药王，安住其中，笃修净业，以期普愈自他身心生死等大病。恳祈檀越，发菩提心，行方便事。略分宝海之涓滴，俾成安身之陋室。由兹夙夜翘勤，礼拜忆念。既能念兹在兹，何难即心即佛。则无边利益，皆所成就。以如是因，感如是果，现生必得蒙佛接引，高预海会，将来必作药树王身，普治众病。若能鉴此愚诚，则此语当不虚弃矣。

法雨寺万年簿序

（代开如和尚作）

得最胜之地，方可宏最胜之道。建非常之事，必须待非常之人。宗匠出，则本立道生。哲人亡，则法残教弛。



虽否极泰来，属于天运。而革故鼎新，实赖人为。法雨常住，肇始于大智老人，中兴于别庵统祖。规模宏敞，法道兴隆。嗣后历代住持，虽则无大树立，然皆恪守成规，家风不坠。及至兵燹之后，住持不得其人，遂致一败涂地。殿堂寮舍，坍塌破坏，法器庄严，百无一存。诸房法眷，见此景象，咸皆束手，不肯承当。于同治十一年，众强先师公立山老人住持，荒垣破屋，竭力修葺，兢兢业业，十有余年。自天王殿，至藏经阁，悉皆重新。其余工程，虽未尽复当日旧制，而大局已有可观矣。至光绪十一年，以老病退隐，命先师闻老人继席住持。先师缵承旧绪，发广大心。凡师公力未暇及之工，一切殿堂寮舍，或创或修，无一处不使一新。其规模制度，不亚中兴。凡咸丰年间，压出桃花庄稻田，尽行赎回。又以欲转法轮，须仗庄严法器。十余年来，宏宗阐教。所置什物，上自龙藏佛像，下至桌凳床榻，凡所需用，般般具足。然老人大愿云兴，恨不得十方僧众，咸萃一堂，往昔祇园，复现今日。为法、为人、为常住、为大众之心，如丧考妣，如救头然，日夜焦思，忧劳成疾。至二十三年冬，修建尚未毕工，而老人竟赍志西逝矣。如自愧凉德，兼无作略，因厕门墙，委理院务，勉承师命，极力辅弼。虽轻尘坠露，不足添江益岳，然于自分论之，亦可谓鞠躬尽瘁，罄竭愚忱矣。承此未了公案，只得竭力担当。于是奉先师遗命，邀诸法眷，公举定公，继席住持。如仍居旧职，监理院务。及至定公退隐，荷蒙法眷，委此重任，虽知弗克担荷，而不容推却者，以先师公案，尚未了毕故也。由是夙夜经营，莫敢或遑，拌



此身心，谨成师志。三年之内，所有事宜，悉皆清楚，可以交代，不累他人。故今谨同法眷，备将常住所有巨细什物，一一登记。俾后之莅住持位，膺职事职者，知前人为转法轮，置办什物，一番苦心，大不容易，各加爱惜，无或暴殄。使守成之功，媲美创业，缵绪之德，追踪开山，亿万斯年，永无替废。庶可法轮与愿轮而常转，千古恒守旧家风，国恩共佛恩以并报，奕世常沾新雨露。则法门幸甚，常住幸甚。

化闻老人公堂序

（代开如和尚作）

窃以春秋祭祀，儒礼所重。岁时追荐，释教尤崇。念水源木本之恩，修慎终追远之事。世出世间，又何间然。先师闻老人，多劫熏修，堪为人天福田。乘愿再来，特整大士门庭。生虽示迹都城，世荣以只眼而觑破。身遂栖迟海岛，佛法以通肩而担当。布濩慈云，兴隆法雨。不愧为普门之功臣，直可作别庵之嫡子。去旧更新，梵宇复辉煌之制。宏宗演教，法源得流通之祥。视人若己，急公犹私。住持法雨，十有余年。未曾买一畦养老之田，盖一椽栖身之所。惟欲恢宏祖道，利益将来，日夜焦思，忧劳成疾，功圆果满，撒手西归。德月嗣德未能，报恩无地。欲崇追荐之仪，兼使后人感发。故将老人所筑众香塘田，拨一百亩，以作法眷春冬公堂祭祀之资。使后之登堂荐献，礼像投诚者。诚惶诚恐，自愧自惭。各各取则，人人效法。以老人之心为心，以老人之事为事，庶可不愧为老人子孙矣。

凡我同伦，尚勉之哉。



白华庵法谱序

（此系悬叙，下叙事不录）

吾人一念心性，不生不灭，非色非空，竖无初后之迹，横绝边表之形。不变随缘，历九界而不减。随缘不变，证佛道而不增。光明洞彻，受用自在，直下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无二无别。但由迷真逐妄，背觉合尘，致使生佛悬殊，苦乐迥异。大觉世尊愍之，示生世间，成等正觉，广演言教，令其返妄归真，背尘合觉，复还本有之天真，亲证无上之觉道。由是教随机异，法以人殊。为实施权，备设五乘之阶位。开权显实，同归三德之法门。虽一雨普润，四众均沾，而宏扬流通，惟僧是赖。良由割爱辞亲，方能精修净行。负荷法道，必须洞彻心源。故自教启西乾，法传东震，律教扬镳，禅净建帜。二千年来，蒙剃度而饮法乳，以斯道而觉斯民者，其世系师承，源源本本，何可得而胜数也。普陀为观音大士应化之地，历劫常然，无迁无变。而世间凡夫知见之迹，则自五代梁贞明间，始建道场，历宋元明，以迄昭代，高人屡出，天章频频。其间法运，不无否塞，而赖有负荷法道之人，为之调停施設，得以转否为泰，即塞成通，以故圆通道场，振古如斯，不坠厥初也。

香积会斋僧规约序

窃以僧名福田，普利四生九有。斋能助道，均资三乘



六和。由福田故，供之则近除饥馑之因，远获应供之果。由助道故，受之则堪修六度之行，用彰三德之身。经所云于食等者，于法亦等，财法二施，等无差别者，此之谓也。钟芳大师，有见于此，遂邀净友若干众，人各出洋若干圆，永存普济库房，略生少息，以备每年腊月二十五，设斋之费。一日持所立规约过予，祈作一序，冀垂永久。且曰，昔维摩居士，以神通力，过上方四十二恒沙佛土，于众香国，香积如来所，乞取香饭。于丈室中，普供大众，以作佛事，令其未得者得，未证者证。芳等愧无如是神力，谨具疏斋，用表微忱，欲与十方三世一切大众，同仗弥陀六八洪愿，共离五浊，咸登九品，永侍普门大士，亲证真实圆通耳。予曰，神通人各本具，香饭娑婆岂无。何须更显神通，高越恒沙，求彼所余，饱此大众，然后为得也。当知此斋，师等以实心备办，大众以虚心纳受。办者受者，各具眼耳鼻舌身意，而眼耳鼻舌身意，当体本空，是何等神通。所办所受，复具色声香味触法，而色声香味触法，直下如幻，是何等香饭。而况根尘既亡，我人岂有。则三轮空寂，一道清静。其为神通也，香饭也，不离当处，任运遍达于十方，不越一念，法尔普熏于三际，即心之幻秽顿消，自性之真净圆显。当念亲见弥陀，临终定蒙摄受，从兹常聆圆音，恒炙休光，当必速满果海，入大涅槃。岂第得三摩地，证真圆通而已哉。由是观之。师等此举，乃与维摩老居士，并镳齐驱，无或轩轻。其为功德，当与十方虚空，同其寿量，非笔墨文字，所能形容者也。如或不识因果，废弛侵没，则昔人以斋僧钱，盖安僧屋者，尚堕

火枷地狱，况入私囊，以肥己者乎。殷鉴早悬，各宜洞照。

圆通庵万年簿序

（代永悟和尚作）

实际理地，不受一尘。佛事门中，不舍一法。昔世尊以五时八教，普应群机，随彼根器，各令得益。其在前之四时，具说六度万行种种法门。摄小，则毫善弗遗。应大，则包括法界。迨至法华，则开权显实，会三归一，普授作佛之记，大畅出世之怀。说者谓法华一经，乃如来究竟极谭，具明一代时教所以然之线索，如家业之有总帐簿，天子之有九鼎也。兹万年簿者，亦圆通常住之总帐簿子也。溯吾师祖普信老和尚，欲摄心禅寂，于同治三年，岁在甲子，创建三椽茅篷，于西天门上，不二石侧，额之曰圆通，仅足以蔽风雨，庇身心而已。而老人入修禅观，出睹沧溟，怡情适志，以法为乐，初未意及为精蓝也。按山志，圆通庵，在西天门上。万历五年，僧圆献结庵于谷内，后以年深遂废。昔处谷内，今踞山巅。其名虽同，而其基稍异。殆后有出谷迁乔，直登大涅槃山，常观大寂灭海者之先兆欤。越五年戊辰，吾师山静老人，摄吾与永庆师兄，幸蒙大士冥加，二三年来，香火渐兴，檀施屡至，遂开拓基宇，改为禅庵。至明年春，先师示寂。吾承师祖慈命，力任院事，而庆兄专修净业，凡九历寒暑，三掩禅关，以辅翼之。迄同治癸酉，师祖西逝，其局势虽未若现今之恢廓宏敞，然已颇有可观矣。从兹以后，剃度益多，香火愈盛，加以徒某孙某，继任其事。尤复不惜心力，经之营之。举凡基



址之高者凿，卑者砌。必使地得其平，人得其用而后已。而殿堂屋庐之宜创者创之，宜修者修之。狭小鄙陋者，广大壮丽之。咸使焕然一新，成就大观。以及大而佛像尊经，中而庄严法器，与种种什物，即小如一匙一箸，凡佛事所应用，日常所必需者，罔弗备焉。田产虽无几许，而亦可供一季之粮。视卓锥无地者，犹少胜焉。噫。吾老矣，来日无多，欲后之人有所承守，不敢暴弃，勉效前人，光扬法道。今将常住所有巨细什物，分门别类，一一登簿，以垂久远。夫此庵，非天造地设，乃吾与庆兄，及十方檀越，心血所成，而徒与孙，亦预有力焉。然亦岂徒设云哉。良以欲成佛果，须圆万德，欲转法轮，须仗众缘。今幸众缘略具，当须常转法轮，备修万行，以期万德之圆成耳。而济济后昆，安住其中，无饥寒困苦之忧，有闲适逍遥之乐，可不痛念生死事大，无常迅速，体檀越之诚恳，思建立之艰难，发菩提心，笃修净行，以冀报答四恩于万一乎。凡见庵中一针一草，则曰此为我等续佛慧命，自利利他而设，爱之如身上肉，护之如眼中珠，孜孜修持，惟日不足。能如是者，不愧为如来弟子，大士儿孙，则人敬之，神护之，现在福慧双隆，将来成佛有分。否则袈裟之下，失却人身，三途一报百千劫，出得头来是几时。莫言不道。

永悟和尚公堂序

（代本人作）

夫前之无始，后之无终，包太虚而无外，入微尘而无内，清净光洁，湛寂常恒，无生无灭，离相离名，在有非



有，居空不空者，真性也。至于攬地水火風之身，乃筋骨血肉之聚，方生即滅，才榮便悴。眾骨支撐，如以木為屋。一皮包裹，猶以泥糊壁。里面盡屎尿膿血，外頭生垢汗發毛。蛆蟲棋布，蚤虱星羅。假名為人，實我焉在。而且以眼耳鼻舌身意之閑家具，奔馳于色聲香味觸法之荊棘林。由是起貪瞋癡之無明，滅戒定慧之正智。五蘊本空，誰肯一照。六塵無性，人皆認真。致令萬苦俱集，一靈永昧者，幻身與妄心也。圓覺所謂一切眾生，種種顛倒，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者，此也。若論真性，則非聖非凡，無朕無兆。亘古亘今，恆自如如。從何以記其年月，陳其荐獻。若論幻身，則生同傀儡，死作塵土。妄心，則隨境生滅，毫無實義。又何必留鳥迹於空中，系清風於江上也哉。但以本山恆規，凡為住持，及有名德僧，皆立公堂，以為後人遺念。予自弱冠，出家於圓通茅篷。意謂有此把茅蓋頭，斗室容膝，足矣。豈知世相無常，隨時遷變，檀信日眾，輸粟布金，年久月深，不知不覺遂變之為梵宇精藍矣。而又闔山法眷，以予篤厚老成，強攀之為法雨主人。然自愧德薄，何足光揚法道。屢次告退，只住四年。緬想古人，慚惶無地，又何敢引以為例哉。諸法子徒弟輩，固請不已。因幡然曰，吾生不能宏闡宗風，利益彼等。若設公堂，亦可以作當頭棒喝。令彼春冬二季，懸影祭祀時。忽念曰，此老某某年生，某某年歿。於今又經幾許年月。因知人命無常，速如電光，一息不來，便成後世。從茲發憤修持，求生西方。由是拌除幻妄身心，還復本有真性，與彌陀老子，共優游於清淨寂滅之域，以永享夫常

乐我净之乐，则亦不无小补云。遂令拨桃花庄田若干亩，使其轮流经管，以充两季祭祀之资。乃援笔而为之序。

初机净业指南序

会稽道尹涵之黄公，笃信佛法，精修净业。欲令同人，咸修净业，离苦得乐。以净土诸书，文深义奥，不便初机，及无学问人，因编作白话，缕析条陈，以示要义，名曰初机净业指南。生死海中，得此指南，则背东向西，舍秽取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当必一超直入如来地，不复在此世界中，长受生死轮回之苦矣。既是志同道合，何妨助其劝导。乃为序曰，阿弥陀经云，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又曰，彼土何故名为极乐，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其无有众苦但受诸乐者，由阿弥陀佛福德智慧，神通道力，所庄严故。吾人所居之世界，则具足三苦，八苦，无量诸苦，了无有乐，故名娑婆。梵语娑婆，此云堪忍，谓其中众生，堪能忍受此诸苦故。然此世界，非无有乐，以所有乐事，多皆是苦，众生迷昧，反以为乐。如嗜酒耽色，畋猎擣菹等，何尝是乐。一班愚夫，耽著不舍，乐以忘疲，诚堪怜愍，即属真乐，亦难长久。如父母具存，兄弟无故，此事何能常恒。故乐境一过，悲心续起，则谓了无有乐，非过论也。此世界苦，说不能尽。以三苦八苦，包括无遗。三苦者，一苦是苦苦，二乐是坏苦，三不苦不乐是行苦。苦苦者，谓此五阴身心，体性逼迫。故名为苦，又加以恒受生老病死等苦，故名苦苦。坏苦者，世间何事，





能得久长。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道尚然，何况人事。乐境甫现，苦境即临。当乐境坏灭之时，其苦有不堪言者，故名乐为坏苦也。行苦者，虽不苦不乐，似乎适宜，而其性迁流，何能常住，故名之为行苦也。举此三苦，无苦不摄。八苦之义，书中备述。若知此界之苦，则厌离娑婆之心，自油然而生。若知彼界之乐，则欣求极乐之念，必勃然而起。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培其基址，再加以至诚恳切，持佛名号，求生西方，则可出此娑婆，生彼极乐，为弥陀之真子，作海会之良朋矣。或曰，阿弥陀佛，安居极乐。十方世界，无量无边。一世界中念佛众生，亦复无量无边。阿弥陀佛，何能以一身，一时普遍接引十方无量无边世界之一切念佛众生乎。答，汝何得以凡夫知见，推测佛境。姑以喻明，使汝惑灭。一月丽天，万川影现，月何容心哉。夫天只一月，而大海大江，大河小溪，悉现全月。即小而一勺一滴水中，无不各现全月。且江河之月，一人看之，则有一月当乎其人。百千万亿人，于百千万亿处看之，则无不各有一月当乎其人。若百千万亿人，各向东西南北而行，则月亦于所行之处，常当其人。相去之处，了无远近。若百千万亿人，安住不动，则月亦安住不动，常当其人也。唯水清而静则现，水浊而动则隐。月固无取舍，其不现者，由水昏浊奔腾，无由受其影现耳。众生之心如水，阿弥陀佛如月。众生信愿具足，至诚感佛，则佛应之，如水清月现也。若心不清净，不至诚，与贪瞋痴相应，与佛相背，如水浊而动，月虽不遗照临，而不能昭彰影现也。月乃世间色法，尚有如此之妙，况阿弥陀佛，烦



惑净尽，福慧具足，心包太虚，量周法界者乎。故华严经云，佛身充满于法界，普现一切群生前。随缘赴感靡不周，而恒处此菩提座。故知遍法界感，遍法界应。佛实未曾起心动念，有来去相，而能令缘熟众生，见其来此接引以往西方也。怀此疑者，固非一二。因示大意，令生正信云。

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重刻序

佛与众生之心体，了无少异。众生与佛之心相，天渊悬殊。相既悬殊，则由相所感之受用，亦悉悬殊矣。佛愍其体同而相用悬殊也，由是运无缘慈，兴同体悲，种种方便，以施济度。众生若知其相用虽殊而本体原同也，固当上慕诸圣，下重己灵，依教奉行，以期复本也。药师经者，世尊叙述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琉璃光如来，因行果德，显密摄化之功德也。此经系唐玄奘译，文理畅顺，而八菩萨名，与说咒一段，二皆阙如。东晋帛尸梨蜜所译之大灌顶神咒经，第十二灌顶章句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有八菩萨名。唐义净所译之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有说咒一段文，凡四百二十八字。三经实本一经，以流通已久，致贝叶脱简，各据所得之梵本以译耳。而药师如来拯拔初机，咒力居多，以故前人取帛尸译本八菩萨名，义净译本说咒一段添之，令文义周足，而药师如来救度众生之心，亦无遗憾。亦如法华之普门品重颂，华严之普贤行愿品。合之则称悦佛心，离之则有阙化导。况此经此咒，举世受持。若不添入，则诵经者不蒙密咒利益，持咒者不知出自何经。前人此举，可谓契理契机。故数百年来，依之流通。张瑞



曾居士，发心重刻。恐少知见者谓与藏本不同，致生疑虑。因略述源委，以期共知所以耳。

修正管理寺庙条例并护教文稿序

佛法者，心法也。此之心法，乃十法界之根本。不明此法，非但无由亲证本有真如佛性，即世间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亦不能究竟圆满。何以故？以未得根本，唯事所发之迹象故。是以古今来凡立大功，建大业，辉煌宇宙者，多由学佛得力而来。即宋之周程张朱，发明圣学心法，亦曾取资于佛学。但其门庭知见过甚，不唯不事表彰，反从而辟驳之，则于诚意正心之道，殊为欠缺，可叹也。此法虽人人本具，若未闻佛说，则珠在衣里，莫由自知。是以一切诸佛，莫不以流通法道为嘱。流通之法，最初须以建立塔庙，印造经像为始。以若无塔庙经像，则无由奉尊仪而修净行，阐佛道以导群迷，而一切含识，俱无由瞻礼圣容，培植善根，闻法修持，开发心地也。流通之人，须真修实践之僧，及有势力财力之王臣绅商，一名内护，一曰外护。内护则严持禁戒，笃修净业，于禅教律密净土，或专主一门，或兼修各宗，必使自他得益，幽显蒙庥，阴翼治道，潜淑民情而后已。外护则不惜资财，广种福田，普令同人，发起信心。内外相资，法遂流通。若无有道德之内护，则师表未立，人将安仰。若无有势力之外护，则资斧无出，外侮莫御。以故如来将入涅槃，以法付嘱国王大臣，并及诸天善神，令于后世乘愿示生一切国土，流通佛法，普利含识。由是二千余年，化被各国者，以内护外



护，皆有人故。我国自东汉时，方蒙法化。至晋而蒸蒸日上，至唐则诸宗悉备，几等西天。由宋元明，以至清初，佛日恒辉，法轮常转。至咸同间，以兵歉迭遭，哲人日稀，国家不暇提倡，庸人滥收徒众，多有无赖恶人，混入法门，遂致一败涂地。凡未阅佛经，未遇知识之人，见此游行人间，造种种业之僧，便谓僧皆如是。从兹一唱百和，以为佛法无益于国，有害于世，莫不以逐僧占产，改庙为学是务。倡此事者，虽未必全昧心理，由不知佛法之所以然，但以己见妄测，致令一班假公济私者，视为奇货，欲饱己囊，彼此效尤，势如燎原。民国初立，屡经缙素高人呈部，祈大总统下令保护。四年，规定保护章程三十一条。犹有词意含浑，易生弊端处，恐为后患。九年，程雪楼居士，面见大总统，祈其修改。因详加商酌，规定二十四条。十年五月，公布各省。今夏江苏教育期成会，复援清末民初之例，以借庙开学，呈王前省长，遂蒙赞许，谓为无戾于法，实衷诸情，审慎周妥，良堪钦佩，令教育厅飭各县遵照办理。此令一出，随即退任。江苏僧界，大为震惊。盐城各庙，多被侵夺。念谓去岁大总统教令公布，王前省长竟若罔闻，极口赞美。若不设法挽救，不但江苏一省之寺庙，不能保存，而各省同此性质之人，谁不欲仗办学校之名，以灭佛法而占僧产，为最有名誉利益之义务乎。于是公举代表三十人，以浩净退居为首，恳于魏刚长王愚僧二居士，祈其转达当轴，陈述利害，冀阴翼治道，潜淑民情之法，不至速灭。而江苏韩省长，固通达政体，深知佛法者，众僧具文上呈，旋奉批词，尊重法律，严防弊端。一



秉大公，毫无偏倚。僧学两界，均翕然无事。虽未明言取消王省长前令，而已不啻取消矣。又以事已达部，复呈文于内务部。部咨江苏省长，依法办理。由此灭法之祸，遂得消灭。当此世道人心，陷溺已极，正宜提倡佛法，昌明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事理。俾瞞心昧理，肆无忌惮之人，知造恶则长劫受苦，作善则永世受乐，自可少戢恶心，渐发善念，决不敢取快一时，以贻身后无穷之痛苦。当春秋时，诸侯大夫士死，各随其力，杀人殉葬，而且以多为荣。虽孔孟老庄齐出，亦莫能止。自佛法入中国以来，纵南面称朕者，亦不敢为。千余年来，得寿终而死者，何可胜数。彼谓佛法无益于国，有害于世者，徒以忌妒之心，发此未见颜色之瞽论。使详审其故，能不痛哭流涕，悔其失言乎。虽然，总因僧界无人，故致拘墟者妄生侵侮。倘能各各立志潜修，大明佛法，彼排击侵侮者，当复护持流通之不暇矣。孟子所谓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者，此之谓也。我僧界宜如何竭诚精修，以期上续慧命，下度迷情乎哉。此事始终所有文字，刚长愚僧二居士，令录而刊之，并将大总统修正管理寺庙条例，冠之于首，遍布僧界。庶知有公令，不致复有此种情事发生，一时措手无策耳。刻成，妙莲和尚寄予，祈为序引。妙莲之人，性情纯笃，为刚长愚僧所器重。此事发生，愚僧每令其奔走，不辞劳苦。予素知其志向高洁，颇通教理。又喜其能代人之劳，成人之美，遂为叙其大致云。



江慎修先生放生杀生现报录序

江慎修先生者，乃前清一代之经学大家，婺源明道潜修之隐君子也。博学多闻，无书不读，而且一一皆悉探其精微，入其阃奥。唯以教育英才为乐，不以富贵利达为事。当六岁时，甫受庭训，日记数千言。父奇其敏，以十三经注疏遍授之，先生自是精心研究数十年。举凡经史百家，天文地理，音韵翻切之学，无不融会贯通，遂以著述发明义蕴为己任。所著近二十种，几二百卷，当时国家，及名人著述，多皆取为依据。至乾隆三十七年，先生没已十一年，国家开四库全书馆，凡先生所著，悉皆采入，共一十三种，一百五十余卷。其余数种未入者，或撮取纲要于他书中，或其稿甚多，彼此借观，致令遗佚而不得也。噫，先生可谓学研天人，功参造化，穷理尽性，优入圣域之人杰焉。殆汉郑康成，宋周濂溪，邵康节之流欤。世之博学多闻，不讲躬行实践，唯以词章进取为事者，闻先生之风，能不愧死。而且爱惜物命，深信因果，故于放生吃素善报，杀生食肉恶报，随所见闻，录以劝世。其裔孙易园居士，拟欲铸板广布，冀挽杀劫，嘱光作序。光心如背镜，学等面墙，唯学愚夫愚妇之老实念佛，何能发挥道妙，令拘墟者彻见天日，因兹以生正信而获实益耶。然以事关劫运，义不容辞。勉为序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如来之大道曰慈。人物虽异，心性是同。举凡三乘六凡，如来视之，皆如一子。何以故？以其皆具佛性，皆堪成佛故。三乘且置，六凡天人阿修罗畜生鬼地狱，虽则高下悬殊，苦乐迥异，总



皆未断惑业，未出生死。天福若尽，即便下降，狱罪若灭，仍复上升，犹如车轮，互为高下。我今幸得人身，理宜委曲设法，护惜物命，体天地好生之德，全吾心恻隐之仁。良以诸物与我，同生于天地之间，同受天地之化育，而且同知贪生，同知畏死。仁人于枯骨，尚且掩而埋之，于草木，尚且方长不折，况肯为悦我口腹，令水陆诸物受刀砧烹煮之苦哉。须知此等诸物，从无始来，亦曾高居尊位，威权赫奕，不知借威权以培德，反致仗威权以造业，竟使恶业丛集，堕于异类，口不能言，心无智虑，身无技术，以罹此难。虽弱肉强食，于事则得，而怨恨所结，能无生生世世，图报此怨之念乎。人纵不念诸物被杀之苦，独不惧怨业深结，常被彼杀乎。又不惧残害天物，天将夺我福寿乎。人惟欲眷属团聚，寿命延长，身心安乐，诸缘如意，正应发大悲心，行放生业，使天地鬼神，悉皆愍我爱物之诚，则向之所欲，当可即得。若仗我有钱财，我有智力，设种种法，掩取诸物，以取悦我口腹，不计彼之痛苦，尚得谓与天地并立为三之人矣乎。然我与彼等，同在生死。从无始来，彼固各各皆为我之父母兄弟妻妾子女，我亦各各皆为彼之父母兄弟妻妾子女。彼固各各或于人中，或于异类，皆被我杀，我亦各各或于人中，或于异类，皆被彼杀，为亲为怨，相生相杀。静言思之，愧不欲生。急急改图，尚悔其迟。况肯蹈常袭故，仍执迷情，以为天生异类，原为供人食料乎。然我尚具足惑业，固无由出于轮回之外。万一彼罪已灭，复生人道，善根发生，闻法修行，断惑证真，得成佛道。我若堕落，尚当望彼垂慈救援，以期离苦



得乐，亲证佛性，岂可恃一时之强力，俾长劫以无救乎哉。古有高僧，行步不跨虫蚁。人问其故。答曰，彼此同在生死中，或彼先成佛道，尚望其垂慈度我，何敢轻慢乎。是知佛视众生皆是佛，众生视佛皆是众生。佛视众生皆是佛，故多方化导之，种种折摄之。纵令绝无信心，亦不弃舍，曲垂方便，令种善根，待其因缘时至，自然发生增长，依教奉行耳。众生视佛皆是众生，故闻佛之言，不生感激，反以己之邪知谬见，多方毁谤，甚至拆毁塔寺，焚烧经典，固结魔党，破坏清修。殆至正智稍开，则便愧悔无及。由兹遂复归命如来，兴崇佛法者，古今来比比皆是。须知父母于逆子，尚生弃舍之心。佛于逆恶不信之流，愈生怜愍。何以故？愍其惑业深重，失本心故，以虽则现时背逆于佛，而即心本具之天真佛性，仍复丝毫不失，如焦模中金像，敝衣中宝珠，蒙尘之秦镜，在璞之荆璧。愚人但见其外相，而不知其内容。佛则遗外相而论内容，故无一众生或生弃舍也。然佛尚不轻众生，众生何可轻众生乎。故凡一切水陆众生，必令各各得所，常得飞走游泳于自所行境，以各乐天真，各尽天年，则此书所说之种种善报，当可具得矣。人既如是，物尚不欲令其失所，何况于人。则互相亲爱，互相扶持。自然俗美人和，必致风调雨顺。其有不物阜民康，时清国泰者乎。又祈凡我同人，切勿自轻。当思我与如来，同一心性，彼何以惑业净尽，福慧圆满，安住寂光，常享法乐乎。我何以起贪瞋痴，造杀盗淫，轮回六道，莫由出离乎。心性是一，苦乐天渊。若犹以佛性功德，独让如来亲得受用者，尚得名为大丈夫哉。

厦门流通佛经缘起序

如来说法，各随机宜。大根则直示真如妙性，令其了知妙性圆明，离诸名相，本来无有世界众生。常寂常照，不生不灭。五蕴空而六根清净，四相亡而一心昭彰。从兹称性起修，由修证性，云布慈门，波腾行海，虽慈悲行愿，弥纶法界，而复三轮体空，了无自他能所之相。小根则示以三归，作返邪归正之本。示以五戒十善，作得生人天之因。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倡妇随。恪守伦常，各尽其分。兼以戒杀放生，吃素念佛。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根器稍胜者，则示之以四谛十二因缘，令其断惑证真，了生脱死。又以一切众生，由身口意，起贪瞋痴。由贪瞋痴，造杀盗淫。以是因缘，轮回六道，相生相杀，尽未来际，了无止息。虽则示以人天声闻缘觉菩萨等乘，而自力断惑，实非易易。况复末世众生，根机陋劣，不仗佛力，决难解脱。于是特开一仗佛慈力，横超三界之净土法门。俾已证圣者，速圆佛果，未断惑者，带业往生。但具真信切愿，恳切至诚持佛名号，能如是者，万不漏一。如人堕海，乘救船力，速得到岸。末世众生，舍此一法，欲出生死，万无一得。是知如来大法，抚育群萌，如天普盖，似地均擎。森罗万象，无一能出其外，不在其中者。如日月丽天，普照万国，虽生盲不见光相，亦蒙其照。如时雨普润万卉，大根大茎，小枝小叶，悉皆向荣。纵焦芽败种，亦复平等沐泽。如大海普纳百川，大江大河亦入，小沟小渠，乃至一勺一滴亦入。既入大海，则与大海同一



咸味，同一深广。失彼故名，得此海号。故知佛法钧陶化育，了无弃物，为诸法之本源，作众生之恃怙。世出世间一切诸法，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拘墟者不知佛法，乃十法界公共之法，唯见其舍俗出家之一端，谓为废弃伦理，沉空滞寂，与世教相乖戾，岂知佛法如太虚之无不包容，如阳春之无不化育。圣以之而为圣，贤以之而为贤。故古之建大功，立大业，勋名动天地，精诚贯日月者，皆自学佛得力而发。即宋之周程张朱，发明圣人心法，亦由学佛而得。以其器量狭小，门庭见重，不惟不肯表扬，反从而辟驳之，欲以关闭后之学者，悉皆不入佛法，故作此掩耳盗铃之计。得人之善，认为己功，反谓人不我若。其于正心诚意，致起罅隙，不能究竟圆满，可不哀哉。佛法传入中国，将二千年。其间由西竺所译之经律论，并此土禅教律密净等诸宗古德之著述，浩如烟海。随机所近，随人所乐，以为研究，或遍研各宗，或专主一门。如城四门，就近而入，所入之门虽异，所入之城则同。如大海之一滴，味具百川。如帝网之一珠，影现千粒。一门深入，诸法悉通。以迄无明净尽，寂照圆融，三际坐断，十界平沉，复还本有之天真，以证无上之觉道，固属上上根人。其次则息贪瞋痴，断杀盗淫。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渐积功德，增长福慧。敦伦尽谊，爱众亲仁。戒杀放生，习成慈善。物尚慈悯，何况乎人。推此风化，以遍世界。尚有互相戕害，竞谋杀戮，各欲灭彼种族，以愜己心乎哉。厦门蔡吉堂、林鸿猷、陈得禄，愍劫运之惨凄，欲为挽救，冀同人之开悟，流通佛经。乃按本及缴用以出售，绝不求



利，欲启人耳目，祈予为序。予嘉其诚，用述颠末。须知佛法，以因果报应为下学上达，原始要终之道。今之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彼此相戕，以杀为乐，只图自己快意，不顾国之灭亡，民之涂炭者，皆由不知因果报应之所酿成也。予常曰，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当今之世，若不提倡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事理，欲令天下太平，人民安乐，虽佛祖圣贤齐出，亦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如庵万年簿序

（节录悬叙）

佛法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难议难思，莫名莫状，克论大纲，不出二谛。约真谛论，则有佛无佛，性相常住，是以圆通道场，历尘劫而不迁不变，真如法门，尽来际而无替无兴。约俗谛论，则法随缘起，道在人宏，得其人，则辟荆榛而为梵宇，灭狐迹而作狮林。直教佛日增辉，法轮常转。失其人，则即佛地而成业丛，泯经声而宣尘事，致使普门扃户，觉路封途。僧与佛法，称为三宝者，以其续佛慧命，流通法道，非人莫从，唯僧是赖故也。

傅大士传录序

众生一念心性，与佛无二，虽在迷不觉，起惑造业，备作众罪，其本具佛性，原无损失。譬如摩尼宝珠，墮于圜厕，直与粪秽，了无有异，愚人不知是宝，便与粪秽一目视之。智者知是无价妙宝，不以污秽为嫌，必于厕中取



出。用种种法，洗涤令洁，然后悬之高幢，即得放大光明，随人所求，普雨众宝，愚人由是，始知宝贵。大觉世尊，视诸众生，亦复如是。纵昏迷倒惑，备作五逆十恶，永堕三途恶道之人，佛无一念弃舍之心。必伺其机缘，冥显加被，与之说法。俾了幻妄之惑业，悟真常之佛性，以至于圆证无上菩提而后已。于罪大恶极之人尚如是，其罪业小者，其戒善具修禅定力深者，亦无一不如是也。以凡在三界之中，虽有执身摄心伏诸烦惑之人，而情种尚在，福报一尽，降生下界。遇境逢缘，犹复起惑造业，由业感苦，轮回六道，了无已时。故法华经云，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若非业尽情空，断惑证真，则无出此三界之望。此则唯有净土法门，但具真信切愿，持佛名号，即可仗佛慈力，往生西方。既得往生，则入佛境界，同佛受用，凡情圣见，二皆不生，乃千稳万当，万不漏一之特别法门也。时当末法，舍此无术矣。如来以自力他力，通途特别二种法门，普利一切。菩萨荷佛家业，唯以上求下化为事，故于十方法界，随类现身，随机说法，和光同事，方便引导，或隐或显，了无定相。其有内秘圣德，外现异迹，如弥陀之为善导丰干，观音之为宝志僧伽，文殊普贤之为寒山拾得，弥勒之为布袋和尚。其言其行，非凡情可测，渺不知其为何如人。及至临终发露，或由死后征验，方得了知。亦有隐显相即，本迹俱示者，如弥勒之为傅大士也。有时据其迹而隐其本，自谓凡夫。有时据其本而拂其迹，自称弥勒。良以众生心量，过于狭小，若非稍有所得，妄拟圣位，便是高推圣境，甘处凡愚。是故大士



以身表率，俾知己证等觉者，尚自谓为凡夫，而妄自尊大，甘处凡愚者，皆当为之猛省也。大士一生所行之事，所说之法，悉皆直指向上—著，而复不遗事善，六度齐修，一法不著。至其受法弟子，莫不深契真常，顿空蕴界，舍身命财，作大法施，故得道震两朝，德被异世，由陈至今，千数百年，普令见闻，同种善根。义乌双林寺，乃大士潜修之所。向有传录木板，以屡经钞录刊刻，未经明眼人校订，遂致错讹不胜其多。奉化孙玉仙居士，至双林礼谒大士，得其书归，即欲重刻，以广布大士之道。祈光校订，以冀芜秽尽除，而天真彻现。光勉竭愚诚，息心正订。虽未能一无遗漏，庶可还本来面目矣。玉仙又以大士碑记，文深义奥，若无注释，实难引人入胜，启人景仰，乃祈黄无言居士，为之详注。俾若文若义，一一如指诸掌，庶阅者不劳思索，悉知大士之本迹事理，以为龙华三会，得蒙度脱之先导云。

观河集重刻序

夫心者，世出世间诸法之本也。若能彻悟自心，则观一切法，悉是自心之所流露，观一切生灭迁变境界，悉是常住寂灭真如实相。楞严所谓观河之见，无有童耄。肇公所谓旋岚偃岳而不动，江河竞注而不流，皆示此即生灭而见真常之微旨也。果能了此，则可谓了事凡夫，达本道人。纵讥诮怒骂，皆能为人解黏去缚，令人起死回生。岂必登座竖义，然后为说法哉。孔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圣人之道，譬



如阳春。阳春一到，举凡大树小草，无不发荣畅茂。纵焦芽败种，不能生成，而亦未尝不蒙煦妪以受润泽也。天机深者，见其高坚前后而不可模仿，广大精微而不可拟议。实则了无奇特，不过日用云为而已。此心之妙，凡圣相同，如来圆满菩提，众生永轮六道，皆不离于此心。但以迷悟逆顺因缘，致令苦乐升沉天渊悬殊也。长洲彭际清居士，宿根深厚，学问渊博，甫登进士，便悟苦空。视富贵如浮云，不乐仕进，了心性之实际，力修净业。亟欲普度迷流，故尔和光同事，致有述怀纪事唱和诸作，虽属文字，实寓深心。其淑世善民，导迷诠真之意，具发挥显示于随机随境之吟咏间，可谓不据位而行政，不升座而说法者。袁辑诸作，分为四卷，乃题为观河集，盖取楞严观河验见不迁之义。又冀观此集者，勿在文字义理间推测，但观观者，观者既了，河自不流矣，此彭君命名之大意也。刘君朝侍，以其有益于世，为之刊板流通，实为方便导引之胜举也，祈令为序。予愿观彭君之诗者，当先学彭君之道。其道唯何？曰，妙悟自心，信愿念佛，求生西方而已。倘能于此有得，则尽十方世界森罗万象，皆是现成新诗。否则纵令声韵铿锵，对仗工整，而元气毫无。如画壁之镜，剪彩之华，形虽逼肖，欲令现其光相，舒其芬芳，则断断乎不可得也。

观无量寿佛经石印流通序

法身本体，圆离名相。寂光真境，不属根尘。非有非空，五眼莫之能觑。非心非色，四智从何以宣。寂照虚通，



真如净妙。万德具备，一法不形。佛净常住，尚不可称，生秽轮回，岂复能立。此实生佛本具之理体，无上菩提之法源也。此理生佛平等，无有高下，但以众生在迷，日用不知，虽具法身，妄受生死，虽处寂光，妄见秽恶。以故如来垂慈，广说诸经，普令一切众生，返妄归真，复本心性。然自力断惑，现生证道，中下根人，未由成办。爰有大士，名阿闍世，以大慈悲，欲佛开示仗佛慈力，舍秽取净，普令上中下根，皆得临终往生之不思议奇特大法门，特示病行，作大逆恶，囚父禁母，以为发起。致其母韦提希，请佛降临，愿离娑婆，愿生净土。于是世尊放眉间光，遍示诸佛净妙国土。其母唯愿生极乐国，又请众生得生方法，因兹如来说此十六依正妙观。但能依教修行，无一不满所愿。非但善人如是，即五逆十恶之人，临命终时，地狱相现，受知识教，称念佛名，或满十声，或止一声，亦得蒙佛慈力，带业往生，诚可谓转凡成圣之大炉鞴，畅佛本怀之大法门。其力用超出一代时教之上，若如来不开此法，则末法芸芸众生，谁能出离苦海乎。是知释迦弥陀，乘大愿轮，兴慈运悲，度脱众生。一则示居秽土，以秽以苦，折伏而发遣。一则示居净土，以净以乐，摄受而钧陶。而阿闍世王，交相赞助，特现恶逆，成就厌离，殆与两土世尊，砧锤相成，锻淬相济，一逆一顺，以为末世众生究竟得度之化仪。其为利益，难尽赞扬，行于非道，通达佛道。非久证法身者，孰能为之。此经以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生佛究竟不二为体。若能于此直下信去，则其人虽未出娑婆，已非娑婆之久客，未生极乐，已是极乐之嘉宾。



智海居士刘朝侍，宿有灵根，笃修净业，因读此经，触发孝思。念母夫人张氏，守节抚孤，孝事翁姑，德镇坤维，身作闺范，笃信因果，长持十斋，净业正因，颇已具足。惜于生信发愿，专持佛号，以求往生，未极致力，由是发心，流布此经。陶玉耕居士，笔法超妙，堪追钟王，因请恭写，石印施送，普令见闻，同植净因。以此功德，令其母神超净域，业谢尘劳，莲开九品之花，佛授一生之记。须知此经，与阿弥陀、无量寿二经，乃如来于一代通途教理以外，所立之特别法门，如阿伽陀药，万病总治。故无论业之轻重，惑之厚薄，但能信愿念佛，无一不获往生，如摩尼珠，随意雨宝。故但能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待至业尽情空，心佛双亡时，则一切法门，河沙妙义，无不融会贯通于自心矣。净土法门，其妙如是。其有欲上荐先亡，下济群品，令一切人，不废本分职业，各得现生出离生死轮回者，可不汲汲从事于此法门乎哉。

佛光月报序

佛光者，十法界凡圣生佛，即心本具之智体也。此体灵明洞彻，湛寂常恒，不生不灭，无始无终。竖穷三际，而三际由之坐断。横遍十方，而十方以之消融。谓之为空，则万德圆彰。谓之为有，则一尘不立。即一切法，离一切相。在凡不减，在圣不增。虽则五眼莫能觑，四辩莫能宣，而复法法承他力，处处得逢渠。但由众生从未悟故，不但不得受用，反承此不思议力，起惑造业，由业感苦。致令生死轮回，了无已时，以常住之真心，受生灭之幻报。譬



如醉见屋转，屋实不转，迷谓方移，方实不移。全属妄业所现，了无实法可得。以故我释迦世尊，示成佛道，彻证佛光时，叹曰，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著，不能证得。若离妄想，则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则得现前。楞严云，妙性圆明，离诸名相，本来无有世界众生。因妄有生，因生有灭。生灭名妄，灭妄名真。是称如来无上菩提，及大涅槃，二转依号。盘山云，心月孤圆，光吞万象。光非照境，境亦不存。心境俱亡，复是何物。汾山云，灵光独耀，迥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念，即如如佛。是知佛祖种种言教，无非指示众生本具心性，令其返迷归悟，复本還元而已。然众生机有浅深，迷有厚薄，不假种种言教开导，种种法门对治，则迷云障于性空，何由令其一一彻见心月也哉。以故如来最初成道，演大华严，直谈界外大法，不与权小所共。俾宿根成熟一类大机，同证真常，诞登觉岸。复以钝根众生，未能得益，遂为循循善诱，随机演说。或以五戒十善，摄彼人天二乘，令其种入佛道之胜因。或以四谛十二因缘六度万行，摄彼声闻缘觉菩萨三乘，令其得证佛道之近缘。始自阿含，以迄般若，莫不曲顺根性，而为宣说，令其渐次增进，就路还家。佛之本怀，秘而不宣。迨至法华会上，开权显实，开迹显本。人天权小，皆是一乘。客作贱人，实长者子。普授三根之记，大畅出世本怀。与最初华严，始终互映。可谓一大事因缘，全体付嘱，了无余蕴矣。又以末世众生，根机陋劣，断惑证真，实乏其人，以故特开净土一门，俾上中下根，若圣



若凡，同于现生，出此娑婆，生彼极乐，以渐证夫无量光寿。其深慈大悲，实属至极无加矣。及至大教东来，宏法大士，各专一门，或禅或讲，或律或密。如城四门，就近而入。如药万品，对症方服。如诸部之各司其职，赞襄郅治。如六根之互相为用，辅弼一身。虽则各宗一法，实则法法咸通，法法悉备，不过从入手处论，有如是名目耳。至于净土一法，则如阿伽陀药，万病总治。如摩尼宝珠，随意雨宝。若能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则得三摩地，亲证圆通。一切功德，河沙妙义，不假外求，悉现自心。良由以果地觉，为因地心。及至其极，则因该果海，果彻因源。法门之妙，穷劫难宣。有能遇者，何胜庆幸。维扬长生寺可端和尚，宿植德本，久参禅讲，于民国八年，由性莲退居，委令住持。因念华严一经，乃如来根本法轮，遂竭力讲演，以冀若幽若显一切众生，同得发起一乘善根，时经三年，讲圆一部。而护法居士，感其至诚，又祈续讲，以培人才，因开华严大学院。学生额定四十八名。又思此段不思议光明，遍照法界，固属如来神通道力，福慧庄严。然此光明，人人本具，个个不无，而衣里之珠，模中之像，达本者虽有，著迹者甚多。忍令同具此光者，多皆长处暗室，不得受用，反承此普照法界，不思议真常圆满之光，而为生死结业之本乎。于是拟于每月，出报一册。名曰佛光者，以一念心性，佛如众生如，一如无二如故。凡如来施化之因缘，心性真常之实际，五戒十善之因果，戒杀放生之感应，世间善行，出世净业，生死轮回之苦，因果报应之微，与夫高人哲士之嘉言懿行，著述讲章，随缘记载，



以资观感。虽则真俗并诠，浅深俱备，而粗言及细语，皆归第一义。固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以为入佛封疆之前导，豁发心光之胜缘。倘阅者能知自心原是佛心，则知佛光即是心光。而此心光，寂照圆融，寂而常照，故为无量光，照而常寂，故为无量寿。无量光寿之理体，固一切人之所同具。无量光寿之实证，须待往生西方，面见弥陀，蒙佛授记，圆满菩提以后，方能彻得。此华严归宗，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之深旨也。凡我同伦，幸各谛信。

募修云谷禅师塔院序

缅维得道高僧，于千百年后，或有见其肖像，读其著述，经历其栖迟之地，瞻仰其闕藏之塔，皆能令人生惭愧心，生景慕心，奋发大志，力修净业，以期远追宏猷，振兴法道。俾如来慧命，相续不断，不致有负人与天地并称三才，僧与佛法同名三宝者，明云谷禅师，即其人也。师乘宿愿力，于弘治十三年，示生嘉善胥山怀氏，幼入法门，彻悟自性，平生所修，虽注重于禅，而于性相诸宗，儒道心要，无不融会贯通。故能于禅教衰颓，儒道晦昧之际，俾宗风丕振，心法昭明。其于世道人心，裨益良非浅鲜。其得其传而融通儒释，使灵山泗水心法俱彰者，僧则憨山大师，俗则了凡袁公，为最显著之人也。师灭于万历三年，建塔栖真寺侧。至四十五年，憨山来礼其塔，见其塔院岑寂，一僧独奉香火，因嘱沈定凡居士，修葺庄严，并置长生田，以为久远之计，迄今已三百余年矣。今则基址尚在，



垣屋无存，致令古德遗迹，人无知者。近来世道人心，日趋日下，邪见炽盛，正法衰微。若不表彰古德懿范，何由使宗风丕振，魔外归降乎哉。嘉兴鄱般音居士忧之，拟重建塔院，刊布行实。庶出家在家一切人等，咸知古德芳风。从兹挽回造化之权，命自我立，断除烦恼之障，佛从心现，则可继憨山了凡之志，以慰云谷禅师之心也。但以工程浩大，独力难成，不得不求助于诸大檀越。果能人各依云谷命自我立，福自己求之训，笃实做去，则五福三多，悉萃厥身，天灾人祸，绝闻于世，功勋罔测，利益莫名。谅不至惜彼五家所共之财，而不作此三生有幸之福也。因述所以，祈共赞襄云尔。

西方公据重刻序

净土法门，乃如来普度众生之特别法门也。如来愍念众生，示成正觉，俯顺群机，循循善诱。大根则令其悟一心之具造，断惑证真，以直趣菩提。小器则令其明三世之因果，趋吉避凶，为入道方便。虽则大小不同，权实各异，皆须断尽见思二惑，方可出离分段生死。倘惑业未尽，道果未成，纵有修持，不能自主，久经生死，进少退多。以道不胜习，业能缚心，譬如坯器未烧，经雨则化，虽有前功，了无所益。以是之故，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净土法门。俾若凡若圣，或智或愚，同以深信切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此则以己信愿，感佛慈悲，感应道交，必蒙摄受，迨至临欲命终，即得随佛往生也。既往生已，则已断惑者，速证无生，具业缚者，亦登不退。从兹亲炙



弥陀，参随海众，熏陶化育，染如来之妙香，障尽智圆，复本具之佛性。俯提劣机，曲护初心，唯此法门，最为第一。如来之恩，广大周至，虽天地父母，莫能喻其万一也。昔人欲令同人，各修净业，因辑经咒文说，及诸应验，以为一书，名之为西方公据。公据者，即把柄，与左券之谓也。果能受持阿弥陀经，则知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依正庄严，种种功德。阿弥陀佛，现在说法。光寿无量，誓愿洪深。诸上善人，俱会一处。皆以修此信愿念佛之多善根福德因缘妙行而生。其有不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以期近则登不退地，远则圆成佛道者乎。而况六方诸佛，普利众生，释迦本师，得无上道，无不资始乎此，而归极乎此。良以一切众生，皆具佛性，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由其以果地觉，为因地心，故得因该果海，果彻因源，法门之妙，妙无以加，乃华严末后归宗之一著，实如来大畅本怀之圆诠也。有缘遇者，即是多善根因缘。为防疑退，更辑诸图说应验。徐子肇珩，宿具灵根，痛二亲之早逝，冀九莲以同登，因发心重刻，广为流布，以期现生父母，历劫怨亲，普及法界众生，共入弥陀愿海。余嘉彼孝思，叙其大致。倘阅者果不以余言为非，当必有亲证此无上甚深大事因缘之一日在。翘冀何极。

乐清虹桥净土堂序

净土法门者，乃如来普度众生，最圆顿直捷广大简易之法门也。何以言之？以一切法门，皆须断尽见思二惑，



方了生死，而断见惑如断四十里流，况思惑乎。断见惑，即证初果，若约圆教，则是初信。断思惑尽，即证四果，圆教即是七信。初果初信，尚有生死，四果七信，方能了脱。而天台智者大师，示居五品，虽则所悟与佛同俦，圆伏五住烦恼，而见惑尚未曾断。然大师本地，实不可测，而临终只说登五品者，深虑末世不致力于断惑证真，唯以明心见性为究竟也。夫明心见性，乃大彻大悟也。若最上上根，即悟即证，则可即了。否则纵悉知未来如圆泽者，尚不免重复受生耳。至于五祖戒再作东坡，草堂清复为鲁公，尚未至甚。而海印信为朱防御女，已属不堪，雁荡僧为秦桧，则诚堪怜悯矣。甚矣，自力断惑证真了生脱死之难也。如来一代所说通途修证教理，虽法门种种不一，绝无具足惑业，能了生死者。唯净土一门，但具真信切愿，以至诚心，持佛名号，求生西方。无论惑业之厚薄，工夫之浅深，皆于临终，仗佛慈力，带业往生。既往生已，即已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从兹渐次进修，即得亲证无生，以至圆满佛果耳。此如来悲愍劣机众生，普令现生顿出轮回之特别法门也。须知净土法门，正摄上上根人。是以善财已证等觉，普贤菩萨犹令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以期圆满佛果，且以此普劝华藏海众。是知回向往生净土一法，乃圆满佛果之末后一著也。世有狂人，不审教理，以愚夫愚妇皆能修习，遂谓之为小乘而藐视之，不知其为华严一生成佛之成始成终第一法门也。亦有愚人，知见狭劣，谓己工夫浅薄，业力深厚，何能即生。不知众生心性，与佛无二，五逆十恶，将堕地狱，遇善知识，教以念佛，或满



十声，或止数声，随即命终，尚得往生。观经所说，何可不信。彼尚往生，况吾人虽有罪业，虽少工夫，较彼五逆十恶，十声数声，当复高超多多矣。何可自暴自弃，以致失此无上利益也。如来称此净土法门为难信之法者，以其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其圆顿直捷广大简易，超出一代通途教理之上，非宿有善根，决难信受奉行也。吾常曰，九界众生离斯门，上不能圆成佛道。十方诸佛舍此法，下不能普利群萌。盖纪实也。今之时，是何时也，乃刀兵饥馑疾疫俱集之时也。虽未至三小灾，亦三小灾之现象耳。况复邪说纵横，知识稀少，欲闻正法，颇不易得。有胡天仆居士者，发菩提心，笃修净业，又欲同人，各得此益，遂极力提倡而劝导焉。其殆以赞天地之化育，代佛扬化，以为天职欤。而一方之人，闻其说法，感此时世，不禁厌苦欣乐之心，油然而生，遂一倡众和，靡不服从。居士因自舍地基，兼募善信，建念佛堂，开放生池，及藏经楼、功德堂、香积厨、应供堂，居然从地涌出一大道场。念佛堂甚宽大，中供西方三圣立像，以冀行人平时注目，临终即蒙接引也。正中设说法座，听者周围坐，虽至千人，亦不迫窄。俾四远来者，不至有向隅之叹。藏经楼则备请各处所刻之经，以供发心者受持而研究焉。功德堂则备书所出功德之数目，又统设其位，以期存则福增寿永，歿则直登莲邦。而既转法轮，若不辅以食轮，则断难经久不归，故特设香积厨、应供堂，以令念佛听法之人，各得心满意足而后已。放生池则取彼将烹之辈，畜之法堂之前，不独活彼色身，兼以经声佛号资彼慧命。其所建设，皆极周至，



约用一万六千余圆，已得落成，拟于尧历八月十五日开讲，实为末法不得多见之事。令其友张云雷，致书于光，祈为序引，冀发起信心而扩充焉。因将如来所说通途特别两种法门之所以然，并胡居士之心行，及各种之布置，大概书之，以期阅者咸效法焉。倘见闻者同发此心，则俗美风淳，民康物阜，转五浊恶世，为清净莲邦矣。此光之日夕馨香以祷祝者。愿诸上善人，各垂慈悯，则幸甚幸甚。

阿弥陀经直解序

吾人一念心性，直下与释迦弥陀，无二无别。而释迦弥陀，已成佛道于尘点劫前。又复数数示生，数数示灭，以行化导，欲令吾人，继其芳踪。而吾人以烦恼惑业，无力断除，直至今日，尚在生死轮回中，头出头没，渺不知其何所底止。纵令往劫曾闻佛法，依教修行，但以自力劣弱，不能断惑，依旧常沉溺于生死苦海中，莫之能出。静言思之，能不愧死。释迦弥陀，有鉴于此，特开一信愿念佛法门，令其仗佛慈力，横超三界，俾上中下根，同得往生西方，可谓真慈大悲，至极无加矣。其教起因缘，修持法则，具见于净土三经。而阿弥陀经，言简义周，易于受持，故古人列为日诵，欲其家喻户晓，咸沐法泽也。由是诸善知识，各为注释，若揭日月于中天，固已无义不显，无机不摄矣。但初机之人，或以文深义奥，难于领会。王显江居士，特为作一方便，取要解等注之义，以显浅之语言述之，名为直解，兼附净土种种疑问。其己立立人，自利利他之心，可谓诚且挚矣。显荫法师序之，欲令一切同人，各生真信，老实念佛。因命光再

序，遂书此以告阅者云。

十三经读本序

天地以阴阳二气，化生万物。圣人以诚明一致，教育群萌。其为道也，横布万邦，竖传万世，有识皆遵，无思不服。虽有圣人复生，不能另立一法。亦不过发挥诚明之道，令其彻底圆彰，和盘托出而已。十三经者，二帝三王周公孔孟，继天立极，教化万世，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大经大法也。悉本天地无私之至理，吾人本具之良知。初非有奇特玄妙，不可企及者。虽夫妇之愚，可以与知与能。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尧舜与人同，而人皆可以为尧舜耳。若能遵而行之，则人人入圣域，世复大同矣。其世道陵夷，人心浇漓者，由于儒者不知道在躬行，一向逐末。举凡克己复礼，闲邪存诚之义，置之不论，唯以记诵词章，拟为进取应世之资，是殆以圣人参赞化育之道，作为博取名利之艺，其诬蔑圣人，悖逆天地也至矣。由是读书之人，心不知书义，而身不行书道。其作文也，则发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道，直使一丝不漏，而考其居心行事，则绝无此等气分，直同优人演剧，苦乐悲欢，做得逼真，实则毫与自己不相干涉也。此弊一肇，渐至变本加厉。于是有天姿者，习为狂妄，耻循尧舜周孔之迹，而欲驾而上之。竟至废弃圣经，竟作新书。邪说一起，群相附和。遂致一班恶劣小人，欲逞自己劫掠奸淫之心，汲汲然提倡废经废伦，而欲实行之。唯恐斯民之不与禽兽相同，而纲常伦理之有碍于己也。致令天灾人祸，相继降作，国运危岌，民不聊



生。譬如夜行废烛，海行废舟，欲不陨越沉溺，其可得乎。施子肇曾，惧斯道之灭没也，乃与二三同志，特立国学专修馆，聚有志斯道者，俾其专精研究，身体力行，冀其有得，而广传焉。唐子文治，十余年来，殚精斯道，搜集十三经善本，择其注之简当者，汇而集之，而复一一抉其微言，标其大义，附于诸经之后，其用心可谓诚且挚矣。施子遂即刻之，以期布之学宫，俾各读诵而修习焉。刻既成，己与唐子各为序，述其所以。又令予序。予惟十三经之在世，如日月之丽天，有目皆睹，何待粥饭庸僧，特为标指乎哉。虽然，道固无二，仁智见殊，不妨以己之所见，为诸仁智者告，亦未必非穷经希圣之一助也。窃谓十三经所发明之道，乃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阐发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要，唯大学则次第言之，而曲尽其致。中庸论语孟子，俱皆发挥此义，但不次第循序而说耳。是知四书者，乃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之注疏，而俾其道大明。孝经，乃推其实行之效。春秋三传，乃示其遵违得失之证验也。由是而吾人之本心，群圣之薪传，俱得大明，以之继往圣而开来学。其为功也，与天覆地载之功相等。彼废经者，是何异欲废天地覆载而自立乎，其不知事务也甚矣。循是而求之，举凡希圣希贤，治国亲民之道，无不一一若指诸掌。不欲希圣希贤则已，若欲希圣希贤，则圣贤之道，自备具于吾心与吾身矣。尔雅之所训释，乃诸经之总注，俾若文若义，悉得解了也。是则尔雅为解义之初步，而四书乃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也。再进而谈其要义，则明德为本。而明其明德，又为从凡至圣，以人合天之关键。能明其明德，



则内圣外王之道备矣。然欲明其明德，必须格去人欲之物，令净尽无余，庶即心本具之真知，彻底圆彰。而读书之能事，只在此几希间了耳。何等直捷，何等痛快。方知人皆可以为尧舜，夫妇之愚可以与知与能，乃真语实语，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也。欲世道人心，转乱为治，反浇为淳，舍此则无术矣。不知施子唐子，以予言为然也否乎。然此且就世间法论，切勿谬谓并出世间法论也。至嘱至嘱。

以大乘入楞伽经断食肉品诫神勿享肉食序

（代安徽黟县卢智睿居士作）

谨按佛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由罪福因缘，轮回六道。若不力修戒定慧，以期断尽贪瞋痴，及生信发愿，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则无由出离。是则我与水陆飞行，及六道一切众生，从无始来，无不各各彼此互为父母兄弟妻妾儿女朋友亲戚，无不各于未来，得闻佛法，修戒定慧，断尽烦恼，圆成佛道。以故如来敕诸弟子，戒杀放生，勿食诸肉。然世俗迷情，皆以肉食为敬，而不知其为自他同种恶因，致使将来必受恶报也。我今已知食肉过患，岂忍任彼一乡之人，犹执迷情，以罪业因缘之肉食，累及尊神乎。又恐尊神未能详知所以，或生瞋怒，降以灾祸，则乡人之迷情更甚，致令乡人与尊神将来之恶报更深更大，而不易消灭也。是故特将如来所说之大乘入楞伽经断食肉品，敬化尊炉。庶得上体佛慈，下悯愚诚，爱惜物命，不享肉食之祭。凡用素者，则锡之福祉，若用荤者，即示以祸殃。俾一乡之人，同感尊神聪明正直，好生恶杀

之德。庶可普扇慈风，以培菩提之道本，挽回劫运，共乐太平于无既也。恳祈明察，则乡人幸甚，国家幸甚。

扬州普照寺同戒录序

如来大法，普被九界，上圣下凡，咸资钧陶。虽法门无量，不易悉说，而总举大纲，维戒定慧。良以入道之要，初则以戒执身，次则以定静虑，次则以慧破惑。由是得以断五住之烦惑，证三德之秘藏。故楞严云，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是则名为三无漏学。此之三法，如鼎三足，若缺其一，便难安立。说虽有三，修在一心。以无定慧之戒，非出世之戒。无戒慧之定，非出世之定。无戒定之慧，非出世之慧。是知三法，原是一法。其言三者，以宏扬者注重为名，及修证者获益判义耳。梵网经云，我是已成佛，汝是未成佛，常作如是信，戒品已具足。又云，众生受佛戒，即入诸佛位，位同大觉已，真是诸佛子。可知戒之一法，统摄诸法，以故知识宏扬，学人修持，莫不以戒为先务焉。普照寺者，道清老人所开建也。老人示生四川，年方弱冠，即厌尘劳，遂诣峨眉山华严顶出家，随即受戒，乃穷参力究，发明心要。欲遍参诸方，开扩心地，经过扬州，为徐凝门外永镇乡绅士所识，遂请住持该处之太阳宫小庙。老人察知可建道场，宿缘有在，故允许之，系前清光绪元年也。于是遍募十方，开拓基址，佛殿经楼，杰出云表。凡丛林所应有，行道所必需者，无不备足。从兹冬禅夏讲，大启度门，善士达人，悉相依止。至二十二年，入都请经，得蒙俞允，及敕赐普照禅寺之额，实为莫





大之幸。即于是冬，开坛传戒，以报国恩而祈民福。迨至民国五年，凡五开戒坛，三启讲筵。而常时修持，虽则禅净并行，而尤注重于净土焉。迨至八年，年已八十有四矣。因示寂以归极乐，与海会圣众，亲炙弥陀，以证无量光寿耳。其得法剃度弟子甚多。爰有高足，厥名稻香，与光谊属莫逆，欲于今冬，出龕起塔，乃于九月十五日开坛传戒，至冬月初八日圆满，以报佛恩而资师冥福，命光序之。光惟佛教以孝为本，故梵网经云，孝名为戒，亦名制止，孝顺至道之法。夫依教奉行，方名为孝。能依教奉行，则凡佛所得者，已悉得之，则即烦恼以成菩提，即生死以证涅槃。方可不辜佛化，不负己灵，为出格之丈夫，作如来之真子矣。若不依教奉行，则袈裟之下，失却人身，三途恶道之苦，穷劫未能尽说也。愿受戒诸佛子，各各勉旃。

重刻水陆仪轨序

甚矣佛恩之广大周遍，而靡有子遗也。初成正觉，说所证法，唯法身大士，方能与会，人天凡小，不见不闻。于是为实施权，寢大用小，随顺机宜，循循善诱，待其已断烦恼，已证真谛，然后种种弹斥，多方淘汰。俾其发大心而冀佛果，不住法而修万行。迨至根机已熟，则会三归一，开权显实，普授作佛之记，大畅出世本怀。从兹了知一切法皆是佛法，一切人皆是佛子，而无复自甘退屈矣。又复悯彼自力劣弱，现在断难了脱者，特开净土法门，令其仗佛慈力，往生西方。其有罪障深重，定业不易转移者，大启秘密观道，使彼承三密力，灭尽无余。然此二法，乃



凡圣同修之道，成始成终之法。以其偏显业系凡夫，顿获胜益，作如是说。实则十方三世诸佛，莫不由此以圆成佛道，莫不由此以普度群萌也。迨至法流震旦，梁武御极，由高僧以示梦，俾普度夫含灵，因兹备览大藏，制斯仪轨，自是流通，以至今日。溯其原始，则以无量威德陀罗尼而为发起。究其纂述，与其修设，则一代时教一切诸法，无不备举而读诵修持焉，故其法门广大，利益宏深。不但使六道凡夫，顿脱业缚，亦兼令三乘圣人，速证菩提。然人能宏道，诚堪契真。若请法斋主，与作法诸师，各皆竭诚尽敬，则其利益，非言所宣。譬如春回大地，草木悉荷生成。月丽中天，江河各现影像。故得当人业消智朗，障尽福崇。先亡咸生净土，所求无不遂意，并令历劫怨亲，法界含识，同沐三宝恩光，共结菩提缘种。若斋主不诚，则出钱之功德有限，慢法之罪过无穷。僧众不诚，则是鼓橐籥以为经，交杵碓以成礼。于三宝龙天降临之际，作卤莽灭裂塞责之行。其不至罪山耸峙，福海干枯，生罹灾祸，死受谴谪者，何可得也。此书杭垣之板，模糊不堪。天童虽刻，亦难普及。以故维扬万寿寂公、宝轮裕公等，募资重刻，以冀广传，令光纪其年月，故略述原委，与其利弊。俾从事此法者，唯得其益，不受其损，则佛圣欢喜，而福慧二俱增崇矣。愿修法者，其各勉旃。

新昌大佛寺修筑放生池募缘序

儒者以忠恕胞与为怀，必须推己及人，以至于物，方有实际。释氏以慈悲济度为事，是故悯诸物类，皆具佛性，



欲行救援。无奈世人杀生食肉，相习成风，不知其非。致使生生世世，展转互杀，了无已时，可不哀哉。须知人与物类，同此血肉之躯，同此灵知之性，同生于天地之间。但以彼此宿世罪福不同，致使今生形质灵蠢各异。以我之强，陵彼之弱，以彼之肉，充我之腹。快心乐意，谓为福报。而不知其福力一尽，业报现前，堕彼异类，受人杀戮时，则身不能敌，口不能言，中心忧惧痛楚，方知食肉之事，为大罪过。食肉之人，为真罗刹，虽欲不令人杀而食之，不可得也。故楞严经云，以人食羊，羊死为人，人死为羊，如是乃至十生之类，死死生生，互来相啖。恶业俱生，穷未来际。又况多劫以来，更互相生。既无道力以行救济，忍使彼受刀砧极苦，我享口舌滋味乎。入楞伽经，世尊种种呵斥食肉。有云，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在生死中，轮回不息，靡不曾作父母兄弟男女眷属，乃至朋友亲爱侍使，易生而受鸟兽等身，云何于中取之而食。凡诸杀生食肉之人，若念及此，当即怵然惊，憬然悟，宁可自杀，不能杀一切物矣。新昌有山，名曰石城，即山凿龕，及弥勒百尺大像。乃齐僧护、僧淑、梁僧祐三师所造者，相好庄严，妙无伦媲。其寺为天台西门，智者大师入灭于此，盖欲表前继灵山，后辅龙华也。大师一生，随机说法，尤加意于放生，以台民多业渔捕，乃以嚫施，买渔簖一所，为放生池，兼为彼讲金光明经。渔者闻法，皆好生去杀，遂各舍江溪簖梁，六十三所，周三百余里，俱作放生法池。有偷捕者，则立即得祸，至唐时尚然。而世远人亡，法残禁弛，遂致大佛寺外之池，亦为渔捕之所矣。马契慈居士，



景仰僧护、僧淑、僧祐、智者之懿德殊勋，欲使同人，以及水陆空行一切物类，各得同尽天年，同生极乐，将来同预龙华三会。特呈宪严禁，勒其示文，冀垂永久。然池久未浚，淤泥充满，兼须外筑围墙，以防盗捕。又须造桥修闸，建亭铺路。岂特徒壮观瞻，实欲来礼佛者，触境舒怀，上契佛心，庶可消除天灾人祸，于不知不觉中。但以工程浩大，不得不募诸十方官绅士商，以及一切善信也。恳祈各发生佛同体、物我不二之心，共出净资，俾观厥成，则其功德，当与十方虚空同一寿量矣。

金山江天禅寺传戒序

如来以三事故，令正法久住于世，众生悉蒙度脱。三事者何，曰戒定慧。以众生一向背觉合尘，轮回六道。今欲令其背尘合觉，趣证涅槃。非戒则无所束缚，必至随逐尘境，起惑造业。非定则识波奔涌，何能心无所住。非慧则本具之真心何由彻证，幻起之妄惑何由顿灭。故楞严经云，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是则名为三无漏学。须知此三，全三即一，全一即三，切勿谓戒但为定慧之初基而已。夫律仪戒，执身不作，可云初基。而定共戒，执心不起。道共戒，业尽情空，真穷智朗。岂非定慧之全体大用，何得唯以初基视之。然定共道共，仍以律仪而为本体，但以持戒功用浅深，而立此二名，初非另有所说之戒本也。世人每以律仪为论，致不知如来制戒大意者，或藐视之，而真戒真定真慧，无从闻熏而冀及，为可叹也。然如来法道，弘范十界，虽宏法大士，各皆三学圆明，而门



庭建立，不能不各有专主。或专主于止作持犯，则为律。或专主于修观讲演，则为教。或专主于参究本来，以期彻悟，则为宗。宗名教外别传，律教乃教内真传。言别传者，欲人于言外见本体也，非谓宗迥出于教理之外也。试观世尊拈华，迦叶微笑，本地风光，彻底显露。了此，则尽世间所有形形色色，无非世尊所拈之华，无不令人彻见自己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况如来金口所说之无上妙法，便非此华，便不能令人亲见本来面目耶。而人天百万，纵见世尊拈华，悉皆罔措，亦如骑牛觅牛，了不可得。若知直下便是，则多少现成，多少省力。由其迷不知返，如演若之头，无端狂走，衣里之珠，枉受贫穷，为可哀也。须知律也教也宗也，此三者全，方可以续佛慧命，传佛法道。若或有缺，则便不足以上证无上菩提，下度一切含识矣。卢舍那佛，以戒为体。以恶无不尽名净，善无不圆名满。断恶修善，乃止作二持也。是律为佛身，教为佛语，宗为佛心。心语身三，决难分裂，决难互缺。否则只翼难飞，单轮莫运，欲自利利他，便难如愿矣。金山，乃千余年来著名道场，虽圆修三法，而注重于宗，故古今来于此大彻大悟者，不胜其多。每间数年，必传一次戒，一以继先佛之洪规，一以作后学之懿范。退居青公、住持融公，乃数十年前之故友。今秋至山观光，二公款留信宿，因言此间常住，明年拟欲传戒，命光作序，以发挥其义。光于宗于教于律，皆无心得，何能不负所嘱。但以平日闻于佛祖古德，而鄙见所领会者，撮略言之，以塞其责。遗教经云，汝等比丘，于我灭后，当尊重珍敬波罗提木叉。如暗遇明，贫



人得宝。当知此则是汝等大师，若我住世，无异此也。梵网经云，我是已成佛，汝是未成佛，若能如是信，戒品已具足。又云，众生受佛戒，即入诸佛位，位同大觉已，真是诸佛子。愿受戒诸佛子，各各自知自己本来是佛。以迷背故，反承此佛性功德力，轮回六道，受诸极苦。如转轮圣王，梦作蚊子，寻膻阶下，自顾藐小，而床上王体，依旧不失。及至于醒，方知幻作蚁形，了无实体。一切众生，亦复如是。佛本是而未成，业原无而妄造，高推圣境，甘处凡愚，独让释迦世尊，为一雄猛丈夫，岂不大可哀哉。倘受戒诸佛子，各各勉旃，则不但不负融公传戒一番婆心，亦可慰如来出世制戒一番圣意也已。

鄞县至邱隘镇修诸桥梁征信录序

民生日用，事务多端，若不假往来交通，彼此酬酢，则一事无成，而生计将随之断绝矣。以故平治道路，为治国平天下之急务。故诗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书有王道荡荡，王道平平之说。或谓此喻王政，非指道路。试思道路不修，不但发号施令，有所阻滞，而农工商贾之往来，与夫供职效力之诸务，皆不能速得遂意也。况既无如矢如砥，荡荡平平之事，而用喻王政，不几与讥诽王政相同乎。故周礼设司险候人之职，而月令有修治道路之令。至于护国佑民之正神，如东岳文昌二帝，则皆示之。不观修桥补路，行人有益，与修数百年崎岖之路，造千万人往来之桥乎。而且持地菩萨，以平治道路，得证圆通。是知三教圣贤，莫不注重于此也。鄞县以东，至邱隘镇，二十余里，



所过大小各桥，共有二十三道，修建日久，渐见残伤。邑人马元培先生，于去年发心重修，因募诸善信，各出净资，乃亲董其役，俾一一桥梁，各复旧观。间有水大河深者，则傍设石栏，以防昏夜及无目者之颠坠。共用洋二千有奇。今工已告竣，拟将桥工，并诸捐款，备录一册，排印奉送，以昭诚信。又欲阅者知其利益，祈光发挥其义，以冀人各注意也。然此种书册，一阅即成废物，乃附以陆廷燮先生所注之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并老申报所载之常识精华。此二种，皆可以作涉身处世治家教子，与夫小而泛应曲当，大而希圣希贤之法。其用心可谓诚且挚矣。愿诸阅者，同以此心为心，则其利益，岂思议可能及哉。

净土释疑序

佛法深广，犹如大海，博地凡夫，孰能穷源彻底，一口吸尽。虽然，倘能生正信心，自可随己分量，各得其益。譬如修罗香象，及诸蚊虻，饮于大海，各取饱腹而已。如来出世，随顺众生，为其说法，各令得益，亦复如是。而末世众生，业障深厚，善根浅薄，心智狭劣，寿命短促，加以知识稀少，魔外纵横，修余法门，欲于现生断惑证真，了生脱死，诚为甚难稀有之事。唯净土一法，专仗佛力，以故不论断证，唯恃信愿。信愿若具，虽罪大恶极，将堕阿鼻地狱之流，尚可以仗十念之力，径蒙佛慈，接引往生。噫。如来大慈普度，一物不遗，唯此一法，最为周挚。由是西天东土菩萨祖师、高僧巨儒，莫不以此自利利他，所有著述，极其广博，欲探究原委者，固非易易也。渭渔居



士林师尚者，宿根深厚，笃修净业，殫精研究，历有年所。拟欲普引同人，悉生净土，故于净土经论著述中，摘其要义，凑集成文，若集腋以成裘，犹采华而作蜜，确对时机，特申妙辩，共成五十七篇，名为净土释疑。词约而精，理深而著，俾阅者无疑不释，有义咸服，从兹欲不生信发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不可得也。然居士既能集前人之单词只句，一节一段，复用己意，纂集成文，何不直用己文而为发挥。盖欲阅者知此所说，皆有所出。虽是己所纂集，实为经论语录，及诸著述中，佛菩萨祖师诸善知识之所说。其入人深而感人切，比专用己语，当不啻相倍蓰矣。窃谓为上智说法则易，以其智能明理，无复疑惑，如良马见鞭影而驰，嘉禾得甘霖而茂也。为下愚说法亦易，以其心无成见，直下信行，如甘之可以受和，白之可以受彩也。唯为中人说法，实为不易，以其知识繁杂，邪正不分。每每以凡情测圣智，以俗见会真理。虽说者种种开导，彼仍复展转怀疑。是故设为问答，至五十七次之多，直使狐疑净尽，佛理昭彰，知好歹者，悉皆遵行。可谓殫精竭诚，剿灭疑惑之健将矣。然群疑既释，尚须奋发大志，一念单提，则心王由佛力而常时惺惺，烦恼劫贼，容身无地，欲不归降，不可得也。烦恼劫贼，既归佛化，则虽未出娑婆，已非娑婆之久客，未生极乐，即为极乐之嘉宾。如是则上不孤于佛化，下不负于己灵，尽未来际，与海会大众，亲炙阿弥陀佛于寂光净土之中，岂非所谓雄猛大丈夫哉。愿见闻者，咸皆勉旃。

观无量寿佛经善导疏重刻序

人生世间，祸福吉凶，相为倚伏。其所得损益，唯在人之善用心与否耳。诸佛愍自己与一切众生，为三苦八苦无量诸苦之所逼恼。因思所受苦报，由于过去恶业所感。而所造恶业，由于当六尘境，不了如幻如化，妄起贪瞋痴心之所致也。是知贪瞋痴之烦惑，乃一切众生之大怨家。从兹以戒定慧，断贪瞋痴，复还本具之天真，以成无上之觉道。然则三苦八苦等，实三世诸佛之导师，而一切众生永离众苦，常享诸乐之无上良缘也。观无量寿佛经者，普令一切若凡若圣，同于现生，往生极乐，或顿或渐，证无生忍，以至圆成佛道之大法也。以圣则自力具足，兼仗佛力，故所证入，最为直捷，以故华藏海众，同愿往生也。凡则仗佛慈力，带业往生，即已超凡入圣，证不退位。从兹渐修，必至圆满菩提而后已。此经中品戒善世福，下品作众恶业，及五逆十恶，将堕地狱，由称佛名，遂得往生也。如是力用，最为洪深。盖由阿闍世王，乘大愿轮，示为恶逆，囚父禁母，而为发起。其母厌离娑婆，愿生极乐，并为未来众生，求往生法。世尊乃为说此观想西方依报国土，种种庄严，正报佛及观音势至，相好威德，以及九品往生，若因若果之十六观。于第八像观之首，发明宗要云，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诸佛正遍知海，从心想生。是故应当一心系念，谛观彼佛。须知法身入想，理实甚深。心作心是，事本平常，



平常非常，甚深非深。能圆悟者，方名达人。于第十三观，特为劣机众生，开方便门，令观丈六八尺之相。第十六观，又令恶业重者，直称名号。由称名故，即得往生。是知相有大小，佛本是一。观不能作，称即获益。于此谛思，知持名一法，最为第一。末世行人，欲得现生决定往生者，可弗宝此持名一行哉。溯自经传此方，智者、善导、清凉、灵芝，各为著疏，后唯智者一疏独传，余三皆佚。清光绪间，杨仁山居士，由东瀛请来此经善导疏，无量寿经慧远疏，往生论昙鸾注，皆久佚之宝，俱为刻行。善导疏不用谛观等深意，但直释经文，俾中下根人，易于趣入，及其趣入，不言谛观，而谛观自然了了矣。可谓契理契机，善说法要，弥陀化身，殆非虚传，莲宗二祖，万代景仰。奈传之久远，错讹甚多，因息心详校而重刻焉。

京师第一监狱于甲子元旦普说三归五戒序

众生心性，与佛无异，但以迷而未悟，故长作众生。华严如来出现品云，奇哉奇哉，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著，而不证得。若离妄想，则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则得现前。须知智慧德相，与妄想执著，唯在一心，初非二物。迷之则全智慧德相，变成妄想执著。悟之则全妄想执著，复成智慧德相。喻如水结成冰，冰融成水。相虽有殊，体本无二。了此则谁不愿断幻妄之惑业，复本具之心性，而高推圣境，甘处凡愚，执性废修，以凡滥圣之谬见，皆无由生矣。书云，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孟子谓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是知不能行孝弟为尧舜，不能克念作圣，与不能复智慧德相作佛者，皆自暴自弃，不肯勉力而为之流也。如来初成正觉，普为一切凡圣，说梵网经菩萨戒。有曰，汝是当成佛，我是已成佛，常作如是信，戒品已具足。又曰，众生受佛戒，即入诸佛位。位同大觉已，真是诸佛子。其要全在令人彻了自己介尔一念心性，即是如来所证之菩提道本。既知是已，孰肯随烦恼染缘，使毕竟清净之性天，被迷云惑雾以障蔽乎哉。又以循循善诱，俾小机者先受三归，以身心归依佛法僧宝，自可返妄归真，背尘合觉。次则令受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之五戒，则日用云为，无诸罪咎，而身心清净矣。其有发大菩提心者，再进而为受菩萨大戒，令其理事圆融，福慧并进，以期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耳。京师为天下首区，故监狱之囚犯甚多。乃以世风日下，兵歉迭遭，致蚩蚩之氓，误干宪网，系闭监狱。岂徒拘束以苦其身心，实欲改过自新，仍作循法之良民也。又以近来佛学昌明，政府特请通法高僧，常至监狱，开示佛法要义，并生死轮回之因，与了生脱死之法。俾彼各知心是佛心，自当行遵佛行。欲了生脱死，非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决难如愿。彼等一闻，如临明镜，妍丑自知，如遇慈母，庆幸莫喻。经声佛号，无间晨昏，即监狱为道场，即囚犯为法侣，实为从古未闻之奇事。足征佛法实为烹凡铸圣之大冶洪炉，无论若何之顽金钝铁，一入其中，悉皆铸成微妙庄严之佛菩萨像。彼谓佛法无益于国，有害于世者，皆未见颜色之瞽论，以自误误人也。而本监狱官，因发大心，特请具德法师，于甲子元旦，普



与监狱诸佛子，说三归五戒，冀其以归戒制伏身心，以致妄想执著，复归乌有，而智慧德相，彻体圆彰矣。汝诸佛子，初以干犯国法，致囚监狱。继由得闻佛法，便染佛香，成佛法器。以恶因缘，成善因缘，非多劫深种善根，万无如此侥幸。譬如摩尼宝珠，能随人意，普雨众宝。由其不识，掷之圜厕。不但无雨宝之功能，而且体质直同粪秽。幸遇智人，知是至宝，从厕取出，种种洗涤，兼用香熏，俾还原质。然后悬之高幢，便可放大光明，随人所需，而雨众宝。佛视一切众生，亦复如是。以故纵令迷之及极，行诸恶逆，如歌利王割截身体，终无一念弃舍之心，而复常伺其机，为之启迪，令得度脱。以其所重在佛性，一切恶逆罪垢，皆不暇计虑故也。汝等若能了知如上所说若法若喻，自可不孤佛化，不负己灵，而政府、监狱官、说法说戒僧之一番厚意，亦不虚设矣。尚期努力进修，则幸甚幸甚。

金刚经石刻序

金刚经者，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上求下化之标准也。其曰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以众生心性，当体即是无余涅槃，但以迷故，幻成生死轮回之相。如醉见屋转，屋实不转，迷谓方移，方实不移，不过特为点示，俾复本原而已。所谓但尽凡情，别无圣解，但有去翳法，别无与明法者，此之谓也。又令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布施乃六度万行之首，经文简略，但举布施为



例耳。若能不住相而行六度万行，则三轮体空，一道清淨，圆离我人众寿之凡情圣见，彻证常乐我净之真如妙心，无所住而生心，无所得而作佛矣。实为三世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万行圆修，一法不立之无上妙法，故受持者，福德果报不可思议也。由是古今名人，多皆受持及以书写，盖欲以自觉之道，展转以普觉斯民也。唐杰子居士天爵者，宿有慧根，笃信佛法，见地高超，书法精妙，特写此经，刻石流通，以续欧阳询、赵孟頫、董其昌诸公之志事，其为功德，唯佛能知。因不揣固陋，略述经义，以告阅者，庶可同登觉岸云。

佛遗教经解刊布流通序

甚矣佛恩之广大周遍而无有穷尽也。何以言之？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作佛，但以迷而未悟，遂致反以佛性功德之力，妄于六尘境中，起贪瞋痴，造杀盗淫，由惑造业，由业受报，久经常劫，轮回六道，了无出期。佛于往劫，知此事已，即发大愿，欲令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同悟本具佛性，同出生死轮回，同成无上觉道，同入无余涅槃。从兹普为法界众生，久经长劫，行菩萨道，但有利益，无不兴崇，六度齐修，一法不著，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其行施也，国城妻子，头目髓脑，悉无吝惜。故法华经云，我见释迦如来，于无量劫，难行苦行，积功累德，求菩提道，未曾止息，观三千大千世界，乃至无有如芥子许，非是菩萨舍身命处，为众生故，然后乃得成菩提道。只此布施一行，尚非劫寿能宣，况其余之持戒、忍辱、



精进、禅定、智慧，以及四摄，万行乎哉。及至惑业净尽，福慧圆满，彻证自心，成无上道，普为众生，说所证法，直欲同皆得己所得。但以上根者少，中下者多，故复随机施教，令其随分得益耳。及其一期事毕，即入涅槃，犹复不舍大悲，于他方世界，示成正觉，以行济度。如是示生此界他方，固非算数譬喻之所能及。譬如杲日，为照世故，出没无住。亦如船师，为渡人故，往来不停。且据此番出世，实为周昭王二十六年。及至十九出家，三十成道，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余会，固已无机不被，无法不周矣。又以中下根人，自力劣弱，不能现生即出生死，纵有修持，而烦惑未断，再一受生，迷失者多。因兹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净土法门，俾彼若圣若凡，或愚或智，同于现生，往生西方，则上根者速成佛道，中下者永出轮回，实为三世诸佛普度众生之达道，九界众生速证佛果之妙法。以但具真信切愿，志诚恳切持佛名号，以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无论工夫之浅深，惑业之轻重，无不蒙佛摄受，令其带业往生。如船拯溺，无所拣择。唯信愿不真，而心行与佛相背者，则不能蒙佛接引也。佛之愍念众生，前自无始，后尽未来，上自等觉菩萨，下及六道凡夫，无一人不在大悲誓愿弥纶之中。譬如虚空，普含一切，森罗万象，乃至天地，悉所包容。亦如日光，普照万方，纵令生盲，毕世不见光相，然亦承其光照，得以为人。使无日光照烛，便无生活之缘，岂必亲见光相者，方为蒙恩乎。彼世智辩聪者，以己拘墟之见，辟驳佛法，谓其害圣道而惑世诬民，与生盲骂日，谓无光明者，了无有异。一切外道，咸皆窃取佛



经之义，以为己有，更有窃取佛法之名，以行邪法。是知佛法，乃世出世间之道本也。犹如大海，潜行地中，其滋润流露，则为万川，而万川无一不归大海。彼谤佛者，非谤佛也，乃自谤耳。以彼一念心性，全体是佛，佛始如是种种说法教化，冀彼舍迷归悟，亲证自己本具佛性而已。以佛性最为尊重，最可爱惜，故佛不惜如是之勤劳，即不信受，亦不忍弃舍耳。使众生不具佛性，不堪作佛，佛徒为如是施設，则佛便是世间第一痴人，亦是世间第一大妄语人，彼天龙八部，三乘贤圣，尚肯护卫依止乎哉。佛遗教经者，佛一期事毕，临入涅槃，诫勸弟子，及一切众生之遗嘱也。其文虽略，其义甚周。其令尊重珍敬波罗提木叉，如尊重珍敬世尊，若能如是尊重佛戒，则是常在佛侧，无少间隔也。故曰当知此则是汝等大师，若我住世，无异此也。次下所说戒相，及持戒之益，不持之损，及制心节食等法，反复叮咛，无微不入。虽慈亲将欲去世，为儿女计，亦不能如是周到，诚可谓吐心吐胆，一字一血。为佛弟子者，宜何如努力修持，以不负所望。未知佛法者，宜何如感激依行，以不孤深恩。其语虽似专指比丘，其意固已弥纶九法界一切圣凡，靡有子遗。以圆人受法，无法不圆，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岂此煌煌遗教，不被三贤十圣。而佛视一切众生，犹如一子，当此入灭之时，何忍不加勉勸乎。以向来论者，多以为小机所见，及偏诫比丘，遂致普照九法界之心光，竟局为出家小乘之训诲，可不痛哉。陈沅菴居士，宿根深厚，学问渊博。初以未见佛经，亦复追随韩欧程朱之迹。近数年来，翻阅佛经，



始知佛为圣中之圣，天中之天，所有言教，与儒教无不符合。用之于治世，则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方能究竟圆满。以儒教只言现生，佛教圆谈三世，倘真知三世因果，虽日撻而求其不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不可得也。世之口是而心非，阳为善而阴作恶者，皆由不知心通法界，与三世因果之故耳。使知之，纵极下劣，亦不肯于明镜之前，现诸丑相，以自贻伊戚也。惜世多不知，故致为己之安富尊荣，直使杀人盈城盈野，而毫不悯恤。噫嘻痛哉。末世人心，残忍已极，使无如来三世因果之说，则人之得正命而死者，盖亦鲜矣。若欲出世，亦不须另起炉灶，但依佛之言教，对治烦恼习气，俾其净尽无余即已。虽身在俗境，不妨断惑证真，了生脱死，以进趣佛果，如西天之维摩居士，及此土之傅大士、李长者、庞居士等。即力有不及，又有仗佛慈力，往生西方一法，以为恃怙，岂必尽人舍俗出家，方为佛弟子乎。彼谓佛为弃伦理，背圣教者，皆因未读佛经，不知佛之所以为佛，而妄以己之凡夫臆见武断耳。由是言之，欲究竟挽回世道人心，非提倡昌明佛法不可。而感佛之恩，至深且切，又欲一切同人，同知佛恩。取佛遗教经，以普通注释之法解之，以期政学商农各界人士，同得沐佛慈恩，不致所具佛性，常相迷失，而永劫沉沦生死苦海，莫之能出也。将欲刊行，祈光作序。光以佛之深恩厚德，人多未知，以故略为叙述。至于经中所说，一番大慈悲为众生心，阅者当自知之，故不详述。呜乎，佛之为众生，虽天地父母，不能喻其恒河沙数之一。吾固昔受韩欧之毒，而作一阐提者，幸未生陷，而入佛法。唯



恐与我相同之人，未必如我幸遇佛法，故作此剖心沥血之语，以期各各上不孤于佛恩，下不负于己灵也已。

心经浅解序

详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此无差别之心，虚灵洞彻，澄湛常恒，即寂即照，非有非空，绝凡圣之名称，无生灭之幻象。离心缘相，故情识莫能测度，超文字关，故语言未可形容。然如来智慧广大，于法自在，善以语言，显示离言之道，而且广略适宜，各臻圆妙，是以大般若广约佛法众生法，以明心法，有六百卷之多。此经略约心法，以明佛法众生法，文仅二百六十字，而十法界因果事理，无不毕具。以约摄博，了无遗义。若约而言之，则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二句，复为全经枢纽。再约而言之，只一照字，便可法法圆彰，法法圆泯，彰泯俱寂，一真彻露，观自在菩萨先得我心，我等可不随学乎。诚可谓如来之心印，大藏之纲宗，九法界之指南，大般若之关键，义不可思议，功德亦不可思议。故古今受持读诵者，遍于宇中，著述宏扬者，多难胜数也。然理虽甚深，词须逗机，否则契理而不契机矣。季和骆居士，知见圆融，文字活泼，欲令初机易知，故为白话浅解，说理极其透彻，措词唯取通方。大云先载，悦可众心，书册续刊，永传遍界。光庸劣无能，曷胜景仰，谨为序引，以助流通云。

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缘起序

世出世间一切诸法，皆由时节因缘而为发起，故古德



云，时节若至，其理自彰。诚然诚然。光以庸劣百无一能，寄食普陀山法雨寺三十二年。昔阅普陀志，见其所载，皆属道场废兴，以及种种寻常等事。至于观音大士往劫本迹事理，以及此方感应因缘，悉皆阙略，不禁令人长叹。民国六年，王采臣、周孝怀、陈锡周三居士来山见访，王周谓普陀为观音大士圣道场地，中外景仰，何可久撤讲筵，忍令法道寂寞乎。祈师发心讲经，我等当为筹备道粮，光以固陋力辞。锡周则曰，山志久未修，板已模糊，师若肯修，我当刊刻。光曰，此事颇不容易，若照旧例，则文人皆能为之。若将大士往劫本迹修证，及此方感应事迹，一一略叙大端，令阅者咸知大士恩周沙界，慈济无疆，从兹发起正信，身心归依，近获人天之福，远证菩提之果者，非遍阅大藏，备考群籍不可。若不发挥大士本迹感应诸事理，则成遗主志宾，舍本逐末，与寻常山经水志何异。何以显普陀为大士应化道场，又何以显大士为法界众生之大慈悲父母，而与娑婆众生，因缘最深也。然光以宿业，致令心无知识，目等盲瞽，尚须忏悔一二年，待其业消智朗，障尽目明时，当不惜身命，勉令成就。如其业重，不能感格，当往江西，求黎端甫居士，代为了此公案。此公学贯儒释，笔超侪伍，必能发挥大士之慈悲心迹也。次年徐蔚如居士，以文钞印行，致不加详察者，谬谓之为知识，从兹信札来往，日不暇给。八年春间，端甫归西，先所发心，竟成空谈。十一年春，定海知事陶在东公来山，谓山志流通，令人由信向而改恶迁善，返妄归真，实为挽回世道人心之根本要务，急宜重修。光以陶公护法心切，救世情殷，



即令普济法雨两寺主人，恳请陶公亲任其事。陶公以公事无暇，乃托邑绅王雅三君任之。一切事宜，外有陶公，山有开如退居，商酌料理，光以无暇，绝不过问。次年陶公升于杭县，犹复鱼雁往还，商酌其事，若非宿受大士付嘱，其能如是也耶。初于修志议成之后，未及一月，江西彭泽许止净居士来访，一见即成莫逆。光叙昔衷曲，遂以大士颂见托，彼即允许，若非大士冥垂加被，何有如此之际遇乎。许君乃备搜藏典，及诸群籍，时经二载，稿方告竣。述成颂文近二万言，而复逐联注其义意，俾阅者悉知所以，又节录各经，以为明证。颂文三卷，经证一卷，共三百七十页，于夏初寄来。颂中义意，许序已陈，兹不复赘。光昔本欲冠于山志之首，今以卷帙繁多，特为别行，兼欲遍布天下后世，倘与志合行，则不易广播矣。然大士从无量劫来，分身尘刹，其本迹感应，非佛莫知。此数卷颂，不过大地一尘，大海一滴，令不知大士之深慈大悲者，略知梗概。从兹赧然愧怍，勃然奋发曰，吾人之心，与大士之心，无二无别，而大士圆成佛道，久经长劫，又以悲心无尽，不离寂光，垂形九界，普现色身，度脱众生。我辈从无量劫来，轮回六道，其亲蒙拔苦与乐之恩者，不知凡几。直至今日，尚为凡夫，上负大士拯拔深恩，下负自己本具佛性，静言思之，能不愧死。彼既丈夫我亦尔，不应自轻而退屈。由是翻转凡情，追随圣迹，克己复礼，闲邪存诚，敦行世善，兼修净业，久而久之，与之俱化。上焉者，即于现生断惑证真，了生脱死，下焉者迨至临终，仗佛慈力，往生西方。能如是，则人人敦礼义，各各识因果，



自然干戈息而人祸永灭，雨暘时而天眷常临矣。陶公所谓挽回世道人心之根本要务者，其在斯乎。所愿见者闻者，同发景仰大士之心，而勉力修习，则幸甚幸甚。

教观纲宗释义纪重刻序

教海汪洋，莫测深广，不有指归，则茫无所趣。故陈隋智者大师，以五时八教，判释如来一代所说之法，具显如来出世本怀，唯欲一切众生同成觉道。但以机器不一，故复随顺机宜，循循善诱，为实施权，以接引之。待其既得权益，则开权显实，同归秘藏，方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佛如众生如，一如无二如之所以然。可谓揭佛日于中天，普照大地，授穷子以果觉，令绍法王。但以文繁，不便初机，藕益大师撮取要义，述为纲宗，有意义隐晦者，复为略释。俾学者悉知如来说教之意，与夫禀教修观之法，有如导归宝山，直授摩尼宝珠。从兹不但了知不生不灭，非有非空之圆妙第一义谛，为如来心印，即人天权小等法，与治世语言，资生业等，无不皆是第一义谛，皆为如来心印。喻如画龙点睛，立刻飞腾，以法无自性，转变由心，圆人受法，无法不圆故也。默庵法师，以释义分注各条之下，又为之纪，以期一目了然。学者得此，既省心力，又易领会，何幸如之。维扬宝轮寺法裕长老，欲重刻广布，命光校其讹字，兼为叙其缘起云。

上海世界居士林佛学研究丛书序

众生与佛，心性一如，了无优劣，及与增减，而佛则



安住寂光，众生则轮回生死者，以悟与未悟，及顺修逆修之所致也。如来知众生之皆具佛性，皆堪作佛也，是故示生世间，示成正觉，随机演说一切权实法门，俾彼利根，直下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其有钝根，亦得渐次熏陶而得悟入。待其悟证及极，方复本具佛性，方离凡圣生佛之差别名相，所谓令一切众生悉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噫，如来度生之心，可谓慈悲至极，无以复加矣。自后诸菩萨祖师善知识，各各潜修密证，宏阐发挥，以上续如来慧命，下作众生津梁。自法流东震，千数百年，其悟自性而断烦惑，出生死以证涅槃者，何可胜数。其绪余尚能移风易俗，胜残去杀，使民日迁善而不知所以为之者，故古今首出庶物之出格高人，莫不以此自行化他，以期天下太平，万国咸宁也。及清咸同间，屡遭兵劫，法运遂衰。自后罢除举业，天姿高者，于各种科学外，兼研佛学，知为世间唯一无二之道。当此世道人心陷溺已极，欲为救援，舍昌明佛学，莫能为力，故咸以提倡佛学为急务。而研究会、居士林，随处建立。法不执一，随人之机，或禅或教，或显或密，而为修持，及与发挥。而又注重于净土法门，以期悟与未悟，同于现生出离生死轮回也。良以末法众生，自力微弱，匪仗佛力，决难即生解脱。华严会上，华藏海众，等觉菩萨，尚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况末世之学者乎。是知净土法门，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之成始成终法门。上海为全国枢要之地，其居士林诸居士，欲普布佛化，于讲经念佛外，季出林刊，以期推广。今又继出佛学研究丛书，若起信论、楞严经指



要，取深经奥论，以浅显之语言发挥之，俾初机之人，易于领会，庶无捍格不入之苦，悉获因指见月之益。从兹相续刊布，以扬佛日之光，俾一切同人，同悟本具之天真佛性，庶不负如来出世之一大事因缘，而挽回世道人心，亦以是为根据。凡我同伦，各宜资助以期遍界流通云。

金刚经功德颂序

六度者，菩萨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之要法也。然五度如盲，般若如导，五度无般若，不能究竟到彼岸，不得称为波罗蜜。而般若如心，五度如身，般若无五度，亦不能究竟到彼岸，不得称为波罗蜜。若二者具足，则一一度皆可究竟到彼岸，皆得称为波罗蜜也。金刚一经，乃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者，遍修六度万行之轨范也。以经文简略，但举布施为例耳。若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行布施等，故能度脱一切众生，而不见能度之我，与所度之法，并受度之众生相，则四相不生，三心叵得，无所住而生心，无所得而作佛矣。以故受持四三二一句者，功德难宣，持全经者，又何待言。是以自古至今，人多读诵，其顿悟自性，彻证唯心，生预圣流，没归安养者，何可胜数。其次则消除罪业，增长善根，转祸为福，即愚成智者，更加多多也。许止净居士，取古今载籍中感应事迹，分类述颂，其友刘契净，又为之注，庶阅者咸知义理渊深，功德广大，生正信心，勉效前修，随其功行浅深，亦得种种利益也。经云，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倘能发至诚恭敬心受持，便堕未来诸佛数中，愿各勉旃。



儒釋一貫序

儒釋无二道，生佛无两心。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切有情，皆禀真如佛性而得建立故。然复生佛迥殊，凡圣各异者，以因地之迷悟不同，修德之逆顺各别也。由是儒释圣人，各出于世，为之倡导，俾一切众生，返迷归悟，溯流穷源，以复其固有之本性而已。其发挥虽有权实浅深，方便究竟之不同，而其所宗之理体，所修之工夫，其大端固无二致也。佛以觉为体，而觉有本觉、始觉、不觉。本觉者，即生佛同具之天真佛性，乃性德也。始觉者，依本觉理，起真实修，对治烦恼习气，令其消灭无余之妙智，乃修德也。不觉者，迷背本觉，随境生著，起贪瞋痴，造杀盗淫，认苦为乐，以迷为德，承佛性力，造生死业，一切在迷众生，与不依正觉，错乱修习者，皆是也。本觉凡圣平等，无有高下。始觉工夫浅深不一，悟证地位各别，由名字以至分证，历外凡以至等觉，皆在始觉范围之内。由等觉再破一分无明，则修德功极，性德圆彰，福慧具足，烦惑净尽，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方为大觉世尊，方证始本合一之最上乘极致，方了修因证果之大丈夫事业。故华严云，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但因妄想执著，而不证得，若离妄想，则一切智、无碍智，则得现前。所言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者，本觉理性也。因妄想执著而不证得者，逆本觉而起惑造业，轮回六道也。离妄想则智慧现前者，顺本觉而修，渐至圆成佛果也。了此性修理致，则不肯自甘下愚，亦不敢以凡滥圣，而必以实修实悟，以期于



实证而后已。儒者以诚明为本，诚即明德，明即明明德之明，实则诚明，即明明德也。明德乃吾心固有之真知，由有人欲之物，遂锢蔽而不能显现，如云遮天日，了不见其光相。欲明其明德，必须主敬存诚，克己复礼，则人欲之物，自无容身之地，而本有真知，全体显露，如浮云去而天日昭彰矣。真知既显，则主权得而使者听命，故意之所念，心之所思，皆归于真诚无妄，中正不偏矣。此孔子上承二帝三王修己治人之大经大法，撮要述此，以作天下后世希圣希贤之洪范焉。若与佛法互证对释，则诚也，明德也，乃本觉性德也。明也，明明德也，乃始觉修德也。物，即妄想执著。格物，即离妄想执著。离妄想执著，则得如来智慧，格人欲之物，自能彻底显现吾心固有之良知与真知也。故曰其发挥浅深虽有不同，其理体工夫固无二致也。是以古今聪明睿智之人，多皆学佛，因得佛之心法，而儒先圣人心法，方得悉其底里。以儒者多主于事相，而不致力于悟明心性，若不得佛法为之先导，则自己之心，尚非所知，况圣人心法乎。以故泥迹之儒，多辟佛教，以不知佛法虽为出世间法，亦复具足世间一切善法。举凡伦常修齐之道，固已极力宏阐，毫善弗遗，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倡妇随，随己职分，各尽其义，固与世间圣人所说无异。然世间圣人，只教人尽义尽分，佛则详示其尽与不尽之善恶果报。尽义尽分，只能教于上智，不能普摄下愚。若知尽与不尽之善恶果报，纵属下愚，亦必歆善报而惧恶果，虽不欲尽义尽分，亦必勉力尽义尽分矣。此如来普被上中下三根之法，每有徒矜知解，不务真



修，妄謂因果為小乘者，不知如來圓成佛道，眾生常淪生死，皆不出因果之外，唯當人一念心性，不屬因果，而復不離因果。欲迴超乎因果之外，非圓成佛道不可，未成佛而輒撥因果，則永失其善因善果，常造惡因，常受惡果，盡未來際，了無止期，可不哀哉。世固有不知佛而妄辟佛者，亦有頗知佛而陰服膺以陽為辟駁者，此種行為，皆由門庭知見太重，不能著實格物致知，以致意有所不誠，心有所不正也。其言皆足以瞶眾生之智眼，斷如來之慧命。古大人憂之，乘機破斥，使彼作此說者，與受其說之毒者，悉皆深知吾佛教人之所以然，不但與儒教不相悖戾，且大有發明儒教，輔弼儒教之至理極功焉。近來世道人心，陷溺已極，廢棄先聖之法，幾于無可救藥，凡屬憂世之士，莫不以提倡佛學為急務。以佛學注重明心，與因果報應。果能明自本心，決不至于錯因果。果能不錯因果，決可明自本心。既得明自本心，則儒先聖人之心，如來之心，亦可因之俱知矣，此儒釋一貫之大旨也。弘道居士，宿植德本，篤信佛乘，憫拘墟者所見之謬，輯彼古人破斥謬見，合會儒釋，種種言論，以成一書，名之曰儒釋一貫。將欲排印流通，以光最初曾受韓歐之毒，而作一闡提者，因命作序，一以冀其自愍愍他，自傷傷他，一以冀其仗此因緣，以消滅其謗法之罪咎，以克遂夫往生之素志也。以故不揣固陋，勉述所知，雖文不足觀，而意有所本。願見聞者，同皆格物致知，以自明其明德，棄離妄想執著，同證如來智慧，則古人垂訓之至意，弘道輯錄之深心，皆可大暢本懷，不至徒設，而世道人心之轉回，于茲可以預斷矣，何

幸如之。

近代往生传序

如来调御众生，随机说法，虽权实顿渐不同，大小偏圆有异，要皆为令众生，亲证即心本具之真如佛性而已。然此佛性，即心本具，非从外来，不自他得，如取家宝，受用现成，故其证也，乃极易事。无奈众生久居生死，迷惑甚深，喻如宝镜，经劫蒙尘，欲令即复本体，彻现照天照地之光，固非一日二日揩磨之功所能得也。如来悲心真切，知众生自力亲证之难，纵有修持，以烦惑未断，再一受生，不免复迷，从兹堕落者多，超升者少，故特开一信愿念佛法门，俾彼若圣若凡，同于现生，仗佛慈力，往生西方。则已证圣者，速登上地，未断惑者，永出轮回，较彼唯仗自力，修戒定慧，以迨了生脱死，超凡入圣者，其难易盖天渊悬殊也。故自华严导归，祇园演说以来，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往圣前贤，人人趣向。迨法流东震，远公大师，倡于庐山，当时群贤毕集，后世众哲咸宗，从兹缁素四众，或圆修万行以回向，或专持佛号以求生，至于临终正念昭彰，现诸瑞相以往生者，又何能悉知之而悉见之也。彼往生集，净土圣贤录所载，特千万分中之一二耳。而百数十年来，修此法者，又复何限。况近世人士，眼界大开，密修显化者，实繁有徒。其中以烦惑心，契如来智，出娑婆苦，预莲池会者，当比前更多。岂可不加纪录，而令其湮没乎哉。余姚杨慧镜居士，特为搜辑，命名为近代往生传，其意盖欲为后之辑往生传者，备底稿耳，故其称





呼名字，悉本原文，不加修饰，以归画一，但取传信，不任撰修之功。已得若干传，将欲刊布，祈予作序。窃维修持法门，有二种不同，若仗自力修戒定慧，以迄断惑证真，了生脱死者，名为通途法门。若具真信切愿，持佛名号，以期仗佛慈力，往生西方者，名为特别法门。通途全仗自力，特别则自力佛力兼而有之。即有深修定慧断惑之功，而无真信切愿念佛求生，亦属自力。今以喻明，通途如画山水，必一笔一画而渐成。特别如照山水，虽数十重蓊蔚峰峦，一照俱了。又通途如步行登程，强者日不过百十里。特别如乘转轮圣王轮宝，一日即可遍达四大部洲。吾人既无立地成佛之资格，又无断见惑任运不造恶业之实证，若不专修净业，以期仗佛慈力，带业往生，则恐尽未来际仍在三途六道中，受生受死，莫由出离也，可不哀哉。愿我同人，咸生正信。

慈悲道场忏法随闻录序

（俗称梁皇忏）

吾人之心，体本明净，由无明故，烦惑遂生。烦惑既生，便成昏浊，而明净之体，遂为隐没，实未尝减损一丝毫也。欲令复本還元，非竭诚尽敬，恭对三宝，忏悔业障不可。诸大乘经，具有令忏悔之文，随人所宗，述为忏法，如法华、光明、净土、大悲等。此之忏法，详于披陈罪相者，以梁武帝为度元配郗氏夫人，堕于蟒蛇之苦，兼欲一切人民同沾法利，特请志公，并诸高僧，检阅经文，述为忏法，帝亦时运睿笔，发挥意致。惜帝未悉净土法门，故



于述成之时，郗氏特现天人妙庄严身，而为致谢。使帝详知净宗，则其夫人当必仗佛慈力，往生西方，高预海会，登不退地，又何得资此大法大心，竟以生天结其局哉。后之礼忏者，悉当注意于回向往生，方获究竟实益。此忏以大菩提心为本，从兹竭诚尽敬，外慕诸圣，披陈罪咎，内重己灵，故得生佛心融，感应道交，消除历劫之罪垢，开发本具之心光，其为利益，莫能具宣。文虽显浅，较比台宗注重理观，不详披陈罪相诸忏，为能普被三根也。自昔以来，未有讲与注者，盖以文义显豁，无须讲注。须知法无浅深，唯取利人，律无玄义，以道宣律师之上根利智，尚须十次听讲，及其为注，则不厌其详，何独于此法而忽之。观宗谛公，以时当末法，人多不知自省，遂致所行与所学相悖。因发心讲演，以期人各主敬存诚，洗心涤虑，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学行相顾，必期于自立于无过之地而后已。方子远凡，宿具灵根，虽出富室，颇好清修，每聆妙义，悉能领会。此次听讲，随为记录，又经宝静、诚一、常静三师为之辅弼，遂得成帙。其父母同预讲筵，躬为缮写，可谓见其子即知其父母，非是父母不生是子也。方子欲排印，祈余作序。余惟修行之要，敬为第一，人能主敬存诚，则一切凡情无由而起，本具圣智自然发现，凡一切人我是非，无明贡高，以及懒惰懈怠，因循委靡之习气，皆悉消灭。而况恭对三宝，披陈往罪，则惭愧恐惧之心，希圣希贤之念，如饥如渴，油然而生。上慕诸圣，下重己灵，痛念我与诸佛，同一心性，彼何以圆证三觉，我何以久轮六道。从兹改往修来，返迷归悟。



譬如摩尼宝珠，墮于圜廁，直下取出，屢次洗濯，俾复本净，待至净极，则悬之高幢，必能随意雨宝。此种大事因缘，若不发挥若文若义之意致，则或有不得实益者，此随闻录之所宜普遍流通也。

因果录序

因果报应者，乃人事与天理或顺或逆之影响也。故书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人虽至愚，断无幸灾乐祸，避吉趋凶，愿一切同人斥名唾骂，天地鬼神夺魄殛诛，及死后灵魂永堕三途恶道，受诸极苦，经百千劫，莫之能出者。然其所作所为，多皆反其所愿者，何也？由世少通人，不提倡因果报应之道，而家袭陋习，唯知以自私自利相传之所致也。间有所作所为，顺乎天理，内而家庭，恪尽己分，外而交际，务益于人。以及种种善举，悉皆奉行。若恤灾赈饥，济难扶危，戒杀放生，护惜物命，持斋吃素，诵经念佛，以期自他兼利，幽显均益者，无不家门清吉，子孙兴隆，富贵尊荣，令人景仰。历观传记，凡贤哲挺生，功业杰出，或道传群圣之心，或德为万民之望者，其先代皆有利人利物，资幽资显之懿行阴德焉。然此特凡眼所见之绪余耳，而其人之神识，或上生天宫，或高超佛国，世间凡夫，又何能悉知之而悉见之耶。因果之理，大发明实维佛经，而儒教经书，亦屡宣说。若书之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与洪范五福六极之说，及易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莫不皆以因果报应之理示人。但以其言简略，只说现世，及与子孙，未能详言过



去现在未来，轮回六道三途之事，若不深研精思，或致当面错过。兼以俗儒每欲各竖门庭，与佛竞异，纵令知之，亦不肯提倡，致使贤者莫由树淑世善民之极功，愚者悉皆怀弱肉强食之恶念，由兹互相攻击，成千古未闻之杀劫。被杀者人固知其可惨，而杀人者之惨，当更酷烈万倍，惜世人不能悉知悉见。其可见者，若被人杀，若灭门绝祀，乃千万分之一二耳，其在三途所受之苦，则罄竹难书矣，可不悲夫。吾常曰，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即圣教昌明之世，若不提倡因果，尚不能普令愚民潜息隐恶，悉使智者，大积阴功。况今世道人心，坏至其极，废弃圣经，推翻伦理，邪说横流，载胥其溺。有心世道者，思欲挽回狂澜，若不以因果报应为震聋发聩之资，虽佛菩萨圣贤悉出于世，亦莫如之何，况其下焉者乎。无锡金居士昌，有见于此，特记录近世，及现时各因果事，排印流布，冀人人各怀自利利人之心，以行己立人之道，则习尚正而风俗淳淑，人祸息而天眷常临。举此竞争土类，同作羲皇上人。因序其大意，以贡阅者。

生西金鉴序

（后改作净土清钟）

娑婆世界，以音声作佛事，生死苦海，非念佛莫出离。而芸芸众生，迷真逐妄，背觉合尘，久经长劫，轮回生死。于是动我释迦世尊同体悲心，特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一门，俾上中下根，若圣若凡，同于现生，往生西方。其成就大机，顿证法身，俯提劣机，速出生死，一代时教，皆莫能



及。以故西天东土之出格高人，莫不以此自行化他，由其为入道之妙门，成佛之捷径故也。二林居士，取佛菩萨立法度生之因缘，与历代古德僧尼王臣士女，下及物类，念佛往生之事迹，兼录其宏扬净土之切要言句，以成一帙，名为净土圣贤录。莲归居士，又为续录，皆所以为迷背家乡者作指南，为不识自己者作宝鉴也。但以卷帙浩繁，不利初机。对鳧居士欲令初机易生信向，于彼正续录中，略录事迹显著者，二百余条，附之以赞，名曰生西金鉴，冀阅者鉴古而怀景仰，咏叹而悉兴起焉，其意固甚深且远也。昔子房欲破楚军，遍令军中同唱楚歌，楚军闻之，皆动归思。况当此天灾人祸，相继降作，国运危岌，民不聊生，加以邪说纵横，魔侣炽盛，邪正莫辨，无所适从之时，一闻极乐世界之劫外风光，本有庄严，能不同赋归欤，以期乐我天真乎哉。倘阅者洞鉴夫娑婆极乐之利害，而反复咏叹之，吾知其求生西方之心，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矣。

栖真常住长年念佛序

念佛法门，其来尚矣。以吾人一念心性，犹如虚空，常恒不变，虽常不变，而复念念随缘。不随佛界之缘，便随九界之缘，不随三乘之缘，便随六道之缘，不随人天之缘，便随三途之缘。由其缘之染净不同，致其报之苦乐迥异，虽于本体了无改变，而其相用固已天渊悬殊矣。譬如虚空，日照则明，云屯则暗，虽虚空之本体，不因云日而为增减，而其显现障蔽之相，固不可以同年而语也。如来以是义故，普令众生缘念于佛，故曰若众生心，忆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又曰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此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诸佛正遍知海，从心想生。夫随佛界之缘，则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矣，若随众生各界之缘，则是心作众生，是心是众生矣。了此而不念佛者，未之有也。念佛一法，乃以如来万德洪名为缘，即此万德洪名，乃如来果地所证之无上觉道。由其以果地觉，为因地心，故得因该果海，果彻因源。如染香人，身有香气，如螺赢之祝螟蛉，久则化之。即生作佛，转凡成圣，其功能力用，超过一代时教一切法门之上。以一切法门，皆仗自力，断惑证真，方得了生脱死。念佛法门，自力佛力，二皆具足。故得已断惑业者，速证法身，具足惑业者，带业往生。其法极其平常，虽愚夫愚妇，亦能得其利益，而复极其玄妙，纵等觉菩萨，不能出其范围，故无一人不堪修，亦无一人不能修。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实为如来一代时教中之特别法门，固不可以通途教理而为论判也。末法众生，福薄慧浅，障厚业深，不修此法，欲仗自力断惑证真，以了生死，则万难万难。栖真住持莲仁和尚，有见于此，特于三圣殿，立长年念佛道场，祈余序其意致，以期见闻发心，故为书其大纲如此。

归宗精舍同修净业序

如来一代时教，所说一切法门，虽则大小不同，权实各异，无非欲令众生断惑证真，了生脱死，圆彰本有，直成佛道而已。但以众生根机不一，故致如来随顺机宜，作



偏圓頓漸，种种说耳。然众生轮转生死，久经长劫，惑业深厚，障蔽妙明，非宿根成熟者，欲于一生取办，实乏其人。既不能一生取办，则再一受生，其迷而退者，万有十千，悟而进者，亿无三四。仗自力修戒定慧，以断烦恼而证涅槃，其难如是。致如来普度众生之怀，郁而不畅，众生速出生死之道，塞而罔通。然如来大慈，必欲令一切众生，同于现生了生脱死，超凡入圣，遂开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之净土法门，无论上中下根，悉令现生度脱，乃以己信愿念佛，感佛慈悲摄受，感应道交，故获斯益。其有已断烦恼者，即可顿证法身，速成佛道，纵令惑业深厚者，亦可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以故华严证齐诸佛之等觉菩萨，尚须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观经将堕阿鼻之逆恶罪人，犹得以十称洪名，预诸末品。三根普被，利钝全收，尽法界一切众生，但有信愿，无一不被其泽，其圆顿直捷，超出一切法门之上。末世众生，欲了生死，不修此法，泛修其他仗自力之法门，则但可作未来得度之因，断难获现生了脱之果矣。厦门王拯邦居士者，宿根深厚，现行精纯，谛信因果，笃修净业，普欲同伦，咸生净土，遂于本埠太平岩左，建一精舍，以期同志随己身分，来此念佛，种往生因。于星期日，特请通人，讲演净土法门之所以然，及修持之法，与夫现生没后之种种利益，亦可谓具大悲心，有择法眼者矣。乃致书祈余题额，兼为叙述大意。余惟净土一法，乃三世诸佛下度众生，九界众生上成佛道，成始成终之殊胜法门。高超一切禅教律，统摄一切禅教律，以一切诸法，溯其原始，无不从此法界流，要其终极，无不



还归此法界，因颜之曰归宗。取一切法门，究竟悉归此法，如江汉朝宗于海之义。此义于华严末后归宗处明之，有信不及者，请质之普贤菩萨。又凡修净业，一切善信，必须力敦伦常，恪守己分，戒杀吃素，清心寡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己所行，化导一切，内而父母眷属，外而乡党朋友，俾一切同伦，咸知心是佛心，固当行学佛行，同修佛慈，同念佛名。以期尽此报身，往生西方，脱幻妄之轮回，证本具之佛性而已。

台湾佛教会缘起序

佛教者，一切诸法，一切诸教之大本也。何以言之？一切诸法，由心建立，一切凡圣，由心出生。世间一切诸教，虽皆说心，然其所说，皆属心之作用，至于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之体，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心作三乘，心是三乘，心作六道，心是六道，所以然之极致，悉皆未能发挥。唯我释迦世尊，彻悟自心，知一切众生之心，与如来之心，无二无别，但以迷而未悟，枉作众生。故曰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但因妄想执著，而不证得，若离妄想，则一切智、无碍智，则得现前。又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我是已成佛，汝是未成佛。此皆最初成佛，于华严梵网所说者。由是大根众生，顿悟自心，入佛知见，小机未能即入，以故俯顺机宜，而成熟之。又欲一切若凡若圣，同于现生，出离生死，特开一信愿念佛，往生西方法门，普令一切无力断惑，不能超出轮回之外者，悉皆仗佛慈力，带业往生，高预九品之嘉会，亲炙弥陀之休光，以迄于究竟彻证自心



而后已。如来抚育劣机，其真慈大悲，可谓至极无加矣。然佛法虽名出世间法，实于世间伦常孝弟之道，与夫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法，悉皆发挥罄尽，毫善弗遗。故古今立大功，建大业，浩气充天地，精诚贯日月，言为世法，行为世则者，多由学佛得力而来。而聪明睿智，首出庶物之人，莫不恭敬崇奉，护持流通，以其有阴翼世道，显淑民情，使民日迁善而不知所以为之者之实效故也。拘墟之儒，无此智眼，每肆辟驳，谓佛法蔑伦理而无益于国家，是徒执舍俗出家一机之迹，而不知佛教教人，力敦伦常，恪尽己分，主敬存诚，克己复礼，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杀护生，信愿念佛，以期生入圣贤之域，没归极乐之邦，尽世间一切富贵贫贱智愚贤否之老幼男女，无不皆堪依之而修，岂独为出家者立乎。倘一切人果能依之而修，自可近得出离三界之乐，远证福慧二严之果矣。须知由如来发明心具佛性之理，三世因果之事，不知令许多愚夫愚妇以成贤智，令许多大恶元凶而息阴毒，以故举行佛法，天地鬼神悉示休征，而况于人乎。然即出家一法，亦非蔑伦，以其稟亲出家，精修梵行，以己修持功德，为亲回向，以冀亲之神识，出三界以登九品，悟无生而证本性，较彼徒能奉养，与亲长劫轮回于三途六道而无所恃怙者，不亦多乎。而况佛令弟子视一切众生，皆作过去父母亲属想，以慈悲心，行放生业，岂但现生之亲，不忍漠然置之，即一切水陆空行诸生物，亦不忍漠然置之，纵令力有不及，犹以悲心善念，为之念佛，以冀彼速出恶道，速生西方而后已。由是言之，人果皆依佛法而行，则胜残去杀，世道太平矣。



近十余年来，杀劫遍于中外，由兹戾气，复召天灾，水旱风震，相继降作，世运危岌，民不聊生，忧世之士，思为救援，乃以提倡佛学为急务。人果知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实事，与夫吾人一念心性，与佛无二之妙道，谁肯以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之资，以之作生死业，永堕恶道乎哉。台湾腾照大师愍世之不知者多，誓欲普利同人，拟立一佛教会，为之提倡讲说，俾大众悉知。初于本会，按期修持，用作表率，以期风行全境，庶可家家观世音，处处弥陀佛矣。兼复流通各处所刊之经典，俾有信心识文义者，咸得读诵受持，以实行力敦伦常，恪尽己分，主敬存诚，克己复礼，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杀护生，信愿念佛，以期生入圣贤之域，没归极乐之邦，其为利益，莫能名焉。知光具有同心，函祈作序，乃为述其佛教普利一切有情之大致云。

吴淞佛教居士林发隐序

佛法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大无不包，细无不举，本一心以建立，随机宜而说法。虽则名为出世间法，实则圆具世间一切善法。虽则毫善弗遗，而复一法不著（不著，谓不以为德，不自满足，若以不认真行为不著，其误大矣）。唯其不著，故其行得至究竟，古今凡懿行过人者，多由学佛得力而致。由是即凡夫心，契如来藏，于一一法，悉能达本穷源，亲证实相。虽则理致幽深，而复随根大小，悉皆能入，尽世间无一人不堪修，亦无一人不能修，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也。须知无量法门，皆须自力断惑证真，方出生



死。求其攝生普遍，利濟無方，上中下三根同修，初中后始本不二，不斷煩惱，不歷異生，即得了生脫死，超凡入聖者，唯淨土法門為然也。以故上根如文殊普賢之俦，下根如五逆十惡之輩，皆為淨土法門所攝之機。以其至簡至易，至頓至圓，故能如大地之普載萬象，大海之普納眾流也。凡學佛修淨業之人，必須力敦倫常，恪盡己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倡婦隨，主仁仆忠，唯其無愧天職，方立學佛基址。進而敬受三歸，謹修十善，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莫作奉行，當在起心動念處論，若徒在事實上論，則是自欺欺人矣），戒殺護生，愛惜物命，信願念佛，求生西方。如是之人，世間之寶，生獲令名，沒歸佛國。又須以此，普化一切，由親及疏，由近及遠，俾一切人，同為善人。即俗修真，居塵為政，化殘暴于已著，消禍亂于未萌。由茲俗美風淳，人心丕變，災消福萃，天眷常臨，其為功德，莫能名焉。若或徒竊學佛之名，不務學佛之實，則成佛法之罪人，不但無虛名之可得，且將有實禍以隨其后。譬如童子無知，以價值三千大千世界之摩尼寶珠，換取一根糖吃，糖不飽腹，而失畢生恃怙，欲不飢寒而死，其可得乎。吳淞諸居士，特開佛教居士林，欲令同人，勵志修持，以期各獲實益，祈光著語，以作警策，因為述其大意云。觀此，則知佛法為世間諸法之本，彼拘墟者，由無智眼，不能徹見，遂謂佛滅倫理，無益人國，是何異生盲承天日覆照之恩，得以為人，以不見故，謂之為無，豈不大可哀哉。



佛化随刊序

佛法者，世出世间一切诸法之本源也，故其道大无不包，细无不举。语其广大，则罄海墨而莫书，语其精微，则觅一字而叵得。凡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道，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法，无不详示无遗。非止谈三世因果，明善恶报应，阐发即心本具之佛性，断惑证真之事理而已。良以一切诸法，悉本于心，唯其彻悟自心，故能建立诸法。知其指归，纵凡夫皆堪造诣，究其极致，虽圣人有不知能。是以古之聪明睿智，首出庶物之出格高人，莫不护持流通，密修显化，而唯恐不及焉。溯自东汉，法传震旦，求其高人杰出，法道大兴者，唯吾秦最为第一。以佛法大兴，自晋而始，当时苻秦姚秦，皆都长安，及道安至秦，罗什入关，凡缙素之见越等流，识超侪伍者，皆归趣而师事焉。迄至隋唐，亦都其地，故其宏宣法道，迈越古今。而当唐之世，诸宗悉备，以国家极意尊崇，故诸宗之首领，多皆住止京师，以其所学所得，阴翼郅治，显淑民情，其法道之盛，他处何能相比。自后虽都迁他处，而宏宗演教，潜修密证者，亦代不乏人。至清之末叶，经发匪回匪之乱，人民困难，遂置此道于不问，其殆一线之未绝耳。近十数年来，世道人心，坏乱已极，而乱极思治，否极思泰，凡具通方之知见者，莫不以佛法明因果，示报应，直指心源，发明性体，为挽回世道人心之要道。于是若缙若素，群起而提倡修持之，以期自他同出迷途，诞登觉岸。由是敦笃伦常，精修净业，生入圣贤之域，没归极乐之邦。以故长



安佛教会，蔚然而兴，同人以异地而居，非书报莫能达意。故将随见随闻之事，所会所悟之理，潜修密证之方法，格言嘉论之训诲，朋友之所讲习，智照之所发挥，分门别类，录作随刊。彼此参观，互相灌输，庶可正智藉众论以开发，丽泽由互滋而广润。将见知因识果，永息弱肉强食之恶心，尽分敦伦，同怀仁民爱物之善念。去杀胜残，上溯大同之世，风淳俗美，共作羲皇上人。其为利益，莫能名焉。爰为祝曰。

如来大法，为诸法源，一切诸法，无不包含。
敦伦致治，发挥无遗，事理因果，各适机宜。
缅维秦川，昔号法窟，贤慈密律，悉肇其域。
善导法照，特阐莲宗，普令凡夫，同出樊笼。
末世众生，断惑匪易，唯此一法，堪为怙恃。
自晋及唐，五百余年，震旦法道，莫之能先。
从兹以后，代有高人，潜修密证，率多隐沦。
性天理老，摄受莲池，中兴净土，实启于兹。
若无至德，彼肯屈服，古德芳踪，惜多遗轶。
至清末叶，兵火频兴，人民凋敝，几绝传宏。
近时通人，眼界大开，知非佛法，莫挽劫灾。
由是聚集，缙素同志，随机提倡，用建法帜。
欲普法利，特出随刊，丽泽互益，冀悟性天。
佛由心作，道在人弘，竭诚若极，草偃风行。
光虽庸劣，亦表同情，聊摅愚悃，以作先声。
愿我同伦，各修净行，庶可即生，超凡入圣。



佛川敦本学校缘起序

儒释二教，其迹似异，其本原同。有执迹而昧本者，每驳斥佛法，谓为灭伦理而蠹国政，无益于社会，有害于民生，此等世智辩聪之警论，如来称为可怜悯者。不知佛法具世出世，且以世间法论，凡儒教之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道，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法，如来于诸大小乘经中，莫不具说。而世间圣人，只据现生，但令人尽义尽分，佛则具说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并详示其能尽之善报，不尽之恶报。上根之人，但闻义分应尔，自可通身担荷，中下之人，阳奉阴违，则无法可治。若闻三世因果，知能尽则有善报，不尽则有恶报，人纵愚顽，决无幸灾乐祸，趋凶避吉之念。由知三世善恶报应，虽不欲尽义尽分，以冀善报而惧恶报，亦必勉力尽义尽分矣。此但指其最浅近者而论，即可化愚顽为良善，转浇俗为淳风，况其深远者之利益，彼世间凡夫，又何能悉知之而悉见之耶。至于论孝，则遍该六道，穷尽未来，故梵网楞伽等经，皆令生孝顺心，慈悲心，戒杀放生。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皆于无量劫来，轮回六道，各各互为父母兄弟妻子朋友。言念及此，理宜令其得所，谁忍以口腹之欲，戕害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乎。况既造杀业，必受杀报，谁肯以暂时口腹之欲，于未来世，常被彼所杀所食之众生，一一杀而食之乎。而况近来刀兵大劫，惨不忍言，其因皆由杀生食肉之所致也。人能各依佛法，戒杀护生，吃素念佛，不作杀因，自无杀果，何难胜残去杀，以成郅治。由世道太平，而父母兄弟



妻子朋友之伦，方得各乐天常，各尽义分，而无遗憾，方合佛说孝顺心，慈悲心之本旨。由是言之，佛之教孝也，远且大矣。真达大师，生于佛川胡氏，弱冠即悟世非常，乃出家于普陀山三圣堂，精修净业，冀生莲邦。数十年来，父母兄弟，悉皆谢世，承祀无人。本此孝思，推类以及当地苦寒，贫家子弟无力读书，乃以衣钵余资七千余元，交其族之热心公益者，立一敦本小学校，俾当地子弟，同得受学。其学规，注重躬行孝弟等，其所读书，注重五经四书等，略兼新法，以期敦本重道而无戾时不适用之弊。族人感其义，将其父母等神主，于校中设祠祀之，此校不废，其祀长存。较彼有子孙或不肖以遗亲之辱，或中绝以断亲之祀者，为荣宠而悠久也多矣。又以佛川地属通衢，每有道路死亡，棺殓无出，特捐一千元，交学校董士置产生息，以其息作棺木掩埋之费，地方贫不能致棺者亦施焉。噫嘻懿哉。真达师之心，可谓平等大公，了无自私自利之见，而族人感之，长时奉其亲之香火，彼为子孙谋者，有此利益乎。然光更欲彼族人，得其实益，不妨略摭愚怀。窃谓真达师出家学佛，以衣钵余资为本乡作公益，而本乡之人，亦当仰其芳踪，各修净业。校中正厅，当供西方三圣像，凡校中董士教员学生，朝暮咸行礼敬，以期业消智朗，障尽福崇，方为究竟实益。校中固宜永断荤腥，方不负僧以十方信施开设学校之义。否则不但不合真达师之本心，亦非所以敦本自爱，俾自己与诸学子，日在佛法中熏陶，而了不得其实益，为可惜也。须知佛法，乃一切诸法之本，而念佛求生净土一法，又为佛法中至圆至顿，至简至易，



三根普被，利钝全收，成始成终之无上法门，凡一切人皆宜修习，况在此校者乎。且勿谓僧出资立校，便逼人学佛。此正所谓孝顺心慈悲心，欲令在此校之一切人，同皆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为弥陀之弟子，证本具之佛性而已。不观今之博学多闻，具深远知见者，多半皆研究修持念佛法门。若居此校而不修持，则成担麻弃金，到宝山而空手归矣，可不惜哉。

千佛图颂并序

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佛，正觉世间也。菩萨、缘觉、声闻、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有情世间也。亦名十法界。此十法界，虽则圣凡各异，苦乐悬殊，而其本具之真如佛性，固自一如。但以用心各别，故致有此十种之现相焉。观无量寿佛经云，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作佛者，谓观想佛像，忆念佛德，及与佛号。是佛者，谓当观想忆念之时，佛之相好庄严，福德智慧，神通道力，悉现于观想忆念者之心中，如镜照相，敌体无二。然则心不作佛，则心不是佛，心作三乘，则心是三乘，心作六道，则心是六道矣。心之本体，如一张白纸。心之作用之善恶因果，如画佛画地狱，各随心现。其本体虽同，其造诣迥异。故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吾人可不慎于所念所作乎哉。朱晓崖居士，宿具灵根，生即茹素，善绘人物，笔法出神。拟以如来万德庄严妙相，普印于一切众生八识田中，俾其由此善根，渐渐扩充增长，以迄实证，庶不负各人本具之真如佛性，与如来多方引导之大慈



悲心。乃敬绘千佛，石印流通，祈光作序，用示所以。因略发挥其心作心是之义，冀见闻者，咸知去取以致力焉。

颂曰，

佛由心作，狱由心造，心之力用，最为胜妙。
既能作佛，何可造狱，由迷所趣，祸因恶积。
晓崖居士，欲施引导，敬绘千佛，以示法要。
俾见闻者，咸生景仰，竭诚尽敬，礼供观想。
既睹圣像，即印识田，由此善根，必证心源。
将付石印，用广流通，聊摅所以，表示芹衷。

佛法要论序

甚矣众生之昏迷倒惑，莫能自悟也。背本具之如来智慧，逐幻现之众生根尘，于空华幻影之声色货利，起爱憎执著之贪瞋痴心。贪瞋痴既起之于心，杀盗淫便作之于身。自兹久经长劫，互相报复，从苦入苦，无所底止。纵或戒善禅定自修，得生人天善道，而惑业未断，福尽犹复堕落，轮回六道，了无已时。然得人天者如客居，堕三途者如家乡，如是则不但三途可畏，虽人天亦复可畏也。于是大觉世尊，特垂哀悯，示生世间，成等正觉，随顺众生，说种种法。大根则直说一心具造之理，令彼亲得证悟，小根则详示三世因果之事，令彼渐次修持。既知此理此事，谁肯怀珠作丐，求乐得苦。其背尘合觉，返迷归悟，以期复我本具之天真佛性，不容已也。虽然，烦恼深厚，未易消除，非多劫善根成熟者，实难现生即得超出轮回之外也。故我世尊，以大慈悲，特开一仗佛慈力往生净土法门，俾彼上



圣下凡，同于现生，往生西方，实为抚育保绥之要道，亦是速证菩提之妙法。以一切诸佛，非此法莫能圆满菩提，一切众生，非此法莫能即出生死。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由其以果地觉，为因地心，故得因该果海，果彻因源也。近来世道人心，坏至及极，废经废伦，竟立新法，昧因昧果，任意妄为。因兹天灾人祸，屡屡降作，匪盗纵横，民不聊生，忧世之士，怒焉伤悲。达庵居士冯宝瑛者，宿植德本，笃信佛乘，彻悟自心，深入经藏，悯斯人之迷昧本心，述救世之佛法要论，种种发挥，契理契机，俾知吾心固有之佛性，锢蔽于幻妄所起之惑业。因兹于三途六道中，受生受死，故致其形陋劣，其识暗昧，其受用困苦艰难，危险逼迫。譬如置恶陋之相于明镜之前，断无微妙庄严之善影可得。从兹洗心涤虑，笃修戒善，及与禅定，以作出世之因。又复发四弘誓愿，与大菩提心，自行化他，共修净业，以期一期报尽，径生西方，亲炙弥陀，参随海众，速证吾心本具之佛性，普度法界无边之众生。如是则上不孤于佛化，下不负乎己灵，而达庵著论之深心，与诸君流通之至意，亦可畅慰而无遗憾焉。

普陀体仁施棺会缘起序

掩骼埋骸，政出月令，泽及枯骨，恩施周文，而况身心并济，存没咸恤之佛法乎。普陀为观音大士道场，历朝钦敬，举世尊崇，故得三寺鼎立，众庵棋布，中外朝谒者，实繁有徒。凡工匠仆使负贩鬻力之人，常逾千数，若至香会，则其数加倍。是故山中诸长老，体佛慈怀，特开医院，



以疗治一切有疾病人。或有负贩鬻力之人，卒遇死亡，无有棺材，殊难妥亡灵而宏慈化。况复海中屡有漂来之死尸，兼夫远方苦行进香者，偶有死亡，即宜殡殓。否则或致溃烂，其于恤死卫生之道，皆有遗憾。真达大师遂发心施棺，又念若不设法，后难永继。民国五年，杨君叔英、祝君兰舫、袁君祖怀、曹君振声等来山，因与谈及此事，诸君共输洋二千元，真达大师自捐四千元。去年又与普济了信、法雨达圆、海岸莲曦、紫竹广德、洪筏愿来、洪筏戒如、报本莹照、鹤鸣清福、普慧坤山、柏子极得诸师，及刘君寄亭、张君宗富二居士，共同商酌办法，因起一会，名曰体仁。以仰体佛慈，仁济亡灵，俾亡者无暴尸之惨，山僧无伤慈之诮。诸公皆各出洋一百元，并上所捐，共七千二百元，用置恒产，请示立石。特请本山在会诸师，轮流经理，以岁所收租金，尽数作施棺之费，庶可永传无替。如是则以后之贫穷亡者，咸受其福，而圆通道场，预有光荣。凡出资及经理置办之人，同皆消除宿业，增长善根。现生则福寿双隆，为斯世之表率，临终则形神俱妙，入佛国之封疆。欲后之人悉知，故为述其缘起，俾亿万斯年，永用施行，以副大士救度众生之心，亦不负诸大师、诸居士恤亡护教之一番至意云。

三圣堂万年簿序

法不孤起，道在人弘，胜地名蓝，唯人是赖。得其人，则荆棘林便成旃檀林，失其人，则狮子窟转作野狐窟。三圣堂者，创自明万历三十年，时僧大方结茅于此，适张随



党礼二太监，奉旨督造藏经阁，闲步其地，饮其泉而甘之。乃询其由，知其极旱不涸，寺中遇旱祈雨，必取水于此泉，而辄获膏雨，遂题之为八功德泉。因出资命建西方三圣殿，以八功德水，乃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中所有也。至清康熙间，僧海安重建，自后年久倾颓。咸丰初，承恩堂显法公居此潜修，改名如意庵，乃数楹小屋而已。光绪初，四世孙华德公，募诸沪上洪君某，遂建三圣殿，复原名。自后世道太平，兼以轮船火车俱通，菩萨香火，日见兴盛，庵中工事，略有端倪。华德公欲息心以专修净业，以庵事交其徒长汀师，令其孙真达师辅之，遂大为建造。及汀师去世，达师更不惜心力，宜修者修，宜建者建，遂成一大精蓝。后以操劳既久，意欲静养，因交与明教师监理数年。今明教师又退，达师因念人寿几何，本庵经几代住持，用数十年之心力，方得殿宇巍峨，寮舍宏敞，庵僧得以清修，香客得以寄寓。当此之时，不将庵中规矩课程，与夫经像庄严，法器什物，书之于册，以遗来者，恐年岁既久，来者不知，或至规矩废弛，什物遗失，致前人建立道场一番苦心，悉付东流。徒令后人安住其中，虚消信施，不修道业，岂不为前人之遗憾。而圆通道场，因之削色，致普门大士含悲于常寂光中也。因令光略叙此庵之缘起，而凡诸规矩什物等，一一详记，庶后之人有所遵守焉。

蔡伯伦居士嚶鸣集序

人生世间，固宜各尽其伦。否则名虽为人，实与横行之异类，有何区别。孟子云，人皆可以为尧舜。佛经云，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其为尧舜作佛之要，在乎力行孝弟，与夫返妄归真而已。其资之以成始成终者，在于克己复礼，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而已。近世新学派，竞学欧风，废经背伦，以至公然提倡仇孝公妻裸体等，直欲人与禽兽无异，其丧心病狂也甚矣。伯伦居士，寄居台湾，已三世矣，当弱冠时，即欲归本祖国，以母氏不欲远徙，勉留夷邦，服职多年。及母氏服闋，幡然来归，可谓特立独行，敦伦尽分之士也。侨寓沪上，以相为业，凡遇来者，无论其相之善恶，皆勉以修德积善，以祈善者益善，不善者亦善，深合命自我作，福自己求，与夫有心无相，相随心生，有相无心，相逐心灭等义。而且于议论中，辄谆谆于三世因果报应，与夫净土横超法门，俾一切人由问相而得入圣贤之域，以及往生极乐之邦，其挽回世道人心也大矣。固知有志于济世济人者，虽不居位行政，亦可施行也。因为易其名曰伯伦，不知北仑居士以为然否。

教诲浅说序

家庭教育，因果报应，乃现今挽救世道人心之至极要务，若不从此著手，则凡所措置，皆属枝末，皆可伪为。唯从小便教以敦伦尽分之道，因果报应之理，则习与性成，及长而不为贤人者，无是理也。语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夫身贱名劣，何得有此责任。须知国家天下，由一人一家而积成。彼有权力者，同室操戈，无权力者，聚党劫掠，与夫荡检逾闲，作奸犯法，只图暂时之侥幸，不顾后来之祸福者，皆由从小未受贤父母之善教，不知利人即



是利己，害人甚于害己，作善者其家必昌，歿而神超善道，作恶者其家必亡，歿而神堕恶道之所致也。使知声和则响顺，形直则影端，种瓜则得瓜，种豆则得豆，既造如是因，必感如是果，决不至为求自己安富尊荣，致令杀人盈城盈野，以及国运危岌，民不聊生也。是故建大功，立大业，浩气塞天地，清操皎日月者，皆抱己立立人之心，自利利他之愿，故得千百年后，人皆景仰。无奈世人见识褊浅，每多悖道而驰。幼既无贤父母之善教，长又无贤师友之提携，从兹越理犯分，致堕监狱，虽属自取，实堪怜悯。于是各狱皆立一教诲师，日与监犯讲说为人所当尽之道，因果无或爽之理，冀彼洗心涤虑，改过迁善，勉为良民，转相劝化，俾若自若他，同归圣贤之域，庶国家天下，永享太平之福矣。邵子慧圆，向膺漕河泾监狱教诲师职，其开导监犯之稿，有数十篇，约十余万言，皆劝其守分安命，敦伦尽分之说，而且引经援史，据古证今，文虽浅而意旨实深。虽特为监犯说，而一切人俱宜观览而依行焉。同志者以其有益，因付排印，祈光作序，以为向导。光因将挽救世道人心之要，为之点出，俾举世之人，同注重于家庭教育，与因果报应。而家庭教育，母教最要。使贤母从儿女小时，以身率其敦伦尽分之事，又日为宣说因果报应之理，其儿女决定皆成贤人，又何有越理犯分，伤天损德等行为乎。所愿匹夫匹妇，各任其责，庶可贤人杰出而匪徒革心，礼教兴行而天下太平矣。明理达人，当不以吾言为谬妄也。

横超莲社缘起序

法华经云，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况当此互相斗争，弱肉强食，杀人之法，无奇不有，而复种种天灾，频相见告之时乎。有智识者，因兹提倡净土法门，以期一切同伦，同得出此三界，登彼九莲也。若论竖出，非力修戒定慧道，断尽烦恼不可。倘烦恼稍有未尽，则三界依旧莫出。况末世众生，善根浅薄，寿命短促，修者纵有亿亿，出者难得一二。以其唯仗自力，是故难得实益。若论横超，但依净土法门，生信发愿，念佛名号，求生西方，兼以敦笃伦常，恪尽己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则万不漏一，咸得往生。既往生已，则了生脱死，超凡入圣，永离众苦，但受诸乐矣。功夫成熟者，固登上品，临终方念者，亦预末流。此则全仗佛力，其利益与唯仗自力者，天渊悬殊。师宏居士之妻师汤，欲与闺阁英贤，常时修持净业，以期同于现生，出此火宅，遂于附近，建一莲社，半由自捐，半由人助。其工既成，问名于光，因题之曰横超。冀一切须眉丈夫，贞静坤伦，怖畏火宅，欲出莫由者，同皆依此而修。庶可长揖娑婆，速达极乐，一超直入如来地，永作逍遥自在人。故为叙述所以云。

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重刻木板序

众生之心，与佛无二。虽迷真逐妄，背觉合尘，起贪瞋痴，造杀盗淫，轮回六道，了无出期，而其寂照真常之本体，仍然如故，毫无损失。以故佛视一切众生皆是佛，



憫其业障深重，不能直复本体，故以种种方便，令种善根，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由是久成佛道之正法明如来，而复不离寂光，垂形九界，随类逐形，寻声救苦，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其现余法界种种身，皆属秘密，现菩萨法界之观世音身，则属显露。以故十方诸佛，皆赞观世音菩萨为大慈大悲施无畏者，以期九法界一切众生，同生信向，同蒙摄受也。由菩萨证穷法界，圆彰自性，彻悟唯心，故能悲运同体，慈起无缘，遍法界感，遍法界应，随彼所感之诚之大小，俾彼各得相当之利益。如法华普门品、楞严观音圆通所说，及此方种种感应事迹，如本书所颂者，何可得而思议也。良以菩萨之心，犹如虚空，无所不遍。但以众生在迷，不生信向，譬如虚空，以物障之，便成隔碍。若穿一小孔，即得一小孔之空，穿一大孔，即得一大孔之空，若完全撤去障蔽之物，则与普含万象之虚空，浑合无间矣。是以众生小感则小应，大感则大应。故楞严云，求妻得妻（求妻者，求贤慧贞良之妻也，否则妻何得向菩萨求），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长寿得长寿，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所言求妻得妻等者，即穿小孔得小孔之空，穿大孔得大孔之空也。其求大涅槃得大涅槃者，即完全撤去障蔽之物，便与普含万象之虚空浑合无间也。金刚经所谓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以众生心体，即是无余涅槃，本来无失，又何有得。菩萨特以种种方便，令其消除幻业，复还本体而已。又以众生迷惑深重，不能顿发大菩提心，为接引初机令其入胜故，随彼凡情，满彼所愿。待其善根既熟，即可



直得究竟真实利益，此菩萨随类现身，随心满愿之本旨也。本书付排铸板，拟印数十万部，俾薄海内外之人，咸得受持。现已任及七万多部，则将来之遍界流通，人沐慈化，当可做到。但以字小，不便老人，为一憾事。无锡华慧可居士，宿植德本，笃信佛法，一见此书，欢喜赞叹，若获至宝，庆幸无已。愷出五百圆，命刻木板，冀一切人皆能阅，一切时皆可印可请也。其殆宿世曾受菩萨付嘱，以布慈化而利有情者，噫嘻懿哉。

阿弥陀经白话解释序

净土法门，实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之通规，亦为末法时代一切众生，仗佛慈力，即生了脱之要道。良以如来所说一切法门，无非令众生出生死，成佛道耳。但以上根者少，中下者多，故能于即生了脱者，虽在正像，尚不多见，况末法人根陋劣，寿命短促，知识稀少，邪外纵横之时乎。由是如来预鉴机宜，特开净土一门，俾一切若圣若凡，上中下根，同事修持，同于现生往生净土。上根则速成佛道，下根则亦预圣流，较彼一代所说仗自力法门，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以佛力法力不可思议，加以众生信愿行力，则无论功夫浅深，罪业轻重，皆得蒙佛慈力，接引往生也。以故如来于诸大乘经，咸皆带说，如华严法华楞严等。其专说者，则有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此三经中，凡弥陀之誓愿，净土之庄严，三辈九品之生因，十方诸佛之赞叹，悉皆显示无遗。而阿弥陀经，言简义周，最易受持，由是



古人列为日课，无论若宗若教若律，皆于暮时读诵，是举天下之若僧若俗，无不以净土为归者。然虽如是行持，若不谛审佛祖立法之所以然者，犹然不求生西方为事，殆所谓日用不知，习矣不察者乎。即通宗通教之高人，尚多崇尚自力法门，不肯仰仗佛力，其志固高，其事实难即生做到。倘惑业未能净尽，再一受生，多半迷失，不但所期皆成画饼，且有因福造业，后生堕落之虞，由是言之，诚堪畏惧。须知净土法门，乃一代时教中之特别法门，不可以与通途法门并论，若不明此义，以仗自力通途法门之义，疑仗佛力特别法门之益，而不肯信受，则其失大矣。佛说难信，盖即指此，若无此执，则谁不信受奉行焉。近来世道人心，陷溺已极，无可救药。凡有具正知见之伟人杰士，莫不以提倡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为挽回狂澜之据，精修净业，求生西方，为究竟安隐之法。一倡百和，无不率从，由是吃素念佛，改恶修善者，日见其多。所可惜者，普通善信，未尝学问，虽日读弥陀经，究不知所说者为何义。纵有疏钞、要解等注，亦非彼所能阅。黄智海居士，利人心切，取疏钞、要解之义，以白话解释之，俾彼稍识字者，亦得了知经义。由是更加精进，竭诚修持，并以转化有缘，则现生身心清净，优入圣贤之域，临终感应道交，直登极乐之邦，其为利益，莫能名焉。爰书大义，以贡阅者。

欲海回狂普劝受持流通序

天下有极惨极烈，至大至深之祸，动辄丧身殒命，而人多乐于从事，以身殉之，虽死不悔者，其唯女色乎。彼



狂徒纵情欲事，探花折柳，窃玉偷香，灭理乱伦，败家辱祖，恶名播于乡里，毒气遗于子孙，生不尽其天年，死永堕于恶道者，姑置勿论。即夫妇之伦，倘一沉湎，由兹而死者，何可胜数。本图快乐，卒致死亡，鰥寡苦况，实多自取，岂全属命应尔哉。彼昵情床第者，已属自取其殃，亦有素不狎昵，但以不知忌讳，冒昧从事，致遭死亡者，亦复甚多。故礼记月令，有振铎布告，令戒容止之政（容止，即动静，谓房事也），古圣王爱民之忱，可谓无微不至矣（忌讳，寿康宝鉴详言之，俱宜购阅）。吾常谓世间人民，十分之中，由色欲直接而死者，有其四分。间接而死者，亦有四分，以由色欲亏损，受别种感触而死。此诸死者，无不推之于命，岂知贪色者之死，皆非其命。本乎命者，乃居心清贞，不贪欲事之人。彼贪色者，皆自戕其生，何可谓之为命乎。至若依命而生，命尽而死者，不过一二分耳。由是知天下多半皆枉死之人，此祸之烈，世无有二，可不哀哉，可不畏哉。亦有不费一钱，不劳微力，而能成至高之德行，享至大之安乐，遗子孙以无穷之福荫，俾来生得贞良之眷属者，其唯戒淫乎。夫妇正淫，前已略说利害，今且不论。至于邪淫之事，无廉无耻，极秽极恶，乃以人身，行畜生事。是以艳女来奔，妖姬献媚，君子视为莫大之祸殃而拒之，必致福曜照临，皇天眷佑。小人视为莫大之幸福而纳之，必致灾星莅止，鬼神诛戮。君子则因祸而得福，小人则因祸而加祸，故曰祸福无门，惟人自召。世人苟于女色关头，不能彻底看破，则是以至高之德行，至大之安乐，以及子孙无穷之福荫，来生贞良之眷属，断送于俄顷



之欢娱也，哀哉。安士先生欲海回狂一书，分门别类，缕析条陈，以雅俗同观之笔，述劝诫俱挚之文。于古今不淫获福，犯淫致祸之事，原原委委，详悉备书，大声疾呼，不遗余力，暮鼓晨钟，发人深省，直欲使举世同伦，咸享福乐，各尽天年而后已。须知其书，虽为戒淫而设，其义与道，则举凡经国治世，修身齐家，穷理尽性，了生脱死之法，悉皆圆具。若善为领会，神而明之，则左右逢源，触目是道。其忧世救民之心，可谓至深切矣。是以印光于民国七年，特刊安士全书板于扬州藏经院，八年又刻欲海回狂、万善先资二种单行本。十年又募印缩小本安士全书，拟印数十万，遍布全国，但以人微德薄，无由感通，只得四万而已。而中华书局私印出售者，亦近二万。杭州汉口，俱皆仿排，所印之数，当亦不少。兹有江苏太仓吴紫翔居士，念世祸之日亟，彼新学派，提倡废伦废节，专主自由爱恋，如决江堤，任其横流，俾一班青年男女，同陷于无底欲海漩馥之中，遂发心广印欲海回狂，施送各社会以期挽回狂澜。然众志成城，众擎易举，恳祈海内仁人君子，大发救世之心，量力印送，并劝有缘，普遍流通。又祈父诲其子，兄勉其弟，师诫其徒，友告其侣，俾得人人知其祸害，立志如山，守身如玉，不但不犯邪淫，即夫妇正淫，亦知撙节。将见鳏寡孤独，从兹日少，富寿康宁，人各悉得，身家由兹清吉，国界于以安宁，秽德转为懿德，灾殃变作祯祥。毕竟不费一钱，不劳微力，而得此美满之效果，仁人君子，谅皆当仁不让而乐为之也。爰述大义，以贡同仁。



寿康宝鉴序

人未有不欲长寿康宁，子孙蕃衍，功业卓著，吉曜照临者，亦未有欲短折疾病，后嗣灭绝，家道倾颓，凶神莅止者。此举世人之常情，虽三尺孺子，莫不皆然。纵至愚之人，断无幸灾乐祸，厌福恶吉者。而好色贪淫之人，心之所期，与身之所行，适得其反，卒至所不欲者悉得，而所欲者悉莫由而得，可不哀哉。彼纵情花柳，唯此是图者，姑勿论。即夫妇之伦，若一贪酒，必致丧身殒命。亦有并不过贪，但由不知忌讳（忌讳种种，详示书后，此不备书），冒昧从事，以致死亡者，殊堪怜愍。以故前贤辑不可录，备明色欲之害，其戒淫窒欲之格言，福善祸淫之证案，持戒之方法日期，忌讳之时处人事，不惮繁琐，缕析条陈，俾阅者知所警戒，其觉世救民之心，可谓恳切周挚矣。而印光复为增订，以名寿康宝鉴，复为募印广布者，盖以有痛于心而不容已也。一弟子罗济同，四川人，年四十六岁，业船商于上海，其性情颇忠厚，深信佛法，与关綱之等合办净业社。民国十二三年，常欲来山归依，以事羁未果。十四年病膨胀数月，势极危险，中西医均无效。至八月十四，清理药帐，为数甚巨，遂生气曰，我从此纵死，亦不再吃药矣。其妾乃于佛前恳祷，愿终身吃素念佛，以祈夫愈。即日下午病转机，大泻淤水，不药而愈。光于八月底来申，寓太平寺，九月初二，往净业社会关綱之，济同在焉，虽身体尚未大健，而气色淳净光华，无与等者。见光喜曰，师父来矣，当在申归依，不须上山也。择于初八，与其妾



至太平寺，同受三归五戒。又请程雪楼、关綱之、丁桂樵、欧阳石芝、余峙莲、任心白等诸居士，陪光吃饭。初十又请光至其家吃饭，且曰，师父即弟子等之父母，弟子等即师父之儿女也。光曰，父母唯其疾之忧，汝病虽好，尚未复原，当慎重，惜未明言所慎重者，谓房事也。至月尽日，于功德林开监狱感化会。彼亦在会，众已散，有十余人留以吃饭，彼始来，与司帐者交代数语而去，其面貌直同死人，光知其犯房事所致，切悔当时只说父母唯其疾之忧，未曾说其所以然，以致复滨于危也。欲修书切戒，以冗繁未果。十月初六至山，即寄一信，极陈利害，然已无可救药，不数日即死。死时关綱之邀诸居士皆来念佛，其得往生西方与否，未可知，当不至堕落耳。夫以数月大病，由三宝加被不药而愈，十余日间，气色光华，远胜常人，由不知慎重，误犯房事而死，不但自戕其生，其孤负三宝之慈恩也甚矣。光闻讣，心为之痛，念世之不知忌讳冒昧从事，以致殒命者，其多无数。若不设法预为防护，殊失如来慈悲救苦之道。拟取不可录而增订之，排印广布，以期举世咸知忌讳，不致误送性命。一居士以母氏遗资千六百元，拟印善书施送，光令尽数印寿康宝鉴，以拯青年男女于未危，则以罗济同一人之死，令现在未来一切阅此书者，知所戒慎，并由展转流通，展转劝诫，庶可举世同享长寿康宁，而鰥寡孤独之苦况，日见其少。如是则由济同一人之死，令一切人各得寿康，济同之死，为有功德，仗此功德，回向往生，当必俯谢娑婆，高登极乐，为弥陀之弟子，作海众之良朋矣。孟子曰，养心者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



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康健时尚宜节欲，况大病始愈乎。十年前一巨商之子，学西医于东洋，考第一，以坐电车，未驻而跳，跌断一臂，彼系此种医生，随即治好。凡伤骨者必须百数十日不近女色，彼臂好未久，以母寿回国，夜与妇宿，次日即死。此子颇聪明，尚将医人，何至此种忌讳，懵然不知，以俄顷之欢乐，殒至重之性命，可哀孰甚。前年一商人，正走好运，先日生意，获六七百元，颇得意。次日由其妾处，往其妻处，其妻喜极。时值五月，天甚热，开电扇，备盆澡，取冰水加蜜令饮，唯知解热得凉，不知彼行房事，不可受凉，未三句钟，腹痛而死。是知世之由不知忌讳，冒昧从事，以至死亡者，初不知其有几千万亿也。而古今来福最大者，莫过皇帝，福大寿亦当大，试详考之，十有八九皆不寿，岂非以欲事多，兼以不知忌讳，以自促其寿乎。而世之大聪明人，每多不寿，其殆懵懂于此而致然乎。光常谓世人十分之中，四分由色欲而死，四分虽不由色欲直接而死，因贪色欲亏损，受别种感触间接而死，其本乎命而死者，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已。茫茫世界，芸芸人民，十有八九，由色欲死，可不哀哉，此光流通寿康宝鉴之所以也。愿世之爱儿女者，以及为同胞作幸福防祸患者，悉各发心印送，展转流传，俾人各悉知忌讳，庶不至误送性命，及致得废疾而无所成就也。彼纵情花柳者，多由自无正见，被燕朋淫书所误，以致陷身于欲海之中，莫之能出。若肯详阅，则深知利害，其所关于祖宗父母之荣宠羞辱，与自己身家之死生成败，并及子孙之贤否灭昌，明若观火，倘



天良尚未全昧，能不触目惊心，努力痛戒乎。将见从兹以后，各乐夫妇之天伦，不致贪欲损身，则齐眉偕老，既寿且康。而寡欲之人恒多子，而且其子必定体质强健，心志贞良，不但无自戕之过失，决可成荣亲之令器，此光之长时馨香以祷祝者。愿阅者共表同心，随缘流布，则人民幸甚，国家幸甚。

辟自由结婚邪说文序

（代撰）

人禀天地阴阳之气，受父母精血之质而生。其初生以至三四岁，一举一动，皆须父母抚育，自后虽能自行动，而诸凡事理，皆须父母安排教导，否则便不能生存于世。及其年长，则父母为之择配，俾得享男女居室之乐，以期内外相辅，得以奉父母而尽子职，绵世系而防老死。此天地固然之道，圣人法天制礼，俾人各守彝伦，以尽人道与子道耳。若不依圣人之礼，与父母之命，唯以两情爱恋而为夫妇，则与禽兽何异。彼不知好歹者，专效欧洲恶风，盛倡自由结婚，何不倡初生即不受父母抚育教导，而自由成立为人乎。彼若能一生于世，即自由成立，绝不受父母抚育教导，则自由结婚，实为至当之理事。若不能如此，唯年长能以自力致男女爱恋为标准者，即为逆天悖理侮圣蔑伦之极重罪人，以其心行，与禽兽无殊焉。无锡杨章甫居士，作文辟之，因为序引，以发所未发，冀倡此说者，咸觉悟云。



跋

归心堂跋

夫心者，即寂即照，不生不灭，廓彻灵通，圆融活泼，而为世出世间一切诸法之本。虽在昏迷倒惑具缚凡夫之地，直下与三世诸佛，敌体相同，了无有异，故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但以诸佛究竟证得，故其功德力用，彻底全彰。凡夫全体迷背，反承此功德力用之力，于六尘境，起贪瞋痴，造杀盗淫，因惑造业，因业感苦。惑业苦三，互相引发，因因果果，相续不断，经尘点劫，长受轮回，纵欲出离，未由也已。喻如暗室触宝，不但不得受用，反致被彼损伤。迷心逐境，背觉合尘，亦复如是。如来悯之，为说妙法，令其返妄归真，复本心性。初则即妄穷真，次则全妄即真，如风息波澄，日暖冰泮，即波冰以成水，波冰与水，原非二物。当其未澄未泮之前，较彼既澄既泮之后，体性了无二致，相用实大悬殊。所谓修德有功，性德方显。若唯仗性德，不事修德，则尽未来际，永作徒具佛性，无所恃怙之众生矣。故般若心经云，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夫五蕴者，全体即是真如妙心，但由一向迷背，遂成幻妄之相。妄相既成，一真即昧，一真既昧，诸苦俱集。如风动则全水成波，天寒则即柔成刚。照以甚深般若，则了知迷真成妄，全妄即真，如风息日暖，复还水之本体耳，故知一切诸法，皆



由妄情所现。若离妄情，则当体全空。以故四大咸失本性，六根悉可互用。所以菩萨不起灭定，现诸威仪，眼根作耳根佛事，耳根作眼根佛事，入地如水，履水如地，水火不能焦濡，虚空随意行住。境无自性，悉随心转。故楞严云，若有一人发真归元，十方虚空，悉皆消殒，乃照见五蕴皆空之实效也。归者，归投，归还，即返照回光复本心性之义。然欲返照回光复本心性，非先归心三宝依教奉行不可。既能归心三宝依教奉行，自可复本心源彻证佛性。既得复本心源彻证佛性，方知自心至宝，在迷不减，在悟不增。但以顺法性故，则得受用，违法性故，反受损伤，而利害天渊迥别耳。师导周居士，欲令子子孙孙，世奉佛法，乃以归心名堂，请题其意义，因书此以塞其责云。

梵网经心地品菩萨戒疏注节要跋

佛法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克论其要，唯戒定慧三法而已。然此三法，互摄互融，不容独立，而初心入道，则持戒一事，尤为要务。故楞严云，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是则名为三无漏学。是以如来初成正觉，即说梵网经菩萨戒。俾一切菩萨，并梵释诸天，与夫王臣士庶，若僧若俗，迨及娼优奴婢，三途恶道一切众生，同皆受持，是知此戒，乃如来炼圣烹凡之大冶洪炉也。良以六道众生，虽则尊卑贵贱，种种不同，而一念心性，尚与三世诸佛，无二无别，但由宿世善恶各异，致使今生果报不同。如来鉴本遗迹，以故普劝受持。倘能依教奉行，则宿世恶业，可以顿消，现生福慧，速得圆满。初则了妄即真，次则唯



真无妄，自可复本心源，亲证妙性矣。故云众生受佛戒，即入诸佛位。位同大觉已，真是诸佛子。又云汝是当成佛，我是已成佛。常作如是信，戒品已具足。此如来金口为一切众生所保任者，可不信乎。无名居士宿植德本，笃修净业，欲令自他同出苦轮，选净土著述之切要者，辑为净土津要。既而又辑续编，拟以梵网经弁之于首。又以经文深奥，不易窥测，开遮持犯，难以解了，不有注解，实难普益，乃以清陈熙愿所节略之梵网经疏注节要见选。则若文若义，自可一目了然矣。夫宏阐净土，何以首列梵网？良以欲生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欲净其心，非持佛净戒不可。果能持戒，则贪瞋痴心，不发现行，戒定慧道，彻底圆彰。恒沙功德，无量妙义，不求自得，具现心中。所谓戒为法界，一切法趣戒，是趣不过。况又加以真信切愿，执持阿弥陀佛万德洪名，则能念之心，与所念之佛，相冥相契。现生固已心佛不二，临终不生净土，将何生乎。纵令根机陋劣，未能如是。而以严持佛戒之清净身心，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迨至临终，感应道交，蒙佛接引，往生西方。即使带业往生，固已永脱轮回，高超三界，常时亲炙弥陀，自可速证法身，况已业尽情空者哉。其有自诩高明，藐视戒律，及与净土，谓自性清净，有何善恶持犯自他净秽。但任天真，即如如佛。从兹口口谈空，步步行有。听其言，则高出九天之上。察其行，则卑入九地之下。生为法门之败种，死作泥犁之主人。较彼带业往生者，尚天地不足以喻其否泰，况上焉者乎。其有欲现生亲得实益，临终决定往生者，请从持戒

念佛真实行去，自可不虚所望矣。

石印异僧守松草书心经跋

（以字迹相连不能割裂故未印）

此经文虽简略，理极宏深。性相互融，而真俗双泯。万法森罗，而一道清净。是以观照一起，顿空五蕴聚落，实相圆彰，诞登四德彼岸。语其广大，罄海墨而莫诠其义。语其精微，觅一字而了不可得。至圆至顿，最妙最玄。诚为诸佛之师、菩萨之母，六百卷般若之关键，一大藏圣教之纲宗。良由大觉世尊，鉴机说法，智慧自在，或博或约，妙理咸具。譬如月丽中天，影现众水。不但大江大海，悉现全月，即小而一勺一滴，无不各各皆现全月，而无或欠缺。猗欤懿哉。由众生具有生佛平等之妙心，感如来说此真空实相之妙经也。以故自唐至今，闻人名士，每事书持，多有读至数千万遍者。异僧守松，拟将此经，普纳含识八识田中，以为将来成佛种子，运不思议绝妙神笔，书写流通。友人以此帖见赠，拟欲石印，以广其传。又恐或未尽识，因离句楷书经文于后。爰跋数语，以企自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耳。须知此经在处，即佛所在，消除灾障，致多吉祥。务须恭敬供养，受持读诵，毋或褻黷，自取罪咎，则度一切苦，成无上道，若操左券而取故物矣。

清世宗御制普陀法雨寺碑文跋

（乙卯年代赵希伊作）

清世宗宪皇帝，夙植德本，乘愿再来，深入经藏，直





达禅源，宗说皆通，悟证邻极，秉灵山泗水之薪传，阐即心即佛之妙道。自法流震旦，二千年来，于皇帝中，最为第一。若非久证法身，现兹末世，即俗明真，广度含识者，其能如是也耶。佛法普利众生，大士随机赴感，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非大智慧，莫能形容。清世宗以时雨润物之义，极力发挥，可谓妙契佛心，罕譬而喻矣。予昔读浙江通志，见此碑文，不胜钦佩，定海厅志，亦复具载。今春来礼大士，见碑前供一玉佛，而为龕所蔽，无由观光，以玉佛来仪时，权供碑前。后以建殿无地，遂致常住，查之山志，复失此板，怅何如之。因秉烛恭录，乃祈寺主，刻于木榜，悬之亭内，又补刻志板，各述缘起。庶将来君子，皆得同沾法雨，共证真常云耳。

六度室跋

（代唐恁子作）

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名为六度，亦名六波罗蜜。梵语波罗蜜，华言到彼岸。谓由此六法，于生死此岸，度烦恼中流，到涅槃彼岸故也。然五度如盲，般若如导，五度无般若，不能究竟到彼岸。而般若如目，五度如足，般若无五度，亦不能究竟到彼岸。二者具足，则一一度皆能到彼岸，皆得名为波罗蜜也。开如和尚，以此名室，可谓知法，而其志与行，亦可想见。爰书此三字，并略述义意而赠之。



心归净处跋

（与刘智空居士作）

夫心者，灵明洞彻，湛寂常恒。有典有则，独为万象之主。无名无相，混融诸法之中。不垢不净，无一尘之可立。即色即空，具五眼而莫见。处尚不有，净从何来。净处既无，归将安寄。实际理地，不受一尘。说个心字，早成疣赘。若能于此直下契入，则其心之全体大用，彻底圆彰，了无余蕴，即可名为无心道人，即可与蕴空大士，比肩齐立，把手共行，普赴众感，现身说法。月印千江，风鸣万籁，遍法界感，遍法界应矣。设或根机陋劣，未能证入，且约生灭门中，指其趣证之方。既由迷心逐境，向外驰求，全智慧德相，变成妄想执著。固当唯精唯一，执持弥陀圣号，真信切愿，企其往生西方。持之久久，心佛一如，不离当念，彻证蕴空。妄想执著既灭，智慧德相亦泯，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不离当处，冥契寂光。唯此一处，方是吾人究竟安身立命之处。愿吾徒智空，普与法界众生，同赋归欤，则幸甚幸甚。

项伯吹先生定海县监狱讲经参观记跋

为政贵得大体，得大体则事无大小，皆有成效。否则但具仪文，而难得实益矣。大体维何？曰唯诚而已。当事者行政，果出于诚，虽异类尚能感化，况人为万物之灵乎哉。故虎不入境，鱼徙他方等异征，载于史册。而大学释书如保赤子曰，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以保赤子之心



保民，謀无不中。其言虽与不远者，唯恐人致诚未极，乃反激其致诚之心必至其极。系决断语，非犹豫语。定海邑令在东陶公，学道爱民，穷理尽性，于儒释圣人心法，大有所得。其居心行政，唯以己立立人，自利利他为本。甫下车，即痛念愚民失教，犯法囚监之苦，其原在于不知因果报应，福善祸淫，及生死轮回、三途恶报等事。一本利己之野心，不惧害人之恶报，故陷乎此。因拟欲与彼宣讲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三途苦楚、佛国安乐等，庶彼怵然惊怖，顿革先心，翕然信从，聿修后德。以知吾人一念心性，与尧舜无二，与佛无二，谁肯舐刀头之微蜜，而取割舌之祸。以随意雨宝之摩尼宝珠，俾永沉圜厕，不但了无所用，而且常与大粪同其臭秽乎哉。从兹敦行孝友仁慈，及戒定慧道，纵不能即生便与尧舜及佛之道德相齐，然希骥之马，亦骥之乘，希颜之士，亦颜之徒，当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以成就超凡入圣之最胜因缘。使圣贤佛菩萨垂训教人之真语实语，不付东流，其心方惬。夫因果报应，实儒教圣人治天下之大权。但其言约略，遂致儒者习矣不察，漠然置之。致使上焉者，只作自了汉，而不能移风易俗。下焉者即便肆意横行，以期享一时安乐。因兹世道人心，日趋日下，不可救药。乃命普陀前后两寺住持，择山中戒行精严，经教通明僧，为教诲师。两寺住持祈选在家通人，以充此任。陶公谓以言教者讼，以身教者从，教化狱囚，不徒在于能宣说也，遂举智德法师应聘。至开讲日，其布置，与其演说，及所拟之章程，无不一本于诚，居然以监狱为道场，以狱囚为法侣，为定海立县以来之所未有。



良以陶公知狱囚以失教而犯法，一本格物致知，明明德，止至善，及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作佛之意，而为此举，可谓知大体，本赤诚，不愧为民父母矣。而又不以光之不才见弃，以项君之参观记寄示于光。阅之，不胜欣忭，遂忘其固陋，略跋芜语。企阅者知教化狱囚之宗旨，并陶公之诚。想必有踵其事而为之者，当不止一二三四五六七也。虽然，其说法固不必尽用僧人。其所说若不以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三途苦楚，佛国安乐为本，纵令妙义能感天华，亦无实效。何也？以其无可动于中，而如风过树，泛泛然与己不相干涉故也。

往生论注跋

生死，吾人第一大事也。净土法门，了生死无上妙法也。一代时教，浩若渊海，其究竟畅佛普度众生之本怀者，唯净土一法而已。以下凡信愿念佛，即可带业往生。上圣若肯回向，速得圆成觉道。仗佛慈力，与唯仗自力，其难易固日劫相倍。天亲菩萨广造诸论，宏阐佛乘，复宗无量寿经，作愿生偈论，示五门修法，令毕竟得生，具显礼拜、赞叹、作愿、观察、回向之法。于观察门，详示净土庄严，如来法力，菩萨功德，凡见闻者，悉愿往生。昙鸾法师，撰注详释。直将弥陀誓愿，天亲衷怀，彻底圆彰，和盘托出。若非深得佛心，具无碍辩，何克臻此。夫净土一法，为一切诸法之所归趣。以故华严证齐诸佛之等觉菩萨，尚须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则文殊、普贤、马鸣、龙树、智者、慈恩、清凉、永明等，自行化他，同归净土者有由



来矣。知此，则唯执自力，不仗佛力者，可以怵然惊，憬然悟。以期现生即得出此娑婆，生彼极乐，与观音势至等诸上善人，俱会一处，常时亲炙阿弥陀佛，以冀证无生忍，圆满菩提而后已也。吾言不足信，请质之普贤菩萨，自可无疑矣。

大总统教令管理寺庙条例跋

昔如来将入涅槃，以其法道，付嘱国王大臣，令其护持流通。良以僧众舍俗出家，精修梵行，既乏资财，又无权势，纵能宏扬法化，难免外侮侵陵。若得王臣护持，则法化广被，外侮不生。以其强暴横逆者，息影而匿迹。调柔良善者，起信而投诚。故得大张教网，捞摭苦海之鱼。丕振宗风，彻见自心之月。内护外护，相需而行。则如来法化，自可横遍十方，竖穷三际，普令含识，同沐法泽。良由因闻佛法，方知从无始来，迷背本心，起贪瞋痴，造杀盗淫，致使长劫轮回生死，莫由出离。既知此已，便欲灭除苦因，企得乐果。从兹反迷归悟，兢兢业业。于心，则息贪瞋痴。于身，则戒杀盗淫。改恶修善，近则感人天之福乐。断惑证真，远则成菩提之觉道。由是恪遵佛教，严持自心，虽在暗室屋漏，长如面对佛天。人怀善念，国息刑法。阴翼治道，消祸乱于未萌。显辅政猷，敦仁爱而相睦。由斯利益，西竺此土，历代王臣，永遵佛嘱，莫不崇奉护持，惟恐流通传布之不广也。溯自东汉，法流中国，历千八百余年，莫不如是。迨至清末，法道衰微，哲人日稀，庸人日多，加以国家多故，不暇提倡。僧徒率多安愚，



不事清修，教网既弛，外侮自临。由是一班无信根人，覬觐僧产，无法可设，遂借开办学堂，以为口实，每有改佛寺以为学堂，夺僧产以饱己囊者，纷纷不一。及至民国初年，国基甫立，风潮愈甚，同人忧之，遂林立佛教会，屡恳政府保护。故于四年，遂有管理寺庙三十一一种条例颁布。其意虽善，但以未加详审。倘施行之人，稍挟偏私，则弊由是生，便成大碍。凡属法门缙素，莫不虑其后患，故屡有意见书，恳其修改。九年秋，程雪楼居士察其利害，又以意见书面呈大总统。既蒙俞允，批交内务部集议。十年春，方始修正为二十四条。详审斟酌，有利无弊，仍呈请大总统，以教令公布施行。然政府颁布，不能尽人皆见。而北京法源寺住持道阶法师，护教情重，遂拟急刊流布，以期僻山穷陋之处，缙素咸知，无或疑虑。问跋于余，以资鼓励。余曰，如来法道，虽藉外护之力，必须内护有人，始获实效。譬如外有金城汤池，虽则坚不可破，热不敢近，而内中主帅昏愚，抚民御兵，各失其道，则士卒百姓，皆成叛党，纵有金城汤池，亦何裨益之有。倘主帅明哲，善得士卒人民之心，仁政所及，谁不颂戴。四远闻风，悉来归服，则举寇仇皆为赤子，尽叛逆悉作良民矣。恳祈同衣，各各发菩提心，力修定慧，以如来无上妙道，自行化他，则人各感佛慈恩，仰僧懿行。自然无信心者，发起信心，有信心者，力行佛道。将见转残忍为仁慈，兵戈永息，变浇俗为淳风，世运升平。如是则上不负国家护持之至意，下不负自己学佛之深心，而佛恩亲恩，皆堪报答于万一。凡我同衣，尚期勉旃。

药师如来本愿经重刻跋

佛与众生，心体是一，而其所受用，天渊悬殊者，以其用心不同之所致也。佛则唯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度脱众生为怀，了无人我彼此之心。纵度尽一切众生，亦不见能度所度之相，故得福慧具足，为世间尊。众生则唯以自私自利为事，虽父母兄弟之亲，尚不能无彼此之相，况旁人世人乎哉。故其所感业报，或生贫穷下贱，或堕三途恶道。即令戒善禅定自修，得生人天乐处，但以无大悲心，不能直契菩提，以致福报一尽，仍复堕落，可不哀哉。是则唯欲利人者，正成就其自利。而唯欲自利者，乃适所以自害也。药师如来本愿经者，乃我释迦世尊，愍念此界一切罪苦众生，为说药师如来，因中果上利生之事，实为究竟离苦得乐之无上妙法也。众生果能发慈悲喜舍之大菩提心，受持此经、此咒，及此佛名号，推其功效，尚可以豁破无明，圆成佛道，况其余种种果位，种种福乐乎哉。然在佛心，固欲以无上觉道，全体授与一切众生，而众生智有浅深，固不得不随其所乐，令彼所求各各如愿也。须知药师一经，及与佛号，并其神咒，即释迦药师，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凡至诚受持者，即是以佛庄严而自庄严也。故玉琳琇国师，常持此经，及此佛号，以是禅教律净之总持法门。故受持者，或生净琉璃世界，或生极乐世界。待至豁破凡情，圆成圣智，则直契寂光，东西俱泯，而复东西历然，随愿往生，则与弥陀药师，同归秘藏，是名诸佛甚深行处。圣聪大师，以心安和尚所书之本，刻板



流通，欲令受持者发起正信，祈简明以告之。又此经系唐玄奘法师所译。其八菩萨，但举其目，未标其名。说咒一段，又复缺略。后之知识，欲令经义完全，故依七佛本愿经，添入说咒一段，共四百二十八字。依灌顶第十二经，添入八菩萨名。以三经原是一经故也。须知在昔贝叶，唯属钞写，或有遗亡，以致译文全缺互异。后人添入，深契佛心。故诸注者，咸皆宗之。恐以藏本对校，致生疑虑。故并书缘起，以庆完璧云（说咒一段，从说咒前复次曼殊室利起，至所求愿满乃至菩提止）。

闻经室跋

四大本无，五蕴皆空，根尘迥脱，心境俱寂，何者是经，何者是闻，何者是室。一念不生，前后际断，灵光独耀，觐体全真，何者非经，何者非闻，何者非室。能如是会，名善闻经。否则当读诵时，竭诚尽敬，如对圣容，亲聆圆音，自可契入深固幽远之经藏，亲见本具之佛性矣。愿吾徒契觉，笃信此语而契悟焉，则幸甚。

信愿念佛决定往生浅说跋

净土法门，为诸法之归宿，犹如大海，尽世间所有江河溪涧之水，莫不趣入其中。然一至其中，则同得海名，同成咸味。虽深广之极，莫能穷其边底，自浅而易见处论，其名体味性，固与深不可测处，无二无别。自世尊宏开此法以来，不知几何恒河沙恒河沙数众生，依教修行，往生西方也。良由历代菩萨祖师善知识，上宗佛意，下顺机宜，



循循善诱，令知所以，故得宿具善根者，同得出此娑婆，生彼极乐也。童莲国居士，欲令同人，同生正信，同发切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以古德所说，率皆文深义奥，初机不易领会，乃宗其义意，而以浅近之语言出之，因名之为浅说。须知能说之文虽浅，所说之法，乃九界同归，十方共赞，千经俱阐，万论均宣之无上甚深第一法门也。阅者倘不以浅近忽略而依行之，则虽未出娑婆，已非娑婆之久客，未生极乐，即为极乐之嘉宾矣。

莲荣堂跋

莲之为物，虽出淤泥，体常清净。人能一切不著，乐我天真，富贵贫贱夷狄患难，视若幻化，素位而行，自适其适。其淫移屈怨之情念，毕竟不生，庶几与莲相似，荣何如之。再进而论之，一切诸法，悉属生灭。勿道世间富贵尊崇，不足为荣，即令得作天帝，乃至上生非非想天，亦不足为荣。何以故？以天福一尽，复降人间，既生人间，难免造业，既造恶业，必堕恶道，长劫轮转，无有出期，辱莫斯甚，荣于何有。所可荣者，断尽烦惑，成菩提道，现身法界，度脱众生而已。然在凡夫地，于现生中，断难如是。固当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以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九品宝莲华中也。果能如是，则临命终时，感应道交，蒙佛接引，即得往生。从兹永离八苦，常享四德，亲炙弥陀，参随海众，闻法受记，速证无生。不但自己如是，倘能具大慈悲，发大誓愿，广修众善，普化一切，以此功德，奉为父母祖宗回向，亦得承斯善利，

同生西方。又况既生西方，证无生忍，则成无上道，获大涅槃，乃决定必得之事，其为荣也，又何加焉。莲荣之义如是，祈顾名思义而实行焉，则幸甚。

邓璞君义庄跋

人未有不为自身及与子孙谋者，而谋之之道，固宜参详。若为众为公，则其福泽绵长。为己为私，便如春露秋霜。倘或加以机械变诈，则何异服砒鸩以求长生，无不立见其死亡。且令神识永堕恶道，备受祸殃。本欲利己，卒成自戕。虽属自取，实可悲伤。宋范文正公置义庄以赡族，欲令族人恒受其利，故八九百年，长发其祥。璞君居士，上承父母之志，踵文正之遗芳，且令其子若孙并族中受赡者，咸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是盖财与法同施，色身与慧命同襄。其若自若他之福泽，殆与虚空同寿而无央。乃为发其隐义，俾其子孙与族人，并见闻者，同沐佛光。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 卷四

记

释迦如来真身舍利来仪记

（代撰）

中天调御，释迦世尊，尘点劫前，早成正觉。泯三际而住寂光，常享四德。愍九界而示受生，频垂八相。从初出世，乃至涅槃，演偏圆顿渐之法，施种熟解脱之益。六道四生，三乘五性，聆圆音而悟道，睹妙相以明心者，虽尽世界微尘，莫能穷其数量。然机薪既尽，应火亦息，晦迹归真，示现灭度。又以利益未来，悲心无尽，碎定慧所生丈六之金身，成金刚不坏八斛之舍利。于是八国均分，各起宝塔，普令含识，广种福田。后一百年，摩竭提国有阿育王，统王阎浮，威德自在。一切鬼神，皆为臣属。启其祖阿闍世王所藏舍利，役使鬼神，以七宝众香为末，造成八万四千宝塔，供养舍利，散布南洲。凡佛法未至之处，则安置于地中。东震旦国，有十九处。大教西来，次第出现，即今五台育王等是也。涅槃经云，若人以深信心，供养如来全身舍利，或供半身，四分之一，万分之一，乃至如芥子许，是人福德，与供养佛，无二无别。以佛舍利，即佛色身，皆由无作誓愿，同体慈悲之所示现。是以人天获得，悲喜交流，竭尽心力，恭敬供养。福如来出世，尚



在沉沦，今得人身，法已衰替。昔人履险涉危，尚多往求正法，现今水陆俱通，敢不巡礼圣迹，遂于光绪三十年乘轮西迈，观光暹罗，次及缅甸，后至锡兰。此三国者，佛法大兴，僧众虽多，不立烟爨，举国奉佛，设食待僧。凡遇礼拜之日，商贾悉皆罢市，同礼宝塔，共植来因。佛世芳规，庶几仿佛。次至中印度，伽耶王舍，恒河双林，显著圣迹，逐一巡礼。惜世远人亡，法替教弛，不闻降魔制外之音，但见荒烟蔓草之迹，缅想昔年，为之痛息。回至锡兰都城，适值重修宝塔，中藏舍利，百有余粒，恳祈数粒，福我东人。彼言舍利我国福田，此塔国王所建，何敢违佛犯法，私与外人。因日日礼塔，冀佛冥加，辄痛哭流涕，悲不自胜。如是十有二日，感动彼心，禀明国王，许十二粒。既满我愿，弥感佛恩。即回中国，相宜安置。普陀山灵石庵，乃善财参观音之圣道场地，因留三粒，监院静明，修木浮图而供养之。请九粒于四川宝光、龙兴、广德三寺供养。按西域记，僧伽罗国，即古师子国，在大海中，近南印度，即锡兰国也。国东南隅，有楞伽山，岩谷幽峻，乃如来说楞伽经处。昔阿育王弟摩醯因陀罗出家证道，游化此国，建立塔庙，大兴佛法，此塔乃其创建耳。夫如来舍利，神变无方。济度幽显，覆被人天。见闻瞻礼，皆植福寿之因。供养恭敬，并感尊贵之果。迷云尽而性天朗耀，罪雾消而慧日昭彰。三觉圆满于初心，万德具足于当念。以如是因，获如是果。凡我同伦，幸鉴愚忱。



释迦如来玉像来仪峨眉山万年寺毗卢殿记

(代撰)

窃以诸佛出世，各有时节因缘。像教流通，遍周十方三世。溯我释迦世尊，尘点劫前，早成正觉，住寂光清净之土，证法报圆融之身。又以愍念众生，悲心莫置，方便施化，应迹无穷。孺慕深而慈亲至，本不生而数数示生。机薪尽而应火亡，原无灭而频频现灭。如是垂迹，竖穷三际，横遍十方，惟本高而迹广，类源远流而流长。且据此番成道，时当周穆二年。造像功德经云，如来欲示孝道，升忉利天三月安居，为母说法。优陀延王渴仰于佛，以紫旃檀雕佛形像，承事供养，如佛无异。及至九旬已满，佛降人间。乃谓王曰，汝初为轨则，造佛形像，令诸众生，得大利益。汝之功德，无能及者。若人以金银铜铁等物，雕铸塑画佛像，乃至极小如一指大。此人现生灭无量罪，获无量福。后世尊贵豪富，信乐正法，展转修习，至成佛道。由是各国王臣，俱造佛像，至阿育王所造最多。迨夫大教东流，每有金石佛像，浮江漂海而来，涌地裂山而出者，载诸传记，多难具陈。懿哉世尊，慈隆即世，悲臻末劫。绝攀缘而赴众感，如一月普印于千江。住真际而应群机，犹一雨遍润乎万卉。善根未种未熟未脱者，令其即种即熟即脱。应以像身得度者，即现像身而为说法。天覆地载，莫喻斯恩。粉骨碎身，罔酬此德。清福大师宿植德本，笃修净业，往游印度，巡礼圣迹。回至缅甸，谨选美玉，雕佛三尊，请回中国。法体莹净，妙相庄严，岂良工之能琢，



疑古佛以再来。以本寺乃普贤菩萨圣道场地，历朝敕建，四众归崇。佛殿与峰峦齐峙，皇文共日月争光。本殿又为十方常住，僧众云集，一志精修道品，无时不启度门。因送一尊，供大殿内，普令缁素，恭敬供养。当知此像，即佛真身。非玉非石，即色即空。直须一心归命，毕世投诚，朝斯夕斯，念兹在兹。若能一念冥符，方知相相离相。其或六根解脱，自可心心印心。从此复本归元，尘消觉净。五蕴空而五眼具，三惑断而三德圆。于是波腾行海，云布慈门，四摄齐施，一法不著，尽来际以展转传持，俾慧命以永劫常住，是名真佛弟子，可谓知恩报恩。

陕西南五台山大觉岩西林茅篷专修净业缘起记

真如法性，生佛体同，迷悟攸分，苦乐天殊。故我世尊特垂哀愍。虽于尘点劫前，早成佛道，又复悲运同体，慈起无缘，不违寂光，示生浊世，出家修行，成等正觉，拯彼迷流，同登觉岸。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余会，随顺机宜，循循善诱。大机则示以五蕴皆空，六尘即觉，毕竟一法不立，直下万德圆彰。小机则曲垂接引，为实施权，令其渐培佛种，以作得度因缘。如上随机所说种种法门，虽则大小不同，权实各异，皆仗自力，断惑证真，方出生死，故于如来普度众生之怀，未能究竟舒畅。由是于诸法外，又复特开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一门，指极乐世界，以为本有家乡，指阿弥陀佛，以为无上慈父，令其发菩提心，持佛名号，以深信愿，求生西方。果能拳拳服膺，念兹在兹，则以己信愿，合佛誓愿，生佛相契，感应道交。现生



则业障消灭，福慧增崇。临终则蒙佛接引，托质宝莲。其有惑业已断，则即登补处，速证佛乘。纵令博地凡夫，通身业力，亦可仗佛慈力，带业往生。既往生已，即得迥出凡流，高预海会。惑不期断而自断，真不期证而自证。此之法门，全仗佛力。喻如跛夫日行数里，若乘转轮圣王轮宝，则顷刻之间遍达四洲，是轮王力，非己力也。毕世修行者，固然如是。即五逆十恶极重罪人，临命终时，地狱相现，若能志心念佛，即得蒙佛接引。良以佛视众生，犹如一子，于善顺者固能慈育，于恶逆者倍生怜愍。子若回心向亲，亲必垂慈摄受。又复众生心性，与佛无二，由迷背故，起惑造业，锢蔽本心，不能彰显。倘能一念回光，直同云开月现。性本不失，月属固有，故得历劫情尘，一念顿断。喻如千年暗室，一灯即明。此实一代时教最妙之法，上圣下凡共由之路，遍透九界之机宜，极畅如来之本怀。猗欤懿哉。何可得而思议也。及至大教东来，庐山创开莲社，一唱百和，无不率从。千五百余年来，潜修显化者，多难胜数。举其尤者，元魏则有昙鸾，陈隋则有智者，唐则有道绰、善导、怀感、飞锡、承远、法照、少康、大行。如上诸师，悉皆道超十地，德震九重，无一法而不通，唯此法以是尚。宋则有永明、昭庆、四明、长芦。永明则汇禅教律，归于一心，作四料简，偏赞净土。昭庆则血书华严，社结净行，宰辅牧伯，争先归依。四明则钞述妙宗，理极观道。长芦则拟结莲社，大圣书名。明则有楚石、妙叶、莲池、藕益，清则有省庵、梦东。莫不宗说兼通，行解相应，专重净土，普劝修持。在昔之时，禅宗诸师，多



事密修，殊少显化。自永明后，率多明垂言教，切劝往生，如死心新、真歇了、中峰本、天如则等。至于宰官居士，若刘遗民、白居易、文彦博、杨无为、王日休、袁宏道、周梦颜、彭绍升等，或结社以精修，或著论以敷宣。如上若圣若贤，若缙若素，异世同音，极力弘阐，故得莲风大振，普遍中外，滔滔然如百川万流之朝宗于海。良由华严法身大士，证齐诸佛之后，尚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观经五逆十恶，将堕阿鼻之时，若能十称佛名，即得高预末品。故得无机不被，无法不摄。如天普盖，似地均擎。森罗万象，无一不在其中，能出其外者。诚所谓九界众生离此法，上不能圆成佛道。十方诸佛舍此法，下不能普利群生。由是恒沙如来，出广长舌以赞扬。诸宗尊宿，发金刚心而流布。南五台者，系观音大士降伏毒龙，现比丘身所开道场。自隋至今千三百余年，其间高人轶事，以屡更沧桑，悉皆湮没，无由而知。至明季时，有性天文理老人，隐居无门洞（俗讹为湘子洞），后因游方至杭州，住于黄龙庵。莲池大师在家时，即与夫人汤氏归依座下，继则依之披剃，不久老人复返长安。莲池中兴净宗，其源实发乎此。理老若非出格高人，莲池岂肯屈身座下，始终依止乎。事载云栖法汇，莲池及太素塔铭中。夫观音大士，辅弼弥陀，度脱众生，此山又为中兴净宗发源之地，其主其山，皆与众生有大因缘。鹤年居士高恒松者，出身江苏，笃信佛乘，才登仕版，即弃簪纓，备询宗匠，效善财之遍参，普礼名山，同紫柏之游历。至止此山，已经二三。于民国三年，纠合秦僧，修普同塔于大台之下，俾十方禅侣，死有所归。复



建二静室，专修净业，以期若存若亡，咸获往生。后于禅悦之暇，游于灵应摄身二台之下（摄俗讹作舍）。见其岩高峻，其地平敞，恍悟宿世曾住此处，遂名其岩曰大觉。因建茅篷二座，专修净业，以远宗庐山，近法云栖，决志西归，故曰西林。量出家此山，曾侍大士香火，后以参叩知识，云游诸方，迄今三十余年，道业未成，以故久寄海上，无颜复回故乡。一日居士自长安来，令将净土法门，及此山此篷作一缘起，拟先刷印若干张，俾见闻者开发信心。继则立石篷中，以垂永久。因喜不自胜，撮略述之。虽词旨拙朴，无补法道，亦不暇顾云。

书华严经论过记

（代宽慧师作）

大矣哉华严经之为教也。称法界性，说常住法。依真如心，示即具体。理超象外，道契寰中。寂照圆彰，能所双泯。离凡圣之假名，绝生佛之称谓。然而珠在衣里，迷者不知。不得不于无可修中论修，无可证中论证。故有五十二位之次第，信解行证之浅深。所谓全性起修，全修在性。及至圆证妙觉，不过复其本体。于本体外，了无所增。但以智断究竟，彻露本地风光。圆满菩提，实无一法可得。因该果海，果彻因源者，此之谓也。十方诸佛成道，无不说此法门。十方菩萨修行，无不依此轨范。文虽八十一卷，六十万余言。而恒沙法门，包括净尽。无边妙义，显示无遗。全事即理，全修即性，全多即一，全他即自。故云十世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无边刹土，自他不隔于毫端。



故得受持诵读，罪山崩而福海洪深，书写流通，迷云散而慧日朗耀。慧宿生多幸，得入法门，往业甚深，心不契道，拟欲书此不思议甚深大经，忏除宿业。蒙寂山和尚、谛闲法师，及诸善知识，提奖赞助，得遂其愿。但以少阅经教，未谙规程，虽常燃香灯，随书随礼，而字体随便，不甚端整，孤陋寡闻，有过不知，时历二周寒暑，已书六十余卷。一日有一老宿见而呵曰，汝发心写经，拟欲资之以忏宿业，显本有，超凡入圣，了生脱死。其所希望，大不可言。如此草率，何以能上感三宝，下契自心。断烦恼以证真常，生安养以侍导师。岂不辜负自己一番苦功，与诸师赞襄之莫大恩德也耶。汝取华严感应传读之，见德圆修德等古德书经之懿范，与彼所获之利益，能不愧死。慧闻命之下，痛如割心，深恨最初不遇此老。因顿改前非，竭诚尽敬。虽拙朴仍旧，而恭谨笃至。一部笔法，前后不同，恐阅者见怪，故述缘讼过。亦冀一切四众，受持读诵一切经典，悉皆竭诚尽敬，无或怠忽，如对圣容，亲聆圆音。庶慧之罪过，藉以消灭，而当人之福慧，速得圆满矣。

重修普陀太子塔兼造荷花池栏杆碑记

（代了余师作）

一切众生，一念心性，与三世诸佛，无二无别，但以无始至今，从未悟故，迷真起妄，背觉合尘，反承此不生不灭常住佛性，而为起惑造业，轮回生死之本。如来悯之，随机说法，普令三根，随分受益。又以法音有间，塔像常存，故令四众，建立塔像，企其瞻礼投诚，渐种善根，一



覲聖容，永為道種，以作返妄歸真，背塵合覺，消除惑業，復本心性之最勝因緣。普陀乃大士示迹之胜地，历朝祝嘏之道場，自五代梁贞明間開山，迄今千有餘年，普門常啟，宗風不墜，允為震旦佛國，東南福地。當元季時，有孚中信禪師者，道高一世，德感九重，五坐道場，宏闡宗乘，王公大臣，多從問道，于天历时，住持普陀。至元統間，購太湖石，覓上妙工，造多寶佛塔一座，于寺東南隅，其高五層，計九丈六尺。上三層四面，各雕佛菩薩、羅漢聖像，慈容妙麗，俨然如生，精工妙手，悅人心目。宣讓王嘗從師問道，發心施資，故俗稱為太子塔焉。迄今五百八十餘年，歲月經久，兼以大海之中，咸霧颶風，烈日嚴霜，摧殘諸物，最易敗壞，故其塔頂已脫，聖像殘缺，石縫裂開，勢將崩倒。竊念前人建立，原為國民植福，忍令破壞倒塌，以泯滅古迹，與眾生福田乎。但以僧等財法俱貧，莫由措辦。戊午六月，適值錫周居士陳公性良來山，擬建道頭牌坊。吾友印光，偕余與法雨住持了清，共謂之曰，公宿承佛囑，宏護三寶。今太子塔，勢將崩倒，僧等愧無德能，無從設法。願不惜鉤力，為之重新。或可置彼修此，以急先務。伊應之曰，吾願已發，勢難中止。然既蒙見委，當努力代為諸師，募緣倩工，勉負責任。因具疏詳述愚誠。仗彼福力，蒙前大總統黎公、前大總統馮公、今大總統徐公，各出淨資，以增輝普陀，唱導四眾。一時名公偉人，悉發信心，協力贊襄，故于今春三月，隨即開工。俾多寶佛塔，又復從地涌出，普濟寺前，常見珍池欄楯。又開拓地基，創建塔院。筑正室五楹，偏廈四間，凡所需用，悉



皆具备。安一净行头陀，长时奉侍香火。定海县知事冯公秉乾闻之，不胜欢喜，随即出示保护，可谓宿具灵根，不忘付嘱者也。从兹入普门者，亲见多宝，修净业者，常游珍池。其功德利益，当与虚空同其寿量，非笔舌所能形容也已。功既成，乃述其缘起，勒之贞珉，永垂不朽。

普陀海岸道头创建水泥牌坊重修回澜亭碑记

（代了余师作）

观音大士，誓愿洪深，慈悲广大，于十方无尽世界，普现色身，随机说法，诸大乘经，悉载其事。然即就此方应凡夫机，所示之迹，亦复多难胜数，妙不可测，况普应六道，及界外三乘之大机乎。若非圆证法身，何能有此大用。锡周居士陈性良，沐恩甚深，报恩心切，拟欲同人，咸深感想，因建水泥牌坊一座于海岸，盖欲示人以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生死海中，唯有大士可为恃怙。因略叙伊沐恩之事，勒之贞珉。企后之来哲，同生信心，同蒙覆庇。庶可即妄明真，消人我之幻执，识心达本，证寂照之佛性矣。锡周居士，赋性忠厚，初唯讲求儒道之旨，于如来大法，及三世因果之理，尚未深信。夫人胡氏，宿有信心。礼佛诵经，寒暑疾病，修持不懈。年三十余，长子不育，行善益力。不久复有娠，将及诞期，乃得大病。二十九日不进饮食，不能言语，不能转侧，身瘦如柴，体热如火，名医束手，殆无生理。一夕夫人梦一老媪，手持数茎莲华，谓曰，汝由宿业，膺此恶疾。幸植善根深，以故我从南海，来安慰汝。随以莲华周身拂拭，曰拂汝业障，好生嘉儿。



遂觉身心清凉，爽快莫喻。因即苏醒，通身流汗，而热退身安，颜色温和，直与好人，等无有异。次日即生一子，适为三月三日上巳嘉辰。经此烧热饥饿二十九日，而儿体丰满庞厚，与无病者所生无异，今年此子已十岁矣。噫嘻异哉。居士荷蒙大恩，直同生死肉骨，方知佛经所说菩萨不思议利生之事，真实不虚。惜拘墟之士，以凡夫知见，肆口谤黷。适形其无知无识，坐井观天，徒为大悲主怜悯悲伤，而无从救度耳。哀哉。由兹信向之心，十分恳至。去岁来山，拟修牌坊。吾友印光以太子塔将颓，劝令置此修彼。然伊愿心已发，势难中止，故于今春，两工并兴，兼建塔院，及寺前池畔栏杆，并重修凉亭，需费五万有奇。虽亦广乞名望大老，各出净资，襄成盛举。然塔之崇高，池之庄严，坊亭之壮阔，鸠工选材，役夫无算，无一非居士慨输巨款，独力经营，以成就此功德庄严，信心宏愿，吁，可敬矣。捐助善士，悉载塔院碑中。兹特书此菩萨应化无量百千大海中一滴之相，令诸同人，生正信心，各各恭敬供养，称念名号，岂但常蒙加被，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已哉。倘能竭诚至极，何难断惑证真，超凡入圣。将来亦可如菩萨竖穷三际，横遍十方，普现色身，度脱众生也已。又观音大士，乃过去古佛，以大悲心，垂形九界，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但以众生机劣，无由得见本相。凡蒙祐者，多皆见为老媪。盖以随顺劣机，显示婆心。若谓实属女身，则于菩萨上同下合之道，毫未梦见在。



无著老人创建常明庵缘起碑记

（代化宏师作）

寂灭真宗，唯心本具，圆通妙道，非人莫宏。兴梵刹以辟普门，布慈云而注法雨。于法运垂秋之际，振将绝欲坠之宗，唯我先师无著老人其人焉。师讳立山，法名满圆，别号无著。道光五年乙酉，葭月二十五日，示生于松江金山顾氏。父即福本悟公。行年十四，父即出家。心欲随之，以母在不果。及至弱冠，礼父祝发。诣大崇福，受具足戒。以寇据南京，不便参方，遂住普陀，或居松江。晦迹韬光，无心应世。至同治庚午，掩关于伴山庵。日礼华严，遍参海众。时法雨寺，凋敝已极，住持虚席，本山尊宿信真和尚，率诸法眷，叩关请师。辞不获已，遂允许之。壬申春进院，寺产素薄，香积不充，破屋颓垣，荒凉满目。师伤之，以兴复为己任，竭力经营，整理修葺，四方檀信，布金恐后，不数年间，百废具举。虽未全复当日旧制，而大局已有可观矣。久之，意欲憩息，专修净业，因筑庵于寺西清凉冈之麓，额曰常明，盖取心性寂照圆融，横遍竖穷之义，欲人修因以克果也。光绪甲申春，退居是庵，决志西归，念佛不辍。又令庵内二时课诵，二时念佛，永为恒规，寒暑无间。置稻田三百二十二亩，除拨无著公堂一百亩，余者永为常住念佛资粮。又化开等置田四十四亩，以助念佛诸师衣单之费，其详列后。老人尝曰，末世众生，障深根钝，向上一著，不易凑泊，大悟尚难，何况实证。唯净土一法，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上圣下凡，皆当修持。



良由此法，全攝果觉，以作因心，因该果海，果彻因源，即世相以达实相，以凡心而契佛心，所赖绵佛法，翼国政，感人心者，唯此一法耳。汝辈当恪遵之，毋或废弛。庶可不负四恩，均资三有。后之当家，若有废此成规者，非我弟子，即会同法眷，立时摈黜，毋或容隐，以负我心。至己丑年腊月初一，安然神逝。僧腊四十六年，世寿六十五岁。所度弟子数十人，能继迹者，唯有化闻。宏等虽列门墙，未登阃奥。其所悟处，不得而知。不敢推高以滥圣，亦不敢就下以屈贤。姑摭其言行大纲，以明此庵之缘起云（按法雨寺，自明万历八年开山，前清两次敕建，洪杨之乱，衰败不堪，无著乃复重兴耳）。

砌普陀山仙人井功德碑记

（代戒如作）

圆通大士，永劫常住此山。超尘仙人，不时安居斯地。虽像教未至，凡俗莫睹夫慈容。而应身所居，仙真恒瞻乎佛日。故秦之安期生、汉之梅子真、晋之葛稚川等，悉皆寄寓兹山，修真养道。所饮甘泉，名仙人井。及至梁贞明间，始建道场。则大士宏慈，由天章而广被，仙人古迹，随佛法以流传。其井前邻大海，上覆土窟，入地丈余，从下涌出，极旱不减，大涝不增，酷暑则凉，严寒则燠，质沉重而清澄，味甘美而润泽。信士饮之，多愈沉疴，故闽粤吴楚之朝礼此山者，必瓶贮携归，以为法药。若非大悲法水，从菩萨大慈悲心中流出，俾饮者近愈疾病，远证菩提，其能灵验远著之若是耶。四明杏村干居士，来山进香，



饮水而甘，询其名义，称叹不已，遂恺然施资，命衲经理，用石砌井，兼铺井道。上建一龕，中供大士，左奉龙王，右安仙人。欲后之取此水者，行清净道，彻法源底，见观音于当处，培佛种于将来。醍醐入口，疾病离身。心地清凉，永无热恼之逼迫。前程远大，常登仁寿之康庄。衲嘉其诚恳，略叙颠末。勒诸贞珉，以告来哲。

江苏兴化刘庄场贞节净土院碑记

佛法者，九法界公共之法也，无一人不堪修，亦无一人不能修。以凡有心者，无不同具佛性，但以迷而未悟，反承此佛性功德之力，起惑造业，轮回六道，经尘点劫，莫能出离，岂不大可哀哉。然以生佛同体之故，遂感如来出世，为之倡明。由兹舍俗出家，力修定慧，断惑证真，了生脱死者，何可胜数。亦有居尘学道，即俗修真，亲证法身，诞登道岸，如维摩居士、傅大士、庞居士等，全家修持，俱证圣果。此诸大士，为物作则，足知其人皆可修，修必获益也。故自法流东土，王臣士庶，闺阁英贤，不离尘劳，精修净业，遂得亲见佛性，断惑证真，与夫感应道交，蒙佛接引，带业往生者，又何可得而胜数也。鹤年居士高恒松者，江苏兴化人也，宿植德本，笃信佛乘，年当弱冠，即慕真修，弃俗世之缠缚，事选佛之宏猷。于是遍历丛林，咨参宗匠，冀其顿明自性，彻悟唯心，报答四恩，济度群品。高堂奉养，托之夫人，数月一归，以修定省。而夫人某氏，赋性贤淑，克尽孝道，虽复于归，志慕清修，以故居士无失养之忧，高堂得底豫之乐。若非宿愿所结，



其能如是也耶。及至椿萱凋谢，遂得无所顾虑，如天际野鹤，任意飞腾。由兹五台峨眉，天台鸡足，所有名山圣道场地，每多一再巡礼。独于终南观音大士道场，更有深契，恍悟宿世曾住此山。足见多生多劫，久修佛道，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也。民国十年，自鸡足归，回家祭扫，见夫人已老，孤身无依，念其代己奉亲之劳，悯其守节清修之志，因将本宅，改为贞节净土院。以其令贞女节妇居之，专修净业，求生净土，而立名焉。乡绅好义者，为之稟县出示，凡高氏子孙，及各界人士，不得干预，以此院系私业义币所建，与庵庙性质各别。原产若干亩，增置若干亩，岁所收租，以供院中人衣食之费，量入安人，庶无亏空。其修建之费，皆居士挚友之所协助。正室三楹，以作佛殿，内供西方三圣坐像，俾诸人于中，朝暮礼诵，以备往生资粮。两旁厢房，悉为安宿之所。其来住者，贞女节妇，皆无所择，但须长斋念佛，决志往生，性情柔和，无诸乖戾，不事妆饰，不茹葷酒，断绝俗亲，不妄游行者，方可。否则概不许住。又于每年夏冬，两佛诞日，延请通法女士，讲说旬日，庶修途宗旨，各各悉知。不至以了生死法，获人天福，此则上宏下化，一举两得，即悲成敬，二田兼备。是以此议一成，而好义诸友，乐为捐输，如广东简照南、简玉阶、潘达微、李柏农、黎乙真，及沪上诸居士，各随心力，出资相助。以其事与恤嫠局相同，其利益则天地悬隔故也。彼不过令其身有所托，不致饥寒，而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诵经咒，不戒酒肉，唯恤现生之志，不计没后神识之归于何所。居此院者，镇日持佛名号，



晨昏恳到忏悔。岂但生有所托，不虚度日，兼令没有所归，永出轮回，意美法良，猗欤懿哉。此法既兴，后必有通法义士，行之于恤嫠局。庶可贞节英贤，同预莲池海会。其为功德，无能名焉。

陈圣性贞女贞孝净业记

真如法性，生佛体同，迷悟攸分，凡圣迥别。欲复本有之心性，须断幻妄之惑业。欲断惑业，非严持净戒，力修定慧不可。戒定慧三，力极功纯，则妄惑彻底消灭，本心全体显现矣。譬如磨镜，垢去明存。明本镜具，非从外来，特仗揩磨之缘，以显发耳。虽然，仗自力修行，断惑证真，颇不容易。断见惑如断四十里流，况思惑乎。见惑一断，即证初果，预圣流，尚须七生天上，七返人间，方可断尽思惑，以证四果。虽云十四番生死，而天上寿长，固不易以年月论也。初果圣人，欲了生死，尚如是之难，况具足惑业之凡夫乎。若证四果，则生死根本永断，超出六道轮回之外。若发大悲心，入世度生，则乘愿示生。非如具足惑业者，随善恶业力所牵，升沉于六道之中，自己一毫作不得主也。自力了生死，非宿根深厚者不能。末世众生，何能企及。于是如来特开一净土法门，俾一切若圣若凡，上中下根，同于现生了生脱死。其慈悲救护之心，至极无加矣。其修持之法，亦须严持净戒，力修定慧，而兼以生信发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信愿真切，念力精纯，现生亦可证圣，临终直登上品，则入菩萨位，证不退地矣。纵根机陋劣，未能如是，但能至心念佛，则心佛相



契，感应道交，临命终时，必蒙佛慈接引，带业往生。下至五逆十恶之人，临终地狱相现，若心识不迷，有善知识教以念佛。其人生大怖畏，生大愧悔，虽念数声，即便命终，亦可仗佛慈力，接引往生。一得往生，则永出轮回，高预海会。渐次进修，必证佛果。仗自力了生死，如彼之难。仗佛力了生死，如此之易。凡有心者，皆能念佛，皆可往生。有血性汉子，决不肯令本具之真如佛性，背悟净缘，随迷染缘，长劫轮回于六道之中，而莫之能出也。陈圣性贞女者，原籍安徽怀宁县人也。父仲龄，业商于扬州甘泉，遂家焉。母高氏。贞女生于清咸丰九年，姊妹三，长即张绍春之母，贞女居仲，与其妹皆自幼茹素，不食荤腥，是盖具有夙根者。其弟三，长树声，前清江西候补知县。次茂之，三茂如，皆业鹺。贞女年及笄，父故，母欲为之择聘，贞女即痛哭流涕，誓愿为北宫之女婴儿子，撤其环珞以养其母，至老不嫁。其妹则以出家焚修为职志，贞女则以居家侍奉为职志也。母知其志不可夺，遂任之。母有洁净癖，其饮食衣履衾枕床帐之属，无不日新又新，虽地板仰篷亦必一日一揩，三日一涤，故凡婢媪之任使，皆不称意。惟贞女则烹纫浣濯，能体亲心，力役服劳，不容旁贷。暇则念经礼佛，日无虚旷，纵佳节盛会，亦从不出门游观，其尽心孝养，笃修净业也如此。非特恪遵女训，实乃真奉佛法。后复归依三宝，受菩萨优婆夷戒，圣性乃其法名也。及母去世，痛极终天。此后依弟而居，修持愈谨。近数年来，绍春信佛日笃，曾来其家，喜其志道相同，遂不复归。过年余，诸弟强迎归。未几，自知不久住世。



以诸弟，及弟妇，唯知世礼，不解佛法，恐临终彼等悲恋，乱其正念，致失利益，遂至其妹之尼庵，以期正念往生。未久，示微疾，促绍春与三弟至，命请具德僧为剃发作尼，兼为说戒。又令死必火化，俾一物不存，脱体无依方好。绍春许之。遂沐浴，著法服，端坐念佛。绍春令诸尼，及诸弟，同念佛相助。诸弟悲不自持，绍春力诫勿乱正念，诸弟遂皆忍悲念佛，久之，气绝，绍春仍令大众一心念佛二小时，其面相转加光华，远胜生时。其一生修持之力，于此发现，当必往生西方，亲预海会。否则何克有此瑞应耶。时在民国十年十二月十七日丑时。世寿六十有三。虽临终剃发为尼，以无几日，兼欲显彼一生守贞尽孝之懿德贞心，故仍以贞女称焉。今春绍春来普陀，礼大士，详述其事，祈余作记，以发其潜德之幽光。余按观无量寿佛经，净业正因有三。一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此四种属世善。二受持三归，具足众戒，不犯威仪，此三种属戒善。三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此四种属慧善。前二大小随人，此则唯属大乘。此十一事，若全若半，乃至一事，以深信愿，回向净土，皆得往生。况贞女且有多分，兼以平生专心念佛，岂得不生。其预知时至，并气绝后面相转加光华，足可为证。因将净土法门所以，及贞女贞孝净业懿行，略述大端。以冀闺阁英贤并一切善信，闻风兴起。各守己分，兼修净业，则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倡妇随，主仁仆忠。愈修净业，愈敦伦常。生益得其令名，没即托质净土。视彼唯知世谛，不解佛法，业识茫茫，无本可据，徒具佛性，全体迷失，



轮回于六道之中，墮落于三途之内，尽未来际，了无出期者，不可同年而语矣。凡见闻者，各宜勉旃。

乌程周梦坡居士夫人诞期放生碑记

一切众生，一念心性，与三世诸佛，了无二致，但以迷而未悟，故长劫轮回于六道之中，永无底止。虽则人天善道，较三途恶道，苦乐悬殊，然皆随善恶业力，常相轮转，则善道不足恃，恶道诚可怖。岂可不培植善因，妄造恶业，恃己之强，陵彼之弱，取水陆空行一切众生，杀而食之乎。在昔佛教未来，儒宗圣人，皆以世间伦常设教。于吾人本具佛性，及六道轮回，升沉转变，与夫断惑证真，超凡入圣之若理若事，皆未发明，故不禁杀。然其不忍之心，已彰明较著，垂训于世。如书之鸟兽鱼鳖咸若。论语之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之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礼之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珍，即肉也。足知杀生一事，儒宗亦非不戒。但以教道从权，姑未永断耳。夫有故而杀，则其杀者固少。无故不食肉，则其食肉者，年无几日矣。后世教道衰替，习为残忍，遂以肉食为家常茶饭，只图悦口，不一省其物类之苦，可不哀哉。及至佛教东来，则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及迷之则生死轮回，了无已时。悟之则彻证涅槃，永劫常住之实理实事，究竟阐明。方知纒纒异类，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不但不敢杀而食之，又思令其各得其所。由是圣君贤相，哲士鸿儒，多皆仰遵佛训，俯培己仁。或茹素而断葷，或戒杀而放生。



其嘉言懿行，载诸史册。亦企后人同修慈心，愍彼物类，同具佛性，由恶业因缘，堕于畜道。我今幸生人道，若不加怜恤，恣意杀害，难免来生后世，怨怨相报。楞严经云，杀彼身命，或食其肉。经微尘劫，相食相诛。犹如转轮，互为高下，无有休息。除奢摩他，及佛出世，不可停寝。然奢摩他道，殊不易得，如来出世，亦不易逢。敢不近法先贤，远遵佛教，推吾恶死之心，拯彼待烹之辈，以祈消除宿业，培植善根，永断杀害之因，同证长寿之果哉。乌程梦坡居士周庆云者，南浔望族也。乐善好施，世德相承。其祖母许太夫人，赋性慈善，福寿双全。自六十以来，每逢生日，必诫诸子，毋事举觞。令以其费，作济贫救难，恤嫠育婴，施衣施药，种种善事。懿德令闻，一乡钦仰。至七十九岁，特以五百缗钱，起放生会。诸子仰体母慈，敬叙其事，勒石家庙。以期本宗子孙，并诸见者闻者，同发善念，修长寿因。而居士与其德配张夫人，恪守家规，笃信佛乘，唯以利人济物为怀。今其夫人年周花甲，亦欲仰嗣徽音，出资五百圆，于杭州西溪秋雪庵，起放生会，以代祝寿之仪。而其子若孙，亦能先意承志，以悦其亲。居士又欲竖碑一通，企闻风兴起，共挽劫运。因以其事，委光叙述。光自愧财法俱贫，无补世道，而一念愚诚，唯欲世人同发慈心，共修净业。生为娑婆无负欠人，没入极乐莲池海会。因忘其固陋，略述戒杀放生之所以，并周氏世德之大略云。

循陔小筑发隐记

孝之为道，其大无外，一切诸善，无不弥纶。然有世出世间，大小本迹之异。世间之孝，服劳奉养以安其身，先意承志以悦其心，乃至立身行道以扬名于后世。虽其大小不同，皆属色身边事。纵令大孝格天，究于亲之心性生死，无所裨益，所谓徒徇其迹而不究其本。况乎杀生以养以祭，俾亲之怨对固结，永劫酬偿不已者乎。出世间之孝，其迹亦同世间服劳奉养，以迄立身扬名，而其本则以如来大法，令亲熏修。亲在，则委曲劝谕，冀其吃素念佛，求生西方。吃素则不造杀业，兼灭宿殃。念佛则潜通佛智，暗合道妙。果能深信切愿，求生西方。必至临命终时，蒙佛接引，托质九莲也。从兹超凡入圣，了生脱死，永离娑婆之众苦，常享极乐之诸乐。亲没，则代亲笃修净业，至诚为亲回向，心果真切，亲自蒙益。若未往生，可即往生，若已往生，高增莲品。既能如是发心，则与四弘誓愿相应，菩提觉道相契。岂独亲得蒙益，而已之功德善根，莲台品第，当更高超殊胜矣。而况以身说法，普令同伦发起孝思乎。此其孝方为究竟实义。非若世间只期有益于色身及现世，竟遗弃其心性与未来而不论也。是知佛教，以孝为本。故梵网经云，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又于杀盗淫各戒中，皆言应生慈悲心、孝顺心。于不行放救戒中，则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由是言之，佛教之孝，遍及四生六道。



前至无始，后尽未来，非只知一身一世之可比也。知是而不戒杀放生，吃素念佛者，岂究竟至极无加之孝乎哉。杭垣紫荫张公，孝思无既，亲没数十年，每一念及，尚复挥涕。因念亲故，专念佛名。盖以我此色身，即亲之身，我既为亲念佛，亲必蒙佛摄受也。其孝也，可谓兼世出世而两全之也。而有其父必有其子，其令嗣馨谷，善体亲心，笃修净业，广行众善。初则遍请名贤，发挥祖母费太孺人，苦节抚孤，德镇坤维之贤，刻其文为旌节录，冀所以慰祖母之贞灵，而安父终身孺慕之孝思也。继则以父常时思慕，因筑一室，罗植松竹，额曰循陔小筑。中供祖母之像，四壁铺张名贤题咏，以期其父常奉颜色，而致其如在之诚也。又以循陔小筑，遍求名贤题咏，一以彰其父之孝思，一以冀感发于同人。深合观经孝顺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之道。既有净业正因，必获往生实果。然则紫荫公之父子，及诸眷属，虽则尚居娑婆，实皆西方极乐世界中之诸上善人也。世之欲孝其亲者，可不以此为法乎哉。

佛顶山路旁造铁栏杆碑记

（代文质和尚作）

圆通大士，誓愿洪深，法界有情，等蒙摄受。一切处普门示现，真智无方。东南海补怛名山，应迹有在。无方故逐形随类，施同体之慈悲。有在故航海梯山，报罔极之恩德。由是历朝钦敬，举世尊崇。无非欲祝同康以翼郅治，消灾厉以福黎元。因兹三寺鼎立，众庵棋布，各宏祖道，共阐佛心。惟慧济一寺，基踞山巅，名曰佛顶。纡屈数里，



路由顽石以砌地，盘桓千仞，人若历梯而登天。每至香期，来往绎络，足履滑石，甚属危险。前住持文正，募诸檀信，铺以石条，即彼险道，变作康庄。虽仍巍巍陡峻，而复步步坦平，但以旁无遮护，回避犹觉惴惴。大护法大椿祝公，宿植德本，笃信佛乘，秉居廛为政之权，行即俗修真之道，适来进香，睹此景象，遂发大心，遍竖铁栏，普令来者，登圆通场，行安隐道。得大无畏，不劳每步看脚下，获大总持，了知佛阶在个中。由金绳路，逢左右原，自下地宛转扶掖，一直至山穷水尽。从兹入于佛慧，亲见观音。如斯功德，直与普门施无畏力，同体相用。当必由斯顿超十地，圆满三觉。岂止身心安泰，吉祥萃于厥躬，瓜瓞绵延，余庆覃于后裔而已哉。

济南净居寺重兴碑记

实际理地，了无生佛之名，修持门中，乃有凡圣之号。心体本寂，因烦惑而昏浊顿现，妄性原空，由觉照而真常独存。是知不变随缘，十界之升沉迥异。随缘不变，一心之体用无殊。然此心此理，含生共具，而彻悟彻证，唯佛一人。故我世尊，示生世间，成等正觉，随机说法。大根则直示一真法界，令其无住生心，以迄断惑证真。小器则详谈三世因果，令其趋吉避凶，而为入道方便。虽千机并育，法无定相，而万派朝宗，咸归觉海。举凡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与儒教规程无异。至于明心见性真穷惑尽之事，则儒教发挥未及。以一则随顺世情，一则直示心体。若究其本，则灵山泗水，同居一地，东鲁西竺，实无二天。



由是古之王臣，无不宏护，今之贤哲，悉皆研究。以其能阴翼治道，显淑民情，消祸乱于未萌，证本具之佛性故也。济南为齐鲁名区，文献之邦。当唐宋法道盛时，固已梵刹相望，迄今世远年深，人亡教弛。几多丛林，悉皆湮没，纵有寺宇，尽成子孙。不但当地缁素，末由闻法，兼以来往僧侣，无处安息。对鳧居士潘公守廉者，宿承佛嘱，乘愿再来。读书明理，学道爱人，昔年之善政，一一载于口碑。戒杀放生，吃素念佛，近岁之修持，种种勒诸心版。其救难济贫，护法安僧之诚，直可以追给孤而继文正。每念末世人民，如盲无导。以为省会之地，绝无十方丛林，则高僧无缘莅止，正法莫由宏通。其三世因果之理，一心具造之道，或几乎息，将何以拯世俗之沉溺，登斯民于觉岸乎哉。于民国七年，与济宁普济庵德馨退居相商。馨师令本庵方丈健慧，赴省觅地，见东关净居寺故址十余亩，可作道场。其寺建于北宋，现成荒丘，仅存佛殿三楹，亦复势将倾颓。首事欲修，苦无其力。适值慧师以募地开建丛林告，彼固素服潘公馨师慧师之德，遂欣然奉送，且稟县立案，以为证据。潘公以古稀高年，遂走京师。祈国务总理翼卿靳公，为之提倡，靳公即捐二千元。时潘公令嗣复，任财政总长，阖潭共捐五千元。又随缘乐助，约六千元。遂于九年春开工，至秋落成。时值榆关田蕴山督军，建节山左，笃信佛法，慨捐千元，极力提倡，并派代表，前往督饬，故得速观厥成。计修佛殿，天王殿各三楹。其周围之祖堂、伽蓝殿、方丈、念佛堂、禅堂、斋堂、大门、客堂、客厅、厨库等，共五十余间。虽无所谓危楼回带，



閣道傍出之概，亦可以行參禪念佛，宏法利生之道矣。至九月十九，為佛像開光，成立道場，懸掛鐘板，其焚香禮佛者，肩摩踵接。時有孺子墮井，蒙佛救護，安臥家中之異。后有老人痼疾，夢人令飲井水即愈之祥。至十年，濟寧大旱，而瘟疫盛行，群取此水，以飲以禱，則甘霖普沛，瘟疫頓息。於是咸稱聖水，因建八角亭以覆之，特勒碑記其事。噫嘻異哉。誠之所至，金石為開。此固潘公馨師慧師之誠，發起諸人之誠，以成此道場。而眾誠相感，故佛慈俯應，以有此不可思議等事。足征心佛眾生，三无差別，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感應道交，有如影響。然寺雖成立，僧無養贍，亦不能安居行道。潘公又復募金一萬二千元，存魯豐公司，按一分二厘起息，每月得洋百四十四元，以作寺中火食，及諸凡應用，則可供常住僧二十人，及掛單僧十人。后若有大慈善家，再捐巨款，則規模即可按資開擴矣。寺成之后，馨慧二師，相繼歸西，因請天目退居能和老人，暫為維持。今請兗州華嚴寺妙蓮和尚為住持，寺中修持，專主淨土，不傳戒，不應酬經忏。信心施主來寺念佛，或打佛七，以荐先靈，以祈福壽，則無拒。以淨土法門，乃一切諸法歸宗結頂之法，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為如來普度眾生之無上妙道，實凡聖同登覺岸之特別法門。末世眾生，根機陋劣，修余法門，難得實益。以一切法門，皆仗自力，唯茲淨土，全仗佛力。仗自力，須斷惑證真，非最上利根，不能現生了脫。仗佛力，具真信切願，縱最下鈍根，亦可帶業往生。二法相較，其難易遲速，奚啻天淵。所以十方諸佛，出廣長舌以贊揚，



两土圣贤，发金刚心而流布。撮举大要，以告同人，倘能谛信，利益无尽。施资芳名，具列碑阴。仗此功德，必得现生福寿增荣，临终弥陀接引矣。

常明庵万年念佛会碑记

即彼凡情，显如来藏。以果地觉，为因地心。导六趣以登九莲，超三界以享四德，于五浊炽盛之际，作一生圆满之宗者，唯兹念佛一法为然也。昔立山老人，重兴法雨，十有余年。既欲退居静室，专修净业，因筑是庵，以为己及徒辈，尽报投诚，期归安养之所。境界寂静，隔绝尘嚣，规矩严肃，毫无方便。非不贪世缘，甘受淡薄，笃志修持，求生净土者，不能住焉。前清宣统二年，值了谛师当家。有居士陈乐之、顾寿彭等，来山进香，寄居是庵，见其肃肃庵规，济济僧众，远接匡庐之莲社，近承云栖之净宗。了谛师又为详谈念佛一法，事虽简易，理极圆顿，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为如来一代时教无量法门中之最上宗要。一切法门，恒沙妙义，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以故吾祖立山老人，建立此庵，用接后昆。彼等一闻，遂发大心，纠合同志数十人，人各输洋若干圆，立一万年念佛会。即于次年二月十九日为始，至二十五日圆满。其夜设放施食，普济孤魂，永为定例，一无容改。其庵将此净资，除建会费用外，尽数置产。所收租课，充续建之法费，其有余盈，助常住之道粮。诚恐岁久无稽，用勒贞珉，庶亿万斯年，无或废弛。将见常明道场，香火日盛，十方檀越，信心愈隆，同入佛会，同念佛名，同生佛土，同成佛道。

功德利益，何能名焉。其规矩等，详列于后。

普陀普济寺化身塔记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窃谓不知其由，虽痛何益。须知一切众生，随业流转，受生六道，生不知来处，死不知去处。由罪福因缘，而为升降，展转轮回，了无已时。如来悯之，示以由惑起业，由业感苦之因缘，以及常乐我净，寂照圆融之本体。令其了知由无明故，遂有此身。即此色身，全属幻妄，不但四大非有，兼复五蕴皆空。既知蕴空，则真如法性实相妙理，彻底圆彰矣。又恐或有执情固结，未能解脱，俾舍报之后，用火焚化。庶可令未离著者，速得离著，已离著者，速证法身。兼使现前大众，悟知此身，无有真实，用彼之身，以作证明。所谓应以灰身灭迹得度者，即现灰身灭迹而为说法。焚化之制，盖由此设。凡属僧徒，悉皆遵行。当唐宋法道盛时，在家通人，亦多遵行，不独唯僧为然也。普陀，为观音大士道场。普济法雨，为十方共住丛林，来往僧众，实繁有徒。凡有亡者，悉用火化，而化身之窑，法甚拙朴，不但多费柴火，且致骨杂灰土。同生诸居士，宿根深厚，笃信佛法，发菩提心，行利济事，遂仿外国之法，研究斟酌，必期合宜，特备工料，与前后两寺，各造一座。以其形若塔，故名为塔。每塔费千有余圆，可谓真实功德矣。塔甫成，适有往生者，不三句钟，焚化净尽，而骨灰悉存铁函，了无零落灰土中者。因兹大众欢喜，祈勒石志之。铭曰，

受身之始，厥由无明。迷本真如，妄生爱情。



爱情既起，幻质斯托。遂认为我，永不能觉。
如来愍之，特设方便。俾彼存亡，俱离我见。
身既叵得，我从何有。圆灭四相，顿空五蕴。
生灭既灭，寂灭现前。真如法性，复彼本然。
离幻妄相，发菩提心。回向净土，觐光寿尊。
闻法受记，证无生忍。乘大愿轮，度诸可愍。
令彼一切，同生西方。咸于未来，作法中王。

普陀法雨寺化身塔记

甚矣，众生之我执坚固而难破也。只此色身，本地水火风四大所成，而妄执为我。如油入面，永不能出。反将不居阴界，不属凡圣之真我，全体迷背。如镜蒙尘，莫能照鉴。故华严经云，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但因妄想执著，而不证得。若离妄想，则一切智、无师智，则得现前。是知众生心性，与佛同俦，特因执著，莫能受用。可不哀哉。以故如来种种说法，令其了知从前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之非，则常乐我净之真身，寂照圆融之真心，自可全体显现矣。又以身相耸然，根机钝者，亦难了悟其妄，不生执著。迨其舍报之后，一经火化，顿成乌有，则存者亡者，皆可悉悟其四大假合之身为非身矣。同生诸居士，宿有灵根，恪修净行，利人心切，护法情殷，以向来之化身窑，不甚适宜，拟欲改良，殫精研究。仿外国之法而变通之，与法雨普济各造一座。其形类塔，名化身塔。所费计千余圆，意美法良，功德无量。铭曰，
众生迷背，非我计我。如蚕作茧，如蛾赴火。



本有真我，反不顾问。四大幻质，唯此是认。
如来悲愍，种种开导。兼令火化，俾全智照。
既知其妄，即识其真。得无碍智，见本有身。
乘此智身，回向净土。获无量寿，居诸补处。
不违安养，遍入十方。普令迷徒，归本家乡。
由是众生，咸复本性。福慧圆足，续佛慧命。
愿此功德，普及一切。法界有情，俱登正觉。

镇海李太夫人燃灯照海记

一切众生，具有佛性常光，举凡明暗通塞远近，悉皆彻照无遗，固不假日月灯明，方能有见也。无奈众生迷昧本性，背觉合尘，致此佛性常光，变作烦恼无明。不但暗塞远处不能见，即近在目前，若无日月灯光，虽泰山亦不能见，况其他乎。由是轮回生死苦海，如盲无导，了无出期，可不哀哉。大觉世尊愍之，为说种种契理契机之法，使其返妄归真，背尘合觉，以复其本具之真如佛性。又恐根基稍劣，现生未能断尽烦惑，再一出世，复成迷昧。遂开一仗佛慈力，往生西方之净土法门。无论上中下根，但能具足真信切愿念佛名号者，则决定往生，万不漏一，实为如来普度众生之无上第一妙法。犹如乘大火轮，于大海中，普拯沉溺，同登彼岸，有缘遇者，幸何如之。镇海李太夫人者，云书之母也。宿根深厚，现行精纯，笃修净业，广行方便。不独母仪闺壺，德镇坤维，实堪表率乡闾，力护圣教。普陀悬峙大海，为观音大士应化道场，其最高处，名曰佛顶。登峰四望，海阔天空，诚堪开扩心怀，增长智



识。清光绪三十年甲辰岁，赵君馥畴、屠君景三，于此造一灯塔，俾常夜燃之，以破船行迷方之险。又建三楹佛堂，令凡来此妙高峰顶者，一一亲见观音。太夫人亦为伉助若干圆。继念此灯，原属佛光，不但令来往船筏，不迷方向，兼复使四远见者，忆念大士，欲供永年灯油，以净业纯熟，即便西归，因嘱其子云书为之设法。癸亥春，山灵欲令规模廓大，兼使后来之人，同种善根，遂假祝融之力，以撤去旧建佛堂。慧济寺僧，复为募建。云书遂以七年长期公债票五千圆，施于慧济寺，指定专供灯塔灯油之费。该票利息周年六厘，计银三百圆。俟抽签还本时，即将此银，用置田产，以所收租，充灯油费，佛顶常住，此灯不灭，而贤母孝子之心光，亦随佛光常昭明于亿万斯年也。彼世之追逐声色，挥金如土，至于父母兄弟，皆不过问者，闻云书之风，能不愧死。余故乐为之记，盖欲一切众生，同以佛法之明灯，破除烦恼之昏暗。由兹共出生死苦海，同归极乐家乡，作弥陀之真子，为大士之良朋而已。

重修百丈大智怀海禅师塔院记

自世尊拈华，迦叶微笑，正法眼藏，涅槃妙心，遂得永传。而西天四七，东土二三诸祖，心心相印，固已腾辉竺震矣。迨至南岳让下，出马祖一，其启迪之法，超越常格，机用无方，善巧莫喻。即彼迷情，示本觉心，不离当念，超凡入圣，如惊天霹雳，闻之则丧身失命，如甘露醍醐，尝之则起死回生。不但如来大教，悉彰常住真心，且令山河大地，全显法王妙体，直教举世间形形色色，咸归



本地风光，尽宇宙法法头头，亲见当人自己，故得会下杰出八十四位知识，而怀海禅师，实为第一。当野鸭飞去，鼻头扭回，振威一喝，耳聋三日时，直如金像脱模，光明遍照，狮子出窟，威猛无敌，遂于百丈山，大开选佛之场，以一法不立之洪炉，铸万德本具之佛体。其自行化他也，则律教莲圆修无间，戒定慧一道齐行。其随机说法，了无辙迹。而灵光独耀，迥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念，即如如佛一段，最为亲切。深虑法久弊生，严立清规，预为防范。殆禀佛律制，以期因时适宜耳。遂为天下丛林金科玉律，而天下师表阁，由兹建焉。其律身也严，作务必先众，或有阻之，则不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训。其诫众也挚，故有不昧因果一语，令彼误道不落因果者，立脱野狐业报之身。若约实际理体而论，则凡圣生佛，因果修证，俱不可得。若据修持法门而谈，则如来上成佛道，众生下堕阿鼻，皆不出因果之外。明理性不废事修，则为正知。执理性废弃事修，则成邪见。毫厘之差，佛狱立判。前百丈主人，欲拯末世狂慧之堕落，不惜现身示报，实与百丈禅师，砧锤相成，煅淬相济，俾后之禅者，彻悟不涉因果之理，实行修因证果之事，以期究竟彻证而圆彰焉。此两百丈之深心，学者不可瞞盱读之也。其山属江西奉新县，其寺当百丈创建后，即敕赐为寿圣禅寺。宪宗元和九年，百丈示寂，寿六十六岁。穆宗长庆元年，敕谥大智禅师，塔曰大宝胜轮。塔距寺二里许，自唐迄今，千一百余年，其法道不无兴衰。赖有负荷法道之人，为之住持，故得寺塔常存，宗风依旧。



清末以来，屡罹兵灾，加以荒歉，以致寺无高人，塔院颓败。民国八年，岁在己未，寺主自成师，不忍祖道湮没，躬请先勤和尚住持，永为十方传贤丛林。至十二年，先勤交与了然，二人系法门挚友也，同念祖师塔院，破败不堪，乃具启募于诸方同衣，得洋若干圆，遂将塔殿献殿，揭底重修，而院墙僧寮，悉令完好，共用洋若干圆。余者赎回田地若干亩，以供塔院住僧道粮。夫剥极则复，否极则泰。先勤了然二师，先后住持百丈，殆非偶然。塔院既修，欲发挥百丈道要，与寺塔兴复之由，命光记之。光愧不知禅，姑就百丈故事，及现事，而直言之，俾未来诸贤哲，有所考稽焉。又自世尊入灭以后，凡诸寺宇，莫不以佛为主，而特立其殿于寺之正中。百丈立清规，凡祝釐祈祷佛诞等，皆于大殿诵经，而朝暮课诵，更不待言。自宋高僧传，以前立佛殿，后树法堂，讹作不立佛殿，唯树法堂。而杨大年作清规序，遂踵其谬。不思若无佛殿，凡诸祝釐祈祷等，当于何处施行。将寺中并无一佛耶，抑供佛于偏殿耶。无一佛，则与外道无异。自居正位，供佛偏殿，以行祝釐祈祷等事，则与蔑国慢佛何殊。只此最极显著之讹，自宋及元明清，年将近千，无人表正。俾百丈禅师，横遭诬蔑，岂不令人痛心疾首。证义记改作不立余殿，先树法堂，亦不成话。此乃一时急先之说，岂可以为永垂定范。故将事理略表于此，以期后贤知宋僧传，及各藏清规序之讹。俾百丈禅师，大畅本怀于常寂光中，则幸甚幸甚。

重造小白岭五佛镇蟒塔功德碑记

(代撰)

大觉世尊，视诸众生，犹如一子。以其一念心性，原与三世诸佛，无二无别。由迷背故，不但不能亲得受用，反承此不生不灭常住佛性之力，起惑造业，轮回六道，久经尘劫，莫能出离。因兹示生世间，成等正觉，随机说法，令得度脱。其有善根未熟，并未未来世一切众生，皆亦已作得度因缘，所谓流通经教，遍示未来。及其一期事毕，即入涅槃，以大慈悲，化火自焚，碎万德庄严之法身，为八斛四斗之舍利，为令众生，礼拜供养，增长福田，作成佛因。由是天上人间，龙宫海藏，各分舍利，起塔供养。人间一分，八国均分，阿闍世王，独得八万四千，供恒河中，设立剑轮，而为守护。百年之后，有其曾孙，名为阿育，统王阎浮，威德自在，承佛遗嘱，振兴佛法。取其舍利，役使鬼神，以七宝众香为泥，一日之中，造就八万四千宝塔。将欲遍布南洲，耶舍尊者，以手障日，五指放光，为八万四千道，令诸鬼神，各捧一塔，随光而趋，至光尽处，即为安置。凡佛法未至之处，皆置于地中。迨后法化传通，悉皆次第出现，如育王五台等塔是也。良以众生在迷，不了六尘当体即是真如实相，因兹起惑造业，长劫沉沦。诸佛设教，不过就彼所迷之六尘境界，一一示其当体即空即假即中，令其转迷为悟，识心达本。故楞严云，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皆如来藏妙真如性。三祖云，六尘不恶，还同正觉。东坡云，溪声即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



如是则见色闻声，皆堪识心达本，况如来金口所说之经，及真身舍利，并其形像乎哉。虽此方教体，在于音闻，然其闻法获益者，固不如见相获益者之普遍常恒也。以故三世诸佛，无不令人建立塔庙，造佛形像，以其一经触目，八识田中，已种成佛种子，从兹渐渐增长，毕竟得成觉道。由是历代圣君贤相，通方哲人，多皆建立塔庙于名山胜地，令见者闻者，同种善根，此震旦塔庙之来源也。四明鄞县东，小白岭镇蟒塔者，县志，及天童寺志，皆云唐会昌初，其岭有巨蟒，作祟肆毒，行人患之。时天童住持，厥名藏奂，灭后敕谥心镜禅师，乃五泄之子，马祖之孙，洵属大士乘愿示生，一生奇迹，动人景仰，实天童开宗之始祖也。闻其妖异，即往度脱，先施以食，令身安乐，次为说法受戒，令心开悟，兼有所依。所施之食，原属有馅馒头，以法力故，化为无量，蟒食不尽，悉变为石，遍布山间，及与地中。今其遗迹，为馒头石，表白里黑，形质酷肖。其蟒既受法食，又闻法要，遂得消除业障，脱离蟒身。师即依法焚化，拾其余骨，瘞于岭冈，建塔其上，六楞七层，高十余丈，中藏佛像，及诸经咒，以期其蟒，仗佛慈力，速证法身，凡彼种类，皆不兴作，以故名为镇蟒塔焉。又期人天鬼神，瞻礼供养者，植菩提之胜因，结成佛之远缘。自唐及今，千有余年，风雨漂摇，霜雪陵轹，倾颓已半，势将全倒。凡属见闻，莫不嗟叹，谓保存古迹，开垦福田者，何竟寂无其人耶。清末天童住持寄禅，亟欲重修，未及动工，赍志西逝。继席净心，其志更切，以寺中工程甚多，力不暇及。今住持文质，急欲了此公案，乃与净师，



戮力同心，各出衣資，并募檀信，襄成胜事，由是缙素欢喜，随力赞助。肇始于民国八年己未冬，告成于十二年癸亥夏，凡五易寒暑，故得复见宝塔，从地涌出。唯旧塔六楞实心，今作八楞空心，盖拟如来眉间白毫，八楞中空，具足光明，众生蒙光照触，直下离苦得乐，近生人天，远预圣流之义。于最上层，供五方五佛，取毗卢法身，位居十界极顶，具足四智菩提。又示从凡夫地，冀证佛果，必须脚踏实地，遵修道品，渐次增进，断惑证真，直至智断究竟，方可彻证本有法身常乐我净四德实义。顶用铜铸，作葫芦式，底节中空，内贮佛菩萨像，及大藏经目，并大乘经咒，以表一体三宝，三德秘藏，不离当处，究竟圆彰。又经是如来法身舍利，像属如来报化二身，冀瞻礼围绕，供养赞叹者，于未来世，同证如来所证功德。中上二节，实以净沙，用镇其颠。其级七层，高十余丈，巍巍然为觉道之宏标，荡荡焉为迷途之良导。塔之周围，高筑院墙，庶芜秽不入，而易为守护。塔之前面，建屋数楹，安一净行头陀，长时奉侍香火。共用银圆五万有奇，功德芳名，另刻于石。以此功德，恭祝国基永固，治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凡倡首经营，出资运力，并现在未来，见闻瞻礼，竭诚尽敬，供养赞叹之人，同皆惑障冰释，吉庆云临，富寿康宁，备膺厥躬，戒定慧道，悉具当念，业尽情空，见本来之面目，福足智朗，证常住之法身，生作娑婆自在之人，没入莲池清净之会。如是则庶可满净文二师造塔之本愿，而亦不负出资檀信赞成之盛心也。因叙缘起，用勒贞珉。



金陵妙悟律院垂裕记

如来大法，以真如实相为体。此体生佛皆具，在佛不增，在生不减，但以佛则究竟证悟，生则彻底迷失，致使升沉迥异，苦乐悬殊耳。如来愍之，随顺机宜，说种种法，令其返妄归真，背尘合觉。其法之大宗有五，曰律曰教曰禅曰密曰净。律者佛身，教者佛语，禅者佛心。佛之所以为佛，唯此三业。众生果能依佛律教禅以修持，则众生之三业，遂转而为诸佛之三业。三业既转，则真如实相，自可亲证矣。犹恐障深业重，不易成就，故以陀罗尼三密加持之，则转识成智，转烦恼成菩提矣。又恐根器或劣，现生不能了脱，再一受生，难免迷失，则生死轮回，穷劫莫出。由是特开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一法，俾上自等觉菩萨，下及逆恶罪人，同于现生，往生西方，则上圣速成佛道，下凡得预圣流，此如来抚育一切九法界众生之宏规也。然宗虽有五，道本一贯，五宗圆具，方可随机各宏一宗，便可上续如来慧命，下启群生昏蒙。否则单轮只翼，何能行远飞空乎哉。律为教禅密净之基址，不持律，则教禅密净之真益不得，如修万丈高楼，地基不坚固，则未成即坏。净为律教禅密之归宿，不念佛求生西方，则律教禅密，皆难究竟。以净土法门，乃十方三世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之成始成终法门。所以华严证齐诸佛之等觉菩萨，尚复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西方，以期圆满佛果。况其余一切圣贤，与未断见思之凡夫乎哉。妙悟律院，向以持律念佛为修持。住持安静和尚，切恐后人昧厥宗猷，则兴此院



之明禪老人，及己之一番苦心，便歸滅沒。祈光敘述大意，以為後來住此院之大眾誡。按此院，乃前朝古剎，清咸豐時，已敗壞不堪。兵燹後，只存破屋三間。明禪老人不惜心力，為之興復。又得安靜師之繼述，則成一淨業道場。但以產業無多，不能普納海眾，而朝暮課誦，經聲佛號，固與諸方叢林，了無有異也。當最初建立時，地痞輒來攪擾，意欲侵占，明老持之以忍，遂得消其戾氣。後猶占去院右若干地，不久則家敗而不能有，售與他人，其人亦不能有，乃售與本院。因開溝渠，掘出鉢鈴等法器，知道場地基，龍神守護，占者俱不吉祥，復得歸還原主耳。愚人不知因果，每欲侵占寺產，而不知其龍天懷瞋，冥冥之中，折福折壽，所損實重也。刻論因果，俗人尚輕，僧人更重。但俗有身家，其報易見，僧止一己，其報難知。凡僧之住此院者，各須真為生死，發菩提心，嚴持禁戒，篤修淨業。如是則生為世間福田，沒入蓮池海會。倘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則其人格，便成下流。若更破齋犯戒，敗壞佛門，則成魔王眷屬，地獄種子矣。此院，乃明安二師，及施主心力所成，安住其中，不肯修持，便與侵占常住無異。古德云，十方一粒米，大如須彌山，吃了不修道，披毛戴角還。若更身主其事，暗相偷竊，則一氣不來，直墮阿鼻地獄，上火徹下，下火徹上，經百千劫，常受焚燒，莫由得出，豈不大可哀哉。安靜長老，痛念法弱魔強，欲振興僧眾之奮修心，欲消滅俗眾之侵占念。冀彼俗則五福備膺，克昌厥後。僧則三學圓明，丕振宗風。故令作此垂裕之記，以期此院永興無替，常宏法道，則法界眾生，同蒙利益矣。



甲寿径缘起碑记

四明多佳山，而太白为最，天童选佛场，适居其中。自西晋惠帝永康元年，义兴祖师，在此结茅潜修，感太白星变为童子，以供役使，从兹成大道场，故名其山曰太白，名其寺曰天童。至唐而法璇心镜等师，宏禅宗直指之道，愈加恢阔。自后千三百年来，法道常兴，宗风不坠，至今犹推为禅宗首刹，盖以负荷法道，代有其人故也。诚可谓得最胜之地，方可宏最胜之道，建非常之事，必须待非常之人，地灵人杰，两适其会，殆有大因缘，非偶然也。由天童寺左转里许，即为玲珑岩，其峰峦奇峭，如削如画，凡骚客游人至此，无不兴遗世脱尘之想。自此曲折而上，经大溪流、小溪流，至磐陀石。再上至悟心洞、飞来峰、拜经台、观音洞、善财洞，路几二里，固已经数次曲折矣。而极目千里，确有登东登泰之致。况乎遥观大海，天水冥同，令人心胸开廓，似非人间世者。然路径未辟，登陟殊艰，颇为遗憾。梦坡居士周庆云者，宿根深厚，现行清高，世德相承，热心公益。于癸亥秋，寿值华甲，遂来天童，作诸佛事，以祈先亡祖祢，同生西方，现在眷属，俱增福寿。一日游玲珑岩，见其山境胜妙，大畅所怀，而路径崎岖，深拂兴意，遂慨然发心修筑，托其友方君佩绅经理，净心退居督工，以十阅月告竣。自玲珑篷前起，至善财洞止，计一百五十丈有奇，需银一千一百五十余圆。又建石坊一座，需银四百圆。乃名其径与坊，皆曰甲寿。过大溪流，路傍有泉，亦名之为甲寿。窃谓甲者，首也，既云甲



寿，当无有超出其上者。以人生百年，如日过隙，留此遗迹，以伴名山，冀彼来者，同皆著眼。或谓世间诸法，生灭无常，称为甲寿，岂即能不生不灭耶。须知佛法，无所不在，何得离世间法，以说佛法。果知见此坊，行此径者，则此坊此径，即不生不灭无始无终之佛法。昔世尊至因地布发掩泥处，指曰，此处宜建一梵刹，时贤于长者，持标于佛指处插曰，建梵刹竟，即时诸天，散华赞叹。且道建坊筑路，与插标建刹，是同是别。若道是别，则古今岂有二致，若道是同，则何得斥为生灭。夫法无生灭，生灭在人，有具眼者，见此坊此径，当必直下亲见自己本来面目。其为寿也，尽未来际，亦无有穷。其或未然，且依经所说，生信发愿，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则仗佛慈力，速得亲证。甲寿之义，如是如是，具眼者当不以吾言为谬也。

九江居士念佛林莲社缘起碑记

念佛一法，乃如来一代时教中之特别法门，实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正觉，下化众生之成始成终无上要道。今特立以为林者，缅维远公东林结社，开念佛之先声。了义居士，深知此法契理契机，遂于千余年后，极力提倡，重兴莲社，追彼芳踪。虽知自他智慧浅薄，迷惑深厚，而不容已者，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倘能认真提倡，自可同声相应，固无所论其古今难易也。因兹不辞劳瘁，策厉进行，不遗余力，以冀远近见者闻者，同皆兴起，提倡举行，以至遍周寰宇，岂区区为此一处计乎。然宏扬佛法，道场为本，初则借寓他庵，不但不能持久，而且地址偏僻，



往来不便，遂于癸亥年，舍己住宅，为念佛林，其愿力之勇毅宏深，实为罕有。其宅四重，临街一重，向租米铺，年得二百余元，以供林中零用。二重作招待，及会计之所。三重作大殿，中供西方三圣接引像，以常时礼拜瞻仰，临终自易于感通也。四重为净土延生堂，备列捐款各人父母牌位，以期存则福增寿永，没则直登莲邦。且各有楼，以为阅经坐禅之所。居士既发此心，同社之人，悉生景仰，各随其力而为培植，或造佛像，或置庄严，及诸供具，凡道场所应用者，罔不备焉。从兹修持讲演，既得其所，将见善信源源而来，远近各各相效，于以祛凡情而了佛性，挽劫运以致太平，生为圣贤之徒，没预莲池海会。庶不负世尊说法，历代诸善知识宏扬，及了义居士舍宅提倡之一番大慈悲心，与自己即心本具之真如佛性也。原夫净土法门，理极宏深，唯佛与佛，乃能究尽。勿道博地凡夫不能测度，即久证法身之菩萨，亦不能尽知。以故世尊说此法门时，十方恒河沙数诸佛，出广长舌，同声赞叹，普令众生，同生信心，且深叹释迦世尊能为甚难稀有之事。世尊亦自谓我于五浊恶世，行此难事，得阿耨菩提，为一切世间说此难信之法，是为甚难。而普贤菩萨，令华藏海众，同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非成始成终之要道，能如是不。是故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往圣前贤，人人趣向，如群星之拱北，众水之朝东也。念佛之人，能如是信，若不往生者，日月当逆行，天地当易位矣，有是理乎。愿见闻者，同皆勉旃。

五台山秘魔岩中庵石窟接引佛装金记

五台，为文殊菩萨，与万菩萨，历劫常住之圣道场地，华严经名为清凉山。盖即此凡圣同居之地，在菩萨分上论，即是常寂光净土，圆离一切烦惑热恼，究竟清凉也。秘魔岩秘密寺，乃木杈和尚，以木杈直示祖师西来意处。凡闻名者，无不生景仰冀慕之心，况身历其境者乎。去寺不远，曰中庵，傍岩建立。其岩高数十丈，其岩窟颇宽大高深，就中塑一接引佛像，高二丈余，极其圆满庄严，盖欲来者同礼慈容，同念圣号，临终同蒙接引往生西方耳。思泰大师，未出家前，至此礼佛，发愿为佛装金，后出家受具，遂募诸善信，以了此愿，共用银二百余圆。祈予略将生佛同异之致，弥陀普度之慈，为之发挥，以示来者。窃惟吾人一念心体，与佛无异，由迷而未悟，故其心相，则天渊悬殊也。然相虽悬殊，体仍无异，如太虚空，虚明洞彻，了无滞碍，由云雾尘霾故，便成晦塞昏浊之相。须知即此正晦塞昏浊之时，其虚明洞彻之体，仍复如故。是以诸佛悯众生具此真如佛性，由迷背故，反为起惑造业受苦之本。因兹多方引导，令其返本還元，求其下手易而成功高者，无如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也。以众生信愿持名，感弥陀慈悲摄受，故无论上中下根，同得仗佛慈力，往生西方，较比仗自力断尽烦惑，方了生死者，不可同年而语矣。以故佛为众生现种种身，以作得度因缘。须知此像，即佛真身，以众生机劣，见之为像。以佛而论，则身土不二，理智一如，何一法非佛真身，而况此万德庄严之妙像乎。蒲衣童



子云，此山一草一木，皆具文殊智慧德相，岂此佛像不具如来智慧德相乎。但以众生机劣，应以像身得度，特现像身而为说法耳。果能深信此理，不但此像即是真佛，而六道一切众生，一一皆是真佛。当悯其愚迷，多方开导，俾其同念佛名，同生佛国，待其见佛闻法，证无生忍时，方知道自己本来是佛，今始亲证。彼以强陵弱，杀彼之身，悦我之口，及互相竞争，杀人盈城盈野，不但不生痛伤，而且以为得意者，其迷背罪过，无可为喻，其将来受苦，何其有极，思之，诚可畏也。故谨以此理为全体是佛，而彻底迷背者告，冀其立即醒悟，勿负如来现身接引之慈，则国家幸甚，众生幸甚。

岳运生居士往生记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但由迷悖自性，以致轮回生死，无有了期。如来欲令复本心性，随顺机宜，说种种法。然欲仗自修持力，于现生中，做到真穷惑尽，以出轮回而了生死者，末世实难多见。唯修净土法门，无论上中下根，老幼男女，但具真信切愿，以至诚心，念佛名号，求生西方，兼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待至临终，即得蒙佛接引，往生西方，则万不漏一。以仗佛慈力，获此巨益，如乘轮船以渡海，非自己本事能然也。以故历代诸菩萨祖师善知识，悉皆极力提倡此法，以其是了生死之捷径，成佛道之要法故也。岳运生居士者，步云之父也，名泰元，字运生，事亲至孝，乐善好义，天性忠厚，无所适莫。步云于数年来，颇于佛法，生正信心，吃素念佛，



唯诚唯谨。因劝其父母，同皆吃素念佛，求生西方，并以显浅易解之净土书，为之解说，令其常看。其父遂知自心本具佛性，但以惑业障蔽，不得受用，幸有此仗佛慈力法门，俾我等少善根劣机众生，于现生中，即得横超三界，高预九莲，何幸如之。从兹心心忆念，冀遂所怀。至今七月初，略示微疾，初八日早起，念佛毕，嘱步云速备衣棺，吾将去矣。待衣棺备齐，乃沐浴著衣而卧，步云戒其家人，切勿哭泣，令失正念，同声念佛，以助往生。又劝其父，随声心念，虽不闻声，其口辄动，久之遂止，盖已去矣。又复念三小时，方始哭泣。而其父面带笑容，室浮异香，三日入殓，相貌如生，其为往生，可决断矣。步云日与家人，灵前念佛，以冀莲品增高，无生速证，藉报劬劳之恩，以尽人子之分。又步云以才小职卑，薪水无几，仰事俯畜，颇形拮据，向蒙其表叔茅少甫将军，贴补所需，此次衣棺葬费，皆系少甫所出。少甫公正廉明，清风高节，忠于国而孝于亲，推其遗爱，故能视步云如子，而步云感其悃悃，故亦视少甫如父。步云吃素之因缘，实由少甫而始，少甫若能由步云而笃修净业，吃素念佛，以期生入圣贤之域，没归极乐之邦，则相得益彰，两全其美矣，因并记之，以为世劝。

汪含章夫人往生记

道之在人，如水之在地，无处不有，苟不加穿凿之功，则其水决难发现。众生心性，与佛无二，由无明锢蔽，致佛性功德，莫由显现。故华严经云，奇哉奇哉，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智慧，但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若离妄想，则一切智、自然智，即得现前。如来一代所说，皆为对治妄想执著之法药，而念佛求生净土一法，尤为圆顿直捷，以其以果地觉，为因地心，故得因该果海，果彻因源。自法流震旦，一切四众，由念佛而往生西方，彻证本具佛性，以圆成觉道者，不知有几千万亿也。汪含章夫人者，江易园居士之德配也，宿根深厚，赋性淑贤，其事父母，奉翁姑，相夫教子，律己持家，皆足为闺阁法。而且居心仁慈，故于惠施贫乏，救放生命，每每行之。此诸善举，悉由勤俭而得，使其好逸妄费，将有自顾不暇之虑，况能济人利物乎哉。易园多年职任教育，唯欲培植真正人才，不惜心力，为之讲授，积劳成疾，于民国八年，卧病不起，医药罔效，势甚危险，有友人以息心念佛相劝，渐获痊愈。既又遍阅佛经，方知佛为大圣人，其教有不可思议之事，且悲昔之不知，幸今之得闻也。于是劝其父母，与其夫人，并及儿女，同修净业。由是夫人虔持佛号，兼诵弥陀普门大悲等经咒，决志求生西方。去岁十月有疾，当痛苦时，辄发大愿，愿速往生，见佛闻法，证无生忍之后，乘佛慈力，回入娑婆，度苦众生，心极恳切。月晦之夕，语侍疾者，楼上佛堂，木鱼声甚清亮，屋床壁间，皆金字经，光明照耀，汝曾见闻与否。又三日前，其姑梦金光满室，光中菩萨，不计其数，意谓其媳之病，当速痊愈。须知此皆净业纯熟，净境现前之象。至次日十一月朔未时，结跏趺坐，念佛而逝。逝后神色端严，了无死相，通身悉冷，头顶犹温。先时两腿肿胀，不能动屈，及至将逝，遂如平时，



故得跏趺而逝，如入禪定也。易園率其儿女，并诸道友，至诚念佛，助其往生，过五句钟，方始安置。设祭待客，概不动荤，村人欲送公祭者，易园止之，令每日来一班人，念佛一期，约二句钟。一则免人虚费，二则实益亡人，三则曲引诸人，同种善根，四则冀开风气，普播佛恩，实为丧事最善新例，凡有信心者，各当依行焉。殡殓之后，易园以书寄普陀法雨寺，并汇百圆，祈光相宜为作佛事，以祈未往生则即得往生，已往生则高升莲品。光令念佛堂十六人，打一佛七，又为开示念佛法门之利益，与易园居士之真诚，诸师闻之，悉皆竭诚尽敬。至三七日，其姑祝曰，媳逝多日，生西也未，愿托梦见告，以慰我心。是夜其子有朋，梦信报纷至，乃取一信，往楼上佛堂看。见佛堂中悬一大灯，光明四彻，远逾电灯。开函见画一张，中有大红莲华，华有台座，华下列小字两行，不复记忆，周围有众多小华，华下之水，其色如银，此日即法雨佛七圆满之日也。得此数征，可知决定往生。夫众生之心，与阿弥陀佛之心，觐体相同，若以信愿忆念相感，必致弥陀慈悲誓愿摄受。故此间发心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七宝池中，即生一朵莲华，倘精进不退，则其华渐见广大，待至其人临终，佛与圣众，即执此华，接引往生。宋荆王夫人，笃修净业，姬妾使侍，无不率行，有一姬妾，无疾化去，夫人夜梦亡妾，殷勤致谢。又引其西行，见一宝池，其量广大，中一大华，光明殊胜，妾曰，此夫人生处也，其中周围所有之华，皆蒙夫人教，及展转相教以发心者。夫人醒已，悲喜交集，未几，值誕生日，念佛立化。有朋所梦，与此相仿，



但汪夫人无荆王夫人之功夫，及化导之权力，故其境远逊。而有朋未到净业纯熟之时，故只见其画，不能亲见其境。以如是因，感如是果，因不虚弃，果无浪得，于此益信。愿见闻者，各共勉旃。

徐母杨太夫人生西记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固无论天人修罗鬼畜地狱，况男女贵贱，智愚贤否乎。其升沉六道，轮回不息者，由迷之浅深，与业之善恶，以为因缘，而一念佛性，固未尝因此或有增减也。以迷而不知，不但不得受用，反承此佛性功德之力，作起惑造业，因业感苦之本。岂不大可哀哉。如来愍之，令其返迷归悟，断惑证真，以迄亲证本具佛性而后已。又以众生无力断惑，纵有修持，不能现生即了生死，再一受生，多皆迷失，则尽未来际，解脱无期矣。于是以大慈悲，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法门，俾一切若凡若圣，同于现生，仗佛慈力，了生脱死，较彼专仗自力者，其难易迟速，天渊悬殊也。以故自古迄今，缁素四众，修此法门，往生西方者，不胜其多，即近时亦常见之。安徽石埭县徐母杨太夫人者，徐居士国治之生母也。其性情孝慈柔善，明敏果决，事父母，事舅姑，相夫教子，持家处事，一一皆悉堪作闺阁典型，女流师范，方之古烈女母仪，贤仁明智诸传，殆无愧焉。幼即奉佛，老而弥笃。其子三，曰国华、国钧、国治，各受职于政商二界。国治在天津，欲长侍膝下，于民国十年，迎养至津，遂持长斋，受优婆夷戒。从兹念佛益精进，颇有瑞



征，恐不求一心，专希瑞相之愚人受病，故不录。是秋，安徽水旱奇灾，省长电调国治襄办赈务，以八年在京，办有成绩故也。国治不忍远离，夫人责以大义，促令速去，以救灾黎。国治在皖年余，夫人有病，不许书信言及，恐远道来省，致误赈务，并嘱国华国钧劝募，以己私蓄，倾囊相助，蒙大总统题颁匾额，与慈惠徽章。十一年赈务毕，皖宪仍縶维国治，乃复迎养皖垣。以年已七十有四，精神衰颓，亲戚中有劝开斋者，夫人曰，我宁茹素而死，决不食肉而生也。至今春，病日笃，而神智清明，念佛不辍。谓国治曰，余于世事，艰苦备尝，故无恋慕，心中唯有念佛一事而已。又曰，每一发热，痛苦异常，一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则顿觉清凉矣。二月廿一，命请僧来寓念佛，以助往生。令将己衣物，尽行变卖，供养三宝。问国治曰，何日去最好。国治答以后天是斋日，最好。历数时曰，余已见释迦牟尼佛，及在津所供之佛菩萨，何独不见接引佛乎。国治曰，时至则见矣。次日，仍复随僧念佛，至廿三黎明，念佛僧福海师曰，夫人神志气象如常，一二日内，尚不能去。至巳刻，国治请一接引佛供床前，曰，阿弥陀佛来矣。夫人闻之，生大欢喜，起坐瞻视，高声念南无阿弥陀佛数声，即结印含笑而逝。国治与诸师，及眷属，犹高声念佛三句钟，始举哀，及沐浴换衣。香气馥郁，有友来吊，于门外即闻之，叹为稀有。三日入殓，面貌比生时更加光彩，顶犹微温，四肢柔软，以数珠置手中，乃屈指握之。猗欤懿哉，若夫人者，可谓宿根深厚，现行精纯，又得其子国治，多方辅助，故令净业成熟，得



遂往生之愿。世之不念佛者不必论，即志心念佛者，其子女多皆于将终时，号哭洗濯换衣等，俾彼既生悲伤，又生瞋恨，遂致打失正念，仍复永劫轮回于三途六道中，莫之能出。彼犹自谓为尽孝，不知误亲往生之罪，较杀亲为更甚，而举世不知，良可悲伤。国治法母慈仁奉佛，故长斋学佛，屡办赈务，悉皆竭尽心力。今夏来山，以夫人行状见示，祈为作记，以为后世子孙遗范。余以固陋冗忙辞，后复函祈，因约略叙其平生，而于末后事实，稍加详悉，冀世之为人母、为人子者，咸取法焉。

陆西林居士感应记

观音大士，恩周法界，随类现身，寻声救苦，多有深蒙加被，而不自知者。今夏五月，以所印之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寄苏州西林居士陆寿慈。彼阅至第二卷救苦门，不禁有感于中。方知幼时难地获生者，皆大士慈力加被也。遂略叙其事，函致于光云，予家太仓，少孤，赖祖母寡母教养。母持观音斋，常诵观音经、大悲咒。咸丰十年，予年十四，值粤匪屡陷各城，从母胡太君，挈吾家三口居乡间伊宅，未几城陷。予携筐有大悲忏，从母之妣张太君，命予钞其咒文，由是记诵不忘，日念若干遍。及从母他徙，即依三图毛姓亲戚住。至秋，贼大出，肆掠焚杀。一日午餐，适贼至。祖母年高不能逃，予随母逃向后园竹丛中，贼持矛后追，予母子急跳于河，适有树根，且捉以待，见贼向竹中乱戳一阵而去。闻背后人声，回顾见数贼立河干，摇旗呼哨，若绝不见吾母子者，少选贼去，乃出。及今思



之，犹不胜惴惴焉。次年十月，将绝粮，贷钱千四百，雇船往璜泾访族祖竹楼翁。未至而日已暮，船夫推予上岸，并掷所携物于岸而去。日暮途穷，无可为计，不禁痛哭。村媪袁太君怜之，令宿其家。次日命其子伴予谒竹楼翁。翁固贫士，急公好义，有声庠序，聊借行医，以期糊口。一见甚欢慰，许为设法，令多待几日，遂居袁氏月余。及翁资筹妥，送登海船，因到上海，承亲戚引至南门外翠微僧舍，时李相国统兵驻此，得由佣书以进。太平后迁居苏州，勉成家业，得免为沟中瘠，幸哉。感念从母、袁媪，及族祖之恩德，不啻生死肉骨，终身不敢忘，犹不知经咒之感应也。今读大士感应颂诸事迹，始知脱离锋镝，每遇急难，辄逢善人，皆由吾母持斋诵经，感菩萨大慈悲神力覆护之所致也。普门品云，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于苦恼死厄，能为作依怙。信然。爰追述之，冀一切善信至诚念菩萨名，及观世音经、大悲神咒，自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以及业消智朗，障尽福崇，生入圣贤之域，死登极乐之邦云。愿法师愍我愚诚，作感应记，附入文钞，普令同人，咸生正信，共沐慈恩。夫西林居士，宿植德本，现行淳淑，多年以来，长斋奉佛，修持净业。年已八十，精神强健，遇有公益，虽数里远，皆悉步行，人力车等，概不肯乘。目力甚好，能写小字。光四月至苏，数来谈叙，其谦卑自牧，为现今所无。彼自幼屡蒙大士冥垂加被，故有今日，然犹未彻知其所以然。则世之受慈护之恩而不知者，盖多多也。譬如杲日，普照万国，盲人虽荷日光生成，以未曾亲见光相，遂谓为无，则其负照临之恩也大矣。愍

世愚迷，录以为记。（民国十五年孟秋）

乌尤山寺新建藏经阁记

（山在四川嘉定乐山县）

佛法大无不包，细无不举，凡十方世界之大，一念心性之微，淑世善民之嘉谟，超凡入圣之懿范，无不彻示原始要终所以然之极致。其道大理微，文深义广，欲阐扬其旨趣，则罄海墨而莫穷其妙，若玄会其圆诠，则觅一字而了不可得，虽圣人有所不知，岂凡情所能测度。是以举行其法，天地鬼神悉无所违，故古今首出庶物出类拔萃之人，莫不殚精修持，极力流通，以期自他同得实益焉。综举如来一代教典，分为三藏，藏者，深固幽远，无穷无尽之谓。凡佛所说大小乘经，名为经藏，凡佛所制大小乘律，名为律藏，凡菩萨声闻所著释经宗经诸论，名为论藏，此皆自佛国请梵本至此土翻译者，约五千余卷。自大法东来，诸宗崛起，代有高人，或著疏以释经，或宗经而造论，以及种种语录传记，凡属宏扬法道之著述，皆续之于后，名为续藏。然古德著述，类多遗轶，入藏者乃百千分之一二耳，而其多已至二千余卷，况未入藏而举世流通者，更难悉数也。巍巍义山，洋洋法海，随人资禀而为研究，莫不皆得见真空而彻法源，以复其本具之佛性焉。乌尤山寺者，西蜀著名之胜地，观音现化之道场也。自唐惠净上人开山以来，历千余年，宗风不坠。虽琳宫绀殿，稍逊往昔，而乘戒俱急，竭诚礼诵，今昔固无二致，非所谓地灵则人杰乎。传度大师，住持此山，凡百废坠，渐悉修理。既建弥





陀殿，以为专修净业之所，又建此阁，用供所请频伽书册藏，以为研究佛法之据。其藏字小，不利老人，拟后有大批主，当入都请梵本大藏，以期普得读诵而研究焉。其作法为人之诚，于此可见其概。其阁五楹两层，备极庄严，所费约三千数百圆，皆远近檀越感度师之德，而欢喜布施者。工成，致书于光，命为之记。窃惟一大藏教，义理无尽，而法不自宏，宏之在人。譬如大富长者，库藏众多，设使其子不知，则无从得其受用，殆与贫贱人子，了无有异。倘能知之，则用以自奉，并以周济一切，无不称己所欲，而悉充足，其藏仍复不减丝毫，以此宝藏，是无尽藏，取之不尽，用之不穷，尽未来际，无或罄竭。所愿一切四众，同皆探此宝藏，以自利利他，则灯灯相续，明明不绝。庶不负如来说经，诸祖宏法，度师建阁，檀信饮助之一番至意矣。凡我同伦，各自勉旃。

乌尤山普同塔记

众生一念心性，与佛无二，由妄执故，遂成天渊悬殊。如来愍之，令修四念处观。一观身不净，二观受是苦，三观心无常，四观法无我。此观若熟，我执即破，我执既破，法执亦亡，见思二惑因兹而断，便可以超凡入圣，了生脱死，往生净佛国土，修习菩萨行愿，以期上成佛道，下化众生而后已。其有根机陋劣，现生未能如是者，待其死后，火化其身。俾彼了知五蕴本空，四大非有，一灵真性，彻底圆彰，既不属于见闻觉知，亦无所谓我人众寿，庶解脱乎业累，以亲证夫真常。是以古之在家通人，多皆依此送



终，不独僧众为然也。以其既令亡者得其解脱，又令存者悟其本空，其利益殊非浅鲜。既化之后，设道德高超者，必有坚固不化之舍利。即无舍利，其烬余之朽骨，悉安置于普同塔中，亦若生居丛林，参随海众，凡圣同居，藉资熏陶。灵骨既多，必有神超净域，业谢尘劳，莲开上品之华，佛授一生之记者。与之同居，如蝇附骥尾，亦可直达千里。亦如水归大海，悉舍本名，同一咸味矣。此普同塔之所由来也。嘉定乌尤寺，自唐惠净大师开山，至今千有余年，岁月既久，其普同塔亦已坍塌破坏。幸传度大师，住持其中，力振莲宗，既令存者修净业以同生西方，又欲亡者得乐所以共入海会。用是募诸善信，以成其事，命光作记，以发挥其义意。爰为颂曰，

众生受生死，皆由执有我，因兹起三毒，如蛾争赴火。
试观念未生，我究居何所，即令既生后，我究属甚么。
既不属根身，亦不属识心，以根无所知，识心因物移。
众生不了故，逐妄而迷觉，认此妄想心，常受生死缚。
如来垂慈愍，令观我本空，既知我空已，诸法尽消融。
况复经火浴，四大悉分散，五蕴原无有，我从何处现。
从此证无生，真我方覩面，普愿法界众，同作如是见。

创建菩提精舍缘起碑记

净土法门者，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法门也。以如来所说一代时教，种种法门，皆须修持功深，亲到业尽情空地位，方可了生脱死，超凡入圣。若惑业未尽，则生死轮回决定莫出，纵有修持，只



得世福，及作未来得度之缘种而已。此系仗自力以了生死者之难也。净土法门，则以深信切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兼以敦笃伦常，恪尽己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己信愿，感佛慈悲，感应道交，故于临命终时，即得蒙佛慈力，亲垂接引，往生西方也。固无论惑业之有无，功夫之浅深，但具真信切愿，虽罪业深重者，尚能出此三界，登彼九莲，况戒善齐修，定慧均等者乎。此系全仗佛力，兼仗自力以了生死者，故于一代时教法门之中，名为特别法门，不得以通途仗自力法门并论也。良由以果地觉，为因地心，故得因该果海，果彻因源。以故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往圣前贤，人人趣向。以其为了生脱死之捷径，超凡入圣之妙法故也。溯自大教东来，庐山远公，创开莲社，与僧俗一百二十三人，精修净业，咸得往生。自后代有高人，为之提倡，而天台、清凉、永明、大智等，其发挥阐扬，尤为不遗余力。由是莲风遍及中外，因兹出五浊以预海会者，又何可以算数譬喻而得知其数哉。近来世道人心，愈趋愈下，凡怀忧世之心，欲为救援者，莫不以归心佛法，提倡因果报应及戒杀护生，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为志事。傅裕斋居士，宿植德本，性行淳和，以职任商业，未知佛法。去岁访友至杭，夜宿常寂光兰若，闻众僧念佛声，直同甘露灌顶，醍醐沃心，庆快之忱，非言可喻。因兹触动宿根，即欲与同志，随分随力修持此法。乃与丁甘仁、倪大椿、谭步韶、严子良、孙良臣、傅裕经、傅庭芳、沈晋镛、金益如、林双泉、陈载峰、庄海涛、李述初、吴祖昌、谭子临、谭石卿、谭海秋、谭竹馨、罗稚云、谢崇华、田



玉树、傅梦弼、谭肇贵等商，拟于杭州西湖，建一精舍，以作现在随力修持，老来专心办道之所，金称曰善。遂购地建筑，不二年而工竣，因名之为菩提精舍。其基地二亩六分七厘，共为两进。前为大殿，五间，中供西方三圣，旁供十八罗汉，以作念佛礼诵之所。后阁五间三层，上层三间，中供三圣尊像，旁供二十四人祖先牌位，以显会预莲池，常侍弥陀，即得亲证无量光寿之体用，不生不灭之佛性。其前后次序，悉以当人之年齿为准。两旁及中层，分装房间，以作诸人静修之所。下为客厅，旁作养心堂，以备高人杰士暂时憩息。其宗旨大纲有五。一本精舍，原为社友各有职业，不能常住专修，因礼请真心办道之戒僧七位，常年修持，每日二时课诵，三时念佛，以为诸社友乘暇来此修持之向导。衣单食用，通归社友摊任。二本精舍，乃二十四人公同建立，公同经管，将来继管之权，每人只传一房，须择其性质与佛法相应者，其余子孙，概不过问，以免支派蕃衍，无处安居，及人各异见，或致纷争耳。三本精舍，原为自修而设，与寺庙性质各别，不得应酬社外人经忏佛事，即逢年节，亦不任人烧香，唯社友或有祈祷，或有追荐，则无所碍。四本精舍，以专修净业清净持戒为主旨，荤酒不许入门，凡下棋打牌，以及与佛法相违之事，一概禁止，凡诸社友，各宜自勉。五本精舍，原为社友静修而设，其居住日期，随己心意，唯不得携带女眷，及小孩等，设或家眷欲来瞻礼，固无不可，但须即日便去，决不许女眷住宿，以期无妨清修，息世讥嫌，俾菩提二字，得以光大而扩充之，则为幸大矣。综此僧俗修



持功德，上祈各人历代祖宗，现生父母，消除无始恶业，增长殊胜善根，预莲池之海会，证本具之法身。又祈凡住此念佛诸师，及各社友，与诸眷属，三障冰消，五福云集，生入圣贤之域，没归极乐之邦。又祈见者闻者，各各效行，共转凡心，以成圣智，则礼让兴而兵戈永息，忠恕起而物我同观。庶天下太平，人民安乐，唐虞盛世之风，便可见于今日。而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作佛之语，悉得其实证焉。此诸居士创建精舍，题名菩提之本心也，因略述之。

创建西方三圣殿功德碑记

（代华德师撰）

阿弥陀佛，乃法界众生之无上慈父，险难恶道之第一导师，因中发四十八种之誓愿，果上获超诸数量之光寿。端居莲邦，分身遍十方刹海。普摄含识，即生证三德涅槃。至若观音势至，二位大士，则现身尘刹，寻声救苦，摄念佛人，归于净土，辅弼弥陀，度脱众生，与乐拔苦，咸令究竟。三圣恩德，深广无量，虽天覆地载，莫能喻其万一，纵粉身碎骨，何由报其涓埃。衲忝为弟子，莫阐宏猷。欲令阖院僧众，专修净业，拟创极乐世界，三圣宝殿。而资斧空乏，不克如愿，幸有信士洪庆斋，同室戈氏妙芳，夙植德本，笃信佛乘，仁慈居心，宏护为事。率女王洪氏、外孙王天赐，慨施多金，助成胜事。故得金容舒辉，法轮常转，功德利益，何可名言。唯愿三圣垂慈，冥显加被，俾彼本施主，及诸助缘者，各各现世灾障潜消，备膺五福，



临终形神俱妙，高登九莲。先亡祖祢，咸升极乐之天。后代子孙，悉入仁寿之域。因书缘起，用勒贞珉，俾后之安居修行者，知净土法门之所以广大，决志求生，三圣道场之何由成立，福资檀越云尔。

螺头庙东照寺重修地母庙碑记

普载万象，不生分别，普生万物，以给人用，而且不矜其功，不望其报，地之恩德，可谓广大周遍博厚悠久而莫能名焉。圣人立法，凡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以及御大灾，捍大患者，皆设祠祀之。况吾人毕世所依而生之大地，可不特建殿宇，庄严仪像，常以香华灯烛供养，以少舒报恩之心，恒致如在之诚乎。此东照寺地母庙之所由建也。言地母者，即佛经所谓主地神也。盖以生长万物，若母之养育儿女，故俗称为地母，实非专现女身者。按华严经世主妙严品，主地神有佛刹微尘数之多，虽有从他方世界来者，然只此大地，亦非一神所主，殆各有疆界耳。又凡属神祇，皆有升迁进退，如世官僚，官署官名，则永不更改，其人则进退摄谢，了无一定。非如仓颉、孔子、关帝、文昌之专属一人也。董事叶昌云，以地母庙建立已久，将欲倾覆，募诸善信，得洋若干元，住持慈宽，又助一半，遂得殿宇法相，悉皆重新，将欲立石，祈叙大义。易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人能居心行事，有如大地，施恩不求报，受辱不怀瞋，但尽我之天职，不计人之顺逆，如是之人，生入圣贤之域，没登极乐之邦。如持地菩萨，以平地故，心地遂平，得证圆通，将来尚复成无上



道，教化九法界一切众生，如天普盖，似地均擎，无有一人，不在钧陶化育之中。此观象修道证心成佛之大利益，愿诸阅者，咸注意焉。

今彩大师往生记

今彩大师，俗姓方，江西零都县人。宿有善根，少即戒杀吃素。至三十后，深厌五欲多苦，三界无安，遂出家于福建长汀县报恩寺。具戒后，专志苦行，于赣州光孝寺执香灯，精洁虔恭，凡见之者，皆叹其诚。惜常住物，如护目珠，日以礼拜念诵为事，时无虚弃，为寺众所钦敬。继欲专修净业，徙宁都深山石室中，架松为座，聚草作褥，种薯为食，补衲为衣，其为苦行，人所难堪，师恬然适意，以道为乐。久之，有造访者，施以银钱，则却之不受，若与敝衣粗食，则便受之。素性孤洁，不立徒众，有重其德者，代为收四人，实皆未与同住。一徒名德缘，庙稍丰裕，念师清苦，再四哀恳，接回供养。未几，复往莲华山，自以木板隔一小屋而居，寺众尊其道行，听伊自便，终日闭户诵经念佛，除早午二餐外，鱼磬之声，朗朗不辍，数十年如一日。由是缁素信慕者众，每有诚心供养衣履嚬施，不容推却者，随即供佛供僧，为彼作诸功德，随身仅留十圆，以备命终焚化之费，其清苦自甘，解脱无著，有如此者。凡造访者，无论缁素，均示以娑婆恶浊，极乐清静，急求出离，是为要务。然须明因识果，修行世善，谨守禁戒，诵经念佛，内外如一，始终不变，方有冀望。从无一言，涉及世间福乐者。民国七年戊午，年七十四，十月初，



示微疾，至初四日，断饮食，念诵如常，夜深遂息。初五侵晨，寺众不见师起，叩之阒然不应，入室视之，已端坐化去。左手仍执引磬，一如平昔念佛时，头略低垂，面带笑容，与生无异。寺众观之，赞叹不已，金云，师平日有若是之行履，故致斯时得如此之景象，其神超净域，质托宝莲，可以决定无疑矣。其徒德森，为余言之，切念末世僧人，每多懈怠，唯贪利养，不修道业，若师者，真可以为末世楷，因笔以记之。

赵尊仁居士往生记

赵尊仁，法名培庚，如皋马塘市人。年三十余，素业商，其性情淳笃无伪，其作事果决率真。近数年来，得闻净土法门，深生信心，日以念佛求生西方为事。置商业，专办慈善公益事，极其认真。由是倡办济生分会，及佛经流通处，凡有善举，力能为者，无不为之。地方路灯，亲自早收晚送，不以为劳。一方之人，皆服其诚，彼以诚感，众以诚应，凡所劝募，无不随愿圆成。民国十五年冬，身婴笃疾，力疾提倡佛七，以祝世界太平。订于腊月初二日起七。至初八日圆满，请掘港西方寺范成师主七，其经济皆善信所自送，入会念佛者，四十余人。居士虽带重病，其念佛益精进，若无病者，至初六日下午七句钟，竟念佛坐逝。在会诸人，益加恳切念佛，助彼往生，过数小时，顶犹温，形色与生无异，于以见弥陀愿力，众生心力，两皆不可思议。良以真如佛性，众生本具，特仗因缘启发耳。如种子已布于地，一经时雨，随即发生萌芽。彼世之以本



具佛性之力，日驰逐于贪瞋痴杀盗淫中，譬如以随意雨宝之摩尼珠，置于圜厕，则无所受用矣，可不哀哉。闻居士之风，能不愧死。

沙健庵居士往生记

沙健庵，名元炳，江苏如皋人。其品行操持，文章道义，皆足以为末世楷。其学重躬行，不尚词章，其志务尽分，不慕荣宠，以故登太史第后，家居奉亲，冀尽子职，不入仕途。初未知佛为何如人，经具何如义，循袭乎韩欧程朱之说，谓佛法为圣道害，而于国于民，皆无所益也。逮辛亥国变后，闷极无聊，常存超出此世界想。试取佛经读之，见其义理精微奥妙，圆融超脱，始知佛为大圣人，其教有不可思议之事，若出幽谷，得睹天日，不禁喜极而悲，惜数十年拘墟之陋。从兹潜心研究，受持读诵，以冀亲证本有佛性，不致常为六道轮回中人。民国十二年癸亥，年周华甲，厌世之心益切，适谛闲法师莅如讲弥陀经要解，亲预法筵。遂知净土横超法门，为等觉大圣，逆恶小凡，同于现生，仗佛慈力，出此娑婆，登彼极乐，随己根性，而得证入之道。于是专修净业，以期往生。次年崔益荣来山归依，与光言居士之学问修持，因令持文钞以相赠。次年陈正有以所作斥丧中食肉饮酒论见示，据经引史，明辨以晰，知居士学有根柢，志希圣贤，虽未相见，而彼此各皆心许为神交矣。去夏闻光至沪，即欲来见，以病不能出门，未果，犹期异日来山请益，迄至将终前，与友谈论，引为憾事。然既生西方，亲炙弥陀，参随海众，未见一粥饭僧，



又何所歎。至秋，左腋患痛，继以咳血，入冬益甚，中西医均无效，得无以修持力，转重报后报，为轻报现报，以了宿业乎。至腊月十一，遂卧床不起，乃将生平著作，付门人项本源、黄文浚，略嘱咐家事。颇悔从前改广福寺为议会，迁移佛像，有赞成之过，命其子进，出三千金，于东门广慧庵，改建佛殿，以赎前愆。又令家中眷属，日夜轮班，在床前念佛，即至临终，亦复如是，不得预为洗濯换衣，及哭泣等，殓以布衣，勿用绸缎。丧中无论祀神待客，勿用酒肉，吾尝作论斥世，汝等切勿随顺恶俗，陷我于罪。又令请僧助念，必期仗佛慈力，往生西方。于床前设香案，供阿弥陀佛接引像，面对慈容，口念心忆，专精一致，概不提及余事。二十四夜，病益殆，僧众咸来助念，居士正念分明，声默相随。延至二十六，虽不闻声，口恒翕张。午后气益促，家人及僧众念佛声益凄紧，至酉时，遂溘然而逝。颇有异香，大众念佛益烈，逾二时顶犹温，直至天明，始停佛声，为拭体著殓服，举哀，其子能奉命无违，可谓真孝。噫，若居士者，可谓宿根深厚，见地高超，言行相应，内外一如。据数年来之修持，及平素之信愿，临终之景象，殆中品上生者乎。以孝养父母，行世仁慈，具真信愿，摄心净念故也。然一得往生，当必地登不退，忍证无生，渐次修习，以至圆满菩提而后已，又何歎憾乎哉。兹撮取其徒项本源，其子进，并吾徒崔益荣所述而记之，以期后之辑往生传，及隐士事迹者，有所本云。

沈翊仙居士脱难记

佛视一切众生，犹如一子，爱无偏党，常欲度脱。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故虽绝无信心之一阐提辈，亦无一念弃舍之心。机缘若到，自可生信归依，依教修持，以迄断惑证真，了生脱死也。故楞严经云，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忆子，若子逃逝，虽忆何为，子若忆母，如母忆时，母子历生不相违远。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如染香人，身有香气。法华经云，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又云，是观世音菩萨，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良由众生之心，与佛菩萨之心，觊体无异，但以众生迷昧，背觉合尘，致使彼此间隔，莫蒙覆被。倘背尘合觉，一心称名，自然感应道交，垂慈加被，虽遇险难，亦得无虞也。安徽沈翊仙居士，向不知佛，丙寅春，金陵起金光明法会，遂入会随喜，读金光明最胜王经，觉义理精妙，愿常受持。因请一部，日诵一卷，十日一周，周而复始。夏间从军赣地，军事纷繁，不能诵经，但默念阿弥陀佛，及观世音菩萨圣号而已。八月赣战失利，全军覆没，唯彼一人，得全身命。方知佛慈广大，感应无差，奈芸芸众生，不但不生信向，反从而毁谤之，致令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莫由亲受。喻如杲日当空，普照万邦，彼戴盆者，莫见光相，可不哀哉。后得印光文钞，乃知净土法门，为一切若凡若圣，现生即得了生



脱死之道。仗佛慈力，横超三界，较彼仗自力断惑证真竖出者，其难易天渊悬殊也。冬初归家，特辟静室，供佛，及观音圣像，晨夕礼念，以期消除宿业，增长善根，生为三业清净之人，没登九品宝莲之位。以书致光，祈为作记，因将佛菩萨平等大慈大悲，愍念众生，及众生向背不同，致有得受覆被与否之义，书以赠之。以冀无信心者，即生正信，有信心者，益加修持。务必敦笃伦常，恪尽己分，克己复礼，闲邪存诚，众善奉行，诸恶莫作，生为圣贤之徒侣，没入如来之封疆。倘人各如是，则争竞消灭，礼让兴行，天下太平，人民安乐矣，何幸如之。愿见闻者，咸谛信而力行焉。

永春重修东关桥观音灵感记

观世音菩萨，誓愿宏深，慈悲广大，遍周尘刹，随类现身，寻声救苦，度脱众生。由是凡通衢要道，多建庙宇，以期往来之人，亲睹圣像，生恭敬心，庶可咸蒙慈覆耳。福建永春，古称桃源，山川秀丽，民俗淳朴。邑东十里，地名东关，与泉州南安毗连，有溪横其间，宽若干丈。宋时即建石桥，以利行人。然水甚冲激，遇大风雨，桥辄倾圮，每数十年，或百年，桥必重修，具载县志。邑人崇奉佛教，于桥正中建亭，供观世音菩萨圣像，令来往者，同种善根。清光绪三十四年，岁在戊申，洪水为灾，桥全毁灭。当将毁时，适值半夜，风雨洪暴，桥头一店主陈某，年五十余，颇好善信佛，已熟寐矣，忽闻叩门声甚厉，大呼速往桥上捧菩萨出，遂惊醒，而叩声益厉，连呼速去。



急开门，则了无有人，见水势汹涌，桥摇荡有声，若将仆者。风雨扑面不之顾，驰往桥亭，捧菩萨出，甫离桥，闻崩裂声，则桥正中一段，已随波浪去矣。其人言，初亦不知何以能奋勇如此，殆有神助者然。噫，异矣。邑人李元贤之父继如公，经商星洲，家道颇丰，热心公益，乃与星洲侨友，倡捐重修。至民国甲寅，桥始告成。迨至丙辰，又遇风灾，桥亭与梁木毁焉。乡民遂奉菩萨于附近庙中，而世道荒乱，桥事无过问者。元贤之母黄太夫人，往庙烧香，经过其地，愍焉伤之，意欲重修。夜梦菩萨，现金色身，璀璨庄严，语之曰，唯汝能为我重修此桥，并以祀我，可速为之，以福汝子孙。由是观之，足见菩萨唯以利益众生为念，而一见圣像，即种将来成佛之善根，故特示修桥，而兼令供奉圣像也。太夫人遂驰书谕贤，备款复修。乃举邑人某某董其事，至癸亥二月工竣，当地人士，为悬匾联颂之。仍奉菩萨于桥亭，由是因缘，香火益盛。在昔董事某君，近至星洲，言及菩萨之灵，邑人僉欲立碑于亭，一以彰菩萨之灵迹，一以启后人之热心。元贤以此事有关于邑人之善根者甚巨，遂函祈光作。语云，非是父不生是子。又云，欲知其父视其子。此桥初由继如公倡修，次由黄太夫人重修，元贤恭承父志，恪奉母命，不惜巨款，以期悦亲心而利邑人，其心固与菩萨普度众生之心，有相契焉。世之欲蒙菩萨加被，冀其灭灾障而增福寿者，当于笃行孝友，利人利物中求之，则求无不得矣。



杂著

潮阳佛教分会演说一

（代了清师作）

我大觉世尊释迦牟尼佛，尘点劫前，早成正觉，为度众生，数数示生，频频现灭。且据此番出世，在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示生于中天竺迦毗罗卫国净饭王宫。其母摩耶夫人，于四月八日入岚毗尼园游观，见无忧树华盛开，以右手攀枝欲取，世尊即于右胁诞生。随即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目顾四方，周行七步。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至年十九，于二月八日夜半时，乘乾陟马，逾城而去，直至深山，修出世道。又欲示彼外道皆非正法，故复游历五年，遍访诸仙。后乃独坐观心，日食一麻一麦，苦行六年，于腊月初八日明星出时，举目一观，豁然大悟。叹曰，奇哉奇哉，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著，不能证得。若离妄想，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即得现前。须知世尊出家游历苦行悟道，皆为后世修行者作一榜样，非先实未悟，因兹始悟也。事在穆王二年癸未。从兹随顺机宜，度脱众生，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余会，偏圆顿渐，大小权实，观机逗教，令其得益。至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二月十五日，以一切众生，根已熟者，皆证道果，其未熟者，皆亦已作得度因缘。一期事毕，复示涅槃。以定慧所生丈六之法身，作金刚不坏八斛之舍利，散布天上



人间，起塔供养，普令众生，同种善根。至汉明帝永平七年甲子，帝梦金人，项有圆光，飞来殿廷，旦问群臣，是何祥瑞。太史傅毅对曰，西域有神，号之为佛。陛下所梦，其必是乎。帝遂遣博士王遵、中郎将秦景、郎中蔡愔等一十八人，往求佛法。至月氏国，值迦叶摩腾、竺法兰二尊者，赍佛经像，欲化此方，遂祈同来。至十年始达洛阳，馆于鸿胪寺，后建伽蓝，因以白马驮经，假馆鸿胪之故，因名之曰白马寺。帝问摩腾，大觉世尊，何以不生中国。腾曰，迦毗罗卫国，乃大千世界之中，三世诸佛，悉生于此。边方国土，或数百年，或千余年，声教渐被。此土乃属东方，当土自称中国耳。五岳诸山道士，以新来佛法，帝极崇重，遂怀忌妒。至十四年，正月一日，朝正之次，表请较试，帝允许之。至十五日，于白马寺南门外，筑台置经，以火取验，道经悉毁，佛像及经，悉皆放光。摩腾涌身虚空，现诸神变，即时宰官、士庶、道士、妃嫔等千余人出家。帝即建十寺，七寺安僧，三寺安尼。然此时，东西尚未大通，往来者少。佛法流布，仅在北方。三国初有康僧会者，始宏化吴地。至晋而遍及全国，兼流布于高丽、日本、暹罗、安南、缅甸、蒙古诸国。佛法肇始于汉，扩张于晋，及宋齐梁陈隋，则蒸蒸日上。至唐而律教禅净，性相诸法，无不具备。五代之时，北方略衰，南方犹盛。至宋而法门气象，不亚唐时。元以蒙古入承大统，崇重佛法，不让前朝。明朝诸帝，奉佛犹殷。唯嘉靖崇信道教，四十余年，法运少衰。万历以来，又复蔚兴。迨至有清，崇重尤隆。世祖章皇帝不观时机，仰遵佛制，罢除试僧度



牒，令其随意出家。在当时高人林立，实为有益。从乾隆以后，法道日微。加以发匪回匪，屠戮僧侣，焚毁寺宇，法轮几乎停转。从兹哲人日稀，典型日坠。鄙败无赖之徒，由不试僧之故，多皆混入其中，裨贩如来，造种种业，致令见浅之流，纷纷谤议，竟有逐僧毁寺等种种不法之举。虽事出无知妄作，总因僧界无人，解行俱缺，不能以法化人之所致耳。溯自法流中国，历代帝王，无不崇奉，唯三武灭佛，而随即更兴。譬冬之冻闭坚固，正成就其春夏之发生畅茂耳。杲日当空，只手焉遮。仰面唾天，反污己身。三武者，魏太武、周武帝、唐武宗也。先皆深信佛法，极意修习。魏武信崔浩之蛊惑。周武听卫元嵩之逸譖。唐武信李德裕，及道士赵归真之诬谤。毁灭未久，而主者助者，皆罹极殃。魏武废教后，不五六年，崔浩赤族，己亦被弑。嗣帝即位，复大兴之。周武废教后，元嵩贬死，不五年而身感恶疾，遍体糜烂。死未三年，隋文受禅，复大兴之。唐武废教后，不及一年，归真被诛，德裕窜死，武宗服道士金丹，疽发背死，宣宗复大兴之。宋之徽宗，初亦甚信佛法，后听道士林灵素之妖妄，遂改佛像为道相，称佛为大觉金仙，称僧为德士，著道士衣，凡作法事，居道士后。下诏不久，京城大水，直同湖海，君臣惶惧，敕灵素止水，愈止愈涨。忽僧伽大圣现灵禁中，帝焚香乞哀。僧伽振锡登城，水即顿涸。随敕复佛旧制。不六七年，父子被金虏去。金封徽宗为昏德侯，钦宗为重昏侯，二宗皆死于五国城。夫佛乃三界大师，四生慈父，圣中之圣，天中之天。教人以返妄归真，背尘合觉，了幻妄之惑业，复本有之心



性。尚感恩报德护持流通之不暇，岂可任一时之势力，灭众生之慧眼，断人天之坦路，掘地狱之深坑。宜其即目交报，永劫沉沦，贻诮将来，以为殷鉴。书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因果报应，亦儒教之圣谟，但未深明其致，故人多暗昧不了耳。由汉至今，千八百余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依佛法而明心见性，了生脱死者，如恒河沙。迄今民国启运，各界名人，皆知佛教为世出世间道之源本，保护赞助。我广东乃千余年来宏法胜地，曹溪一脉，流布中外。潮阳灵山，实大颠禅师（师讳宝通，潮州杨氏子，参南岳石头希迁禅师，大悟，遂嗣其法，住潮州灵山。刺史韩退之初不信佛，每作文排斥，至宪宗元和十四年，谏迎佛骨，贬之潮州，因与大颠往还，乃少生信向耳），摄辟佛之大儒，入佛法之胜道场地。今法运虽衰，胜地犹昔。我僧界诸同衣，各宜以古为师，见贤思齐，精进勇猛，力修净业，庶不至宗风扫地，贻辱法门。而况外护有人，内修无障，岂可不自奋勉，以挽既倒之狂澜，续将绝之慧命，冀报佛恩于万一哉。

潮阳佛教分会演说二

今日缁素云集，嘉会宏开，其名义宗旨，事业利益，毕竟如何，请略陈之。言名义者，名为潮阳佛教分会。而义则佛者，觉也。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名之为佛。即指娑婆教主本师释迦牟尼佛而言，非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一切诸佛也。教者，圣人被下之言，上之所施，下之所效也。佛视一切众生本觉妙性，与己无异，但以迷染因缘，遂成不觉，幻起烦恼惑业，枉受生死苦果。因将众生本具，自



己亲证之理，随彼根性，作偏圆顿渐，大小权实等种种异说。令其于不觉心，起始觉智，修德有功，性德方显，真穷妄尽，彻证本觉，一大藏教，皆诠斯义，佛诸弟子，永为典型，此教之所由来也。会者，聚也，合也。欲上求佛道，非聚合六度万行而无由。欲下利众生，非聚合三宗四教而不可。今兹一会，乃聚合僧俗两界诸大德，同心戮力，维持法门，振兴佛教，上辅国政，下化同胞。然则此会，亦法王嘉会，及法施之会之流类也。宗旨者，整理法门，保护僧产，俾僧俗各体忠恕慈悲，以永享乎共和幸福耳。事业者，教育幼僧，习学经典，策励先进，笃修净业。若是在家居士，务祈专念弥陀，求生西方。利益者，持佛禁戒，自行化他，则俗美人和。依教修观，断惑证真，则超凡入圣。医家治病，缓则培本，急则治标。外界侵夺，乃法门标病。以其急故，因以保护僧产为首。若论正本清源之道，我同衣果能人人恪守清规，笃修净业，道行若立乎己身，德化自感于同人。彼常谋侵夺排斥者，将反而恭敬供养之不暇矣，何用乎保护为。倘佛会虽立，行为仍旧，善人则厌而恶之，恶人则必以佛会无益为口实，而更加侵夺排斥，纵欲保护，亦无从措手矣。孟子谓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者，此之谓也。凡我同衣，各宜勉旃。内护得法，则外侮自息矣。

潮阳佛教分会演说三

诸佛菩萨，于诸众生等作利益，无有偏党，如天普盖，



如地普載，如日月普照，如膏雨普潤，了無憎愛分別之心。然由眾生向背不同，致令損益天地懸殊。譬如人處天地之間，以不善攝生故，或因严寒酷暑而致病，或因墮坑落塹以亡身。只宜歸咎自己，豈可怨尤天地。又如日月當空，盲人雖不睹光，亦蒙其照。時雨等澍，小草縱難沖霄，亦遂其生。光潤是一，而得益各別者，由目壞根小之所致也。其慈悲誓願，以己功德回向眾生，冥熏加被，與垂形六道，和光同事，種種方便利益眾生之不思議事，若非徹證自心，遍閱大藏，何由得悉知親見也哉。今以顯而易見之一事言之，諸有智者，自當以一悟諸，深感佛恩，而悲其聞法修持之晚也。當今之世，去堯舜禹湯文武三四千年。其世道人心，遠不能與古相比。然由知六道輪回，隨業升沉，天獄迭遷，人畜互變之故。雖剛強難化，了無信心之巨惡元凶，其心亦被此法折伏。縱草菅人命，心猶隱伏一懼因畏果影子，遂不至十分暴惡。如列國諸侯，以所愛之臣妾及與百姓，殺而殉葬，動至數十數百而不以為非，反以為榮者，不猶此善于彼乎。夫文王澤及枯骨，不數百年而殺人殉葬之風，遍于天下。雖老莊孔孟齊出，尚不能挽其頽風。自佛法東來之後，生死輪回，因果報應之理，大明于世。勿論諸侯，即南面稱朕，亦不敢行。縱有行者，亦斷不敢以多為榮也。倘無此法，唯以正心誠意之說，令其推忠恕而篤胞與，息殉葬而全民生。吾恐勸之者徒勞，行之者益熾也。而況後儒唯知治道，不了自心，欲排佛法，強立門庭，皆謂一死永滅，無復後世。若非如來生死輪回，因果報應之理，澆洽人心，則後世人民，其得正命而善終者，



盖亦鲜矣。斯盖佛法中最极浅近之法，尚可胜残去杀，而况至极深远之圆顿大法，其世智凡情，又何能测度其利益于万一也耶。

潮阳佛教分会演说四

众生者，未悟之佛。佛者，已悟之众生。其心性本体，平等一如，无二无别。其苦乐受用，天地悬殊者，由称性顺修，背性逆修之所致也。其理甚深，不易宣说。欲不费词，姑以喻明。诸佛致极修德，彻证性德。譬如大圆宝镜，其体是铜，知有光明，日事揩磨，施功不已，尘尽光发，高台卓竖，有形斯映，大而天地，小而尘毛，森罗万象，炳然齐现。正当万象齐现之时，而复空洞虚豁，了无一物。诸佛之心，亦复如是，断尽烦恼惑业，圆彰智慧德相。尽来际以安住寂光，常享法乐。度九界以出离生死，同证涅槃。众生全迷性德，毫无修德。譬如宝镜蒙尘，不但毫无光明，即铜体亦被锈遮，而不复现。众生之心，亦复如是。若知即此铜体不现之废镜，具有照天照地之光明，从兹不肯废弃，日事揩磨，初则略露铜质，次则渐发光明。倘能极力尽磨，一旦尘垢净尽，自然遇形斯映，照天照地矣。然此光明，镜本自具，非从外来，非从磨得，然不磨则亦无由而得也。众生背尘合觉，返妄归真，亦复如是。渐断烦惑，渐增智慧。迨至功圆行满，则断无可断，证无可证，圆满菩提，归无所得。神通智慧，功德相好，与彼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了无异致。然虽如是，但复本有，别无新得。若唯任性德，不起修德，则尽未来际，常受生死轮回之苦，



永无复本還元之日矣。吾辈既为佛子，当行佛行，纵不能豁破无明，顿复性体，以直趣妙觉果海，岂可不圆发三心，笃修净业，以期断烦惑于此身，托心识于莲邦，为弥陀之弟子，作大士之良朋，安住寂灭，游泳佛国，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乎。倘不自奋勉，高推圣境，自处凡愚，畏半生修持之勤劳，甘永劫沉沦之酸楚，迷衣珠而弗珍，登宝山而空归。以具无量功德智慧神通相好之妙真如性，枉受无量生死轮回烦恼业果之幻妄极苦。岂非丧心病狂，恶升乐坠，生作行肉走尸，死与草木同腐，三世诸佛，称为可怜愍者。凡我同伦，各宜努力。

味精能挽劫运说

饮食于人，关系甚大，得之则生，弗得则死，故曰食为民天。然天地既为人生种种谷、种种菜、种种果，养人之物，亦良多矣。而以口腹之故，取水陆空行诸物，杀而食之，以图一时之悦口。绝不计及彼等与吾，同禀灵明之性，同赋血肉之躯，同知疼痛苦乐，同知贪生怕死。但以力弗能敌，被我杀而食之，能不怀怨结恨，以图报于未来世乎。试一思之，能不惴惴。忍以一时悦口之故，于未来世，受彼杀戮乎哉。愿云禅师云，千百年来碗里羹，怨深似海恨难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详味斯言，可以悟矣。奈世人习惯肉食，劝其吃素，纵有恻隐之心，亦不易从，以无滋味以佐食故。近有化学大家，吴蕴初君，有心世道，欲挽杀劫，特专精研究食味一事。乃取麦麸，洗出面筋，酝酿多日，制成酱精味精，以资饮食之



味，其意亦良厚矣。此品其质醇厚，绝无荤物。愿吃素之人，放心用之。光初闻其说，尚不敢信。一日，林涤庵夫妇，同来皈依。因与说食肉结果之惨，天灾人祸，多从杀生食肉而起，奈世人多以口舌滋味所误，故难消灭其根本也。彼遂言，吴君所制味精酱精，甚鲜美，若著少许于食中，即粗粝亦等珍羞矣。因请光偕江味农居士，并二三友人，同往其厂，看其制法。深佩吴君一番苦心。以此品一行，不但救护物命，且能令同人解怨释结，俾与一切物类，同得共生于天地之间，以各尽天年，其利益大矣。孟子曰，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惟恐不伤人，函人惟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窃谓吴君此品，艺也而进乎道矣。出此以行世，求利也而实含利人利物，救国救民之深益矣。其功伟哉。慈受深禅师云，饮食于人日月长，精粗随分塞饥疮。下喉三寸成何物，不用将心细较量。况有此品以辅之，宜一切人各各吃素，以保我身世世生生，不遭杀劫。明哲君子，当不以光言为迂腐也。

岳步云为亲所设佛堂说

众生一念心性，与佛无殊，由迷背故，不得受用。反承此佛性功德力，起贪瞋痴，造杀盗淫，以致轮回三途六道，了无已时，可不哀哉。阿弥陀佛，于往劫中，发四十八种大愿。有一愿云，若有众生，称我名号，求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是知佛念众生，如母忆子。众生若能生信发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如子忆母。自然上契佛心，感应道交。现生蒙佛加被，业障消灭，诸



缘顺适。临终蒙佛接引，带业往生极乐世界。从兹入圣超凡，了生脱死。较彼仗自力修戒定慧，直至惑业净尽，方了生死者，其难易奚啻天渊之别。岳步云居士，信心真切，而且至孝出于天性，其父运生，年老丧明。步云志心念佛，又劝其父念佛，遂得双目复明，由是其父母，各皆长时念佛矣。又以公事羁绊，不能常修定省，因请双亲至省，租屋而居，以便承侍，特设一佛堂，以作父母修持之所。而已与妻子，相待念佛，以祈得亲欢心，亦可谓善于事亲，谕亲于道矣。诗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当必有闻风相继而兴起者。

普劝爱惜物命同用清明素皂以减杀业说

甚矣近世天灾人祸之频数，而人民死亡之多且惨也。岂天道之不仁哉，实吾人历劫以及现生之恶业所感召耳。断无有无因而得果者，亦断无有作善业而得恶果者。但以凡夫知见，不能了知宿世因缘，似乎亦有不当得而得者。若能旷观多劫多生，则凡所受之善恶果报，一一皆如响之应声，影之随形，了无差爽也。而诸恶业中，唯杀最重。普天之下，殆无不造杀业之人。即毕生不曾杀生，而日日食肉，即日日杀生。以非杀决无有肉故，以屠者猎者渔者，皆为供给食肉者之所需，而代为之杀。然则食肉吃素一关，实为吾人升沉，天下治乱之本，非细故也。其有自爱其身，兼爱普天人民，欲令长寿安乐，不罹意外灾祸者，当以戒杀吃素，为挽回天灾人祸之第一妙法。以一切众生一念心性，与佛无异，与吾人亦无异，但以宿世恶业，堕于异类，



固当生大怜悯，何可恣行杀食乎。无如世人狃于习俗，每以杀生食肉为乐，而不念彼被杀之物，其痛苦怨恨为如何也。以强陵弱，视为固然，而刀兵一起，则与物之被杀情境相同。焚汝屋庐，奸汝妇女，掠汝钱财，杀汝身命，尚不敢以恶言相加，以力不能敌故耳。生之被杀，亦以力不能敌，使其能敌，必当立噬其人而后已。人何不于此苦境，试为设一回想，物我同皆贪生怕死，我既具此顶天履地之质，理宜参赞化育，令彼鸟兽鱼鳖，各得其所，何忍杀彼身命，以取悦我口腹乎。由其杀业固结，以致发生刀兵之人祸，与夫水火旱潦，饥馑疾疫，风吹地震，海啸河溢等天灾，各各相继而降作也。犹如世人送年礼然，我以礼往，人以礼来，断无往而不来，来而不往者。即或有之，必有别种因缘相抵，实皆不出往来报复之外。天之赏罚，亦复如是，而况人之报复乎。故书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天道好还，无往不复。欲免恶果，先断恶因。欲得善果，先植善因。此天理人情之至谊也。是以现今有心世道人心之人，无不提倡戒杀放生，吃素念佛，以阐明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事理，而冀其普天人民，同享安乐，同得解脱也。肥皂之用，遍及中外，而其质料，系以牛油猪油，助其光滑，其用甚广，则其所杀亦复甚多。近有周文明居士，本如来之慈悲，行减杀之方便，特发明一种素质清明皂。其助光滑者，乃椰子油，其皂去垢，不让荤皂，而洗衣浴身，永离腥膻浊气。不独吃素念佛之人应当用，即一切人亦应当用。以唯益无损，谁不应用也。尚期此皂大行



后，彼做葷皂者，通皆改作素皂。其所減杀生命，并中外计之，每年当不止百千万亿也。今当开办之始，周君以余向提倡戒杀放生、因果报应等事理，以期挽救天灾人祸，故祈余发挥特为减杀之诚，遂忘其固陋，乃为述其杀生食肉之过愆，与用此素皂，现在及将来之利益。以冀人人戒杀，户户吃斋，庶可挽回天意。将见雨顺风调，时和年丰，俗美人良，刀兵不作，还彼大同之世，以乐我天真。何幸如之。倘不以此为老僧常谈而忽略之，则为天下国家之大幸也。

息灾卫生豫说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以故古圣贤皆致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使普天人民同享太平之福，而浑无功迹之可以赞述，民生其间，何幸如之。近世兵劫之惨，振古未闻，加以水旱瘟疫，风吹地震，种种天灾，民已不堪其苦。复加土匪四起，抢掠劫盗，无法防御，无处控告。又复同室操戈，大起战争，炮声如雷，子弹如雨，一炮一开，死亡无数，况复多炮，镇日常开多日乎。又加飞艇时临，地雷密布，杀人之法，无奇不有，其兵民之随炮雷弹雨而粉身碎骨者，何可胜数。而适当战场之民，其屋庐什物，尽成乌有，若非预逃，亦被掳掠，妻离子散，孤露漂零，吁天呼地，亦无救援。而附近战场之地，及兵所经过之区，其淫掠之惨，不忍见闻。何天既生烝民，而不与烝民之幸福，反与烝民以殃祸，是诚何心哉。须知惠吉逆凶，理无或爽，祸福无门，惟人自召，非自孽决不至感天孽，种是因决不



能逃是报。经云，菩萨畏因，众生畏果。畏因则不造恶业，自无恶果。畏果则既受恶果，又造恶因。以当受恶果时，仍复彼此戕贼，互相仇害故也。世人造业，大端有三，曰杀，曰盗，曰淫。盗淫二业，愚顽为势所制，贤智以义自绳，犹复不至太甚。至于杀业，则举世之人，无论智愚贤否，绝少不犯。以贪口腹滋味故，或以智捕，或以财求，取彼水陆飞行一切诸物，种种割烹，以悦我口而养我身。兼之奉父母以尽孝，祀祖宗以追远，祭神祇以祈福，燕宾客以畅怀。凡属冠昏丧祭，无不以肉为礼，若不用肉，似乎蔑理悖德，无颜对人。而不计及彼等同一形骸，同一灵性，同一避凶而趋吉，同一好生而恶死。何忍以唯属妄起之馋心想，不关紧要之空场面，令彼诸物，受斩截割烹之苦，以冀我身安心乐，诸凡遂意也。此无他，以世教所拘，相习成风，不加深察而致然也。唯我如来，洞明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事理，故令一切众生，勿作杀业。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是吾人过去父母眷属，皆于未来当成佛道。故梵网经云，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从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食我父母。言一切男子一切女人者，总该六道一切众生，非单指人道而言也。故下即曰，我生生无从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若作此想，救济尚不暇，何敢杀乎。入楞伽经云，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在生死中，轮回不息，靡不曾作父母兄弟男女眷属，乃至朋友亲爱侍使。易生而受鸟兽等身，云何于中取之而食。菩萨观诸众生，同于己身，念肉皆从



有命中来，云何而食。如来以大慈悲，欲诸众生，皆得安乐，度脱生死，以故特为说此预为自救救他之法。倘能于物尚不忍杀，冀其得所，决不戕贼人民，令其受诸苦楚，以至死亡也。且勿谓人畜互变，因果循环，谁其亲见。须知佛以妄语为戒，必不自妄语以欺人。世间中人以上者，尚不肯妄语以丧其品行，况佛为三界大师，四生慈父，岂有自立法而自违法之理乎。是知佛言，毫无疑义。况此方春秋传，及二十二史中，善恶报应，及生死轮回之事迹甚多，惜世人多未之见，即有见者，皆不加详察，而忽略过去，以致同陷于不知因果万丈深坑，故受此同分所感之惨报也。一切人民，无不欲安乐长寿，家门清泰，而日取诸物杀而食之，是何异投火坑以求清凉，饮鸩酒以求长寿也。所作之因，与所冀之果相反，何可得乎。今年水灾旱灾，将遍全国，又经数处大战，米贵如珠，民不聊生，幸稍宁靖，而元气一时难复，怨魂尚未得所，由彼戾气所结，难免瘟疫流行。不慧愍我同伦，遭此惨劫，思欲息其后患，因不揣庸愚，爰遵如来慈济众生，一视同仁之道，用陈预息天灾人祸之法。倘能放开眼界，体贴古今圣贤昌明仁民爱物之心，及与如来普视一切众生犹如一子之道，同皆戒杀护生，吃素念佛，力敦伦常，各尽己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行化他，以祈遍界同风。人心既回，天和自至，将见雨顺风调，民康物阜，慈善行而干戈永息，礼义兴而强暴不作。如是，则虽在叔季之世，不异羲皇上人矣，何乐如之。倘人各秉此回天之心力，亦未始非办不到者。又当战场地，尸骸分崩，多填沟壑，其尸质被鱼虾所食，以



挟怨恨兼腐烂之尸质，必有大毒，人若食此鱼虾，必受疫疠之灾。所以大战之后，每有大疫，皆由贪图口腹而致。况此种既曾食人尸质，人又何忍复食此种，若食，则与食人相去何远。不慧既无道力，又无财力，爰以空言，聊表愚诚。伏乞赐阅诸君，各各以自爱而爱物，俾物我同安乐生育于高天厚地之间，则幸甚幸甚。

因果为儒释圣教之根本说

因果报应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而世人不察，或以为佛氏之言，则多方破斥，或以为浅近之义，而弁髦置之。任己世智辩聪，长溺邪见浊港，凡所论议，皆非圣贤根本修己治人之道，致令善无以劝，恶无以惩，其弊遂至竞争名利势位，以至杀人盈野盈城而不止也。噫，可哀也已。夫因果报应之言论事实，见于经史者甚多。在书则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犹可谓只论现世，及子孙耳。至洪范之五福六极，若不推其前生之因，专归于王政，则成无稽之谈，是岂禹与箕子所以教万世之心哉。且五福之寿、康宁、攸好德、考终命，六极之凶短折、疾、忧、恶、弱，岂王者能操其权而使之然乎。就中惟富与贫，或可人与，余多宿因所感。而恶者，乃面貌丑恶，非暴恶也，训作刚过，将谓王者威制令其暴恶乎。孔子赞易，于文言则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于系辞传则曰，原始要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非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说乎。



至于春秋左传，及二十二史中，善恶报应生死轮回之事，则多不胜数，二十二史感应录二卷，乃存十一于百千耳。是知儒者不信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事理，不但有悖佛经，实为逆天命而侮圣人之言。否则六经便非儒者之书，而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及历代作史者，皆为惑世诬民之罪人矣，有是理乎哉。若无三世因果，则天之异于人者，便不公平，而作善者为徒劳，作恶者为得计矣。惟其宿世之功过不同，以致今生之享受各异，所谓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祸福无门，惟人自召耳。故佛经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了此，则苦乐吉凶，皆自己罪福所感，非从天降，亦非人与，是以君子聿修厥德，素位而行，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是故经云，菩萨畏因，众生畏果。畏因则以戒定慧，制伏其心，俾贪瞋痴念，无从而起，其居心动念，所言所行，无非六度万行，利人济物之道，及其积极功纯，则福慧两足，彻证自心，以圆成佛道。众生不知果由因招，念念起贪瞋痴，发而为事，则无非杀盗淫耳。然盗淫二业，上智以义自绳，下愚为势所制，尚不至太甚。而杀生食肉，谓为固然，由是或以智捕，或以财求，取彼水陆空行一切众生，宰割烹炮，以悦我口腹，养我身体，兼之以奉父母，祭祖宗，祀鬼神，燕宾客，唯取我乐，不思彼苦，举世之人，悉皆如是。杀业积久，则发而为刀兵水旱疾疫等灾，业果已熟，莫由逃避，纵生畏惧，了无所益。是以如来愍诸众生，令其爱惜物命，切勿食肉，其仁民之心，至深且远，岂独爱物而已哉。同乡幼农王居士，宿植德本，笃信佛乘，赋性廉洁，法杨震之四



知，修持严明，效曾子之三省，无论居官居家，唯以仁民爱物为志事。痛念近年刀兵之惨，欲为根本解决，遂与夫人，俱持长斋。且又极力提倡因果报应、生死轮回、戒杀护生、吃素念佛，以期杀业息而天下太平，仁风行而人民安乐。又欲子孙世守成规，祈余发挥因果至理，俾有所遵循，亦可谓知本矣。夫天下不治，由于家庭无善教，致有天姿者，习为狂妄，无天姿者，狎于愚顽，二者皆非国家社会之福。是知教子为治平之本，而教女尤为切要，以今日之贤女，异日即为人之贤妻贤母，人能得贤母之教育，贤妻之辅助，岂有不成贤人乎哉，故曰教子女为天下太平之根本也。

普劝戒杀吃素挽回劫运说

甚矣，世人习为残忍，事事以杀生为礼，而不知其非也。夫一切众生，与我同生于天地之间，同赋血肉之身，同稟知觉之性，同知趋吉避凶，贪生怕死。而况佛经常言，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皆于无量劫来，彼此互为父母兄弟妻子眷属。何得我欲报恩报德，祈福祈寿，或祭天地神祇，以及祖宗昭穆，或奉养父母，或宴会宾朋，或为悦我口腹，资我身体，一一悉以杀诸物命，以期摭我之诚，悦我之心，不念彼等受诸极苦，及负宿世互为亲属之大恩也。且天地以好生为德，儒者以胞与为怀，何竟不生恻隐爱物之仁心，以致习成弱肉强食之暴行耶。夫爱物者方能仁民，仁民者必须爱物，倘于异类之物，尚不忍戕，决不致反忍戕乎同类之人民。若以戕物为故常，则必至杀



人盈城盈野，不唯不生怜悯，反以为悦乐快意，良以杀习一长，仁心便丧矣。至于祭天地圣人，岂无黍稷蔬果，以将其诚，何得特取于杀物命乎。吾人生于天地之间，受其覆载，固宜积德行仁，以补天地化育之缺。若论报恩，纵粉身碎骨，亦不能报其万一，岂腥臊臭秽之牛羊豕等肉，便能报乎。况天帝天人，清净香洁，岂复歆飨此污浊臭秽之气味乎。是殆以己贪图口腹之心，测度天地之心，又以水陆神祇待天地，其诬蔑渎污于天地也甚矣。至于文武圣庙，春秋二祭，各省府州县，俱杀牛羊豕等以祭，谓为报恩酬德，崇圣重道。清光绪元年，陕西省城文庙，秋祭之先一日，予因往礼谒。大成殿内，牛羊豕等，各陈于架，悉系完全之体，但刳其脏腑而已，其污浊之气，惨凄之形，刺目棘鼻，不忍见闻。时予年甫志学，尚效韩欧辟佛，不禁浩叹，谓何得以敬圣人之事，而褻渎圣人，竟至如此其极。试令彼致祭之人，居此殿中过宿，俾彼熟睹其形，熟闻其气，彼必力拒不肯。岂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万世师表、百代儒宗之大圣人，反甘此臭秽不堪之物，而歆飨之乎。及至戟门外东边，系杀牛之所，见一大锅，内中之水，污秽不堪，乃洗牛之水也，思之，即欲发呕。嗟乎，何污浊如此，而为敬圣之礼乎。夫黍稷非馨，明德唯馨，何不以黍稷蔬果致诚。而天下二千余县，每年二次，渎污文武二圣，令数万生灵，同登死地，实为侮圣戕生之大者。何无尊敬圣人，爱惜物命之大人，出而永革旧例，特立新章，俾二圣之灵，不受此种熏污，数万生命，不为胙肉，以充致祭者之食料耶。圣人以仁民爱物为怀，岂愿由污蔑自己，



而令数万生灵，同登死地乎。关帝在世则精忠贯日月，浩气塞天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没后神王玉泉山。隋文帝时，智者大师至玉泉，关帝特运神力，创建寺宇，又求授戒，以为菩提之本，兼愿拥护佛法（见关帝全书，及玉泉寺志）。故天下丛林，皆谓之为伽蓝菩萨，而与韦驮菩萨，并镇山门。千余年来，护国护民，尊登帝位，岂竟甘此污秽不堪之生牛羊豕等，以之为美而歆飧之乎。即世间至极下劣之贪馋辈，亦不至甘此臭秽，而谓关帝甘之乎。何竟视文武二圣，卑劣一至此极也，呜乎哀哉。当必有明至理，行实敬之大人，起而革除此侮圣戕物之陋习，不禁馨香顶祝之。若夫祭祀祖宗，固宜以黍稷蔬果致敬，何可特杀，及买之屠者乎。古人祭先，尚求仁者之粟，今为尽我追远之诚，令彼物类，悉受杀身脔割之惨，不但失吾恻隐之仁，亦复大失敬祖之道，以杀行敬，是为大逆。况祖宗既非断惑证真之圣人，当必轮回于六道三途，不为作福，令其超升，已失为人后者之道，何可恣意杀生，以作落井下石之事乎。至于奉养父母，蔬食岂无甘旨之味，而必须肉食，以陷吾亲于生生世世被杀，以偿受吾孝养之怨债乎。使不知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事理，尚有可原。今人畜循环，报应昭著，其事迹散见于二十四史，及诸载籍，犹复固执陋习，不肯改革，必期于吾与吾亲，同受此报，其人谓非丧心病狂，以砒霜鸩毒奉亲，期享长寿安乐乎。哀哉（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等事迹，诸史中甚多。欲略知大概，当看欲海回狂，第四十三，四，五，三页，形灭神存类之六问答，自可略知。又佛菩萨欲人戒杀放生，以大慈悲，示作异类。及杀之后，



方知圣人示现，冀人不敢杀食诸物，以期彼此同得解脱也。其事甚多，不能备书，当看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卷一，第三十页，物类现相一段文，自知其概。愿诸观者，同生正信)。所云宴会宾朋，原为畅叙衷怀，疏通情素，何可以杀生惨事，佐此清筵乎。彼物与吾及吾友，非有杀父之怨，何得以彼之肉，列我之筵，以作宾客欢娱之助乎。试一思其前后因果，纵食亦不能下咽矣。世人娶妻生子，原为继续祖脉，是为最吉祥事，若用肉食，则凶孰甚焉。我欲夫妻偕老，子孙蕃衍，令彼物类，或受离群之悲，或受刀砧之惨，清夜自思，安乎否耶。又人每遇祝寿娶妻生子等吉事，或无意中，谈及死丧等字，主人便不欢悦，设有破坏器具等事，便谓不祥。何杀诸生命，齧割烹炮，以至嚼食，而反以为乐，为礼，为吉庆，是诚何心哉，乃习惯而弗思耳。若论自奉，更不宜杀，当思吾生世间，有何功德，及于民物，有何福泽，及于祖宗父母。今承祖宗父母之荫，席丰履厚，不极力为善，以崇吾祖宗父母之福，而复恣意杀生食肉，岂但不利于己，亦将累及祖宗父母矣。而况禀父母之遗体，日以物类资益，久之，则气质随之而变，是为大可畏者。今略引证据，庶知自爱者，力断此嗜好也。万善先资云，孕妇食兔，子则缺唇。食雀，子则雀目。食蟹，子多横生。食鳖，子则项短头缩。食鳊鱼鳅鳝，子多难产。食田鸡，子多暗哑。大戴礼云，食肉勇敢而悍，食谷智慧而巧。皆气质随物类之气质转变所致。以吾父母所遗之气质，由食肉故，使潜移密化成物类之气质，则为大不孝。曾见治刎颈未断气管者，活割乌鸡肉，贴于伤处，好之，则彼处仍长鸡毛。贴于外



者，当处仍是畜质，尽平生食肉而资于内者，可不惕然惊惧，以保存我所禀父母之遗体乎哉。况肉皆含毒，以杀时恨心所结，故食肉之人，多生疮病，瘟疫流行，每多传染。吃素之人，绝少此患。凡欲解脱怨业，摄卫身体者，不可不知也。或曰，三牲五鼎，借物摭诚，若如汝说，则古圣贤所立之法皆非乎。答曰，圣贤随俗尚而立法，初非究竟实义。今既知人畜轮回之事实，固当舍权从实，何可执权废实，以伤天地好生之德，以丧吾心不忍之仁。况借物摭诚，何不取黍稷蔬果，而必取血肉污秽之物乎。将谓天地孔关，甘此秽物，厌彼清馐乎。此无他，以习惯而不知其非耳。至于祭祖养亲，宴宾自奉，俱可一返观而悉知其非，悉改其旧矣，故不详述。或又曰，若如汝说，通不杀生食肉，必至畜生蕃衍，遍满世界矣，将如之何。答曰，世人所食者，皆是人令滋生，彼猪羊鸡鸭等，悉使牝牡雌雄各异其所，则不十余年，将永断其种矣。况虎豹豺狼，蛇蝎蜈蚣，人皆不食，何自古至今，竟未遍满世界乎。须知食肉者多，则猪羊鸡鸭等，人设法以令其多生。实则多半都是贪图口腹，不惜物命者，随业受报，托生此等物中，以受人杀食耳。故楞严经云，贪爱同滋，贪不能止，则诸世间卵化湿胎，随力强弱，递相吞啖。以人食羊，羊死为人，人死为羊，如是乃至十生之类，死死生生，互来相啖。梵网经云，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楞伽经云，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在生死中，轮回不息，靡不曾作父母兄弟，



男女眷屬，乃至朋友親愛侍使，易生而受鳥獸等身，云何于中取之而食。大乘經中，如此說者，多難具錄，觀佛所說，可知殺生食肉，其禍甚深，人畜循環，互相殺食，尚復執迷不悟，則成如來所名可憐憫者。須知兵劫，皆由殺生而起，世間一日所殺，不知有幾萬萬兆，由殺生食肉者之惡心，與受殺諸物等之恨心，結為兵劫。十餘年來，中外戰爭，罹死亡者，有數萬萬。而況天災屢降，水旱瘟疫，風吹地震，海嘯河溢，土匪盜賊，諸種災難，層見疊出，谷米昂貴，民不聊生。吾人值此時代，再不發一自憫憫他，自傷傷他之心，以期挽回劫運，則亦何貴乎預三才之數，為萬物之靈乎。忍令具可以為堯舜，可以作佛之心性，而長劫沉淪于互相殺食之業海中，莫之能出，可不哀哉。

馮平齋宜人事實發隱

人生世間，善惡各須輔助，方克有成。雖天縱之聖，尚須賢母賢妻，以輔助其道德，況其下焉者乎。以故太任有胎教，致文王生有聖德。故詩贊其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然此但約文王邊說。若論太姒之德，固亦可以輔助文王之道，如兩燈互照，愈見光明，兩手互洗，方得清淨。觀思齋太任，太姒嗣徽音之說，可以知矣。由是言之，世少賢人，由于世少賢母，與賢妻也。良以妻能陰相其夫，母能胎教子女。況初生數年，日在母側，親炙懿範，常承訓誨，其性情不知不覺為之轉變，有不期然而然者。余常謂教女為齊家治國之本，又常謂治國平天下之權，女人家操得一大半，蓋謂此也。以天姿高者，若有賢母以



钧陶之，贤妻以辅翼之，自可意诚心正，明明德，止至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即天姿平常者，亦堪循规蹈矩，作一守分良民，断不至越理犯分，为非作奸，以忝所生，而为世害也。惜世人梦梦，不以尽伦守分教女，使日唯从事于妆饰，此外则一无所讲。异日为人妻，为人母，不但不能相夫教子，以成善士，或反相之教之以成恶人。由是言之，教女一事，重于教子多多矣。而余所谓教女为齐家治国之本，及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得一大半，乃真语实语也。近世学风大开，女子入学，多被不知教本之教员所误。从兹不以尽伦守分，宜室宜家，相夫教子为事，各各皆欲操政权，作长官，越分计虑，习为狂妄，亦可慨也。安得有长民者，极力提倡，令其在家庭中培植，俾修齐治平之效，出于不知不觉，了无形迹中，则何幸如之。以是之故，余于冯宜人事实，重有感焉。宜人者，包培斋居士之德配也，生有异性，幼娴姆训，在家孝父母，已嫁孝舅姑，而且笃信佛法，修持唯谨。包君初尚不以为然，久之则与之俱化，而长斋念佛矣。以包君具聪明特达之资，又日与端庄静默、守分尽伦之宜人相处，其至性感人，盖有潜移密化于不知不觉中。包君固明哲君子，一清如水。宦游时于有所入，不知来历者，尚虑其或有错因果处。必正色劝戒，详问来历，以期无负于心而后已。又每戒其子，勿入政界。犹恐或有难免，故又曰，政界中钱，唯日日办事，应得薪俸，可以领受。否则悉属非分，终须偿还，不可不慎。其事亲相夫，持家教子之芳踪，与夫戒杀放生，周急济困，力忏宿业，笃修净土之种种懿行，皆



堪风世。至其将终前三日，切戒厚葬，命用薄棺布衣。以为真者既去，何可为此幻躯，滥费金钱，暴殄天物乎。况丝绸之原，皆由杀起，用以送葬，是以罪业相加，于亲爱之道，大相乖戾。临终一二日，现诸痛苦，颇觉难堪。卒得见佛光明，结印而逝。盖由宿根深厚，现行淳淑。又得包君深知要义，乃教家人悉为助念，绝不提及诀别等事，亦不略露哀痛情状。又请通法女友，常为开导，比丘六人，相续助念。直至次日入殓，不动哭声，故使神识不生爱恋，得遂往生之愿。则包君成就宜人之净业者，可谓至矣。法华经云，善知识者，是大因缘，所以化导，令得见佛。宜人固包君之善知识，包君亦宜人之善知识。所谓善与善遇，相得益彰。若宜人者，可为当世妇女之师。而包君于其临终助念，及诸举动，实足为修净业者之家人，与其子若孙之轨范也。余故表而出之，以为爱亲者劝。余详事实中，此不备书。

康母往生纪念册发隐

（为康寄遥作）

父母之恩，毕世莫酬。孝之为道，其大无外。如来大教，以孝为本。菩萨视诸六道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故地藏有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之愿。梵网戒经，以孝顺为至道之法。不但令其孝顺父母师僧三宝，且令其于一切众生，生慈悲心、孝顺心，方便救护，戒杀放生，以一切众生，皆我宿世之父母兄弟妻子眷属故。由是言之，佛教之孝，前溯无始，后尽未来，



无不弥纶而包括之。故莲池云，亲得离尘垢，子道方成就。彼恃现生服劳奉养之孝，以诽谤佛教为不孝者，乃固执己井蛙之见，作此未见大海之瞽论也。为人子者，父母之德，固宜表彰。其表彰之法，注重躬行，必须克己复礼，闲邪存诚，知过必改，见义必为，明因识果，戒杀放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生信发愿，持佛名号，自行化他，同生净土。能如是者，人纵不知其父母之德，而以景仰其人之德，并景仰其父母祖宗之德，以为潜修已久，故有如是之令嗣。否则纵父母祖宗有懿德，人所共知，因其人不肖，人必疑其父母祖宗虽有懿德，或复兼有隐恶，否则懿德之门，何为出此不肖之子孙耶。以是知立身行道，即为表彰父母祖宗之德。为人子者，宜何如主敬慎独，躬行实践，以期无忝所生也。至于名人之挽谏志铭，乃末事耳。康母之德，具见于挽谏志铭，故不复赘。吾欲康子以孝亲之心，善守父母之遗体，勿令一言一动，一起心动念，稍违正理，以失孝道。语虽似乎宽泛不贴，实为儒释正本清源之道。倘康子与阅此册者，各加勉勩，则天下国家之大幸也。岂特康母有光荣哉。

江母郭太夫人西归事略发隐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又曰，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夫以孟子之贤，犹随俗随教而移。而上智下愚，其人甚少。则芸芸生民，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其不被善恶之所移者，殆百千万亿分中之一二耳。味农江居士，端庄谦逊，有古人风。其修持诚恳严密，唯期实益。凡谈



玄说妙，好高务胜之习气，概无有焉。光虽钦其天性淳笃，意其家庭钧陶，必有大过人处。及见太夫人西归事略，知居士之资于母者独厚。是知世有贤母，方有贤人。古昔圣母，从事胎教，盖钧陶于禀质之初，而必期其习与性成也。世以太太称女人者，盖以太姜太任太姒三圣女，各能相夫教子，以开八百年之王业者，用称其人焉。光常谓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得一大半。又尝谓教女为齐家治国之本者，盖指克尽妇道、相夫教子而言也。无如今之女流，多皆不守本分，妄欲揽政权，做大事，不知从家庭培植。正所谓聚万国九州之铁，也铸不成此一个大错。以故世道人心，愈趋愈下，天灾人祸，频频见告。虽属众生同分恶业所感，实由家庭失教所致。以故有天姿者，习为狂妄。无天姿者，狎于顽民。使各得贤母以钧陶之，则人人皆可为善士。穷则独善，达则兼善。夫何至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弊窦百出，民不聊生乎哉。懿哉江母，初以孝翁姑，严教育，诵经念佛，以化其子。而味农居士，又特扩充母训，精研佛学，能以净土利益，预为劝谕，殆至临终，多方助念，俾得承佛慈力，往生西方。可谓笃于事亲，了无遗憾。然犹不以为足，又欲世之孝子慈孙，咸以此道成就其亲。亲在则婉为劝谕，令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亲没则竭诚尽敬，一心念佛，以祈莲品高升，无生速证而后已。此西归事略之隐义也，故特为发明云。



陈了常优婆夷往生事迹兼佛性发隐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佛与众生，心行受用绝不相同者，何也？以佛则背尘合觉，众生则背觉合尘。佛性虽同，而迷悟迥异，故致苦乐升沉，天渊悬殊也。若能详察三因佛性之义，则无疑不破，无人不欲修习矣。三因者，正因了因缘因也。正因佛性，即吾人即心本具之妙性，诸佛所证真常之法身。此则在凡不减，在圣不增，处生死而不染，居涅槃而不净，众生彻底迷背，诸佛究竟圆证。迷证虽异，性常平等。二了因佛性，此即正因佛性所发生之正智。以或由知识，或由经教，得闻正因佛性之义，而得了悟。知由一念无明，障蔽心源。不知六尘境界，当体本空，认为实有，以致起贪瞋痴，造杀盗淫。由惑造业，因业受苦，反令正因佛性，为起惑造业受苦之本。从兹了悟，遂欲反妄归真，冀复本性也。三缘因佛性，缘即助缘。既得了悟，即须修习种种善法，以期消除惑业，增长福慧，必令所悟本具之理，究竟亲证而后已。请以喻明。正因佛性，如矿中金，如木中火，如镜中光，如谷中芽。虽复本具，若不了知，及加烹炼钻研磨砢种植雨泽等缘，则金火光芽，永无发生之日。是知虽有正因，若无缘了，不能得其受用。此所以佛视一切众生皆是佛，而即欲度脱。众生由不了悟，不肯修习善法，以致长劫轮回生死，莫之能出。如来于是广设方便，随机启迪，冀其返妄归真，背尘合觉。法门虽多，戒定慧三，摄无不尽。故楞严经云，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是则名为三无漏学。而三者之中，



唯戒最要。以能持戒，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其行与佛近，其心必不至与佛相远也。故如来于梵网经，为众生保证云，我是已成佛，汝是未成佛。若能如是信，戒品已具足。又云，众生受佛戒，即入诸佛位。位同大觉已，真是诸佛子。是持戒一法，乃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之第一要道也。使众生不具佛性，纵令修习种种善法，亦无成佛之理。如石不具金，冰不具火，砖不具光，砂不具芽，纵令烹炼钻研磨砢种植雨泽等缘，一一经于累劫，亦无金火光芽等发生之事。若知此义，孰肯以性具之菩提涅槃，妄作烦恼生死，独让诸佛，及三乘圣人，受其真常之乐，自己甘受其幻妄之苦也哉。然约通途教道，在凡夫地，欲了生死，大非易事。若约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之特别法门，则即于现生，悉得了脱。果具真信切愿，万中决不漏一。末世众生，唯此一法，堪为恃怙。以故法运愈晚，此法愈当机，善知识提倡愈切。而真实修持，得遂往生之证验，时或见之。优婆夷了常者，安徽无为县陈锡周了圆居士之继配夫人也。姓胡氏，赋性慈善，笃信佛法。锡周初不知佛法，长子天寿，颇聪明，十四岁殇。意谓我居心行事，无大过愆，何得有此。遂于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事，概谓为无。夫人知其执不可破，辄密默修持，不令彼知。未久，夫人有娠，将临产期，忽得大病。二十九日，不能言语饮食转侧，体热如火，身瘦如柴，名医束手，绝无生望。一夕，梦老母持一把长干莲华，云汝以宿业，得此恶病。幸有善根，是故我从南海，来安慰汝。随以莲华，从头至足拂之。云拂去业障，好生嘉儿。顿觉身心清凉，即惊醒起床，便成好



人。次日生子，庞厚丰满，与健妇所生无异。取名天民，今已十五岁矣。锡周由是方知佛慈广大，三世因果之理事，真实不虚。从兹夫妇各吃素念佛，努力修持。于救济贫苦患难，斋僧修庙，施善书，舍棺材，悉随己力为之。锡周归依光，法名了圆。夫人函祈归依，因名了常。九年，夫妻儿女五人，同于北京法源寺，受菩萨戒。去年春，夫人欲来普陀见光，因先朝九华。归至沪，适奉直兵祸将作，遂未果来，每引以为憾。光慰之曰，至心念佛，则日与弥陀圣众相对越，何得以不见粥饭庸僧为憾乎。以深受惊吓，故身体瘦弱，久不复原。锡周祈光开示，光令作退步想，作已死想，遂得大愈。今春复病瘦弱，不思饮食。于二月廿八日，正念佛间，见两童子执长幡，上书西方接引四字。谓锡周曰，此兆于我则幸，于君则不幸。以己一归西，内顾无人故。然念佛之人，不贪生，不怕死。因请僧四位，诵经礼忏念佛廿八日，以祈寿未尽则速愈，寿已尽则速生西方耳。从此身心适悦，了无病苦。至四月初，复觉不适。知归期将至，一心念佛，以求速生。初五，全家都为念佛。又请师僧换班续念，昼夜佛声不断，夫人但默随之。初六午前，令备浴具。浴已，著新衣，往佛堂礼拜，供献香华，归即移床向西侧卧，唯专念佛，概不提及诀别等事。至亥时，见佛来，欲起礼拜，因扶起令坐，作合掌低头状。云尚有三千佛，念完即去。全家同僧俗三十余人，俱大声念，夫人遂高声念佛而逝。面带笑容，室有异香。全家俱不现悲哀相，又念佛二小时，方为安置。次日午时入殓，顶尚温暖，四肢柔软，香气犹存。噫，夫人可谓宿有善根，现



值善缘。不现世间爱情，破坏正念，唯仗多人佛声，成就净心。故得感应道交，蒙佛接引，离此苦域，登彼乐邦。何幸如之。临终一关，最为要紧。世有愚人，于父母眷属临终时，辄为悲痛哭泣，洗身换衣，只图世人好看，不计贻害亡人。不念佛者，且置勿论。即志切往生，临终遇此眷属，多皆破坏正念，仍留此界。临终助念，譬如怯夫上山，自力不足，幸有前牵后推，左右扶掖之力，便可登峰造极。临终正念昭彰，被魔眷爱情搬动等破坏者，譬如勇士上山，自力充足，而亲友知识各以己物，令其担负。担负过多，力竭身疲，望崖而退。此之得失，虽由他起，实属自己往昔劫中，成全破坏人之善恶业力所致。凡修净业者，当成全人之正念，及预为眷属，示其利害，俾各知所重在神识得所，不在世情场面好看，庶可无虞矣。兹因讣至，故发其佛性，及助念之隐义，并夫人事实之大略，以期修净业者，知所取法焉。

大慈悲室发隐

大慈悲室者，王母朱夫人之卧室也。王母朱夫人者，浙江山阴处士王君楚辰之德配，心三、为广二居士之生母也。夫大慈悲，乃如来之室，夫人何得窃取此名。如来于法华会上，令宏经之善男子善女人，入如来室，著如来衣，坐如来座。随释之曰，如来室者，一切众生中大慈悲心是。如来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来座者，一切法空是。复颂曰，大慈悲为室，柔和忍辱衣，诸法空为座，处此为说法。然既入此室，决无不著衣坐座之理。夫人既以大慈悲名室，



其三法宏经之实，为有与否。曰，此义当以六即论之。若论究竟圆证，则唯佛一人。若论理即，则一切众生，无不即心本具。夫人殆由名字而起观行，以期证入相似分证者。请略陈之。夫人年二十六，方归王君。王君家颇富，笃信佛法，性好施舍，独力建一庙两进，以奉观世音及天医神。盖欲大士寻声救苦，天医冥消众病也。又且施茶施药施灯施衣，岁以为常。放生惜字，各为立会以提倡之。戚族待以举火者十数家，族子弟之资以就学者甚众，以故家道中落。此虽王君所为，实为夫人阴相以成。使夫人无大慈悲心，柔和忍辱心，及不知一切法空之实义，当早为掣肘阻止，否则拌命以争，何至竟令家道零落，半生居贫守困乎。又夫人于于归后，即蔬食，永断腥荤，凡麻油香果等亦不食，唯饮白水。衣唯粗布，绫罗裘葛，脂粉簪钏，概悉屏除。日则纺织缝纫，夜则礼佛诵经，竟岁不出外户。沉默寡言，亲戚过访，寒温之外，辄谈因果报应等事理。事舅姑以孝，相夫以德，教子有法。世以太姜太任太姒以誉女人，称为太太，固多惭德。若夫人者，则无愧怍焉。越十有五年，王君卒，心三为广皆幼。夫人上奉老姑，下抚幼子，备历艰辛，若忘昔富者。及子堪就学，则尽卖于归衣饰，以备束修。为心三聘妇姜氏，未娶而丧明。亲族咸劝退婚，夫人绝不见听。卒娶之，且嘱心三善视之，毋见恶焉。夫人初则默诵心经，日有定数。孀居后，则一心念佛，以期出此娑婆，生彼极乐耳。宣统元年，年六十矣。三月间，姑没。夫人亲理丧葬，哀劳致疾。四十余日，形容枯瘦，而神气极清。临终前二日，嘱心三为广备衣棺，曰，



吾后日午后当逝矣。因诫之曰，愿汝等进德修业，勉为完人。庄子云，哀莫大于心死。汝能体此意，则吾心安矣。夫人居常念佛皆默念。届时，极安舒。心三问所见，曰，毋扰吾正念。嘱点灯笼于室门，遂安坐而逝。没后两手柔软如生时。噫，平昔志愿如彼，临终安静如此。其往生西方，断可必矣。观经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及受持三归，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与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为净业正因。此十一事，有其一，以深信愿，回向往生，皆得如愿。况夫人三十余年，刻苦清修，永断女习，恪守闺范，二十年来，一心念佛，深厌五浊，冀生莲邦，临终子问，尚恐见扰，则不生净土，将何生乎。设使夫人不知一切法空，无柔和忍辱心，及大慈悲心，则于于归之初，当日事妆饰，唯美食美衣是务，岂肯食蔬衣布，甘受淡薄，如深山之老头陀乎。若夫施舍落家，行之不悔，犹不为难，聘妇丧明，众劝退婚，坚持不听，更加怜愍，是皆大慈悲柔和忍辱之发现处。人皆以为难，而夫人了不为难者，以知一切法空故。否则人我等相，横于胸中，决不能视人犹己，视富贵如浮云，安贫守困，以法为乐也。及末后预知时至，子问所见，尚以无扰正念是诚，令悬灯于大慈悲室之门，随即坐逝。其心中固已将母子恩爱，及世间名誉，摆脱净尽，然此实属顶门一针，除非顽皮，当即知痛，而双手柔软，用表提携贫病之德，以作慈悲忍辱之证。噫，若夫人者，可谓两间之完人矣。当今之世，宜家之教，弛而不张，不有发大慈悲心，以身为法者以镇之，则将伊于胡底。古云，以言



教者讼，以身教者从。夫人之于儒于佛，俱堪为法，殆乘愿而特为闺壶母仪，女流师范者乎。余赋性刚直，学识肤浅，以故活埋海岛，期其藏拙免愆，而心三居士，谬以知识见视，致书请教。因不避忌讳，痛下针锥，意其必定绝交，岂知反为佩服。知其家庭，必有善教。乃以其母之懿德贞心，未能表彰为憾，遂详书其心行修持，祈余叙述，故为发其隐义，以期世之为父母及妇女者，知所取法。各各善教其女，以期异日相夫教子。使有天姿者，皆为善身觉世之贤士，无天姿者，亦为循规蹈矩之良民。则庶几乎天下太平，人民安乐矣。曷胜祷祝。

马母姚夫人往生事实发隐

世间眷属，各有因缘，菩萨乘愿，众生随业，善恶各以类聚，种性了无或爽，孝经所谓欲知其父视其子，易传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也。以故西天维摩诘，此土傅大士、庞居士，全家皆悉彻悟自性，亲证无生，去来自在，得大解脱也。近来各界名人，眼界大开，悉皆尊崇佛法，密事修持。安徽桐城马通白居士，乃现今之文学大家，著述甚富。初亦渐染于韩欧程朱之见，不但不知佛为何如人，且不知自己一念心性，当体与佛了无有二也。及至晚年，学识日晋，见地日高，方知佛为大圣人，其教有不可思议之事。从兹日诵金刚经，兼持佛号，以期圆离四相，彻证一心，即于此生，迥出五浊也。其第三女，名君幹，颇聪明，通文理，有古烈女风，通白甚爱之。然于佛法，绝无信向。后得病甚苦，不能忍受，通白悯之，对彼念金刚经。



彼一闻经声，身心安乐，及至经歇，复觉苦痛，通白遂彻夜为念。忽起坐，止令勿念，若好人然。且曰，我于金刚经所说道理，悉皆悟到。便欲现大人相，说无生法，冀一切见闻之人，同种善根，诡言家中褊隘，欲往医院将养。以通白与其婿方时简，同寓京师，租屋共住，故不能过于宽敞幽雅也。通白见其志决，乃令其夫送之德国医院，择极超胜之屋安置之，令其夫与医院侍人各去，彼则合掌坐脱矣。噫嘻异哉，此与庞女灵照，给其父离座，彼即据座以坐脱者何异。李木公素不信佛，闻通白说此因缘，全家归依三宝。普门品所谓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诘不信欤。而其夫时简，经此现相，见犹拘墟，行状中反湮没之，其罪过实非浅鲜。今蒙通白之侄怙庭，以其叔母往生事实，并其子根伟哀启见示，知通白与其妻其女，皆有大来历，非偶然者。按状，夫人姓姚氏，讳泽润，幼受庭训，深娴妇道，事父母舅姑唯谨。其姑疾革，割股和药，吁天以祷。家固清贫，通白教授生徒，夫人代持家政，克勤克俭，故得无虞。教子女有法度，为乡里所称。数十年来，历经世变，深厌无常，遂专修净业，以期出此娑婆，生彼极乐。年逾古稀，犹然强健。今秋初，示微疾，饮食渐减，而晨昏礼拜持诵无少间。至八月初四，始卧床，胸膈，气不通畅，嘱其女君玮，及侄妇孙孝达，代为诵经。孝达即怙庭之妻，平日以净业互相勉勸，故常侍相为辅助也。至初九夜，夫人见诸佛金光灿烂，伏枕作礼拜状。又见观音伸手下垂，己则仰握菩萨手，连称菩萨名不已。嘱孝达诵弥陀经，孝达诵至佛土种种庄严处，曰如此境界，



历历在前，吾所见，不异经所云也。家人环侍念佛，有饮泣者，夫人责之，谓若等何得如此以累吾也。至初十午刻，唇尚微动，久之遂逝。面色黄润，眉额间朗明若镜，顶上热气外溢，相距尺许，即觉熏蒸，盖其净业纯熟，身心清净之所表现耳。夫欲学佛法，先须力敦伦常，恪尽己分，观夫人之孝事父母舅姑，以及相夫教子等，即观经所谓孝养父母，行世仁慈也。而其深厌无常，专修净业，又与同志互相勉勸，乃所谓至诚心、深心、回向发愿心，与发菩提心，劝进行者之义，皆兼而有之。既有三世诸佛净业正因之因，决感仗佛慈力往生净土之果。彼世之不尽己分，以敦孝慈，妄欲冀附于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之例。虽佛力法力不可思议，由自己心地不正，与三世诸佛净业正因相反，断难获永离众苦常受诸乐之果矣。修净业者，尚鉴之哉。

曹云荪了义居士舍宅为念佛林发隐

佛法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理本自心，虽博地凡夫毫无所歉，道出常情，非十方诸佛莫能尽知。刻论契理契机之法，唯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最为第一，利自利他之道，唯不住相布施福德，可等十虚。了义居士，既闻净土法门，功勋殊胜，虽博地凡夫，具足惑业，但能生信发愿，持佛名号，如子忆母，心心相续，决定仗佛慈力，往生西方，了生脱死，超凡入圣。由兹发大菩提心，修最殊胜行。又欲法界有情，等蒙利益，于是殫精竭力，提倡赞扬。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既经发挥其奥，谁不愿得其益，由是善信预会，多至数百，悉具信愿，笃修净业。居士喜不



自胜，即将自己素所住之舍宅，和盘托出，永作居士念佛林。其意唯欲自他同修净业，同于现生，往生西方，及一切远近善信，见者闻者，同皆发起，以致遍周寰宇，永久勿替也。与求世间名誉，及人天福报者，固已天渊悬殊焉。同社诸人，感此盛情。窃恐不立证据，后或湮没，致居士一番利人之心，或成断灭，因为报县立案，勒碑林中，非徒扬居士之盛德，实欲发见闻之热心。又以不慧，久修此宗，故特致书，命为序引，以冀阅者，闻风兴起，展转传扬，竖尽未来，横遍十方，庶如来一切众生皆具佛性，皆当作佛之言，悉皆诣实，不致犹有遗憾矣。不慧承斯盛情，谨将一切法门，与净土法门，依之修行，以了生死，证无生，其中之难易迟速，略为敷宣。庶自度己力而修，不致有法不契机，长轮回于三途六道，莫之能出之感伤也。如来一代所说一切法门，无非为众生断烦恼以了生死，证无生以成佛道耳。但众生根机不一，致所得利益各别。其有宿根深厚者，现生即可断尽见思，超出三界，进学菩萨上求下化之道，以期圆满菩提，则何幸如之。其或根机稍劣，纵令禅定力深，彻悟自心，而见思未断，则依旧轮回。况从生至生，何能自保，倘一随福迷，则直堕三途矣。其下焉者，又何待言，此自力了生死之难也。如来悬知末世众生，无力断惑，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法门，俾彼法身大士，与具缚凡夫，及五逆十恶之极重罪人，同于现生，往生西方。既生西方，则了生脱死，超凡入圣，各随己资，而为悟证，其慈悲抚育之心，虽天地父母，不能喻其万一。以此法门，仗己信愿念佛之力，感佛慈悲摄受之力，感应



道交，故得不断烦惑，带业往生，较彼专仗自力者，其难易不可同年而语矣。念佛之人，若知此义，自能死尽偷心，专修此法，不致好高务胜，随经教知识语言所转，舍此别修诸余法门也。普愿见闻，悉皆谛信。

裘焯庭先生与其夫人双寿序发隐

人在天地之间，藐乎小尔，何以与天地并称，谓之为三才。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作佛。由其具赞天地之化育，振乾坤之纲维之功能德用，故得此嘉名。彼不自振拔，甘为下愚，生为行肉走尸，死与草木同腐，并生有害于社会国家，死受苦于三途恶道者，乃不慎所习而致，非本具之天真佛性有异也。故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夫所谓赞天地之化育，振乾坤之纲维者，非专指有位者而言，虽匹夫匹妇，各能优为。果能诚意正心，自修其身，以明其明德，其诚中达外，必致家人与邻里乡党亲戚朋友，群相观感，而潜移默化于不知不觉中。是故一乡有善士，则一乡淳谨而靖谧，如汉陈寔婉训梁上君子，其乡之盗贼绝迹，鲁义姑欲存其兄之嗣，齐国之敌兵立退，此殆匹夫匹妇赞化育，振纲维之一端耳。孟子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盖指其多分而言焉。当今之世，世道人心，陷溺已极，只期自私自利，置道德仁义于不顾，几于无可救药。然天下不治，匹夫有责，倘人各兴起，负此责任，各各守分安命，知因识果，孝亲敬兄，敦笃宗族，严教子女，俾成良善，十数年间，世皆贤人，贤贤互益，必召天和，尚何天灾人祸之有。是知阐明



因果，善教儿女，为天下太平之根本。如裘焯庭夫妇，人皆知其有盛德热心，能以至诚无私心，孝亲敬兄，抚育诸侄，周给贫穷，振兴学校，深信佛法，及与因果，济度幽魂，救护生命，为一乡之标榜，作同人之模范，致使子女媳孙，同皆贤孝，家道兴隆，麟趾呈祥。而不知此德此心，固从无量劫来，禀佛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一视同仁，自利利他之教之所习，兼资受生以来，得贤父母钧陶化育之所致也。先生与夫人将届七旬，同人欲为祝其期颐，敬录其实行，用佐寿筵，又祈不慧，随喜赞助。窃思先生夫人之德，序文具标，若徒作华丽之文，以为赞颂，不但非我所能，亦非我所宜，故推本而发其隐义以言之。须知吾人之寿，原自无始无终，由其真如妙性，为烦恼惑业所蔽，故致随业升沉于六道轮回中，其寿便局促短小，不堪言状。如来愍之，为说断惑证真之法，令其返本还元，超凡入圣，从中下手易而成功高者，唯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为第一。其子懋楹，建安养堂，为二亲修净之所，实得祝寿之大体。待百年后，往生西方，证无量寿，方为孝子尊亲之究竟实义，方副同人颂德祝寿之景仰诚心也（懋楹，号佩净）。

孙母林夫人事实发隐

吾人一念心性，与三世诸佛，了无有异，其智愚苦乐天渊悬殊者，以宿世今生之所修所习，有善恶顺逆之所致也。华严经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言法界性者，即生佛同具之妙真如性，在佛不增，在生不减，处生死而不垢，证涅槃而不净，亘古亘



今，不迁不变，湛寂常恒，如如不动。此性最可尊贵，故众生虽迷之及极，如来绝无一念弃舍之心，多方教化，冀其复彼本性也。一切惟心造者，乃指修习顺逆而言，顺修则为人，为天，为声闻、缘觉、菩萨，极之则圆成佛道，安住寂光。逆修则堕修罗、畜生、饿鬼、地狱，极之则永堕阿鼻地狱，经尘点劫，受诸极苦，莫由出离也。由是观之，十法界皆由今昔修习而得，故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了此，而不返迷归悟，背尘合觉，以慎所修习者，未之有也。其返迷归悟，背尘合觉之道，固非一端，求其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者，唯净土法门为然也。孙母林夫人者，庆泽之生母也。宿植德本，禀性淑贤，其孝亲敬夫，教子持家，周给贫乏，救护生命，皆足为女流师范，而且笃信佛法，修持净业，自少至老，无或废替。况身禀女质，既难远参高人，而家住玉田，绝少宏法上士，而毕生孜孜修持者，乃多劫之熏修所致也。溯昔夫人归孙君时，贫不自给，操劳苦作，过于佣保。中年以后，家渐富裕，有子五人，孙十余人，仆婢甚多，宜享逸乐，其操劳苦作，不改旧度。衣止粗布，不服绫罗，洗浣补缀，尚不忍弃。见人之饥寒，不异身受，必施金推食，其心方安，人有求祈，必令忻悦而去。昆虫蝼蚁，诚勿伤害，即蛇蝎毒物，亦令设法驱去，绝不肯令其受伤也。盖欲子孙世守勤俭仁慈之道，以身率之，而冀其依行焉。平时每以因果报应诫子孙，常曰，利人实为利己，害人甚于害己，凡居心行事发言，皆须归于慈善一边而后已。汝等若能如是，则为无忝所生，否则纵令富贵至极，亦属污辱祖宗之大怨



家也。故其子孙，多皆笃厚敬谨，不染时风。尤可异者，去冬兵灾起时，庆泽奉母远避于亲眷家，当其去时，心虑惶恐，夫人以装老衣之筐命携之，亦不言其所以。至腊月遂歿，适得具敛，虽曰年高八十有八，不可不殓，然其心地安详，不随境乱，于此可见。当夫人临终时，庆泽率其家人，同声念佛，忽若发狂，遂将窗纸撕破。适有二蝶大如掌，从窗棂入，黄质杂黑白章，采绚非常，绕尸而飞，家人驱之，竟不能去，历大半日，殓殮已毕，舁入他院，蝶亦随棺飞翔，直至灵柩安妥，方始飞出，向西而去。夫时当腊月，况在北方苦寒之地，何得有蝶，当时本家与亲眷七十余人，同皆惊异，谓为不经见闻之瑞。盖以夫人盛德净心所感，以表其离此娑婆，生彼极乐之祥，但以世人根机陋劣，特示为蝶，此岂真蝶乎哉。庆泽述其母之心行大略，祈余发挥以为世劝。噫，人子扬亲之德，固为分所应尔，然扬亲之德，而不修德慎行，则更甚于诬亲以恶，故孝经以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为孝之终。如孔孟等，未见叙述父母之德，而天下后世，无不尊其父为圣父，母为圣母，欲表彰亲德者，不可不知。世孝如此，可谓极矣，而于亲之灵识，无大裨益。若以佛法论，亲在则谕亲于道，俾其返迷归悟，背尘合觉，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亲没则志诚念佛，为亲回向，设祭待客，概不用荤，庶可令亲未往生则即得往生，已往生则高升莲品，此固如来普度众生，令复本具佛性之要道。人子欲报亲恩而扬亲德者，当终身奉行而广为化导，其利益唯佛能知，非语言文字所能形容也已。



崔母孙夫人往生传发隐

圣人诚明之道，如来真常之法，匹夫匹妇，皆堪与知与能，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圣虽异，心体无殊。故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作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由迷背故，枉受生死轮回之苦。而佛视六道众生，悉同一子，况生信发愿，虔持佛号，具行世善，兼持经咒，志诚回向，以祈往生，有不感应道交，蒙佛接引，离此娑婆，生彼极乐者乎。崔母孙夫人者，注川处士之德配，祥鸠、祥鹑、祥鸿之生母也。其性情沉默淳厚，其行事勤俭宽和，其孝亲相夫，持家教子，济贫恤困，戒杀护生，皆足为闺壺仪型，女流师范，非宿有善根，岂能如是耶。而且笃信佛法，虔受归戒，年逾七十，精修净业，其子祥鸿，多方辅助，故得预知时至，正念往生，可谓女中丈夫，火里莲华，不辜佛化，不负己灵者矣。彼世之须眉丈夫，多才多艺，自命非凡者，及乎临终，则业识茫茫，无本可据，依旧轮回于三途六道之中，岂不大可哀哉。或曰，每见载籍，毕世修持，定慧力深，宗说兼通，解行相应者，多有生死不了，仍复受生。何崔母以五六年工夫，竟得往生，了生死耶，有何证据，而知其决定往生耶。答曰，子未知了生死有自力佛力之所以也。一切法门，皆仗自力，净土法门，全仗佛力。仗自力，非见思净尽，无由出离生死。仗佛力，若信愿真切，即可带业往生。譬如渡海，一由自浮，一由乘舟，到岸虽同，其难易安危，奚啻天渊悬殊也。观无量寿佛经，示三种净业



正因，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二者受持三归，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此十一事，或有一二，加以信愿念佛，悉得往生，况崔母之将及全备者乎。又五逆十恶众生，临终地狱相现，有善知识教令念佛，或至十声，或止数声，直下命终，亦得仗佛慈力，往生下下品中，况崔母五六年来，日夕系念者乎。言证据者，临终不起爱恋，密默念佛，竖手示敬，端坐而逝，即此数端，便是往生之相，况没后全身已冷，顶门犹热，及至入殓，面貌如生，征于经论，谓顶圣眼天生之说，其往生又何疑焉。或曰，此境师未亲见，安知非其子之饰词乎。答曰，饰词世固有之，乃不知因果者之所为。祥鸿欲令同人同生信心，同修净业，同生西方，冀其母高升莲品，断不敢犯大妄语，俾其母与己，同获未得谓得，未证谓证，以凡滥圣之至极重罪也。

慈悲镜发隐

近世杀劫之惨，振古未闻，推究其由，皆因食肉之所酿成，是食肉为杀劫之因。杀劫乃食肉之果，而果复造因，因复感果，展转互杀互食，了无已时，可不哀哉。然杀劫之惨，人所共戚，而杀生食肉之惨，人所共乐，实则不异于自杀自食，及自杀食其父母兄弟妻子眷属也。故入楞伽经云，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在生死中，轮回不息，靡不曾作父母兄弟男女眷属，乃至朋友亲爱侍使，易生而受鸟兽等身，云何于中取之而食，食肉之过，可胜言哉。泉州



诸善士，欲挽杀劫，特立大同放生会。放生云者，欲感发众人之慈悲心，从兹不忍食肉耳。既不食肉，则现在不造杀业，将来不受杀报，虽曰爱惜物命，实为预护自身，若大家同抱此志，何难感召天和。倘放者自放，食者自食，则所放有限，所食无穷，消放者个人之杀业则可，消众同分之杀业则未也。故特撮取古人浅显劝戒语言，名慈悲镜，布之乡邑，以期见闻，同发慈悲，共持杀戒，咸事素食，庶可挽回劫运，共享太平，因为略陈食肉之过以助之。愿食肉者，将生作己想，将己作生想，想之久久，即以威逼，令其食肉亦不敢，况徒为口腹乎。至于敬神祭先，奉亲宴客，岂素食便不可，必杀生而方可乎。

唐氏先茔附青莲尼塔发隐

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作佛，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也。其不能者，皆卑劣自居，不自奋发，乃不为耳，非真不能也。礼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然有志于为尧舜作佛者，则不以大恶存者，以易其大欲存者。故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余于大成庵青莲尼，深有感焉。按尼系武进西郊某姓妇，青年祝发，精修梵行，为远近善信所钦敬。清咸丰十年，贼陷常州，尼著袈裟礼佛，投入庵前池中。及贼至，则庵村悉成焦土。越数日，有汪邵二公，潜归探视，见尼尸浮于池，二公仰其懿德清操，待夜深，出其尸，稿葬于庵之基。越十有六年，光绪



改元，唐驼之父恂之公弃世。驼母邹恭人，罗掘数十千，购其葬所，乃当日大成庵基。村人欲卖地，偷将尼骨埋于所购之坟地内，堆一小冢。邹恭人详究由来，不唯不以为嫌，且颇生敬仰。每祭扫，率驼兄弟，兼祭尼坟。夫邹恭人，当此之时，年齿甚盛，居贫守节，为夫抚育其子女，家计不充，赖勤针黹，兼为人浣濯衣服以度日。时驼兄光盛年十一，驼仅五岁，妹甫三岁，零丁孤苦，不堪言状。邹恭人勉力支持，以养以教，令驼兄弟成人成德。其处境，虽与青莲尼异，其懿德贞心，固与青莲尼无或轩轻也。至光绪二十八年，邹恭人弃世，遂与恂之公合葬焉。而驼兄弟服职外方，二十余年，未共祭扫。迨民国十年，驼兄辞官归里，驼亦由沪回常，相偕祭扫，求尼坟而不得。问其地主，云以不便耕种，乃移于桑田中矣。驼与其兄光盛议曰，现尚知此尼之德，故有保护之念，若不设法，后难免夷墓暴骨之惨。况汪邵二公，冒险而偷葬，吾母率吾兄弟，年年致祭，若置之不理，不但有愧于汪邵二公，且大得罪于吾母，我等何可抱此遗憾。乃择吉移葬于其父母之茔，又为建一石塔，大书大成庵青莲尼师之塔。题其后曰，尼服袈裟殉难，其志行可想，特迁遗骨葬我父母茔内，唯愿世人共相保护之。驼之意，子孙或有迁徙，及与断绝，欲为久远之计，非求世人保护不可。有以不合宜谏者，驼曰，此尼乃佛门真修行僧，生为远近所景仰，贼欲来，而服袈裟以自溺，与古之仁人义士相去何远。况吾母素所钦佩，俾吾兄弟致祭，今葬我父母茔内，如请高僧于家供养，有何不可。又此尼具此懿德清操，或已超凡入圣，使吾父母



常得亲近，当可蒙其慈力，即得高超三界，托质九莲，以故吾宗吾母之意而乐为之。孟子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为大丈夫。若此尼者，初舍饮食男女之大欲存者，长斋奉佛，精修梵行。没立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大节，以期不负己灵，不玷佛化，为人天之标榜，弭末俗之颓风，非所谓女中大丈夫乎。宜其唐驼为之建塔，又持衣钩，遍求名人为之题赞，以期发潜德之幽光，维世道于弗坠耳，爰为发其隐义云。

唐孝子祠校发隐

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又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有子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夫为尧舜为仁，不外乎敦行孝弟，初非有奇特玄妙，艰难困苦，欲为而不能者。人固各当自勉，以期不负独为万物之灵，而与天地并称为三才耳。且天地至广至大，人得以七尺之躯，与之并称者，以其能赞天地之化育，继圣贤之志事也。否则机械变诈，败常乱俗，徒污天地与人类耳。形虽为人，实则禽兽之不如，以禽兽不知礼教，人知礼教，知礼教而悖之，斯居禽兽之下矣。是人也，生既为衣冠禽兽，死必堕三途恶道，人亦何苦以能为尧舜为仁之资，甘心永作畜生饿鬼地狱之可怜众生，是诚何心哉。无他，皆由家教未至，与自己不自振奋而致然也。近来欧风渐至，一班新学派，厌故喜新，趋之若鹜。凡欧人为国为众之好处，皆所不学，其蔑礼乱伦处，则变本加厉，竟至废经废伦仇孝等，无所不至，直欲人与禽兽，了无有异



而后已。有心世道人心者，各怀忧惧。武进唐驼，欲挽颓风，以先曾祖唐孝子安邦公事，虽经表彰，载之邑乘，未立专祠，知者盖鲜，遂设祠勒碑以表彰之。又于其中，立一小学，名为唐孝子祠校，俾当地贫子弟读书其中。冀其顾名思义，效法前人，敦本重伦，以尽己分。初则服劳奉养以安其亲，次则立身行道以荣其亲。既能孝矣，必能笃修弟忠信礼义廉耻等，则为人之道得，为尧舜为仁之道亦得，而赞天地之化育，继圣贤之志事之道，亦可以随分而得。驼之意，盖如此，以故不辞辛苦，鬻字以办。诚可谓敦本重伦尚德慕义之士，驼其贤乎哉。其族侄允中，亦随力劝助，足见唐氏之多贤人也。虽然，驼之贤有自来矣。按驼生五岁，父恂之公即弃世，时驼兄光盛十一岁，妹始三岁，家徒壁立，零丁孤苦，不堪言状。母邹恭人，日勤针黹及与人浣衣，赖以度生，以养以教，俾驼兄弟皆成人成德。且为其夫买墓地，成契后，村人移大成庵青莲尼骨于其地中。邹恭人询知，不唯不以为嫌，且深生景仰，岁时祭扫，必令二子致祭于尼。及恭人逝后，地主移葬他处，驼兄弟感母慈，兼恐后或夷灭，遂复移置其父母茔内，且建塔表彰其懿德清操焉。夫邹恭人当夫逝时，年齿甚盛，居贫守节，教养二子，钦敬以身殉法之尼，其殆魏慈母、鲁义姑之流。懿德贞心，堪为世范。故感驼年逾五十，不减孺慕，欲广孝思，以报母恩，爰立此祠，设校于中，以教乡里之贫子弟，冀为挽回世道人心之据，可谓笃于事亲，克尽子道矣。因为发其隐义，俾安邦公之孝行，与邹恭人之潜德悉彰，庶见者闻者，咸皆兴起。孝经云，夫孝，天



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由是言之，一言一行，有不合道，皆为不孝。故曰，孝弟为仁之本，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凡为人子者，可不深长思而亟自勉焉。

广东高州佛学研究会缘起

（代何剑菁作）

佛法大无不包，细无不举。不但依之可以断惑证真，了生脱死。即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明明德，止至善之道，若能会通佛法，则事半而功倍。以世间圣人所说，但止令人尽分，唯上智之人，方能恪遵，若在中下根性，则便漠然置之。佛则详示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及一切众生，皆具佛性，皆可成佛等事理。俾上智者必期于证本有，下愚者亦不敢肆意纵情，以膺未来之苦，势必改恶迁善，希圣希贤，虽在暗室屋漏之中，常如面对佛天。如来以三归五戒十善，普摄在家男女，能修五戒十善，便可胜残去杀，反浇复淳，永离三途恶报，常享人天快乐。最浅者尚能如是，况其最深者乎。故知如来为三界大师，四生慈父，圣中之圣，天中之天。由是圣君贤相，通人达士，莫不依教修习，护持流通。以一切诸法，以心为本，唯有佛法，究竟发明故也。溯自东汉，大教西来，近二百年，止在北方。至三国康僧会，感化孙权，南人始沾佛化。至晋而遍及全国，及高丽日本等。至唐而各宗悉备，堪比西天。数百年来，法道流通，高人林立。载诸传记，何可胜数。而曹溪法脉，出我粤东，传佛心者，莫不宗之。固知粤虽边鄙，于如来大法，有大因缘。由是禅宗大兴，虽在家二众，多



有彻悟本有，明心见性者，历宋元明，法道弗替。明季垂末，勃然蔚兴。憨山以宏法遭谗，谪戍粤东，中兴曹溪。时摧使四出，百姓涂炭，制台不能设法者，憨山以一席话取消之。读憨山年谱，及年谱疏，知粤民沐大师之恩者深矣。迨至有清，崇重尤隆。世祖仰遵佛制，罢除试僧，及与度牒，令其随意出家。在当时高人林立，颇为有益，而佛法式微之兆，实基乎此。自后百有余年，尚复蔚然。嘉道以来，哲人日稀，典型日坠。国家不事提倡，僧侣颓于奋发。加以咸同之际，兵灾绵联，前修既没，后昆无闻，以致鄙败无赖之徒，多皆混入法门。在家儒士，非具超格之知见者，莫不以佛法为赘疣，谓其无益于人国。而如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及断惑证真，了生脱死之大经大法，以不研究，谁得而知。新学派出，妄以己意，肆其谤黩，遂至毁寺逐僧者，相继而起。近数年来，各界人士，眼界大开，知佛法为世间唯一无二之道。不但不与一切哲学科学政治法律相抵触，且能令彼一切哲学科学政治法律，悉获实益。于是凡有志于亲见本来面目，及挽回世道人心者，莫不研究佛法，受三归以正三业，奉五戒而修十善，吃素念佛，戒杀放生。昔之嗤为愚夫愚妇之所为者，今则伟人名士悉为之，于是各处皆设佛学研究会，佛经流通处。剥极则复，否极则泰。今之世道人心，陷溺已至极点，若不以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及一切众生，皆具佛性，皆可成佛为训，决难收效。以吾人一念心性，不变随缘，随缘不变。随悟净缘，则证三乘，及佛法界。随迷染缘，则成人天，及四恶趣法界。虽十法界之升沉苦乐，天地悬殊，而



本有心性，在凡不减，在圣不增。倘谛了此义，虽使丧身失命，决不肯舍悟净缘，取迷染缘，以致永劫轮回，莫之能出也。是知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法，乃标本同治，凡圣共由之大道，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当今之世，若舍此法，虽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齐出，亦未如之何也已矣。天下不治，匹夫有责。吾高佛法，凋残已久。出家在家，等皆梦梦。同人等发起佛学研究会，并佛经流通处，俾有志于己立立人，自利利他者，随己天姿而为修持。深则见深，何难断惑证真，了生脱死。浅则见浅，亦可改过迁善，希圣希贤。挽回世道人心，促进人群道德，固与政治宗教各范围，不相干涉，不相背戾也。区区之忱，祈垂洞察。

上海佛学编辑社缘起

心性者，十法界一切圣凡，堕狱生天，证真成佛之根本也。因果者，世出世一切圣贤，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然此心性，人各自具，真常寂照，妙莫能名。只因迷而未悟，不但不得受用，反承此心性之力，起惑造业，由业堕苦，展转沉迷，轮回六道，尽未来际，了无出期。致我释迦牟尼世尊，特垂哀愍，兴无缘慈，运同体悲，不离寂光，示生世间，精修梵行，成等正觉，于是叹曰，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著，而不证得。若离妄想，则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即得现前。由是随机说法，令得度脱。但由机器差别，故致法无定相，或渐或顿，或权或实，或显或密，或性或相，必



期于彻悟此在凡不减、在圣不增、终日随缘、终日不变之妙真如性，悉得彻证而后已。以此心性，体虽不变，用常随缘。随迷染缘，由厚薄不同，而成六凡法界。随悟净缘，因浅深各异，而成四圣法界。既知体常不变，由迷逆悟顺，相用天殊。其谁不欲舍迷染缘，随悟净缘，复还本有之天真，圆成无上之觉道乎。十法界，一一不出因果之外，欲离苦得乐，超凡入圣者，固宜慎所择也。又虑众生业重障深，纵种善根，得生人天，既未断惑，必致造业，一堕恶道，苦无了期。于是以大悲心，特开净土法门，俾具缚凡夫，于现生中，即得出此娑婆，生彼极乐，与住行向地，及等觉菩萨，如观音势至、文殊普贤等，俱会一处，亲炙弥陀，以渐证夫道果耳。噫，世尊之恩，可谓极矣，虽天地覆载，亦难喻其少分焉。迨至众生机尽，如来应息，而大悲利生，终无有尽。由是诸大弟子，分布舍利，结集经藏，俾遍界以流通，冀普沾乎法润。及至东汉，大教始来，但由风气未开，故唯在北方流通。至孙吴赤乌四年，康僧会尊者，特开化建业，蒙如来舍利降临，致孙权极生信仰，遂修寺建塔，以宏法化，此法被南方之始也。至晋而遍布高丽、日本、缅甸、安南、西藏、蒙古诸国。自兹以后，蒸蒸日上。至唐而诸宗悉备，可谓极盛。天台、贤首、慈恩，以宏教。临济、曹洞、沩仰、云门、法眼，以宏宗。南山，则严净毗尼。莲宗，则修专净土。如各部之分司其职，犹六根之互相为用。良以教为佛语，宗为佛心，律为佛行，心语行三，决难分属。约其专主，且立此名。唯净土一法，始则为凡夫入道之方便，实则是诸宗究竟之归宿，



以故将堕阿鼻者，得预末品，证齐诸佛者，尚期往生。如来在世，千机并育，万派朝宗。佛灭度后，宏法大士，各宏一法，以期一门深入，诸法咸通耳。譬如帝网千珠，珠珠各不相混，而一珠遍入千珠，千珠悉摄一珠，参而不杂，离而不分。泥迹者谓一切法，法法各别。善会者则一切法，法法圆通。如城四门，随近者入，门虽不同，入则无异。若知此意，岂但诸佛诸祖所说甚深谛理，为归真达本明心见性之法，即尽世间所有一切阴入处界大等，一一皆是归真达本，明心见性之法。又复一一皆即是真是本，是心是性也。以故楞严以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皆为如来藏妙真如性也。由是言之，无一法非佛法，亦无一人非佛也。无奈众生，珠在衣里，了不觉知，怀宝循乞，枉受穷困，以如来心，作众生业，以解脱法，受轮回苦。可不哀哉。以故宏法大士，不惮艰辛，种种方便，而为开导，令其谛了十法界因果事理，彻悟即心自性，以迄究竟圆证也。由唐而宋而元而明而清，足一千年，声教弗替，虽不及唐时之盛，犹可称伯仲之伦。自咸同来，兵火联绵，饥馑荐臻，高人日稀，庸人日多，国家不暇提倡，僧侣无力振兴。由是在家高人，以未尝研究故，谬袭韩欧故套，遂致一败涂地。至清末之时，大开学界，天姿高者，遂皆翻阅佛经，始知道本在是，遂皆息心以研究焉。及至民国启运，法制维新，奉教自由，载于宪法，十余年来，风气大开，举凡政军学商各界伟人，多皆研究佛法，吃素念佛。顾联承、赵云韶等诸居士，欲令同人，悉沾法利，拟于上海北京路长康里，设一佛学编辑社。凡属发明心性之论，彰显因果



之说，戒杀放生之利益，念佛往生之感通，与夫深经奥论之解释，高人懿士之修持，取便编辑，月出一册，以饷当世。庶不知佛法者，因兹而知，稍知佛法者，展转入胜。果能依佛言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主敬存诚，洗心涤虑。不但天灾人祸，从兹消灭，俗美风淳，永享太平。将见彻悟唯心，亲见佛性，离三界之苦因苦果，证一乘之乐因乐果，庶不负此即心本具之真如妙性也已。

常斋会题词并缘起

众生心性，与佛同侑，由善恶业，报分人畜。
人有智识，畜无技术，恃强陵弱，遂杀而食。
成家之子，不借重债，况杀彼身，但图口快。
怨恨固结，历劫互偿，试一思及，中心痛伤。
爰集同人，共立此会，凡百应酬，概用素菜。
特立规约，并述缘起，普愿见闻，各笃胞与。

原夫水陆空行一切众生，无一不知疼痛苦乐，无一不知贪生怕死，而且无一不是吾人无量劫来之父母兄弟姊妹妻子朋友亲戚。又复无一不能于未来世深种善根，修持净业，断惑证真，圆成佛道。但以宿世恶业，堕于异类。固宜深生怜悯以护持之，令彼各得其所。何可以强陵弱，或以智取，或以钱取，俾彼一切，悉充口腹。彼等力虽不敌，心固衔结，故致生生世世，展转互杀。为一时之口腹，杀身命于多劫，较比自杀，酷烈万倍，何苦为此招殃祸事，一何愚迷至于此极。在昔鲁国有二勇士，彼此互闻而未相见，一旦相遇，沽酒共饮。一曰，无肉不能成欢，当去买



肉。一曰，尔我肉也，何须更求。其人以为所见甚高，遂袒衣相割，彼此互食。又复割彼之肉，转以奉彼。意气扬扬，以为吾人之交，情意真挚。相割相食，遂至于死。凡见闻者，皆叹其愚。世人因食肉故，造诸杀业，遂至累劫，展转互杀，较彼勇士，更为酷烈。由无慧目，不知后报，反为得意，用自矜夸，斥素食者，以为迷信，及以薄福。世俗相袭，恬不知非。以故如来于梵网、楞严、楞伽等诸大乘经，极陈杀生食肉之祸，可谓拔本塞源之真慈大悲也。近世杀劫之惨，千古未闻。况复水火疾疫风吹地震旱潦等灾，不时见告。总因杀业以为缘起，致令世道人心愈趋愈下，由是天灾人祸，相继而兴。如立镜前，不能逃影。同人忧之，欲令世人，同持杀戒，各秉蔬食。无论祝寿祈福冠婚丧祭宴宾会友等事，俱用素筵，一以全吾恻隐之心，一以冀吾所尊奉之神祇，并吾之祖宗父母朋友亲戚，止息杀业，增长善根，非止独为水陆空行一切物类计也。又期彼此效法，达之乡国，及与天下。将见俗美风淳，民康物阜。共乐大同之化，永息争竞之风，则鸟兽鱼鳖咸若。庶人与天地并立为三，称为三才。与乾为大父，坤为大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之义，不至徒有空言，毫无实义矣。

乐清柳市募建净土堂缘起

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众生愚痴，常住其中，纵受极苦，不求出离。虽有本具佛性，由其迷背，反作起惑造业之本，以致经尘点劫，莫由解脱，可不哀哉。况今世道人心，陷溺已极，杀劫之惨，振古未



闻。加以新学潮流，拨无因果，圣贤道义，斥为迂腐，任己臆见，而为提倡。盲引盲众，相牵入火，致令天灾人祸，相继降作，蚩蚩蒸民，诚堪怜悯。于是有心世道者，奋发大志，欲为救援。以为此等业果，皆由唯知自私自利，不知三世因果善恶报应，以为人死神识即灭，有何灵魂，随罪福因缘，受生于人天及三途恶道耳。既善恶同一磨灭，何不任意所为，以期身心快乐乎。由是逆天悖理，损人利己，以及杀害生命，取悦口腹之事，炽然竞作，无所顾忌。使知三世因果，当即恐其受报，而不敢稍萌此念，况实行其事乎哉。是知我佛所说三世因果，生死轮回之事理，乃无明长夜之慧日也，而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乃生死苦海之慈航也。欲挽劫运，舍此末由。以故各处诸大心缙素，悉皆汲汲然提倡佛学，以冀天下太平，人民安乐也。乐清胡天仆居士，于虹桥建一净土堂，于八月十五日开讲，万众欢欣，叹所未有。柳市诸善士景仰不已，拟在当市亦建一所，以期普沾法润。除首人任捐外，拟欲募诸四方，包又舞居士祈光作疏。窃谓因果一法，乃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而念佛一行，实十方三世诸佛，普令众生，现生出苦之达道，舍此则邪见无由灭，实益无由得也。契理契机，利益难思。恳祈有力大人，各各赞襄，俾佛堂成而讲会长开，人心转而劫运顿息。庶胜残去杀，一视同仁之象，复见于今。其功德利益，当与十方虚空同其寿量，非笔舌所能形容也已。



请净权法师讲法华经启

（代法雨监院作）

伏以如来知见，蕴于众生心中，不因佛说，谁能自悟。释尊一代所说诸经，唯有法华畅谈此义。举手低头，皆成佛道。治世语言，悉顺正法。示衣里之明珠，出火宅之险难。孤露乞儿，作长者之真子。无明厚地，得法性之甘泉。即众生心，示如来藏。若不讲演，谁得而知。恭维净公大法师，宿受佛嘱，作如来使，常宏大教，普利群伦。以大智慧，发大辩才，直教顽石点头，天华坠地。晚久仰德风，未获一晤，缘慳障厚，愧何如之。兹者敝寺主人，拟于来年夏月，讲演法华。固知座下悲运同体，慈起无缘，故敢冒昧恳求，唯祈默然允许。将见昔日灵山一会，各各同瞻，此际观音普门，人人得入矣。伏祈慈悲，则法门幸甚，众生幸甚。临启，无任恳祷冀望之至。

请净权法师讲弥陀疏钞启

（代法雨住持作）

伏以圆觉妙心，有情各具，修持克证，其孰知宜。恭维净公大法师，宿受佛嘱，乘愿再来，开如来之知见，续台衡之薪传。谛观圆融，禅净一致，导三乘同登九品，引五性共证唯心。晚久仰高风，殊少亲近，愧为法雨守门庭，绝无智力宏觉道。详察现世时宜，唯净土最为当机，拟讲弥陀疏钞，非我公莫慰众望。恳祈不违本誓，俯徇下情，待到明年七月，飞锡荒山，好令百千四众，栖心秘藏。以



悬河之妙辩，畅如来之本怀，俾无问自说之经，理事双彰之疏，悉得大明。岂但荒山之深幸，法门之深幸而已哉。唯愿慈悲，默然允许。临启，无任激切冀望之至。

宁波功德林蔬食处开办广告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设法救护，尚恐不及，何可为悦我口腹，以杀彼身躯乎。须知水陆飞潜诸物，同吾灵明觉知之心，但以宿业深重，致使形体殊异，口不能言。观其求食避死情状，自可悟其与人无异矣。吾人承宿福力，幸生人道，心有智虑，正宜敦天父地母，民胞物与之谊，以期不负人与天地并名三才，以参赞天地之化育，俾民物各得其所，以同受覆载，同乐天年而后已。倘其不体天地好生之德，恣纵自己饕餮之念。以我之强，陵彼之弱，食彼之肉，充我之腹。必至一旦宿福已尽，杀业现前，欲不改头换面，受彼展转杀食，其可得乎。况肉食有毒，以杀时恨心所结故，故凡瘟疫流行，蔬食者绝少传染。又肉乃秽浊之物，食之则血浊而神昏，发速而衰早，最易肇疾病之端。蔬系清洁之品，食之则气清而智朗，长健而难老，以富有滋补之力。此虽卫生之常谈，实为尽性之至论。因俗习以相沿，致积迷而不返。须知仁民者必能爱物，残物者决难仁民，以习性使然。是以圣王治世，鸟兽鱼鳖咸若。明道教民，粘竿弹弓尽废。试思从古至今，凡残忍饕餮者，家门多绝。仁爱慈济者，子孙必昌。始作俑者，孔子断其无后，恣食肉者，如来记其必偿。祈勿徒云远庖，此系随俗权说，固宜永断荤腥，方



为称理实义。近世杀劫之惨，实为千古未闻，若详推其根源，皆由食肉所致。忧世之士，各欲拔本塞源。申江开办功德林，固已先竖赤帜矣。此邦道尹黄公、镇使王公、知事姜公，及张让三公、吴东山公等诸乡绅，谛闲法师、开如、了余等诸沙门。同悯近世杀劫，拟植仁寿幸福，特步申江之后尘，以树宁地之先声，创办本林，提倡素餐。俾邦人士冠昏丧祭，使用素筵，宴宾会友，悉资蔬食。以代庖之微业，作救劫之大权，专以利生为志，绝非唯利是图。于是聘请名工，制造珍品，以备邦人士冠昏丧祭宴会需用。或来本林以就食，或送贵宅以供用，多少厚薄，俱可随意。凡有惠顾，决无失误。恳祈官商善信，同发戒杀护生之心，共行断荤茹素之事。俾慈风从兹普扇，庶杀劫自此消灭。将见时和年丰，民康物阜。永无天灾人祸，长享安乐太平矣。此固道尹诸公发起本林之深心，而晨夕焚香念佛以恳祷者。尚冀各处效法，故为叙述缘起。

启建水陆寿筵小参

（代友人）

只此一念菩提心，即是常住无量寿，普令法界诸众生，性修功德皆成就。恭维无遮胜会斋主，定圣秦太太，宿根深厚，赋性淑贤，笃信佛法，皈依三宝。即俗修真，垂母仪于闺壸，随缘体道，作师范于女流。常时厌离娑婆，非徒自作归计，一意欣求极乐，每欲普度群萌。兹值六旬初度，婺焕中天，远离尘嚣之市井，直诣圆通之道场。力辞亲朋祝献之仪，大启法界圣凡之会。以自己之诚心，感三



宝之慈力，必得夫与己身，业障潜消，诸缘尽吉。现生膺洪范之五福，临终登九莲之上品。子荣孙贵，奕世长发其祥。道泰时康，阖国咸有其庆。岂徒令当斋正荐，王氏秦氏，祖祢先亡，同生净土。所愿十方世界，四生六道，一切含识，共证真常。本儒者己立立人之心，行菩萨自利利他之事。只因佛由心具，故愿寿与人同。咦，性具福寿妙难诠，奚啻如海与如山，穷尽三际无生灭，迥超思议两重关。

对灵小参

（代撰）

三界原来无别法，唯是一心之所作，识得诸法皆由心，何难超凡而证觉。恭维当斋正荐某某居士，宿具灵根，笃信佛法，聪慧明达，温良恭俭，孝顺出于天性，仁慈及于庶物。推因计果，以心验福。当享上寿膺高爵，以大展经纶。何甫弱冠便夭折，而即捐身世。想必爱亲情切，欲得同生净土，故现无常，激发令亲出世之心，以成世间莫大之孝，所谓即不孝以为大孝，由无常而证真常。冀报亲恩，兼警同伦，现身说法，善巧无喻。无如令亲爱子之心，更加真切。恐汝净业未熟，未能往生，故来圆通道场，建无碍会，普济孤魂，以此功德，俾汝未生则即得往生，已生则高增品位。兹者欲汝解第一义，登上品莲，见弥陀于自心，证无生于当念，特设香斋，兼示法要。须知父母未生以前，原无男女之相，四大分散之后，唯有灵知之心。由幻业以相缠，故不能直下了脱，倘凡情以顿息，又何难彻



底承当。相因业以幻生，业由心而妄起。心若不生，业便消灭，业尽情空，返本還元。譬如云散长空，天日顿现乎本体。水归大海，江河莫比夫洪深。遍十方而无欠无余，尽三际而不生不灭。此理悟之虽易，证之实难。须发信愿之心，求生西方，定仗弥陀之力，速离五浊。从兹承侍如来，参随海众，闻法受记，开佛知见，断惑证真，得本圆通。然后仗佛慈力，乘本愿轮，遍法界以普现色身，俾迷流以同登觉岸。咦，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自从遍吉导归后，海众悉皆废南询。

启建水陆对灵小参

（代友人）

娑婆原是苦封疆，生死轮回实可伤，拔断爱根归西去，历劫热恼顿清凉。恭维无遮胜会当斋正荐琴涛邵先生，宿植德本，素著景行，读书明理，垂典型于市廛，学道爱人，助政治于官府。通商裕国，人咸佩两袖之清风，济难扶危，心独揭一轮之明月。兼以笃信佛法，崇重三宝，虽未专修定慧，实能上合慈悲。寿临知命，便抛幻躯，事堪痛心，故援金臂。兹者孝男某某，并诸眷属，欲崇追荐之仪，大启无遮之会。须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由迷悟之不同，致升沉以硕异。当念昔标清风明月之懿范，原承法身般若之威神。了此则自能息认影之狂心，起反照之正智。方知头本不失，佛自圆成，不离此念，入圣超凡，永辞虚妄之幻苦，恒享真常之法乐。然理可顿悟，事难即圆，宜发信愿之深心，求生净土，定蒙光寿之慈父，导归莲邦。从兹



神超清泰，业谢尘劳，莲开上品之华，佛授一生之记。然后乘本愿轮，回入娑婆，逆顺隐显，度脱众生，普令法界有情，共证常住佛性。俾此明理爱人之心，清风明月之操，竖穷三际，横遍十方，庶可谓不孤佛化，不负己灵，超群拔萃，真大丈夫者矣。咦，冰水岂有两种湿，生佛原同一觉心。但能返观观自性，即获本具无价珍。

定海张总戎荐亲对灵小参

（代撰）

一念真如性，光明遍大千，悟迷虽有异，本体总天然。恭维诰封某某张老大人，生前积善修德，居仁由义，故致身后余庆长发，奕叶相承，德范恒新，簪纓永继，作股肱于元首，为国家之爪牙。兹者法会宏开，用申超荐。急须了知在生积德，即今受荐之心。性本如如，不迁不变，常寂常照，离念离名，圆满无量功德，具足无边妙用，凡不能令其减损，圣不能令其增益。非色非空，历十界而无异，不生不灭，尽三际而常然。所谓灵光独耀，迥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念，即如如佛。若能如是会得，自然亲见天真佛性，直趣无上菩提。如或未能，须仗阿弥陀佛大悲愿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果若圆发三心，直下即登九品，华开见佛，证无生忍。方知前来升沉六道，积善修德，乃至即今亲临法会，闻法受荐，一念心性，从本以来，原自清净无有染污，原自具足河沙功德。咦，一条荡荡西方路，直下归家莫问程。自是不归归便得，故乡风月有谁争。



祭盛寅怀文

（代了余师作）

维年月日，方外友了余，谨以香茗蔬肴之仪，致祭于寅怀盛公之灵曰，维公之生兮不生，缘会而生。维公之灭兮不灭，缘尽而灭。若彻悟夫自心兮，生灭不殊虚空楔。纵未明乎本有兮，去来何异水中月。幸夙因之深厚兮，禀性真诚。叹佛缘之稍疏兮，惜未闻净土横超之秘诀。论现因之明廉而公正兮，来报必在诸天宫殿，王公阅。虽暂享人天之幻福兮，难免花残而月缺。祈以世福回向极乐净域兮，必蒙弥陀慈父垂金色臂以迎接。从兹永辞五浊恶世兮，常享五清。庶可不负与余久交兮，亦堪慰余末后告公之诚实说。尚飨。

祭韩山曦居士文

（代法雨常住作。居士品行端方，为商界中冠）

维公之心兮，忠厚慈祥。维公之行兮，廉洁端方。居廛为政兮，德风被处，使彼奢者俭，懦者强，凶恶者迁善，放荡者息狂。笃信佛乘兮，多方宏护而赞襄。溯昔八十四年前兮，本不曾生，即今现在兮，又岂有亡。去来虽无定相兮，主人翁原自露堂堂。若推因以验果兮，不在天宫享天福，定在极乐世界侍愿王。须知天福兮易尽，净土之乐兮，穷未来际了无央。尚祈圆发三心兮，直登上品，庶可彻证本有兮，永为苦海沉溺众生作舟航。尚飨。

胡嘉科祭祖母文

（代撰）

呜呼，维吾祖母兮，母德堪师。每一思及兮，辄生伤悲。为女流之懿范，作闺阃之善导兮，实效法乎周之三太、虞之二妃。抚育不肖孙之周摯兮，如天覆地载而无遗。冀予学成德立，出而为国家作辅弼，处而为乡里作仪型兮，岂料予之不才，德不加修，学无所成，俯仰天地，愧莫能支。幸因游学泛览兮，得遇如来普度众生之文词。方知吾人一念心性兮，直与诸佛无二无别，亘古亘今不转移。但以迷悖，逐境生贪，起惑造业，致受果报，于三途六道兮，实于本性不减一毫厘。修持法门无量无边兮，俱不若仗佛慈力横超三界之适宜。以若能生信发愿，以至诚心，念南无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兮，决定感应道交，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七宝池。五逆十恶，临终地狱相现，念佛数声，即蒙接引得预下品下生兮，况吾祖母之懿德善行两相资。缅维禹为大圣，不免鯀之神识，入于羽渊，化为黄能兮，不禁悲喜交集，如狂如痴。是以西方有大圣人兮，发之于至圣先师鲁仲尼。伏愿吾祖母谛信而勿疑兮，直下即可蒙佛慈。又祈与吾祖父，并及历代祖妣兮，同发怖生死苦，感佛慈悲之心，依此修持。庶可相率同预莲池海会，亲炙弥陀，承事众圣兮，因兹彻悟本具佛性，以迄圆证夫无上大菩提。尚飨。



阿弥陀佛像赞

悲哉众生，无所恃怙。孤露岭岵，如逃逝子。
纵闻佛法，依教修行。自力劣弱，难破无明。
猗欤世尊，慈悲心切。四十八愿，三根等摄。
普令众生，信愿持名。仗佛慈力，带业往生。
以果地觉，为因地心。感应道交，如磁吸针。
如来恩德，穷劫莫赞。唯冀含识，悉副佛愿。

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卷首像赞

猗欤大士，誓愿难宣，悲运同体，慈起无缘。
寻声救苦，随类逐形，普现色身，遍情无情。
若有众生，遇诸苦难，一称其名，立见救援。
富寿儿女，凡有所求，礼拜供养，随愿悉酬。
何以称名，便获感通，由菩萨心，久证真空。
无心之心，合生佛心，众生迷背，无从受恩。
因遇灾难，并所恳叨，一发诚心，感应道交。
如清凉月，丽彼中天，影现群水，一无所偏。
若或无信，莫由相感，如水昏动，月影不显。
咎在于水，非月不照，若得澄静，即现光耀。
亦如阳春，普生诸芽，遇根枯者，朽腐更加。
甘霖普澍，草木同荣，唯无根者，不荷生成。
入道之要，信为第一，欲蒙慈济，非信莫得。
缅维菩萨，何能如此，为有远本，故致尔尔。
远本维何，圆证三觉，名正法明，福慧两足。



虽住寂光，悲愿无央，复现菩萨，辅弼法王。
十法界身，无身不现，三际竖穷，十方横遍。
菩萨功德，难尽赞扬，垂示梗概，作长夜光。
特祈江西，居士止净，遍阅藏典，撰为赞颂。
恭摹圣像，遍界流布，普令含识，同蒙覆护。

疯僧像赞

奸桧受贿误国民，故劳我师特扫秦。
一柄扫帚撑天地，几句法语镇乾坤。
惜彼陷溺已深固，虽承指示不问津。
致令神归阿鼻狱，铁像千古跪岳坟。

净土问答并序

大矣哉净土法门之为教也。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直指人心者，当逊其奇特。十念一念，即登不退，历劫修证者，当仰其高风。普被上中下根，统摄律教禅宗。如时雨之润物，若大海之纳川。偏圆顿渐一切法，无不从此法界流。大小权实一切行，无不还归此法界。不断惑业，得预补处。即此一生，证大菩提。九界众生离此法，上不能圆成佛道。十方诸佛舍此法，下不能普利群生。是以华严海众，尽遵十大愿王。法华一称，悉证诸法实相。如斯大力用，诸佛共宣扬。若此极发挥，诸祖皆如是。诚可谓一代时教之极谈，一乘无上之大教也。不植德本，历劫难逢。幸得闻熏，勉力修习。恐彼无知狂徒，谓为浅近，故此依教赞述，令其奉行耳。



问，念佛法门，愚尚能修。律教禅宗，智犹难晓。何谓此法统彼诸法。

答，欲知此义，须深明佛力自力大小优劣，则一切疑惑，泮然冰释矣。夫佛与众生，心性虽同。若论力用，天地悬殊。良由众生具足无量烦恼恶业，功德智慧，不能显现。佛则具足无量功德智慧，烦恼恶业，净尽无余。佛与众生，迷悟不同，致使力用，胜劣迥异。律教禅宗，皆仗自力了脱生死，所以久经长劫，尚难出离。念佛法门，全仗佛力又兼自力，了脱生死，所以尽此一生，便登不退。

问，自力佛力，其义云何，愿垂明诲。

答，律教禅宗，最初须深明教理，依教修行。修行功深，断惑证真，方出生死。若教理不明，则盲修瞎炼。若非得少为足，便是著魔发狂。纵使理明功深，亦颇难断惑。倘有丝毫未尽，依旧不出苦轮。直待惑业净尽，方可出离生死，尚去佛地甚大悬远，更须历劫进修，始可圆满佛果。譬如庶民，生而聪慧，读书学文，多年辛苦，学问既成，登科入仕。由其有大才能，所以从小渐升，直至宰相。官居极品，再无可升，于群臣中，位居第一。若比太子，贵贱天渊，何况皇帝。毕世为臣，奉行君命，鞠躬尽瘁，辅治国家。然此相位，大不容易，半生勤劳，通身能耐，到下场头，不过如是。若学问才能，稍不充足，则不能如是者有百千万亿也，此是自力。学问才能，譬深明教理，依教修行。位至宰相，譬修行功深，断惑证真。只可称臣，不敢作君（臣决定不敢作君。臣欲作君，除非托生皇宫，为皇太子。修余法门，亦可成佛，但与净土较，奚啻日劫相倍。读者须善会其意，



勿泥其词。然依华严末后一著，等觉菩萨，尚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正与托质皇宫，为皇太子，意义相齐。净土法门，得华严一经，遂得如大海之横吞万川，如太虚之总摄万象耳。猗欤大哉）。**譬虽出生死，尚未成佛。学问不充，不能如是者甚众，譬惑未断尽，不出生死苦海者甚众也。念佛法门，纵不明教理，未断惑业，但能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临命终时，决定蒙佛亲垂接引，往生西方。既生西方，见佛闻法，悟无生忍。即此一生，定补佛位。此是佛力，又兼自力，谓信愿持名，是自力能感于佛，誓愿摄受，垂慈接引，是佛力能应于我，感应道交，故得如是。又若深明教理，断惑证真，则往生品位更高，圆成佛道更速。所以文殊普贤、华藏海众、马鸣龙树、诸宗祖师，皆愿往生也。譬如托生皇宫，一出母胎，贵压群臣，此是王力。迨其长大，学问才能，一一充足，便能承绍大统，平治天下，一切臣宰，皆听诏谕。此则王力自力，兼而有之。念佛法门，亦复如是。未断惑业，仗佛慈力，往生西方，便出生死。犹如太子初生，贵压群臣。既往生已，惑业自断，定补佛位。犹如太子长大，承绍大统，平治天下也。又已断惑业，如马鸣龙树诸宗祖师，已登补处，如文殊普贤华藏海众，皆愿往生者。犹如昔镇边鄙，不堪承绍。今居东宫，不久登极也。祈尽舍旧习，于此法门，极生信愿，专精修习，则无尽烦恼，不难顿断，无量法门，自然证入。其圆成无上佛道，度脱无边众生，若操左券而取故物矣。尚勉之哉，尚勉之哉。**



为在家弟子略说三归五戒十善义

悲哉众生，从无始来，轮回六道，流转四生，无救无归，无依无托，若失父之孤子，犹丧家之穷人。总由烦恼恶业，感斯生死苦果，盲无慧目，不能自出。大觉世尊愍而哀之，示生世间，为其说法。令受三归，为翻邪归正之本。令持五戒，为断恶修善之源。令行十善，为清净身口意三业之根。从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三业既净，然后可以遵修道品，令其背尘合觉，转凡成圣，断贪瞋痴烦恼之根本，成戒定慧菩提之大道，故为说四谛、十二因缘、六度、三十七助道品等无量法门。又欲令速出生死，顿成佛道。故为说念佛求生净土法门，使其不费多力，即生成办。噫，世尊之恩，可谓极矣。虽父母不足譬，天地不足喻矣。不慧受恩实深，报恩无由。今汝等谬听人言，不远数千里来，欲以我为师。然我自揣无德，再四推却，汝等犹不应允。今不得已，将如来出世说法度生之意，略与汝等言之，并将三归五戒十善，及净土法门，略释其义，使汝等有所取法，有所遵守。其四谛，乃至三十七助道品等，非汝等智力所知，故略而不书。汝等若能依教奉行，便是以佛为师，何况不慧。若不依教奉行，则尚负不慧之恩，何况佛恩。

三归者（归，亦作皈。皈字从白从反，取其反染成净之义）

一归依佛。二归依法。三归依僧。

归者归投。依者依托。如人堕海，忽有船来，即便趣向，是归投义。上船安坐，是依托义。生死为海，三宝为



船，众生归依，即登彼岸。既归依佛，以佛为师，从今日起，乃至命终，不得归依天魔外道，邪鬼邪神。既归依法，以法为师，从今日起，乃至命终，不得归依外道典籍（法，即佛经，及修行种种法门。典籍，即经书也）。既皈依僧，以僧为师，从于今日，至命终时，不得皈依外道徒众。

五戒者

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

好生恶死，物我同然。我既爱生，物岂愿死。由是思之，生可杀乎。一切众生，轮回六道，随善恶业，升降超沉。我与彼等，于多劫中，互为父母，互为子女。当思拯拔，何忍杀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于未来世，皆当成佛。我若堕落，尚望拔济。又既造杀业，必堕恶道，酬偿宿债，展转互杀，无有了期。由是思之，何敢杀乎。然杀生之由，起于食肉。若知如上所说因缘，自不敢食肉矣。又愚人谓肉为美，不知本是精血所成，内盛屎尿，外杂粪秽，腥臊臭秽，美从何来。常作不净观，食之当发呕矣。又生谓人及禽兽、蛆虫鱼虾、蚊虻蚤虱，凡有命者皆是，不可谓大者不可杀，小者可杀也。佛经广说戒杀放生功德利益，俗人不能得读。当观安士先生万善先资，可以知其梗概矣。

不偷盗者，即是见得思义，不与不取也。此事知廉耻者，便能不犯。然细论之，非大圣大贤，皆所难免。何也？以公济私，克人益己，以势取财，用计谋物，忌人富贵，愿人贫贱。阳取为善之名，遇诸善事，心不认真。如设义



学，不择严师，误人子弟。施医药，不辨真假，误人性命。凡见急难，漠不速救，缓慢浮游，或致误事。但取塞责了事，糜费他人钱财，于自心中，不关紧要。如斯之类，皆名偷盗。以汝等身居善堂，故摘其利弊而略言之。

不邪淫者，俗人男女居室，生男育女，上关风化，下关祭祀，夫妇行淫，非其所禁。但当相敬如宾，为承宗祀，不可以为快乐，徇欲忘身。虽是己妻，贪乐亦犯，但其罪轻微。若非己妻，苟合交通，即名邪淫，其罪极重。行邪淫者，是以人身行畜生事。报终命尽，先堕地狱饿鬼，后生畜生道中，千万亿劫，不能出离。一切众生，从淫欲生，所以此戒难持易犯。纵是贤达，或时失足，何况愚人。若立志修持，须先明利害，及对治方法，则如见毒蛇，如遇怨贼，恐畏怖惧，欲心自息矣。对治方法，广载佛经，俗人无缘观览。当看安士先生欲海回狂，可以知其梗概矣。

（利，谓不犯之利。害，谓犯之祸害。）

不妄语者，言而有信，不虚妄发也。若见言不见，不见言见，以虚为实，以有为无等，凡是心口不相应，欲欺哄于人者皆是。又若自未断惑，谓为断惑，自未得道，谓为得道，名大妄语，其罪极重。命终之后，决定直堕阿鼻地狱，永无出期。今之修行而不知佛法教理者，比比皆是。当痛戒之，切要切要。以上四事，不论出家在家，受戒不受戒，犯之皆有罪过。以体性是恶故也。然不受戒人，一层罪过。受戒之人，两层罪过。于作恶事罪上，又加一犯戒罪故。若持而不犯，功德无量无边。切须勉之。

不饮酒者，酒能迷乱人心，坏智慧种，饮之令人颠倒



昏狂，妄作非为，故佛制而断之。凡修行者，皆不许饮。并及葱韭薤（音械，小蒜也）蒜，五种荤菜，气味臭秽，体不清洁，熟食发淫，生啖增恚。凡修行人，皆不许食。然此一事，未受戒者，饮之食之，皆无罪过。受戒饮食，一层罪过，即是犯佛戒罪。佛已禁制，汝又去犯，故有罪也。

（五荤菜，西域有五，此方但四。）

十善者

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两舌。七不恶口。八不悭贪。九不瞋恚。十不邪见。

此中前三名身业，中四名口业，后三名意业。业者，事也。若持而不犯，则为十善。若犯而不持，则为十恶。十恶分上中下，感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身。十善分上中下，感天人阿修罗三善道身。善因感善果，恶因感恶果，决定无疑，丝毫不错也。杀盗淫妄，已于五戒中说。绮语者，谓无益浮词，华妙绮丽，谈说淫欲，导人邪念等。两舌者，谓向彼说此，向此说彼，挑唆是非，斗构两头等。恶口者，谓言语粗恶，如刀如剑，发人隐恶，不避忌讳。又伤人父母，名大恶口。将来当受畜生果报。既受佛戒，切莫犯此。悭贪者，自己之财，不肯施人，名之为悭。他人之财，但欲归我，名之为贪。瞋恚者，恨怒也。见人有得，愁忧愤怒。见人有失，悦乐庆快。及逞势逞气，欺侮人物等。邪见者，不信为善得福，作恶得罪。言无因果，无有后世。轻侮圣言，毁佛经教等。然此十善，总该一切。若能遵行，无恶不断，无善不修。恐汝等不能体察，今略举其一二。



当孝顺父母，无违无逆，委曲宛转，劝令入道，断荤吃素，持戒念佛，求生西方，了脱生死。父母若信，善莫大焉。如决不依从，亦勿强逼，以失孝道，但于佛前，代父母忏悔罪过，斯可矣。于兄弟则尽友，于夫妇则尽敬。于子女则极力教训，使其为良为善。切勿任意娇惯，致成匪类。于邻里乡党，当和睦忍让，为说善恶因果，使其改过迁善。于朋友则尽信，于仆使当慈爱。于公事则尽心竭力，同于私事。凡见亲识，遇父言慈，遇子言孝。若做生意，当以本求利，不可以假货哄骗于人。若以此风，化其一乡一邑，便能消祸乱于未萌，致刑罚于无用。可谓在野尽忠，居家为政矣。

示某比丘尼

（系世家妇出家者 代友人作）

光阴迅速，时序更迁，刹那刹那，一念不住。此殆造物出广长舌，普为尔我一切众生说人命无常，荣华不久，急寻归路，免受沉沦之无上妙法耳。汝既厌弃世荣，发心出家，必须努力勤修，切莫因循度日。出息虽存，入息难保，一息不来，即属后世。当念形质虽禀五漏，心性原具三德，痛洗积劫之女习，力持弥陀之圣号。观此娑婆，浊恶甚于圜厕。信彼极乐，即我本有家乡。不求此世来生，人天王等福乐，唯愿报终命尽，蒙佛接引往生。朝斯夕斯，念兹在兹。念极功纯，感应道交。临命终时，必克果愿。既生净土，顿悟无生。回观世间富贵，奚啻阳焰空华，直同囹圄毒海耳。然欲生净土，先治染习。佛经屡言，富贵



难学道，女人亦难学道。良以富贵之人，僇慢成性，奢侈为心。尚不能谦光接物，卑以自牧，又何能息虑忘缘，虚心求道乎。女人则唯矜容仪，常怀妒忌。不知纵是天姿国色，依旧粪袋革囊。既恋幻形，何悟妙性。如来为治此病，令修四念处观。一观身不净，二观受是苦，三观心无常，四观法无我。此观若成，则恋身恃势之习，消灭无余，不异洪炉之化片雪耳。汝以富贵女人出家，凡僇奢艳冶习气，必须彻底抛弃，不使一毫蕴于胸中，将来方有出苦分在。现今法弱魔强，良师善友最不易得。直须上友古人，以古为师。比丘尼传，善女人传，净土十要，净土圣贤录，当熟读之，庶取法有地，堕魔无由矣。近来僧尼，多不如法，不可滥收徒众，坏乱佛法，实为至要。当恪守清规，力修净业。生为坤范，死预莲池。庶不负跳出万丈火坑，亲为如来弟子矣。勸哉勸哉，勿忘我语。

戒堂小食榜

三德圆融之体，因戒以彰。四大幻成之身，依食而住。趣证菩提，须全戒度。精修道品，必赖食轮。汝等既发无上道心，欲得三聚净戒，竭尽心力，投诚礼忏。堂外诸师，及诸护法，唯恐汝等身心疲劳，道业难以成办。于午食前，特设小食，以点汝心，令得安隐。当知此食，体即禅悦，无生无灭，即色即空，同净名之香饭，惑消方消，乃华严之金刚，劫坏不坏。汝等若能了知三轮体空，六尘即觉，则一念不生，十界消殒。食法心境，一一平等，如空合空，似水投水，消与不坏，打成一段，方可称为持净戒人，是



则名曰能报恩者。否则粒米如山，何能消受。则将来之披毛戴角还，大有日在。汝等务各勉旃。

幽冥戒牒

（现坐道场四字，唯普陀可用，别处当作寻声救苦）

心体本净，因迷妄而烦惑斯生。世界原清，由幻业而浊恶顿现。一迷永迷，从劫至劫，沉沦于生死之域，汨没于尘劳之中。观照未起，焉知五蕴皆空。贪染成性，岂了六尘即觉。怀无价之宝珠，枉膺困苦。具常住之佛性，甘受轮回。大觉世尊，愍而哀之，示成正觉，为制戒法。上自三乘十地，下及地狱鬼畜，凡有心者，皆令受持。良以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著，不能证得。若离妄想，一切智、自然智，即得现前。由此三聚净戒之力，直下止恶防非，反妄归真，垢尽光呈，尘破经出，即业识心，成如来藏。复常住之真心，不迁不变。证寂灭之法性，无减无增。入诸佛位，为法王子，尽来际以度脱众生，俾自他以齐成觉道。懿哉世尊，以戒度生，令离苦以得乐，使即凡以成圣。慈恩浩荡，法利汪洋，虽天地父母，渺不能喻其万一矣。爰有一四天下，南瞻部洲，中华民国，省府县界居住，奉佛修因荐亡生莲信士某某，伏为某某，生于某年月日时，享年几十几岁。于年月日时，忽尔神逝。痛念身捐尘世，神游幽冥，未了一心，难出六道，欲仗佛力，导神识以往生极乐。故来本寺，乞说戒以先净根身。由是恭秉佛敕，建坛作法，奉请娑婆教主释迦世尊，极乐导师阿弥陀佛，佛说梵网菩萨戒经，幽冥教主地藏菩萨，



现坐道场观音大士，十方三世无尽三宝，临坛证盟，垂慈加被。俾无作妙善戒法，从彼顶门，流入身心，成就法器，绍隆佛种。因兹先令归依三宝，返邪归正。次令忏悔业障，清净根身。次令发四弘誓，上求下化。然后为说三聚净戒，令其身口意业，有所依凭。从兹断恶修善，自利利他。若能自强不息，何难破五住而出二死，满四弘而证三德矣。须知娑婆浊恶，触缘障道。极乐清净，睹境明心。以此受戒无上功德，回向往生极乐世界，三心圆发，十念称名，定蒙弥陀亲接，圣众偕迎，一弹指顷，即生彼国，托质莲胎，永离众苦，闻法受记，顿证无生。然后乘本愿轮，回入娑婆，圆应群机，现随类逐形之身，遍就诸缘，阐即心自性之法。普令法界众生，共入弥陀愿海。可谓最上佛子，真大丈夫矣。作法既竟，用给牒文。仗此功德，即生净土。

示陈生

（寄居普陀化雨学堂，其父为本堂教习）

孟子以君子三乐，过于王天下，其三则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可见教育英才，其事甚大，其任甚重，其关系甚非浅鲜。良由英才得其教育，则可以继往圣，开来学，治国安邦，淑世善民。失其教育，上焉者则无所范围，不能超群拔萃，作一碌碌庸人。下焉者则朋奸比匪，为非作恶，或陷身于乱臣贼子之列，而不自知也。不慧少不努力，老无所成，上负父师教育之心，下失教育英才之乐。唯愿天下英才皆得教育，同享此乐之心，未尝一日忘也。子相貌出众，聪明过人，若肯发愤为学，将来必定大有成就，



不可度量。恐以好游，虚度时光，致令拂云干霄之材，反等拱把寻尺之料矣。昨所说诗，恐子未能记忆，今录以示子，庶可助其发愤为学之心，以作顶天履地，举世无双之士矣。诗曰，年少青春似过驹，窗前事业竟何如。欲为天下无双士，须读人间万卷书。雨露难滋枯根草，风雷但化有鳞鱼。相如不愤题桥志，焉得高乘驷马车。又曰，三尺龙泉万卷书，老天生我意何如。山东宰相山西将，彼丈夫兮我丈夫。古人此二诗，其劝励英才之心，可谓亲切恳到至极无加矣。祈熟读而深思之，则幸甚幸甚。

示净土法门及对治瞋恚等义

如来出世，原为令诸众生，断惑证真，了生脱死，直下成佛而已。但以众生根性不等，以故如来曲顺机宜，为说一切大小权实，偏圆顿渐等法。法虽种种不一，皆为成熟众生善根，令其究竟成佛耳。然断惑证真，了生脱死，岂易言哉。若非宿种今熟，及法身示现二种人，纵有修持，亦非即生，及一生二生所能顿了。根机钝者，则久经长劫，尚难了脱，以其唯仗自力故也。如来悯念众生自力了脱之难，于是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净土法门。但具真信切愿，持佛名号，虽五逆十恶，将堕阿鼻地狱之极重罪人，尚得往生。况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善人乎。况受持三归，具足众戒之佛弟子乎。净土法门，三根普被，正接上上根器，旁引中下之流。愚人每每辟为浅近小乘，总因未阅大乘经论，未亲具眼通人，以己颠倒执著之心，测度如来原始要终之道，如盲睹日，如聋听雷。彼固不见



不闻，宜其妄相评论也。须知信愿念佛一法，乃如来普度众生，彻底悲心之所宣说。唯观音势至、文殊普贤等菩萨，能究竟担荷。彼见愚夫愚妇，皆能念佛，便目之为浅近小乘，是何异见小星悬空而小天，小虫行陆而小地耶。若于此法，能生信向，即是多劫深种善根。若能以深信愿持佛名号，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则即凡夫心，成如来藏，如染香人，身有香气。现在与佛气分相接，临终有不感应道交，蒙佛接引者乎。其摄心念佛，并随分修持，随缘化导等法，及禅宗净宗之所以然，佛力自力之大小难易，详示印光文钞中。祈息心详阅，则自知之，此不备书。

修行之要，在于对治烦恼习气，习气少一分，即工夫进一分。有修行愈力，习气愈发者，乃只知依事相修持，不知反照回光克除己心中之妄情所致也，当于平时，预为提防，则遇境逢缘，自可不发。倘平时识得我此身心，全属幻妄，求一我之实体实性，了不可得，既无有我，何有因境因人，而生烦恼之事。此乃根本上最切要之解决方法也。如不能谛了我空，当依如来所示五停心观，而为对治（五停心者，以此五法，调停其心，令心安住，不随境转也）。所谓多贪众生不净观，多瞋众生慈悲观，多散众生数息观，愚痴众生因缘观，多障众生念佛观。贪者，见境而心起爱乐之谓。欲界众生，皆由淫欲而生，淫欲由爱而生。若能将自身他身，从外至内，一一谛观，则但见垢汗涕唾，发毛爪齿，骨肉脓血，大小便利，臭同死尸，污如圜厕，谁于此物，而生贪爱。贪爱既息，则心地清净，以清净心，念佛名号。如甘受和，如白受彩。以因地心，契果地觉，事



半功倍，利益难思。瞋者，见境而心起忿憎之谓。富贵之人，每多瞋恚。以诸凡如意，需使有人，稍一违忤，即生瞋怒，轻则恶言横加，重则鞭杖直扑，唯取自己快意，不顾他人伤心。又瞋心一起，于人无益，于己有损，轻亦心意烦燥，重则肝目受伤。须令心中常有一团太和元气，则疾病消灭，福寿增崇矣。昔阿耆达王，一生奉佛，坚持五戒。临终因侍人持拂驱蝇，久之昏倦，致拂堕其面。心生瞋恨，随即命终，因此一念，遂受蟒身。以宿福力，尚知其因，乃求沙门，为说归戒，即脱蟒身，生于天上。是知瞋习，其害最大。华严经云，一念瞋心起，百万障门开。古德云，瞋是心中火，能烧功德林，欲学菩提道，忍辱护瞋心。如来令多瞋众生作慈悲观者，以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既是过去父母，则当念宿世生育恩德，愧莫能酬，岂以小不如意，便怀愤怒乎。既是未来诸佛，当必广度众生，倘我生死不了，尚望彼来度脱。岂但小不如意，不生瞋恚，即丧身失命，亦只生欢喜，不生瞋恨。所以菩萨舍头目髓脑时，皆于求者，作善知识想，作恩人想，作成就我无上菩提道想，观华严十回向品自知。又吾人一念心性，与佛无二，只因迷背本心，坚执我见，则一切诸缘，皆为对待。如射侯既立，则众矢咸集矣。倘能知我心原是佛心，佛心空无所有。犹如虚空，森罗万象，无不包括。亦如大海，百川众流，无不纳受。如天普盖，似地均擎，不以盖擎自为其德。我若因小拂逆，便生瞋恚。岂非自小其量，自丧其德。虽具佛心理体，其起心动念，全属凡情用事，认妄为真，将奴作主。如是思之，甚可惭



愧。若于平时，常作是想，则心量广大，无所不容，物我同观，不见彼此。逆来尚能顺受，况小不如意，便生瞋恚乎哉。愚痴者，非谓全无知识也。乃指世人于善恶境缘，不知皆是宿业所招，现行所感，妄谓无有因果报应，及前生后世等。一切众生，无有慧目，不是执断，便是执常。执断者，谓人受父母之气而生，未生之前，本无有物。及其已死，则形既朽灭，魂亦飘散。有何前生，及与后世。此方拘墟之儒，多作此说。执常者，谓人常为人，畜常为畜。不知业由心造，形随心转。古有极毒之人，现身变蛇。极暴之人，现身变虎。当其业力猛厉，尚能变其形体，况死后生前，识随业牵之转变乎。是以佛说十二因缘，乃贯三世而论。前因必感后果，后果必有前因。善恶之报，祸福之临，乃属自作自受，非自天降，天不过因其所为而主之耳。生死循环，无有穷极，欲复本心以了生死者，舍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不可得也。贪瞋痴三，为生死根本。信愿行三，为了生死妙法。欲舍彼三，须修此三，此三得力，彼三自灭矣。数息一观，可不必用。以当念佛时，摄耳谛听，其摄心与数息相似，其力用与数息天殊也。念佛一观，但看印光文钞，及净土著述，自知。

问，若如所云，即丧身失命，亦只生欢喜，不生瞋恨。设有恶人，欲来害己，将不与计较，任彼杀戮乎。

答，凡修行人，有凡夫人，有已证法身之菩萨人。又有以维持世道为主者，有以唯了自心为主者。若唯了自心，及已证法身之菩萨，则如所云，以物我同观，生死一如故也。若凡夫人，又欲维持世道，则居心固当如菩萨深慈大



悲，无所不容。处事犹须依世间常理，或行捍御而摄伏之，或以仁慈而感化之。事非一概，其心断断不可有毒恚而结怨恨耳。前文所示，乃令人设此假想，以消灭瞋恚习气。此观若熟，瞋习自灭。纵遇实能害身之境，亦能心地坦然，作大布施。仗此功德，即生净土。较彼互相杀戮，长劫偿报者，岂不天地悬隔耶。

昭文古会杀生致祭辩讹

（即安徽黟县祭昭明太子之会）

世俗迷惑，以恶为善，以造业为修福者，多多也。其最惨目伤心者，莫过于做会祭神。富家大户，必杀大生以祭，一以冀得多福，一以彰其富有。即贫家小户，亦必杀鸡杀鸭，以期神常保护，令其福寿增延，诸凡如意也。不知天地以好生为德，神为天地主宰诸事，岂其心与天地相反，而为己一享其祭，令无数生命，同受刀砧之苦。是尚得谓之为聪明正直，赏善罚恶之正神乎。其原由于贪馋之愚夫，特借祭神之名，大杀特杀，以期悦己口腹，遂相习成风，而不知其为造大恶业，谓为祭神，神其食之乎。况既名为神，必秉聪明正直之德，当以作善作恶为降福降殃之准。岂杀生祭我，即作恶者亦降福，不杀生祭我，即作善者亦降祸乎。若是则其神之心行，与市井无赖小人无异，何以称其为聪明正直之神乎。既为聪明正直之神，决不为此妖魔鬼怪，不依道德仁义之事。况深入佛法，彻悟自性，受佛大戒，毕世蔬食之昭明太子乎。按太子姓萧，名统，字德施，梁武帝长子也。生而聪睿，仁恕恭俭，笃信佛法，



力修净业。遍览众经，深达谛理，受菩萨戒，居常蔬食。于宫内别立慧义殿，招引名僧讲论玄奥。夫武帝尚且多年蔬食，祭先则以面为牺牲。太子所悟所证，超过武帝奚啻十倍。实为古今居士中不多见之人。其事迹语言，载梁书，及广弘明集，并居士传。岂有生而如此持戒仁慈，死而即为贪图肉食之神。人若杀生以祭，即便降福，否则即便降祸之理乎。良以世人只知食肉为美，遂以自己贪图臭秽腥臊之见，谓神亦如是，从兹彼此相效，不知其非。譬如蛆虫食粪，意谓天仙亦当贪此美味，而常欲奉之以冀锡其福庆也。彼受杀之生，多多皆是宿世杀生祭神冀己食肉之人，以偿当日杀生之报者。而一班愚人，一闻杀生祭神，便欢喜踊跃，以为作福。而不知将来变作此等生命，被人杀时，有口不能言，无法得免脱矣。况以深入佛法，受佛大戒，毕生蔬食之出格高人，平白诬以贪图肉食，且杀无数生命以祭之。其逆天悖理，诬圣蔑贤之罪，愈当生生世世，永为此等被杀之物，岂不大可哀哉。安徽黟县卢智睿居士，悯彼本乡杀生祭神之惨，深恐无知愚人，由杀生故，将来自受其报，祈予发明真理，以开导之。俾明理之君子，共扇慈风，挽回劫运。庶得一切含生，悉皆优游生长，各尽天年于天地之间也。因叙其所以，冀彼深知其非而力改之，以作天下太平，人民安乐之基址云。杀生祭神之非既知，则杀生祭先养亲宴客自奉之非，可以不言而喻矣。若能嘉纳，其利益唯佛能知，祈深思之。



世界佛教居士林新林落成颂

真如佛性，含识共有，奈因不知，迷头狂走。
故我世尊，示生世间，普令众生，各悟性天。
由机不一，致教不同，爰开律教，禅密净宗。
余悉自力，净兼佛力，现生了脱，实为第一。
大哉法门，彻上彻下，等觉逆恶，同趋并驾。
法流东土，肇启庐山，千数百年，遍界宏传。
出家四众，在家四民，获往生者，多难具云。
近來世运，愈趋愈坏，欲挽狂澜，非佛莫赖。
诸大居士，极力提倡，特创新林，矗立沪上。
诸宗咸宏，注重净土，法法圆通，绳其祖武。
光本庸僧，无力宏法，仰兹芳踪，心甚悦洽。
摭我愚诚，是祝是颂，横遍竖穷，则效无竟。

募刻华严经普回向颂

大哉华严经，为诸经之王。法门与功德，二俱不可量。
如来成正觉，直说所证法。预此法会者，唯法身菩萨。
二乘虽在座，不见亦不闻。何况诸凡夫，而得预闻熏。
佛以大慈悲，摄浅于最深。末后归宗处，令觐弥陀尊。
唯此奇特法，凡圣俱遵行。圆摄于等觉，及六道群萌。
末世人根钝，断惑甚为难。信愿念佛者，决定登九莲。
此经功德力，犹如摩尼珠。随意雨众宝，悉与愿相符。
助刻诸善信，各各愿不同。荐亲与祈福，无不获感通。
求子即得子，求寿即得寿。宿障咸消灭，所作皆如意。



譬如阳春到，草木悉发荣。亦如杲日出，诸事藉以成。
纵求世间福，终作出世因。如病遇仙丹，直下便成真。
愿诸施资者，所愿皆具得。迨至舍报日，同生极乐国。
面见阿弥陀，蒙佛亲受记。法忍证无生，作佛所作事。
欲诠功德力，历劫难赞扬。有能信受者，同证无量光。

题憨山大师六咏手卷

（契真系李国松法名）

憨山大师，大权示现。宏法功深，忌者诬陷。
谪戍广州，以御祸乱。幸有大吏，另目相看。
宏法曹溪，慧命续断。相机说法，巨弊消散。
护国安民，功高文宪。没后肉身，不坏不变。
粤赣相争，归曹溪畔。六祖七祖，彰诸时谚。
增辉佛日，为法城堦。著述宏博，日月光灿。
大藏流通，惜只少半。遗佚者多，时或出现。
六咏妙偈，笔法遒健。文义超妙，愈读愈焕。
三百余年，幸无残欠。佛子契真，得诸沪店。
欲表鸿猷，特作手卷。祈光题词，以彰法范。
遂为略述大纲，以期后哲闻见。

题心佛阁

（江苏钱养元居士，以心佛阁等三目求题。然初未谋面，诚恐执理废事，错认消息，邪正混乱。因漫为三歌，冀彼抉膜除翳，邪正分明，理事圆融耳。至于声韵法律，非吾所知，祈于文字语言之外观之，则幸甚。）

生佛平等只此心，迷悟不同致升沉。



欲复本具真如性，须事圆证大觉尊。
虔诚礼敬罪业灭，恳切忆念福慧深。
一朝惑尽常光现，照彻天地与古今。

题明心见性之斋

宴晦清斋竭力参，参透父母未生前。
四大五蕴俱脱落，六根七情咸消蠲。
烦惑净尽波澄海，真常显露日丽天。
识心达本能如此，不负当人字养元。

题仙佛合宗处

仙佛殊宗作么合，一唯究心一固壳。
长生到底有终尽，无生毕竟无灭没。
若谓三教是一家，一家尊卑实彰灼。
纵同个人一身躯，岂可混乱头与脚。
须知生佛平等心，百千异道未彻觉。
我佛释迦大觉尊，圆证此心独超卓。
复愍法界诸众生，迷背此心同演若。
随机广演众法门，多方解黏而去缚。
或禅或教或律仪，毕竟总为者一著。
若能当念离能所，月朗中天水归壑。
倘或根钝机未熟，当以净土为依托。
如来彻底大悲心，深恐中下永轮落。
说此不可思议法，直同阿伽陀妙药。
生信发愿持佛名，唯求临终生极乐。



如子忆母无间断，感应道交难测度。
蒙佛接引得往生，永谢生死苦海恶。
见佛闻法悟无生，圆明五眼绝翳膜。
承佛慈力己愿轮，回入娑婆度五浊。
普令无尽诸含识，复本心源俱成佛。
此是超格大丈夫，自利利他真作略。
一法普摄一切法，约即是博博即约。
佛法广大无边际，世间毫善皆包括。
唯有长生炼丹法，绝无一言教人学。
试观天觉护法论，批判直截词理廓。
岂是儒者偏佞佛，唯善是崇无适莫。
仙佛合宗一部书，邪人毁佛妄穿凿。
曲引佛法证丹法，鸩毒甘露贮一钵。
慧命魔经亦如是，阅之令人正眼矐。
斯等尚非老子徒，道德体统全剥削。
况复如来最上乘，何能解了生恭恪。
妄以己意巧诬谤，盲引盲众赴火镬。
安得常有大力人，普为斯世振木铎。
令出邪途归觉路，各各身心得解脱。
若谓吾言不足听，一任升天并化鹤。
君看世间有智人，谁用摩尼弹黄雀。
往劫若种真善根，决不负此一络索。
把手相牵行不得，肯否凭君自斟酌。



为梨园会首某上堂

三界原来一戏场，诸人及早返家乡，莫待锣鼓齐休歇，归路不知枉著忙。法无定相，遇缘即宗。山僧杆木随身，不妨逢场作戏，应彼来机，令其就路还家。须知吾人现前一念见闻觉知之性，与彼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常住寂灭之性，无二无别。但以迷心逐境，背觉合尘，致使轮回六道，了无出期，由善业而暂升人天，随恶业而永堕三途。镬汤炉炭，驴胎马腹，万苦备膺，一灵永昧。认六道业报之身，为自己本命元辰。仗亘古亘今不迁不变之佛性，受头出头没忽升忽坠之苦荼。镜花水月，了无实相，不异当场演剧，生旦净丑，君臣佐使迭更，而主人翁本来面目，毫无改变。惜乎众生当场即迷，以幻为真，弃背本有，枉受轮回。诸佛菩萨愍之，以不思議如幻三昧游戏神通，示生世间，与彼同事，应机说法，唱还乡之曲，指归元之路。令其悉皆了境明心，背尘合觉，亲见本来面目，彻证真常佛性。又恐劣机，未能顿出尘劳，若一受生，难免仍旧汨没，遂即大开方便，令其往生西方，则出离戏场，归家安坐，永离众苦，但受诸乐矣。虽然，因斋庆赞一句，作么生道。（卓杖云）咦，逢斋若会吃饭人，堪现神通游戏身。

大云月刊出版祝词

炎炎火宅，其焰甚炽，加以邪说，助其威势。
拨无因果，各谋自利，同室操戈，了无顾忌。
悲哉同胞，无所覆庇，虽欲出离，不知去处。



爰有开士，特发宏誓，提倡佛法，以行救济。
譬如大云，降注大雨，使彼烈焰，直下顿止。
因果循环，备明其理，示利人者，正属利己。
俾知自心，与佛同体，一切众生，皆宿父母。
各宜扶持，如兄如弟，争竞消灭，礼让兴起。
进修净业，普扇莲风，生入圣域，没登佛封。
唯冀此报，遍界流通，庶几所祝，适得其宗。

东瀛佛教会来山欢迎词

如来大法，弥纶法界，三乘六凡，罔不攸赖。
在佛本意，普令成佛，由机不一，对病发药。
大小权实，偏圆顿渐，宗教律密，各适其便。
如城四门，门门可入，就路还家，庶省心力。
瓶盘钗钏，原是一金，百千法门，不离自心。
证自心者，名曰成佛，得无所得，圆满三觉。
然此诸法，皆须自力，业尽情空，方获实益。
根机利者，现生即得，若或钝劣，历劫莫克。
由是如来，特垂慈愍，开净土门，普施救拯。
无论上圣，及与下凡，悉令现生，登九品莲。
法虽无量，此五摄尽，求其稳妥，唯净最胜。
以果地觉，为因地心，因果该彻，妙无等伦。
由是经论，无不宏赞，荷法道者，普令刻办。
大法东来，近二千年，律教禅密，遍界宏传。
净土一宗，肇始庐山，迄至于今，蔚乎盛焉。
日本一国，虽在东偏，山水钟毓，代有高贤。



溯自东晋，法传彼土，此后来学，不胜屈指。
三教五宗，东林南山，金刚秘密，悉由此传。
古德著述，多为保存，俾彼各国，求法得门。
因是之故，人才益充，封疆虽小，全球称雄。
去年佛会，邀此观光，接待优盛，馈赠辉煌。
今兹来山，愧无珍物，有渎嘉宾，莫攄私臆。
幸有新书，名观音颂，聊表衷曲，以为馈赠。
大士慈恩，遍周法界，浅草一事，曷胜感戴。
唯愿诸公，悉本佛慈，辅君宏法，唯仁是施。
凡属国民，一体同观，勿分畛域，稍有私偏。
人既沐恩，天自眷德，降祥获福，永久弗忒。
富者赠财，仁者赠言，愧无二实，但贡空谈。
注重势利，历劫相刑，注重道义，菩提斯成。
空谈不空，法道流通，各国则效，令名无穷。

李母黄太夫人墓志铭

语云，天下不治，匹夫有责。以天下乃合众一家而成，使家家夫妇，皆知道义，及与因果，敦本重伦，躬行不渝，则所生子女，习见习闻，如水入器，如金就型，其性情自成贤善，必不至暴戾恣睢，以恶为能也。然人之贤否，资于母者，比父为多，以胎时禀气，幼时观感，有不期然而然者。故朱子著小学，开章即明胎教，而文武周公孔孟，皆资贤母而为成德达才作圣之本。是知女子相夫教子之权，实不亚于男子行政治民之道。而世之昧者，倒行逆施，不令于此致力，而令参政服官，是何异执刀于刃，能不立见



截手乎。李元贤身居商界，有儒者风，笃信佛法，敦行孝友，乐善好施，印送善书。光意其家庭教育，必有大过人者，今寄其母氏行述，祈为作墓志铭，方知所见不谬。按述，夫人姓黄氏，永春水磨乡人。幼娴姆训，性仁孝慈和，深谙世务。年廿六，归李公继如。如公少孤，家贫，伶仃子立。夫人乐天知命，勤纺织以持家，俾如公安心经营，不怀内顾之忧，以成业起家。每数年一归，夫妇相敬如宾。初无子，遂育义子元春，视之若己出。后生元贤，及女琴娘，一视同仁，了无所谓亲疏也。及二子成立，家颇丰裕，夫人勤俭温和犹昔。如公顾而乐之，谓二子曰，吾家之得有今日，皆汝母克勤克俭，战兢以持之所致也。清光绪末，如公归而筑室，地方土痞，知其富而欲啖也，遂讼于官。凡鸠工庀材，度支会计，皆夫人亲经理之。由夫人平时救难济贫，矜孤恤寡，修桥补路，振兴公益，为乡里所感佩。于是凡善人君子，咸欲救援，土痞惧众怒之难犯也，遂寝其事，可以知夫人之德之才之识矣。及如公没，夫人即持斋念佛，课诸孙读书。琴娘早寡，家贫，迎养于家，谕以守节抚孤，及诵经念佛等大义，母女相辅修持以为常。晚年，孙曾绕膝，元贤又能继其父业，夫人益兢兢焉戒满持谦，不许家人骄奢，及以杀生。凡出，必携金钱，以期遇贫穷者而周济之，其乐善好施，出于天性。所办善举甚多，姑举一二。邑之东关桥，为一邑要道，毁于风灾，值世道荒乱，无过问者。夫人经其地，怒焉伤之，立命元贤克期修复，费巨金不少吝。桥成，邑人士为悬匾联颂美焉。元贤经商星洲，民国十年，以地方不靖，奉母南渡，星洲华



侨，拟办华侨医院，夫人捐万金为倡，后以费巨未果，夫人命移其款以办本邑平糶，及与学校。尝恐二子不喻其意，谓曰，吾岂不愿家富，而屡以巨款作义务者，乃为汝等却祸而积德耳，当善体吾意。至十二年癸亥，五月十九日申时，没于星洲寓所。距生于咸丰九年己未，十月初二日戌时，享寿六十有五。兹于十六年月日，与继如公合葬于本邑之大鹏山。子二，女一，孙八，女孙五，曾孙五。噫，若夫人者，可谓镇坤维而辅乾纲，师女流而型闺阃，克尽母道，无忝所生矣。使世之为母者皆如夫人，何至同室操戈，互相诛戮，俾国运危岌，民不聊生，兼致种种天灾，常常见告乎。吾常曰，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得一大半。又曰，教子为治平之本，而教女更为切要。盖以世少贤人，由于世少贤母。有贤女，则有贤妻贤母矣。有贤妻贤母，而其夫与子之不为贤人者，盖亦鲜矣。其有欲挽世道而正人心者，当致力于此焉。铭曰，

猗欤李母，赋性淑贤，仁孝慈和，本自先天。
相夫教子，各适其宜，福由德大，祸以仁离。
救急济贫，矜孤恤寡，凡有义举，无不喜舍。
造桥利人，巨费不吝，医院未立，款移周窘。
知富招祸，热心义务，积德贻谋，永久弗替。
笃信佛法，修持唯谨，母女同心，仪型闺阃。
资此功德，求生净土，佛以诚感，得蒙迎取。
维兹贤母，女中之英，母咸如是，世自太平。
感世竞争，益景懿范，爰书大端，以为世鉴。

潘对鳧居士望七大庆颂

猗欤居士，乘大愿轮，示此浊世，现宰官身。
小试鸣琴，仁风载道，及乎退休，修持益奥。
推恩贫困，普施资粮，特兴净居，复古道场。
戒杀放生，劝导维勤，念兹劫运，非此莫援。
寿高望七，健愈耆年，心心弥陀，常住不迁。
为如来使，辅弼法王，普引同人，共登乐邦。

王欣甫居士懿行颂

於穆王公，宿植德本，赋性纯笃，制行唯谨。
孝以奉亲，慈以睦族，化被闾阎，俗转淳淑。
居官行政，唯务利民，所治七邑，群颂至仁。
凡所折狱，不须繁词，实理实情，俱得其宜。
上官倚重，下民感戴，有清末叶，循声无再。
但以率真，不事攀援，致令职分，终止县官。
期尽天职，无意名闻，只此一事，足征素心。
知命赋归，企尽孝养，兴学敦本，为世模仿。
及至晚年，阅历愈深，笃修净业，冀出苦轮。
迨及临终，果符宿愿，得生西方，顶暖可验。
睹公之像，读公行状，实为斯世，最上榜样。
爰取大义，述为颂文，以期懿范，仪型后昆。

王母蒋太夫人西归颂

缅维王母，懿德堪钦，慈祥恺悌，乡国悉闻。



上法二妃，及与三太，子孙贤善，母仪是赖。
长子名震，孝慈第一，凡有善举，悉皆辅弼。
昔见其子，即知其母，以无是母，焉有是子。
笃修世善，深信佛乘，母子同心，念佛求生。
年逾八旬，身心强健，忆佛念佛，不杂不乱。
及至临终，正念分明，吉祥而逝，随佛西行。
莲登九品，地证不退，留此懿范，永锡尔类。

蕴空张夫人西归颂

（本名蕴宣，法名蕴空）

五蕴宣时，当体即空，了此意义，惑业消融。
赋性仁爱，民物是矜，慈悲喜舍，俱有分程。
即俗修真，居尘学道，圆发三心，专持佛号。
精诚既至，感应道交，蒙佛接引，忍界横超。
顾命子媳，勸以常念，自利利他，于此可见。
奉劝见闻，同发信心，庶于现世，各证妙因。

王母杨太夫人懿行颂

（云南王九龄之母，性情静定不执著。）

一居士云，夫人前生，殆参禅悟而未证者。）

众生心性，与佛同侔，迷悟向背，各有其由。
懿哉王母，宿根甚深，孝友慈善，厚德法坤。
其貌如山，其性若石，决疑断计，人莫测识。
虽未读书，心与道契，偶形言说，咸属要义。
苦乐好恶，险夷顺逆，平等一视，镇静之力。



察果验因，宿事禅门，悟而未证，此语颇真。

大众受苦，我岂独乐，升沉任缘，的是禅著（九龄劝母念佛求生西方，母云，大众受苦，我岂独乐，我但升沉任缘而已）。

唯知自力，不知佛力，致于净土，殊失巨益。

子既深信，代亲修持，当承佛慈，托质莲池。

一登净域，彻证唯心，庶可乘愿，普度群伦。

龚圆常夫人写经瑞应颂

蒯若木居士夫人龚圆常，长斋奉佛，修持唯谨。民国五年，特刺臂血，写弥陀、地藏、大悲、往生等经咒，以祈消除宿业，临终往生。至圆满日夜半时，卧而未寐，忽见脚际床外，现一圆光，其大如盘，明逾电光，经一小时多方隐。既见此瑞，益加精进，过数年，念佛而逝。若木适检所写血经，以为此事可以开发信心，因绘图征文，特寄一分于光，乃为颂曰。

卓哉龚夫人，宿植大善根，志欲振坤维，示生在名门。
赋性孝友慈，姆训素所娴，事亲奉舅姑，内外无闲言。
相夫教子女，一一悉合礼，困亨无戚欣，知命故能尔。
及至闻佛法，致力反闻闻，欲证圆常实，书经续圆音。
提起无情刀，刺出臂中血，即使凡夫血，全作善逝说。
凡圣原不二，经血浑无别，由其契真智，性光遂露泄。
性光圆且常，何得小而促，须知具无明，莫能全体覩。
仗此修持力，回向生净土，临终蒙佛接，托质宝莲里。
见佛证无生，修普贤行愿，智断究竟时，性光方全现。
蒯君惜世人，多多未觉悟，藉此瑞应图，引入如来地。



金刚经劝持发隐

十法界凡圣生佛，虽则高下不同，苦乐迥异，而其心之本体，咸皆寂照常恒，不生不灭，灵明精妙，无变无迁，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者，此也。须知此心，不涉因果修证凡圣生佛，而因果修证凡圣生佛，悉依此心而得建立。良以体虽不变，用常随缘，随悟净缘，则成四圣法界，随迷染缘，则成六凡法界。纵悟净至极，圆满菩提，安住寂光，迷染至极，永堕阿鼻，受诸极苦，其根身器界，固已天渊悬殊，而心之本体，悉皆了无增损于其间也。果知此义，谁肯以可以作佛，具足法乐之心，枉令永作受生死轮回之苦众生耶。金刚经者，一切诸佛，彻证即心自性之妙法，一切众生，究竟超凡入圣之捷径也，故曰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华严经云，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但以妄想执著，而不证得，若离妄想，则一切智、无师智、无碍智，则得现前。是以此经，屡以住法著相为戒，以住法著相，纵有修习，总不出妄想执著之外，既全体在妄想执著中，又何由令如来智慧彻底显现耶。以故令发菩提心者，发心度脱一切众生，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而复不见一众生得灭度者。以无余涅槃，众生心本自具，但以迷真逐妄，遂成烦恼业苦，初非有失，既经指示，则返妄归真，即烦恼业苦，复成无余涅槃，今岂有得。约智名如来智慧，约理名无余涅槃，名虽异而体原一耳。由其心住实相，不住幻相，故内不见我为能度，则无我相，外不见



人及众生为所度，则无人及众生相，中不见所得之无余涅槃，则无寿者相。四相既无，三轮体空，故得万行云兴，一法不著，所以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等也。布施，为六度万行之首，举其首而例其余，佛语善巧，不须繁词。如是则波腾行海，云布慈天，不矜不伐，行所无事，则上契如来果觉，下契即心自性，故得受持四三二一句者，其功德等彼十方虚空也。世人不知在离相无住处著眼，遂谓此经破相，不知此经，乃示人广行六度万行，上求下化，兴无缘慈，运同体悲之无上妙相也。须知佛法真利益，必由不著无住而得，欲不著无住，非竭诚尽敬不可，竭诚尽敬，乃修习佛法成始成终之要道也。真达大师，欲令受持者咸发欢喜诚敬之心，乃请汪鸿藻居士楷书，刊印流通，并附功德颂于后，以期受持者，悉得前人所得焉。

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发隐

观世音菩萨，誓愿宏深，慈悲广大，虽已成等正觉，而复示作菩萨。虽则示作菩萨，而复于十方法界，普现色身，寻声救苦，度脱众生。十法界身，无身不现，令彼一切称名致敬之众生，现在离所受之幻苦，将来得成佛之真乐。于此娑婆世界，因缘最为甚深。故普门品无尽意菩萨，既闻观音得名之因缘，复问游此世界方便说法之事，佛遂略说三十二应身，以明其概。三十二应身者，于十法界之四圣法界中，略举佛、辟支佛（即缘觉）、声闻等三法界身（菩萨乃其本位，故不说）。于六凡法界中，天则略举梵王、帝释、自在天、大自在天、天大将军、毗沙门等六身而已。



人则小王、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童男、童女，十五身而已。于八部中，天已前列，此则不计，则有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又有执金刚神。此八种身，修罗一种，系修罗法界，余则或属于天，或属于畜，或属于鬼。六凡法界，唯少地狱一法界耳，但是语略，非菩萨不于此处现身救苦也。须知三十二应，不过略举大概，以例其余，若详说者，数岂有尽。菩萨兴无缘慈，运同体悲，随机应现，神变无方，能以意会，则妙义全彰。若拘拘然执迹而论，则失菩萨不动真际，现诸威仪，了无计虑，无适不当，如一月普印千江，千江悉现全月，一春普育万卉，万卉各具春光之妙矣。然菩萨所现，尚不止唯有情身，若夫山河城池、楼台屋宇、桥梁道路、树林禾稼，随彼机缘，亦皆示现，怡山所谓疾疫世而现为药草，饥馑时而化作稻粱，足征菩萨慈悲之心矣。广州番禺高塘珠冈寺，宗禅大师，念菩萨恩德，广大周挚，因修一阁，以奉圣像。中供观音本像，两旁供三十二应像。而本愿居士等三十二人，各随己力，出资以助，其功德不可思议。窃念过去劫中，一女人修佛塔，三十二人相助令成，后同生三十三天，倡首者为帝释，辅助者作四方八天之天王。宗禅大师、本愿居士等，不求人天福报，但愿倡者、助者，及现在未来之瞻礼供养者，同得现生慧朗福崇，优入圣贤之域，临终情空业尽，直登极乐之邦，见佛闻法，证无生忍，回入娑婆，度脱众生而已。又祈雨顺风调，民康物阜，兵戈息而天下太平，礼让兴而风俗淳

美。爰为发其隐义云。

嘉言录题词

净土大法门，其大无有外，如天以普覆，似地以普载。
等觉欲成佛，尚复作依赖，逆恶将堕狱，十念登莲界。
普被九界机，咸皆勤顶戴，畅佛度生心，唯一了无再。
我以宿业力，曾作一阐提，效法韩欧等，其愚莫能医。
幸得病数年，时复深长思，古今众圣贤，岂皆无所知。
彼既悉尊奉，我何敢毁誉，虽圣有不知，韩欧焉足师。
因兹皈依佛，剃发而披缁，自谅宿业深，宗教非所宜。
唯有仗佛力，或可副所期，专心修净业，庶得预莲池。
近十余年来，人或谬见问，所答亦以此，不敢稍越分。
海盐徐蔚如，以其切而近，再三于京沪，为之付排印。
语言虽朴质，人皆不见愠，遗迹而究益，多有生正信。
圆净李居士，宿根深复深，注释诸经论，阐明如来心。
继以费精神，衰病每相侵，舍博而守约，立志追东林。
又欲利初机，作修持规箴，节录文钞语，分类以编纆。
并自出净资，印施诸有缘，冀使一切人，勉力希圣贤。
敦伦而尽分，各完己性天，众善悉奉行，诸恶尽销蠲。
信愿勤念佛，求登九品莲，临终佛来接，有若月印川。
直下往西方，永出生死渊，见佛悟无生，渐致福慧圆。
因请为著语，以期广流传，俚言入雅目，徒招诮且怜。
赧颜贡愚诚，祈各自审焉，若未超等觉，且预回向员。



佛说轮转五道罪福报应经集解题词

众生本性，爰无生灭，由迷背故，轮转永劫。
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出离莫得。
五道轮转，了无止期，有如车轮，上下旋移。
佛出世间，发明所以，因背觉故，轮转不已。
欲得止息，须识因果，力修定慧，灭除人我。
人我情空，见思惑尽，方于三界，永离生衅。
然此事理，虽极胜妙，唯上上根，方可亲到。
倘或钝劣，莫道现生，或千万生，亦难有成。
罪福报应，佛已彰显，三途固恶，人天亦险。
以由有福，多为祸基，所得善报，为恶前驱。
世尊大慈，特为妥虑，爰开净土，普令得度。
若生深信，及发切愿，虔持佛号，即生事办。
此经略说，五道轮转，罪福报应，因果俱阐。
由读此经，知生死苦，欲了生死，当修净土。
王君约之，具大悲心，推阐理事，若指掌纹。
在近世中，疏解佛经，如此明达，实莫与京。
悯世沉迷，拨无因果，弱肉强食，竞争人我。
致使斯民，如堕水火，益热益深，其何以可。
特宏此经，详释其义，如聚众盲，令其明视。
亦如明镜，普照万象，形分妍媸，像无二样。
知因在我，自慎所行，改恶迁善，冀获休征。
息竞争风，敦行仁让，俗转淳朴，唯道是尚。
王君功德，实难思议，印施利益，永久弗替。



共挽狂瀾，依正道流，庶几同倫，其乐悠悠。
但释经义，未诠净业，引而不发，是谓善说。
恐诸阅者，未悟此义，爰为指明，令知出路。
如来所说，一切教典，见思不尽，生死莫免。
唯有净土，专仗佛力，如子幼稚，赖母抚育。
如度大海，须仗舟船，直登彼岸，身心坦然。
若昧此义，欲自浮沔，不但吃力，且有溺忧。
奉劝阅者，深信因果，回此精力，求生净土。
敦行孝友，恪尽己分，以身率物，感化远近。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克己复礼，闲邪存诚。
能如是者，名真佛子，生预圣流，没生佛土。
佛法广大，普荫人天，唯兹净土，摄机周全。
等觉大圣，逆恶小凡，平等摄受，令登九莲。
知娑婆界，五道轮转，知极乐国，九品安坦。
善缘悉备，恶缘悉殄，除非痴人，谁不自勉。
亲炙弥陀，参随海众，忍证无生，位邻极圣。
欲复本性，唯此为要，舍此别修，无人能到。

泥金绘像普门品颂

大哉观世音，彻证法界藏，乘大悲愿力，普现诸色相。
寻声以救苦，随感而遍应，如月到中天，万川悉印映。
良由众生心，与菩萨无二，因其背觉故，遂致成隔异。
既遇诸灾难，仰冀垂救援，即此一念心，便契真觉源。
以故一起念，念于菩萨名，遂于当念中，蒙救离灾刑。
世尊在灵鹫，广宣法华经，无尽意菩萨，以名敬致征。

世尊遂略说，现身救苦事，大地举一尘，略示少分义。
由是诸众生，得有所怙恃，如天地覆载，如父母抚育。
昔有一善士，欲广菩萨慈，泥金书普门，兼绘救苦仪。
年代已久远，幸得常保守，故致吴蜨卿，亲获谨承受。
欲启世正信，因祈为著语，愿令法界众，同证实相理。
乃忘其固陋，略表诸因缘，庶几见闻者，登第一义天。





附录

南五台山圆光寺观音菩萨示迹之记

（山去陕西省城七十里）

示迹之记，文词典雅，叙事精详。惜于菩萨不思议无作妙力，殊欠发挥。量不揣固陋，勉述一赞，以冠于首。俾事理交融，体用咸彰。生之所以能感，圣之所以能应，俱在斯焉。以企后之览者，发菩提心，见贤思齐。以观音之心为心，以观音之事为事。庶可亦为未来世之观世音耳。虽文不雅驯，而其意义有可取焉。赞曰。

观音大士，于无量劫，久成佛道。为度众生，不离寂光，现菩萨身。又复普应群机，垂形六道。以三十二应，十四无畏，四不思议无作妙力，寻声救苦，度脱群萌。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直同月印千江，春育万卉。虽则了无计虑，而复毫不差殊。良由彻证唯心，圆彰自性。悲运同体，慈起无缘。即众生之念以为心，尽法界之境以为量。是知无尽法界，无量众生，咸在菩萨寂照心中。故得云布慈门，波腾悲海，有感即赴，无愿不从也。

（释圣量和南谨述 此下乃示迹之记）

大山岩穴，龙蛇所居，岁久成妖，肆其凶孽。吞噬不已，祸及生民，变怪升腾，非人所制。若非应身大士，孰能救济。巍巍乎妙智神力，其容思议。然于不思议境，强以文字纪述事迹者，冀千载之下，方来君子，启深信耳。



昔隋时仁寿中，此山有毒龙焉，以业通力，变形为羽人，携丹药货于长安，诈称仙术，以欺愚俗。谓此药之灵，服者立升于天。呜呼，无知之民，轻信此语，凡服此药而升天者，不知其几何。又安知堕彼羽人之穴，以充口腹耳。而一方之民，尚迷而不悟。唯我大士，以悲愿力，现比丘身，结草为庵，止于峰顶，以妙智力，伏彼妖通，以清净风，除其热恼。慈念所及，毒气潜消，龙获清凉，安居岩穴。民被其德，各保其生。昔之怪异，不复见矣。由此灵贶达于朝廷，以其于国有功，于民有惠，建寺峰顶，而酬酢之。大士以慈风法雨，普济含灵，慧日净辉，破诸冥暗。于是缙绅向慕，素俗钦风，割爱网以归真，弃簪纓而入道。大士尝居磐石，山猿野兽，驯绕座隅，百鸟聚林，寂然而止，如听法音，久而方散。呜呼，建寺之明年，六月十九日，大士忽示无常，恬然入灭。异香满室，愁雾蔽空，鸟兽哀鸣，山林变色。于是寺众闻于朝廷，中使降香，奉敕贖赠，以崇冥福。茶毗之际，天地晦冥，斯须之间，化为银界。忽闻空中箫鼓响，山岳摇，瑞云奔飞，异香馥郁。忽于东峰之上现金桥，桥上列诸天众，各竖幢幡，及雨金华，纷纷而不至于地。最后于南台上，百宝灿烂，广莫能知，冲天无际。影中隐隐现自在端严之相，慈容伟丽，纓络珠衣，天风飘飘，焕然对目。尔时缙白之众，千百余人，咸睹真仪，悲喜交集。莫不涕泣瞻依，称名致敬。始知观音大士示迹也。清气异香，经于累月。左仆射高公，具奏其事。皇上览表，嘉叹久之。收骨起塔，御书牌额，锡号为观音台寺。拨赐山林田土，方广百里。每岁时降御香。



度僧设供，大崇法化。至唐大历六年，改号为南五台山圣寿寺焉。五代之世，兵火连绵，诸台殿宇，并遭焚毁，虽有残僧坏屋，尚与木石共处矣。至宋太平兴国三年夏，前后六次，现五色圆相，祥云等瑞。主僧怀伟具申府尹，被奏天廷，敕赐金额，为五台山圆光之寺。由是增修宝殿，绘塑真仪，烟霞与金碧争辉，铎韵共松风演妙。诸台屋宇，上下一新。嗣续住持，香灯不绝。慈辉所烛，石孕祥云。法雨所沾，水成甘露。台南数百步，有石泉焉，注之方池，色味甘洁，能除热恼，能润焦枯。舒之则沙界滂沱，卷之则石池澄湛。或时亢旱，迎请者相继于道途。感应如期，州郡已彰于简牘。怀生蒙祐，草木沾恩。自昔迄今，声华不泯。噫，大圣以悲愿力，福被一方。而一方之民，亦不忘于慈祐。每遇清明之月，及夏季忌辰，不远百里，陟险登危，皆以净心踵足而至者，何啻百千万耶。扶老携幼，阡溢道路，相继月余。各以香花音乐，缯盖幢幡资生之具，持以供养。于是头面接礼，致敬致恭，睹相瞻仪，旋绕赞叹，莫不洗罪蒙福，弭障沾恩，岂徒为奔走跋涉而已哉。寺僧法忍，虑其岁月经久，灵迹湮没，持诸残碑，嘱为斯记。普明固辞弗获，甚愧非文。倘遇贤士，改而正诸，不亦宜乎。太白山释普明谨撰元至元七年庚午正月十五日，都院主僧释澄渊立石。



明管东溟先生劝人积阴德文

（先生名志道，字登之，江苏太仓人，学者称东溟先生，生于嘉靖十四年，卒于万历三十五年，寿七十三）

昔人有云，积金遗于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遗于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此万世传家之宝训也。其义本于孔圣赞易。文言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善而曰积，不尚阳德而尚阴德也。庆而曰余，不在一身而在子孙也。必举家咸务阴鹭，而后可称积善之家。亦必此身先得本然之庆，而后子孙受其余庆。是故余庆易晓，而本然之庆难晓也。书曰，考终命。又曰，祈天永命。此可以言本庆乎，未尽也。当以二氏因果之说，参合易传之说。道家谓积功行者，天曹除其冥籍，升诸仙籍，以至于入无极大道。佛家谓修净业者，临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至于成无上正觉。皆言此身之本庆也，其义隐然合于余庆二字中，而儒者未之察耳。有宋巨儒，兴起斯文。以忠孝节义之纲维未造，真有罔极之功于万世，而于此不无遗照焉。乃廓然尽扫天堂地狱，以及三世修因证果之说也。程朱盖曰，君子有所为而为善，则其为善也必不真，何事谈及因果，其勉君子至矣。以吾观于君子小人之心，无所为而为者至少也。君子之作善也多近名，苟不彻于十方三世之因，必不足以涤其名根。小人之作恶也多为利，苟不惕以罪福报应之果，必不足以夺其利根。程朱勉君子无所为而为善，独不虑小人无所忌而为恶耶。然后知孔子道及余庆余殃之际，乃彻上彻下之言也。愚讲修身齐家之道，



一一以孔子之庸德庸言为矩。而所以行庸德，谨庸言，亦必归重于程朱之绳墨。独于三世因果，及三祇修证之实际，则不得不破程朱之关。正欲断君子之名根，拔小人之利根，而使之同修阴鹭也。修阴鹭亦岂易言。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充无穿窬之心，则阴鹭可修矣。其大要不出老氏之三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而以忠信出之。报人之德，不报人之怨。分人之过，不分人之功。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隐人之恶，不隐人之善。我不负人，而任人之负我。我不谤人，而任人之谤我。以深心提人于生死之海，而人以浅心钝置之，毋弃毋亟。以热心共人于风波之舟，而人以冷心遐遗之，毋恃毋求。销大衅于曲突徙薪，而勋名有所不必取。蒙极诬于明珠薏苡，而心迹有所不必明。为国家扶欲坠未坠之纪纲，则众嫌不必恤，而又不以气节自有也。为世教发难明当明之道术，则众咻不必虞，而又不以门户自标也。流俗之所争趋者吾避之，流俗之所共恶者吾察之。幽则必阐，而过则必原。其道必不诡于中庸，而其心则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患人之不己知，而求为可知。求可知之中，不求可为乡愿知，而求可为狂狷知。不求可为狂狷知，而求可为中行知。不求可为一乡一国之善士知，而求可为天下之善士知。不求可为天下之善士知，而求可为万世之善士知。亦不必求为万世之善士知，而求可为依中庸之君子遁世不见知而不悔者，默相知于天眼遥观天耳遥闻之中。又不求生前之遐福，而求可质诸三界之鬼神。不求死后之荣名，而求可俟千百年之后圣。则阴鹭之至也。阴鹭之至，人不知而天知之。可以转凡身而



为圣身，离人道而登天道。上帝命之治世，诸佛提之出世矣。此非从身所感本然之庆欤。一身不足以尽积善之庆，故其余又及于子孙。皆感应自然之理也。传家者审诸。

观世音菩萨灵感记

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有求皆应，无愿不从，其寻声救苦之迹，备见于本迹感应颂。兹录其近世一事，以为无恃怙者，作一覆庇云。袁恭宏，江西人，世为木商。清咸丰间，发贼陷江西，首者执恭宏索藏金，不得，欲杀之。适有客贼来，其贼出迎，遂命将恭宏肩置一室，缚于柱。恭宏素持观音经，并圣号，遂闭目默诵，待死而已。而客贼迁延不去，款留过宿，其贼不暇问。入夜恭宏睡著，迨醒则身在野地，衣沾露湿，仰见满天星斗，心知蒙菩萨慈佑，乘夜遁逝，得免于难。承平后，以知府需次苏垣，与陆西林居士述其事。西林欲令遇厄难者，咸发信心而蒙救护，致书祈附于文钞之后。以板已排竣，故附于此。

念佛三昧摸象记

（了余师原稿，略为笔削。以佛学丛报检错数句，故录原文）

岁在丙午，予掩关于慈溪之宝庆寺。谢绝世缘，修习净业。值寺主延谛闲法师，讲弥陀疏钞于关傍。予遂效匡衡凿壁故事，于关壁开一小窦。不离当处，常参讲筵。从兹念佛，愈觉亲切。佛号一举，妄念全消。透体清凉，中怀悦豫。直同甘露灌顶，醍醐沃心。其为乐也，莫能喻焉。



一日，有客詣关而问曰，念佛一法，吾已修持二十余年。于生信发愿修行，非不真切。而业深障重，终未能到一心不乱境界。窥吾根性，只合带业往生。虽念佛三昧，非此生所敢冀。其能得之法，与所得之相，师其为我言之。予曰，三昧境相，唯证方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既未证，焉能宣说。客固请不已。予曰，若论其法，必须当念佛时，即念返观。专注一境，毋使外驰。念念照顾心源，心心契合佛体。返念自念，返观自观。即念即观，即观即念。务使全念即观，念外无观。全观即念，观外无念。观念虽同水乳，尚未鞫到根源。须向者一念南无阿弥陀佛上，重重体究，切切提撕。越究越切，愈提愈亲。及至力极功纯，豁然和念脱落，证入无念无不念境界。所谓灵光独耀，迥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念，即如如佛者。此之谓也。工夫至此，念佛法得。感应道交，正好著力。其相如云散长空，青天彻露。亲见本来，本无所见。无见是真见，有见即随尘。到此则山色溪声，咸是第一义谛。鸦鸣鹊噪，无非最上真乘。活泼泼应诸法，而不住一法。光皎皎照诸境，而了无一物。语其用，如旭日之东升，圆明朗照。语其体，犹皓月之西落，清净寂灭。即照即寂，即寂即照。双存双泯，绝待圆融。譬若雪覆千山，海吞万派。唯是一色，了无异味。无挂无碍，自在自如。论其利益，现在则未离娑婆，常预海会。临终则一登上品，顿证佛乘。唯有家里人，方知家里事。语于门外汉，遭谤定无疑。又问，人于日用，普应诸缘。何能触目菩提，头头是道乎。答，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



则种种法灭。万境不出一心，一心融通万境。若了心体本空，何妨该罗万象。须知万象如幻，生灭唯是一心。诸缘无缚，本自解脱。六尘不恶，还同正觉。心境一如，有何挂碍。不见华严事事无碍法界。所谓一一尘中一切刹，一一心中一切心。一一心尘复互周，重重无尽无障碍。以故器界毛尘，云台宝网。咸宣性海，悉演真乘。竖穷三际，横遍十方。觅一毛头许不是道者，亦不可得。则法法头头，无非大寂灭场。心心念念，悉契萨婆若海。唯心妙境，唯境妙心。离四句，绝百非，绝待圆融，何可得而思议也哉。上来所说，如盲摸象。虽未离象，恐非全象。笔以记之，以质诸亲见之者。

劝毁淫书说

（维扬张瑞曾居士，重刻格言联璧，令光校订。以原文质略殊难感发，因为笔削，俾文义顺畅。居士欲广流传，劝附入文钞，遂略标缘起，列于附录科中，庶阅者不至以掠人之美见诮也。释印光记）

三代而下，世多邪说。而邪说之最足以害人心世道者，莫如淫词小说为甚。盖圣贤经传，唯恐不能觉天下之愚迷。而淫词小说，唯恐不能丧斯民之廉耻。以故小说出而淫风炽，淫词兴而贞德衰。然谁无羞恶之心，岂肯作禽兽之事。但以聪明子弟，灵敏妇女，一睹此书，悉为所惑。初则艳其词章，以为佳妙。继则情随文转，不能自持。遂致竟以希圣希贤宜家宜国之身，甘作钻穴逾墙偷香窃玉之事，而绝无顾惜者，皆此等邪书之所蛊惑也。其毒人也，烈于蜜饯砒霜。其陷人也，惨于雪覆坑坎。令人灭理而乱伦，折



福而损寿，破家而杀身，辱先而绝后。及其死也，尚使神识堕于地狱，受诸极苦，久经长劫，莫由出离。可不哀哉。凡作此书，及贩卖此书者，其罪甚于叛逆之首，乱贼之魁，当为国法所必诛，天律所不赦也。奉劝当权诸名公伟人，及一切有心世道仁人君子，凡见此等人，务必劝令改业，凡见此等书及板，务必尽行焚毁。有力则独任其资，无力则劝众共举。又祈展转化导，俾人各景从。必期于世间永无此书，人民各敦彝伦而后已。将见佛天云护，灾障冰消。身心安泰，家门迪吉。富寿康宁，现身获箕畴之五福。勋徽爵位，后裔纳伊训之百祥矣。特将收藏小说四害，并焚毁淫书十法，详列于后。企有心世道者，采取而举行焉（四害十法，见格言联璧）。

戒烟神方

（千万不可加一味药，加则不灵）

鸦片流毒，受其害者，不知凡几矣。有志同胞，每欲戒而苦无良方。近来市上所售戒烟丸药，多参以吗啡毒质。虽可抵瘾，受害尤甚。今此神方，简便易办，有利无弊。务望有志戒吸鸦片诸君，从速照服。百发百中，万勿轻忽。

甘草八两 川贝母四两 杜仲四两

右药三味，用清水六斤。熬至一半，将药用布去渣。加入好红糖一斤成膏。每次服三钱，温水冲下。

【服法】初三天，每药膏一两，加入烟一钱。第四，五，六天，一两药加烟八分。第七，八，九天，一两药加烟六分。第十，十一，十二天，一两药加烟四分。第



十三，十四，十五天，一两药加烟二分。第十六，十七，十八天，一两药加烟一分。十八日后，每两药加烟一分，再服七日。以后不须加烟，服完此膏，其瘾自断。并无难受，及一切毛病。真奇方也。断瘾后，切忌再吸。爱惜光阴，保养精神。至祷至祷。正戒烟服药时，忌食酸味。

【防法】倘戒烟期内，发生别种毛病。每两药膏，照期多加烟一分，不可过多。自然病愈，万无一失。此方治好多人。有每日吸二三两烟者，均服一料断瘾。不但不生毛病，而且精神强健。极灵极效。

解砒毒方

歙人蒋紫垣，有秘方解砒毒，立验。然求之者必索重资，不满所欲，则坐视其死。一日行医邻县，中夜暴卒。见梦于居停主人曰，吾以耽利之故，误人九命，死者诉于冥司，冥司判我九世服砒死。今将赴轮回，我赂鬼卒，求以解砒毒方相授。君为我活一人，则我少受一世业报，若得遍传济世，君更获报无量。言讫，呜咽而去，曰吾悔晚矣。其方，以防风一两，研末，水调服，并无他药。又异谈果信录，载冷水调石青，解砒毒如神。

原跋

印光法师，法名圣量，别号常惭，陕之郃阳人。驻锡普陀法雨寺之藏经楼，世罕知者。甲寅岁，高鹤年居士攫师文稿数篇，印入佛学丛报。霁受而读之，合掌欢喜，叹



未曾有。大法陵夷，于今为极。不图当世尚有具正知正见如我师者。续佛慧命，于是乎在。师之文，盖无一语无来历，深入显出，妙契时机，诚末法中应病良药也。戊午春，以历年搜访所得之文二十二篇，印于京师，是为初编。旋谒师于普陀，获稿颇夥，并承知友录稿见寄。己未秋，又以录存各稿三十八篇，印为续篇。是年冬，衔恤南归。南中缙素索阅是书者尤众，爰商之商务印书馆，重付排印，以广流通。复经张君云雷，广为征集。并霽续搜之稿，共增三十四篇。由周孟由、朱赤萌、黄幼希三君，合初续两编，按类编次，详为校勘，较前两次所印尤完善矣。书成，谨记其缘起如是。庚申仲冬，浙西徐文霽敬识

普劝发心印造经像文

弘一释演音示纲

弘实尤惜阴演译

印造经像之功德

众生沉沦于苦海，必赖慈航救济，而后度脱有期。佛法化导于世间，全仗经像住持，而后灯传无尽。以是之故，凡能发心，对于佛经佛像，或刻或写，或雕或塑，或装金，或绘画，如是种种印造等法。或竭尽己心，独力营办。或自力不足，广劝众人。或将他人之已印造者，为之流通，为之供养。或见他人之方印造者，为之赞助，为之欢喜。其人功德，皆至广至大，不可以寻常算数计。何以故？佛力无边，善拔诸苦。众生无量，闻法为难。今作此印造功德者，开通法桥，宏扬大化。遍施宝筏，普济有缘。其心



量之广大，实不可思议。故其功德之广大，亦复不可思议也。敬本诸经所说，略举十大利益。谨用浅文，诠次如左。

一、从前所作种种罪过，轻者立即消灭，重者亦得转轻。

贪瞋痴，为造孽种子。身口意，为作恶机关。清夜自检，此生所犯者已多不可计。若合多生所犯者言之，所造罪业，多于寒地之冰山，能勿骇惧。虽然，罪性本空，苟一动赎罪心机，誓愿流通圣经，庄严佛像。罪恶冰山，一遇慧日，有不消灭于无形者乎。

二、常得吉神拥护。一切瘟疫水火寇盗刀兵牢狱之灾，悉皆不受。

一切瘟疫水火寇盗刀兵牢狱之灾，悉皆不受。人间种种恶报，无往而非多生恶业所感。一念之善，力可回天。修行善业，而从最方便易行之印造经像之殊胜功德上做去，其感动吉神，而蒙护卫，此中实有相互获益之关系。盖神道天道，自佛法言之，均为夙业所驱，未脱长劫轮转之苦因。所以如来说法，常有无数天神，恭敬拥护。阿难集经，四大天王，为之捧案。印造经像，为诸天龙神，非常欢喜之事。以此功德，而感吉神，常为拥护。终此报身，离诸灾厄，宜也，非幸也。

三、夙生怨对，咸蒙法益，而得解脱，永免寻仇报复之苦。

人间一切争持嫉妒诈欺诬陷掠夺残杀等种种构怨行为，莫不起因于自私自利之一念。佛法以破除我执，为救苦雪难第一工程。印造经像，普益人间，为不可思议之法施功德，所及至广。法雨一滴，熄灭多生怨对之瞋火而有余。化仇而为恩，转祸而为福。其权何尝不操之自我也。



四、夜叉惡鬼，不能侵犯。毒蛇餓虎，不能為害。

慳貪丑行，為墮落鬼道之深因。瞋火無明，為降作毒蟲之徵兆。結怨多生，尋仇百劫，惡緣未熟，任爾逍遙，時會已來，憑誰解救。鬼魅相侵，虎蛇見逼。孽由自作，事非偶然。修士惕之，印造經像，預行懺罪。於是縱有惡緣，悉皆消釋。倘臨險地，胥化坦途矣。

五、心得安慰，日無險事，夜無惡夢。顏色光澤，氣力充盛，所作吉利。

塵世多眾，十之七八，在驚憂疑問懊怨痛苦中。吾人一生，十之七八，在驚憂疑問懊怨痛苦中。蓋為我計者，我以外各各皆立于敵對之地位。孤與眾抗，危孰甚焉。況乎欲心難饜，有如深谷。無事自擾，不風亦波。此所以形為罪藪，身為苦本也。佛法善滅諸苦本。彼印造經像者，或以親沾法味而開明，或則暗受加被而通利。諸障雪消，心安神怡。潤及色身，有斷然者。

六、至心奉法，雖無希求。自然衣食豐足，家庭和睦，福壽綿長。

至人行事，所見獨真，事機一至，急起直追做去，無顧慮，無希求。發心至真切，用力至肫摯，自然成就至超卓。印造經像之事，以如是肫切懇摯，至誠格天，至心奉法之人為之，雖不計功德，而所得功德，實無限量。即僅就其人所得一部分之世間福言之，自然一一具足，而無少欠缺。苟或有人，心存希望，而始行善，發心不真切，結果即微薄，可決言焉。雖然，一念之善，一文之細，皆不虛棄，皆有無量勝果。譬之粒谷播于肥地，一傳化百，五傳而後得百萬兆。



作宏法功德者，乌可无此大计，无此决心哉。

七、所言所行，人天欢喜。任到何方，常为多众倾诚爱戴，恭敬礼拜。

夙生存嫉妒心，造诽谤语。扬人恶事，暴人短处，称快一时者。歿后沉沦百劫，惨苦万状，备受一切恶报。一旦出生人间，因缘恶劣。任至何地，动遭厌恶。任作何事，都无结果。而宏扬佛法之人，善因夙植。存报恩之心，充利群之念。或净三业，作写经画像功德。或舍多金，作印经造像功德。所得胜福，不可称量。现在一切受大众欢敬之人，原从夙生宏法功德中来。往后一切令大众欢敬之人，实从现今宏法功德中出。植荆得刺，栽莲得藕。一一后果，胥由自艺也。

八、愚者转智，病者转健，困者转亨。为妇女者，报谢之日，捷转男身。

夙生吝于教导，以及肆口谤法，肆意毁谤有德之人者，沉沦重罪毕受后，还得多生蠢愚无知报。夙生为贪口腹，恣杀牲禽，以及曾为渔夫屠夫，猎户庖丁，与曾操制造凶器火器毒药等权，助成他人凶杀之业者，沉沦重罪毕受后，还得多生恶疾残废报。夙生贪欲无厌，止知剥人以肥己，悭吝鄙吝，不肯周急而解囊者，沉沦重罪毕受后，还得多生贫穷困厄报。夙生知见狭劣，心存谄曲，巧言令色，掩饰行欺，逐境攀援，容量浅窄，因循怠惰，倚赖性成，烦恼垢重，怨愤易发，妒忌心深，情欲炽盛者，沉沦重罪毕受后，还得多生女身报。惟有佛法，善解诸缚。苦海无边，回头即岸。罪山万仞，息念便空。是以虔作流布佛经，庄



严佛像之无上功德者，过去积罪，自然逐渐铲除，未来胜福，稳教圆满成就。

九、永离恶道，受生善道。相貌端正，天资超越，福禄殊胜。

一切含灵，舍身受身，往返六道，如车转轮。千生万劫，常在梦境。作善不已，罪毕斯升。骄纵忘本，种堕落因。作恶多端，福削寿倾。百千万倍，恶报堪惊。地狱饿鬼，以及畜生。堕三恶道，万劫沉沦。难得易失，如此人身。作十善业，修五戒行。生人天道，夙福非轻。诸佛如来，悲悯同深。广为说法，首重摄心。正念无作，离垢超尘。是故印造经像，上契佛心。仅此微愿，已种福因。自是厥后，做再来人。诸福圆具，出类超群。

十、能为一切众生，种植善根。以众生心，作大福田，获无量胜果。所生之处，常得见佛闻法。直至三慧宏开，六通亲证，速得成佛。

佛世有一城人众，难于摄化。佛言此辈人众，与目连有缘。因遣目连往，全城人众，果皆倾心向化。诸弟子问佛因缘。佛言目连往劫，曾为樵夫。一日入山伐木，惊起无数乱蜂，其势汹汹，欲来相犯。目连戒勿行凶，且慰之曰，汝等皆有佛性。他年我若成道，当来度汝等。今此城人众，乃当日群蜂之后身也。因目连曾发一普度之念，故与有缘。种因于多劫之前，一旦机缘成熟，而收此不可思议之胜果。由此观之，吾人生生所经过之时代，在在所接触之万类，一一皆与我有缘。一一众生至灵妙之心地，皆可作为自他兼利之无上福田。我既于一一众生心田中，散播福德种子，一一众生，皆与我有大缘。一一众生心田中，



所结无量无数之福果。虽谓此无量无数生生不已之福果，即为播因者道果成熟时期之妙庄严品，亦无不可。且吾人能先行洁治自己之心田，接受十方三世诸佛如来之无上法宝，作为脱胎换骨，转凡成圣之种子。吾身即与十方三世诸佛如来，有大因缘。诸佛愿海胜功德，一一摄于我心中。我愿与佛无差别，诸佛慈愿互相摄。因该果海，果彻因源。无边胜福，即缔造于此日印造经像，宏法利生之一真心中矣。普愿现在未来一切有缘，善觅福田，善结胜缘。勿任妙用现前之大好光阴，如滔滔逝水之在眼前足底飞过也。

印造经像之机会

印造经像者之所得功德，已略如上述。但何时何处，足以适用此种植福之举。特为研究，以便力行。今谨约述如次。

一、祝寿 生本无生，无生而生。法身寿算，本来无有有限量。其现在幻躯，乃从业报中来，报尽便休，无异昙花一现，何寿之足云。今为随顺俗情故，姑且开此祝寿方便门。凡自己家中，或长者，或侪辈，或自身，举行祝典时，切勿杀生宴客，浪掷金钱，妄造怨业。亦勿贪恋无足轻重之虚誉，征文征诗，接收过情之称许。作此虚文，对众即为欺饰，问心适足惭汗。以故莫善于扫除一切俗尚，而从事于印造经像（有力则刻经造像，无力则写经画像）。仰以报四重恩，俯以济三途苦。既能获无量福庆，又可留永久纪念。此种胜举，尊者居士，尤宜悉心提倡，留良榜样与多众看。若亲戚朋友家，举行庆祝时，亦劝准此行之，为造



胜福。双方所得功德，不可称量。

二、贺喜 一念妄动，而起欲爱，于本空中，幻出色身。终此天年，但见百苦交煎，诸怨环逼。闻法而觉醒者，方惭愧痛苦之不暇，又何喜之足云。夫妻父子，无非夙债牵缠。安富尊荣，尽是生理境界。是以觉王眼底，在在可悲。今为多方汲引故，姑且开此贺喜方便门。凡男娶女嫁时，生儿育女时，职位升迁时，新屋落成时，公司行号开张时，凡百营业获利时，以及其他一切世俗所认为欢喜之事，事而在己，应省下欢喜钱财，作此刻经造像之殊胜功德。其戚友之表情道贺者，宜预向声明所定意旨，俾知所遵循。群以宏法范围内事，为多众示范。由知识阶级，开此风气。转移俗尚，响应至捷而至宏远，可以断言。事在戚友，亦宜迎机利导，免作无谓之举。省下金钱，作此自他兼益之图。

三、免灾 天灾人祸，无代蔑有。灾分大小，胥由一切众生别业同业，感召而至。灾字从水从火，示其来势猛烈，有一发而不易收拾之概。灾殃之种别，若刀兵，若瘟疫，若饥馑，若牢狱。若洪水为患，田庐淹没。若大地震裂，城邑为陷。此外如毁灭一切所有之风灾火灾，以及其他猝不及防之一切悲惨之结果，皆得以灾祸之名目括之。触目而惊心，思患而预防。讲求避免之方，不可一日缓。今为饶益一切有情故，特别开此免灾方便门。无论山居水居平壤居，所有种种因境而生之特异灾厄。以及刀兵寇盗，疫病火患牢狱。与多生怨对，寻仇报复之一切祸灾。或为父母师长，及诸眷属，与诸戚友，祈祷免祸。或为并世而



生之一切众生，发大慈悲心，代为祈祷免祸。或为过现未来四生六道中一切众生，发大菩提心，代为祈祷免祸。其最实际最有效之胜举，当以流通佛经，庄严佛像，为第一美举。是何为者？以十方三世诸佛，悯念众生故。三界灾厄，惟佛威神力善能消除故。矢诚宏法之人，与诸佛慈悲救拔之深心宏愿，默相感通故。

四、祈求 动若不休，止水皆化波涛。静而不扰，波涛悉为止水。水相如此，心境亦然。不变随缘，真如当体成生灭。随缘不变，生灭当体即真如。一迷则梦想颠倒，触处障碍。一悟则究竟涅槃，当下清凉。不动道场中，本来一切具足，又何欠缺驰求之有。今为多众劝进故，特别开此祈求方便门。凡为自己及六亲眷属之忧年寿短促者求延寿。为子嗣艰难者求诞育。以迄疾病之求速愈。家宅之求平安。怨仇之求解释。营业之求顺遂。一切作为之求如意（但有伤道德之行为，及职业，与佛道不相应故，均在屏除之例）。求国内平和。求世界平和。求现在未来一切法界众生回心向善，离诸魔难。以至一切闻法之人，求增长智慧。求证念佛三昧。求临终时无诸苦厄，心不颠倒，往生极乐。皆宜作此写经印经造像画像功德。至诚祈祷，终能一一满其所愿。

五、忏悔 省庵法师劝发菩提心文有云，我释迦如来，最初发心，为我等故，行菩萨道，经无量劫，备受诸苦。我造业时，佛则哀怜，方便教化，而我愚痴，不知信受。我堕地狱，佛复悲痛，欲代我苦，而我业重，不能救拔。我生人道，佛以方便，令种善根，世世生生，随逐于我，心无暂舍。佛初出世，我尚沉沦，今得人身，佛已灭度。



何罪而竟生末法，何障而不见金身。抚躬自问，能不惶悚无地。今为消除罪障故，特别开此忏悔方便门。

修持戒行，为末世众生，度脱生死苦海，最重要最切用之一方法。欲修戒行，当向律藏诸法典参求。在家弟子，宜读十善业道经、在家律要广集、优婆塞戒经、菩萨戒本经笺要、梵网经合注。出家戒律不备录。夫然后了知一切过咎所在。对于自己前此曾作诸不善事，深自追悔。而欲以忏悔开灭罪之门，辟自新之路者，当以流通佛经，庄严佛像，为最有效。作此功德时，至诚忏悔，以赎前愆。前此所作诸不善业，可以立即消灭。若代为他人忏悔者，亦适用此方法。

六、荐拔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能养而亲不在。此普天下为子女者，对于父母养育之恩，酬报无从，而抱无限之悲痛者也。然而吾父吾母，躯体虽歿，尚有不与躯体俱歿者在。是何物，曰灵性是。此灵性者，舍身受身，被夙业所驱，重处偏堕，自难作主。循环往复，三途六趣。从劫至劫，了无出期。吁嗟乎，三界火宅，岂得留恋。善哉莲池大师有云，亲得离尘垢，子道方成就。是以善报亲恩者，当虔修出世法。使我今生之生身父母，仗我不可思议之愿力，脱离生死苦海，为第一要图。并使我百劫千生之生身父母，现尚滞留于六道中受苦无量者，咸得仗我不可思议之愿力，方便脱离生死苦海，为第一要图。以念多生父母深恩故，作彻底酬报想。以念多生父母沉沦六道故，视六道众生皆父母，作六道众生未度尽时，誓不成佛想。无论先觉后觉，人人皆有一亲恩未报之大事因缘在。今求浅近易行故，特别开此荐



拔方便门。凡值父母丧亡，或亡后七七纪念，一周周年纪念，以至数周年，无数周年纪念，或死期，或诞辰，或冥寿，作诸纪念，皆宜举行印造经像之殊胜功德。其祖父母，及外祖父母，与其他一切平辈幼辈，亦宜作此功德，以资冥福。若亲戚朋友丧亡之时，亦宜以此类宏法功德，代却一切无益之礼数。其所获功德，至无限量。

以上所述，不过仅就大概言之。此外植福机会，不胜枚举。欲悉其详，广诵一切经典自知。

印造经像之方法

一、写经 凡大藏经中诸经，及诸律论，以至古今来一切大德之著作，长篇短段，集联题颂，皆可恭敬书写。或与通达佛法之人商量，酌定一切，尤为妥善。若自己不能写者，可以托人为之。若自己能写，则以自写为是。书法虽不必如何精美，但须工整，不可苟且潦草。普陀山印光法师云，写经，宜如进士写策，一笔不容苟简。其体必须依正式体。又谓古人写一字，礼三拜，绕三匝，称十二声佛名。慈训殷勤，感人至深。敬录之，为作写经功德者劝。

二、画像 凡佛菩萨像，皆可绘画。或大或小，或坐或立。或墨画，或著色，均好。长于作画，长于画人物，而又熟览内典者，尤易得法。如于画学毫无根柢，下笔之宜忌，漫无把握者，勿轻易为此，致惹褻慢而招过咎。

三、刻经印经 或刻木版，或排印，或石印，均可酌量行之。或出资向流通处，指请现成经典，赠送有缘，以广流布，而宏劝化。或于他人劝募之时，出资赞助，作见



闻随喜功德。悉可种植善根，获大利益。有光纸，落墨不可用。若贪贱用之，所得功德，较用本国纸，当减十倍。不可不知。

四、刻像印像 得名画家画就之佛菩萨像，求其流传久远，广行摄化者，莫善于制版刷印。或倩名手，镌刻坚质木板。或勒石，或制铜版，锌版，及玻璃版，均佳。

发愿文之程式

此种发愿文，应附书于经像之后。格式甚多，不胜具述，今略举六例如下。

一、写经 某年月日，弟子某，敬写某经若干部。以此功德，愿我震旦国中，以及世界各国。风调雨顺，物阜时雍。灾难消除，干戈永息。共沐佛化，同证菩提（祝愿辞，尽可随意活变，此特备一格式而已）。

二、画像 某年月日，弟子某，敬舍微资，请画师某，恭画某佛某菩萨像若干纸。愿我身体安康，资生具足。现世永离衰恼，临终往生西方。并愿以此功德，回向法界众生，同度迷津，齐成佛道。

三、刻经 某年月日，某居士（或其他相宜之名称），几旬生辰。弟子某某等，咸以戚好，窃援昔人写经祝寿之例，敬刻某经，并印送若干部。以广弘愿，亦祈难老。伏唯三宝证知。

四、印经 某年月日，第几男某诞生。弟子某敬施资印送某经若干部，以结法缘。并愿法界无子众生，皆得诞生福德智慧之男，绍隆家业。弘宣佛法，普利有情。绵衍



相承，尽未来际。

五、刻像 某年月日，弟子某某等，舍资合刊某佛像，或某菩萨像，并印送若干纸。惟愿我等罪障消除，福慧增长，早证念佛三昧，共生极乐莲邦，普度众生，同圆种智。

六、印像 某年月日，弟子某，敬施资印送某佛像，或某菩萨像若干纸。伏愿仗此功德，为母某氏（若为他人者，可随改他名称），忏某罪某罪。诸如此罪，愿悉消除。或不可除，愿皆代受。令现前病苦，速得安痊。若大限难逃，竟登安养。仰乞三宝，证明摄受。

如欲广览愿文格式者，可请阅灵峰宗论。此书系扬州东乡砖桥法藏寺刻版。价两元。上海有正书局，及上海北泥城桥北京路佛经流通处，北京卧佛寺佛经流通处，以及他处著名之佛经流通处，皆有寄售。价约二元左右。此书首卷，全载愿文。如能熟读此愿文，不仅能通愿文之格式，并能贯通佛法之精义。奉劝有志之士，其毋忽焉。又发愿虽为自己之事，必须附以普及众生等语。如是，则愿力普遍，功德更大矣。

写时画时之注意

写经画像之时，宜断荤酒。沐浴，著净衣。拂拭几案，焚香礼佛，然后落笔。如是乃能获胜功德，得大利益。故印光法师云，欲得佛法实益，须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则消一分罪业，增一分福慧。又印光法师文钞中，有竭诚方获实益论，言此事最为详明，宜请阅之。印光法师文钞，系上海中华书局排印增广本。各埠分局皆有，可就近请之。



结论

观以上所说写画刻印佛经佛像，有如是等胜妙作用，及如是等种种应用方法。以是，吾人应随时随力，依此方法，欢喜奉行。其家境富裕者，可以任刊刻经像等事。即资用不充者，亦可自己抄写映画。及量己力所及，请已经印就之经像等，转施他人，以结善缘而增福德。虽施经一部，施像一纸，倘出以至诚恳切之心，其功德亦无量也。

又无论男女老幼，得见此文，而能欢喜踊跃，出至诚心、广大心，随时随处，向人宣说流布佛经，庄严佛像。如上所述，种种消灾救难，种福获益之事，开导大众，不厌不倦，虽遇无知谤阻，不较不馁。此一团宏扬大法之真诚，如纯粹之黄金然，愈经烈火锻炼，光彩愈焕发。精诚所至，天地鬼神，皆将感格。何况无知之人，天良同具，而终无感化之机乎。又乐成人美，奖人为善之道，尽人可行。不论何时何处，随见随闻，有人偶尔发心，作宏法功德，不问已作现作将作，一一出吾欢喜赞叹之语，以温慰之，策进之，使当人向善之心愈坚壮，余人慕善之心咸热烈。此不费分文之无上功德，尽人可为。此普劝发心印造经像文，传达之处，无论见者闻者，皆得方便为之。彼盛倡手无斧柯，为之奈何之说者，乃自暴自弃，自误误人之言也。如来舌相，薄净广长，能覆面轮。此希有之福德舌相，实从万劫千生赞叹随喜之功德中来。至诚宏法之人，随时随处，迎机利导，方便善巧。勤作赞叹随喜功德之人，善于运用其广长舌相。谁谓不可以此胜妙功德，革除众生罪业之相，而获福无量哉。



阅览佛学经书翻动时减少罪过之注意

学人阅览寻常书本，每于翻动页角时，往往用指甲掠划，以致纸质伤损，指印纵横，殊失尊重保护之道。此种恶习，施之于寻常有益身心之书籍，已有罪过，何况佛学经书，为超出生死苦海之宝筏。天神地祇，咸皆恭敬拥护。而可任意褻慢，不加爱护哉。且末世众生，福量渐薄，享用各物，得之弥艰。物质日劣，近时所出之纸，亦远不如前。若常常划翻，纸易破裂。以此积习，施之佛学经籍，乃大不敬，急宜切戒。旁观者能善言劝导，使之悔改，功德甚大。又有以指尖蘸口中津液，黏纸翻掀。虽纸质未必损伤，然墨色及纸角纯白之色，易致污染。又以污秽口液，抹于佛经之上，褻渎之罪，实无可逃。况乎有病之人，口津沾书，易使后来展诵之人，得传染之病，以己累人，尤为损德，所当切戒。窃谓佛书流通世间，为养人慧命，度人出苦之无上宝典。阅者宜加意保存爱惜，期其传之久远，救拔多众，普利有缘。各页翻动之时，当用指肚从旁轻轻掀起。不可卤莽，宜加慎重。其始虽觉未惯，久之自能得心应手也。又临开卷时，案头尘垢，先须揩抹干净。经籍面页底页外，能加外护，或纸或巾，均佳。

唐义净三藏法师西域取经诗

（附此以见闻法之幸）

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
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安知前者难。

远路碧天唯冷结，砂河遮日力疲殫。
后贤如未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

普为现在印送受持以及永远 展转流布增广文钞者回向颂曰

净土法门，是法界藏，机理双契，最为无上。
等觉大圣，逆恶小凡，律教禅密，普遍包涵。
十方诸佛，尽劫宣扬，妙义奇勋，尚难周详。
况我凡庸，偶有发挥，地尘海滴，微乎其微。
自谅陋劣，非佛莫度，亦有同志，唯此是务。
由是故有，种种芜语，聊摭愚诚，岂宏净土。
因诸居士，为利初机，数次刊布，冀有所依。
有叶德广，出资三千，拟作印费，期广流传。
八月长围，陕垣堪悲，围解求救，尽数济饥。
又有善士，随意捐助，三五千部，尚可凑数。
愿出资人，及读诵者，消除业障，增崇福祉。
家门清吉，身心安康，生入圣域，没往西方。
先亡祖妣，历劫怨亲，俱蒙佛慈，获本妙心。
兵戈永息，礼让兴行，人民安乐，天下太平。
四恩总报，三有齐资，法界众生，同证菩提。

民国十六年丁卯夏历二月十九日

古莘常惭愧僧释印光谨撰



东林寺印经处常年倡印赠送书目

- A-001 净土五经一论
A-002 佛说无量寿经
A-003 无量寿经五种原译本
A-008 慧远法师文钞
A-009 观经四帖疏（善导大师）
A-011 藕益大师净土集
A-013 省庵大师遗著
A-014 彻悟大师遗集
A-016 净土十要
A-017 印光法师文钞全集
A-018 阿弥陀经疏钞（莲池大师）
A-020 阿弥陀经要解便蒙钞
A-021 龙舒净土文
A-024 净土圣贤录
A-025 灵峰宗论（藕益大师）
A-030 印光法师文钞简编
A-031 印光法师文钞嘉言录
- B-001 宗教不宜混滥论讲记（传印长老）
B-002 净土决疑论讲记（传印长老）
B-003 净土宗教程（大安法师）
B-004 净宗法语大观（大安法师）
B-005 一函遍复讲记（大安法师）
B-006 莲宗十三祖师传（大安法师）
B-007 净土百问（大安法师）
B-008 净土五经日诵集要（大安法师辑）
B-009 四十八大愿讲记（大安法师）
B-010 净土三经译白（大安法师审定）
- B-011 净土资粮——信愿行（大安法师）
- C-001 地藏菩萨本愿经
C-002 妙法莲华经
C-003 大佛顶首楞严经
- D-001 在家律学（圣严法师）
D-002 善女人往生传（凡夫居士译）
D-003 法苑谈丛（周叔迦）
D-004 佛教常识问答（赵朴初）
D-005 莲宗助念指南（觉光居士）
D-006 莲宗助念操作手册（觉光居士）
- E-001 觉海慈航（战德克）
E-002 文昌帝君阴骘文广义节录（周安士）
E-003 万善先资（周安士）
E-004 欲海回狂（周安士）
E-005 西归直指（周安士）
E-006 饮食与健康（雷久南等）
E-007 当代护生故事
E-008 不可思议的因果现象
E-009 保富法（聂云台）
E-010 护生画集（丰子恺）
E-011 物犹如此白话（清凉书屋译）
E-012 纪文达公笔记摘要（演莲法师译白）
E-013 寿康宝鉴白话
- F-001 孔子圣迹传

普为助印及读诵受持 辗转流通者回向偈曰

愿以此功德 消除宿现业
增长诸福慧 圆成胜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与饥馑等
悉皆尽灭除 人各习礼让
读诵受持人 辗转流通者
现眷咸安乐 先亡获超升
风雨常调顺 人民悉康宁
法界诸含识 同证无上道

◎准印：赣新出内准字第 0009507 号

◎编制：九江市庐山区净土宗文化研究学会

◎网址：www.donglin.org
